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宋嘉祐萬卷真儒道州一傳而爲
河洛河洛之間從者如雲先生之歸
也伯子獨自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
關學日起斯文垂統後學比向而神
明之門子之方斯是賢人先生之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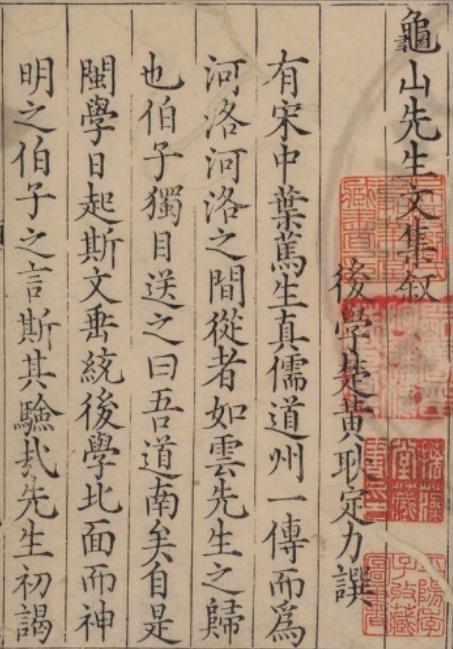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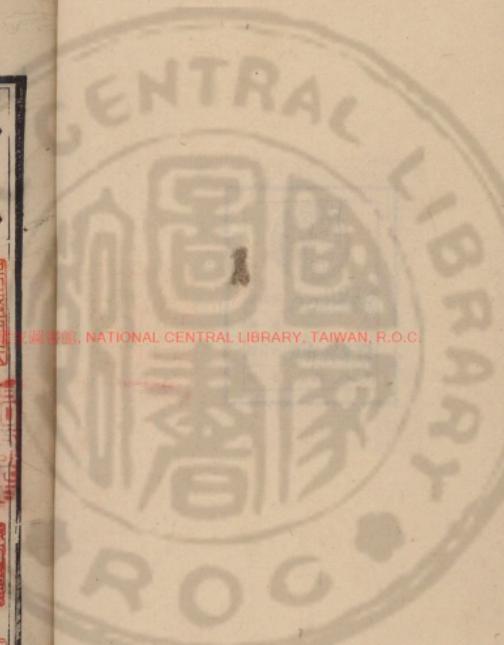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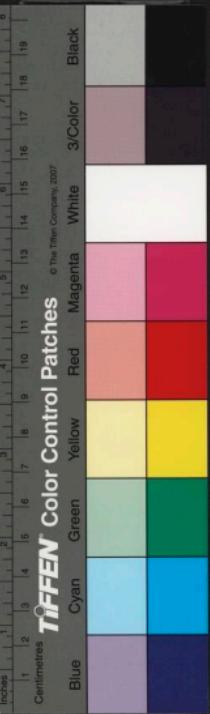
345-0639 v.1





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伯子即悼異端曲學之弊拳拳以尊
師振教爲言既得伯子真傳兢兢步
趨正牴罔敢越軼其器固能載道而
行也晚近學者守檯遺珠指蹄爲兔
斤斤滯常滯器固不足道即稱有聞
矣德不足以命世行不足以濟人譬言
之隙光燭乍明乍滅亦何述焉百

家之學折衷元晦然詮述旣繁時所
出入人亦以此置喙先生論著引而不
不發不欲標揭指示令不肖者藉爲
口實此所以深於道也先生晚年一
出與伯子爲條例司同元晦猶然有
疑毋乃正牴不載條例意與欲窺濂
洛真傳則籍具在潮陽林子令將樂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上書

卷之二

奏狀

卷之三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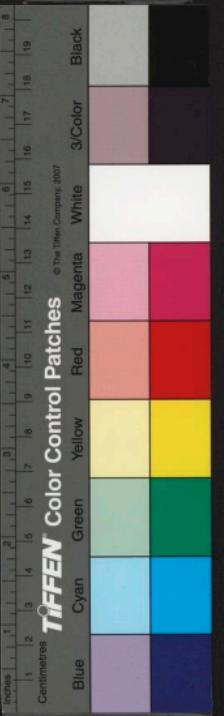
卷之四

劄子

卷之五

求先生全集得之官同理家藏因授
剞劂蓋其邦之文獻也仰止前脩嘉
惠後學知所先矣

明萬曆十八年歲在庚寅冬日



卷之十五

卷問

卷之十四

語錄四

卷之十三

語錄三

卷之十二

語錄二

卷之十一

語錄一

卷之十

史論

卷之九

經解

卷之八

辨二

卷之七

辨一

卷之六

經筵講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策問

卷之十六

書一

卷之十七

書二

卷之十八

書三

卷之十九

書四

卷之二十

書五

卷之二十一

書六

卷之二十二

書七

卷之二十三

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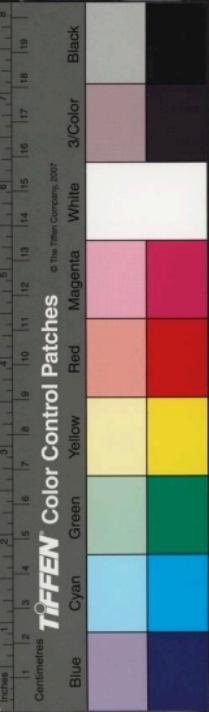
卷之二十四

記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序

卷之二十六

題跋

卷之二十七

雜著

卷之三十八

哀辭
祭文

卷之二十九

狀述

卷之三十

志銘二

卷之三十一

志銘二

卷之三十二

志銘三

卷之三十三

志銘四

卷之三十四

志銘五

卷之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詩五

詩三

卷之四十一

詩四

卷之四十二

詩五

卷之三十六

志銘六

志銘七

卷之三十七

志銘表碣八

卷之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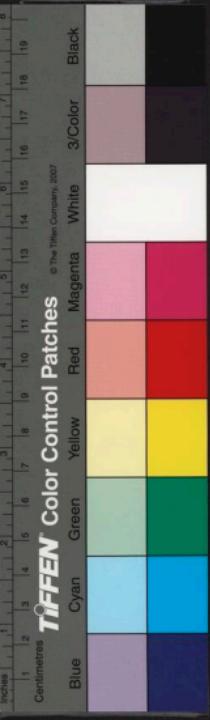
詩一

卷之三十九

詩二

卷之四十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止
卷第

上書

淵聖皇帝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寘諫垣仍侍經幄絲毫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引年之請屢瀆天聰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棄授以宮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國恐自此遂填溝壑無復再瞻清光犬馬之情不能自己謹竭所聞以獻伏望陛下清閑之燕俯賜覽觀庶或補於萬分臣不勝幸甚臣聞古之欲明明德

龜之毛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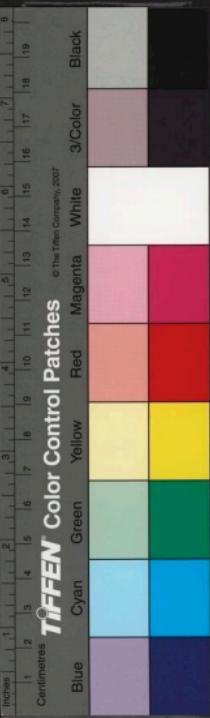
卷五

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龜山先生止
卷第

上書

淵聖皇帝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寘諫垣仍侍經幄絲毫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引年之請屢瀆天聰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棄授以宮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國恐自此遂填溝壑無復再瞻清光犬馬之情不能自己謹竭所聞以獻伏望陛下清閑之燕俯賜覽觀庶或補於萬分臣不勝幸甚臣聞古之欲明明德

龜山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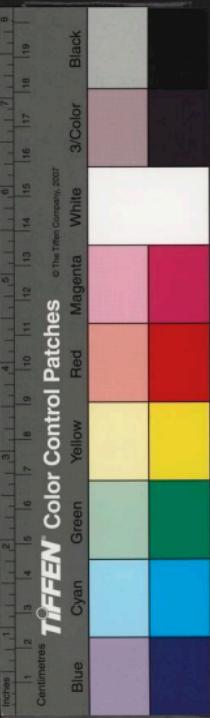
卷五

戶
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一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

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後其効可見也自古頑治之君惟在慎一相益宰相人上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規聽不明肢肱之宣力不彊而缺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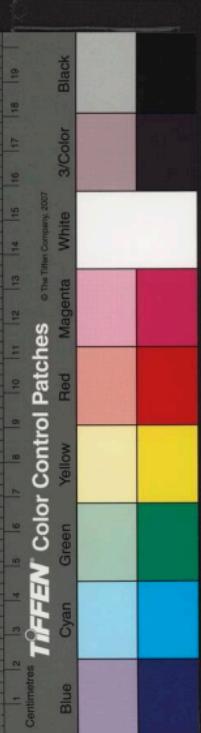


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又以師合之言為忠宣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姦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婉對仗彈宋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餽為婉所誣中宗不窮問命婉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嬖溺奄宦為縉紳禍及其即位庶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荆山之陽又出宮女

龜山先生集卷之二
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賛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友誕敷文德而莫之間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嬖溺奄宦為縉紳禍及其即位庶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荆山之陽又出宮女



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渴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貽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歛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宦臣之家覬幸異時授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友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以来屡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歛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由舊貫自崇寧迄于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掛之牆壁而人不覩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龜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mel Companies 2007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u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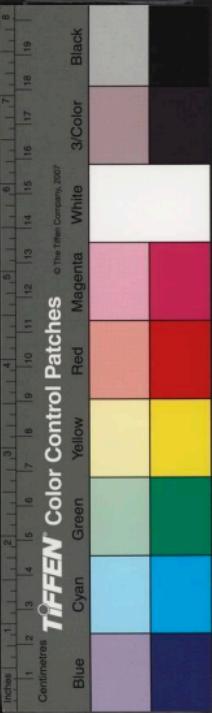
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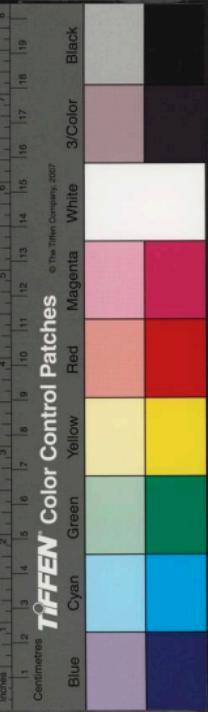
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于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消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揮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揮人之

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候邊事稍寧兵革寢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瞭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奸賊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遞革臣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

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山更有一常
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太處則罷糴使輸
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
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
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
取之諸路昔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
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榷貨務諸路一無所浮漕
計日已不給今又歛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
民而已民力困敝徒為終終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
間謂朝廷雖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

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武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賊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怨少伸味氣充塞矣自崇寧以來為害之甚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鈔汰不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萬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Magenta

Red

Yellow

Black

White

3/Color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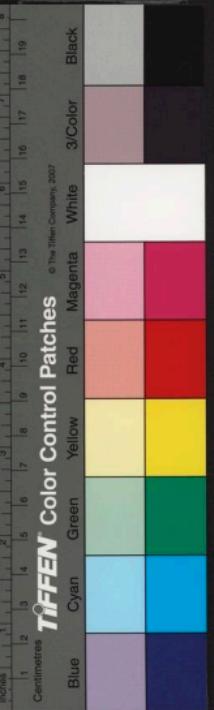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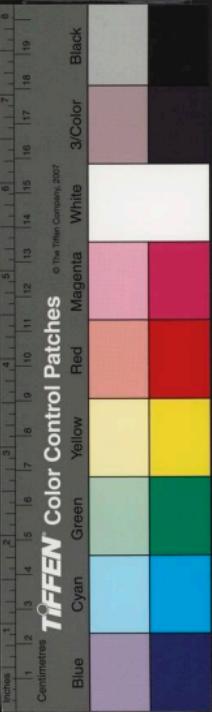
米至真楊楚泗未嘗入教徒於文曆內為收支文具而已此尤非更法之意也臣竊謂益添與轉般相因以為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兩失之矣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楊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有擶漏則隨補葺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倅門如鼠穴不可塞蒿工挽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直達抄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汎江州蘇州無孔請故毀舟盜賣以充日食而

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為賊盜不可勝計其為害非細也臣竊謂轉般鹽法為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為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復轉般無異直達矣近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損失者十幾五六蓋人船皆處之非其道也昔劉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否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終無羨餘船益



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聞真楊趁綱凡治舟所須之物調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亡四出公汴以清河兵邇行牽挽清河兵素非綱官所轄肆行盜竊不可禁止加之漏下濕非沈溺則腐敗而不可食其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朝廷嚴立法制船場不得減尅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無疎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篙工柁師以船為家則官物自無損折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戶口眾多賦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

之用其為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戶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是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任越州蕭山縣今境內有錢清鹽場亭戶多竄亡至追捕拘繫之乃有就役嘗究問其故蓋鹽之入官一斛不過四五錢積鹽之久必有耗折官吏任責則入鹽加耗理所不免計其工力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匱乏錢不時得此亭戶所以多竄亡也饑寒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給故盜販十百為羣被甲荷戈名叢逐者不下數十



人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燒浮無侵擾已倖矣夫深山窮谷有經季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也抄盜之價高而私販賤故食私盜多而歲課所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戶則盜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若於出鹽鄉增價售之使其私用無窘則亭戶執胥冒禁與盜販者私市武弊根既去則歲課自敷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歲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矣朝廷蓋末之究也建隆之初荊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郡而已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今尺地算非其有也一民算非其臣也貢賦之入十倍於前時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故也昔皇祐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備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為之臣伏望陛下明詔大臣為靖康會計錄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為式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而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臣在闕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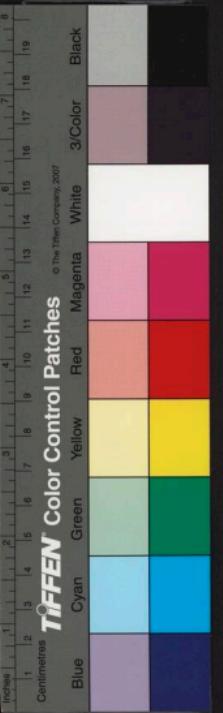


之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與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以為執政大臣治文書寬細務日不暇給其如天下之大計何臣竊謂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修邊陲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敦諭大臣濶略細務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軍律練兵選將為戰守之備庶乎綱舉而萬目自張矣臣不勝幸望之至

上欽宗皇帝其一

一乞立統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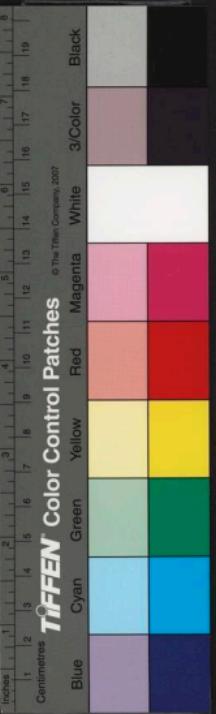
臣竊見虜人駐兵城外湏求無厭遲回不去戎狄豺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為之備如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有一得不可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不可不慮也仍乞徵邊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兵之未至者有追逼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敵後矣援兵稍集則軍



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氣自憚矣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天下之廣而畏人也特在處之如何耳

一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算如孫武武之言將孰有能法令孰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臣竊謂軍無紀律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為三路統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矣朝廷置而不問故舉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遯大河天險也棄而不守使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矣謂將之有能可乎朝廷置而不問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夫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過失伍離次耳皆以不用命戮之况未嘗接戰而遯逃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著之於經以為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士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桀愛能而下數十人士氣始振此前事可監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已虜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為寒心今幸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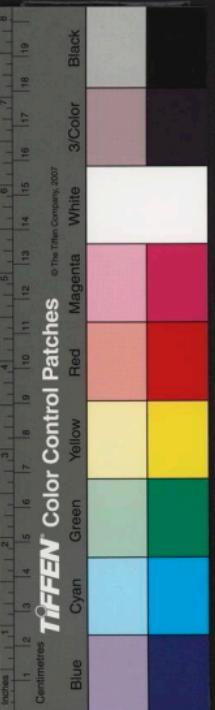


事益宗社之福非人謀也邊事之興奏報當日至急

脚邇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臺有虜
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片堠不明帥臣
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
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
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虜國則勝
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汰令無功不
賞有罪必罰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
外明示已罷宣撫司即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者皆
不得承受若猶循舊轍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

一乞責宰執不忠

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為大臣所誤凡蠹國
害民之政輕費妄用剝革殆盡雖成湯改過不吝無
以加此其視天下如棄敝屣此堯舜之用心者前世
未之有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臣蓋一體也上
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于位其克己內訟可謂
至矣人主遞位而宰臣各叙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
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况有此
今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矣虜兵在境上貽陛
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



下宵旰之憂竭府庫民力遺之屈為城下之盟亦已
 其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寧相宜任其責也而皆
 算為竄逃自全之計無一人為社稷謀者雖身在朝
 廷而家屬已遯矣獨陛下后妃皇子番居宮中其
 狗國忘私心果安在哉平時以高爵厚祿尊養於廟
 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為身謀陛下孤立何賴
 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雖祖宗以來未
 諒戮一大臣此陛下之家法所當守也然亦宜稍
 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諭求貞賢以居其任精
 神之至必有聖賢不待豪傑而至者惟陛下早圖

之天下幸甚

一乞罷庵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
 進以斬肺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
 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
 祕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
 握兵為國生事一十餘季覆軍敗將朝廷不聞中外
 各竭而貫之私藏芻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
 級今日陛下之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
 使與臺皂隸服_備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



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驕車之轍不可復蹈也使氣餒一熾則後不可制矣夫恩倅持權貪饕得志上皇勉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監也

一乞謹號令

書曰慎乃出令今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謹其始終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比見勑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率一舉之徒掛牆藓而已而民不改者故寬恤之詔率一舉之徒掛牆藓而已而民不信今陛下即位之初一言既臣下稟令四海觀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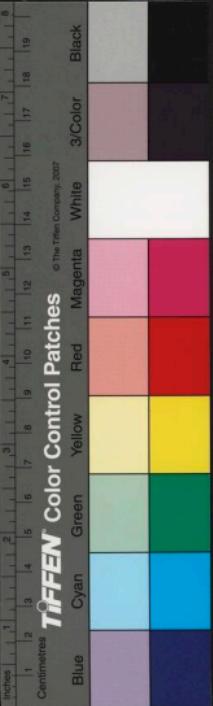
尤不可不謹不空復蹈前轍也其言有曰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辭少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狄人輕侮中國無復忘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夫聖人之乘威深矣臣願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天下幸甚

斧鉞之誅寘之言路臣雖靡捐無以報稱比聞士民

其二

疏上
宗大喜二月八日除諫議大夫兼侍講公具辭不允二月十三日上殿進此

臣昨蒙賜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陛下不加



伏闕以數萬計詔等大臣發其陰憲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之所棄天實討之方 陛下臨御之初邊當艱難之際宰相尤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非得真賢不足以勝其任也惟

陛下早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三

公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欲以三鎮十八日師片乙召用仲師中制老臣問以方略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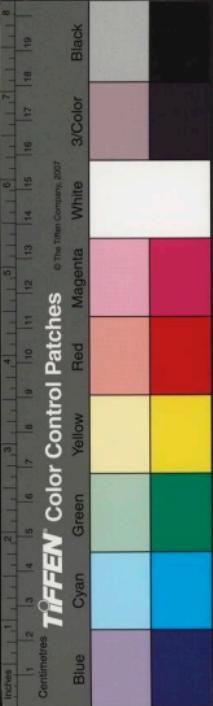
臣竊惟河朔為朝廷重地三鎮又為河朔之要藩

自周世宗迄于藝祖

太宗

太宗百戰而後得之其艱

難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舒目前之急則可以為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其人艘艦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終目前之急則可也河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貫吾腹中則一方邊西裂而三矣建城築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疾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差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遠之計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Magenta

Red

Yellow

Black

White

3/Color

4/Color

5/Color

6/Color

7/Color

8/Color

9/Color

10/Color

11/Color

12/Color

13/Color

14/Color

15/Color

16/Color

17/Color

18/Color

19/Color

20/Color

21/Color

22/Color

23/Color

24/Color

25/Color

26/Color

27/Color

28/Color

29/Color

30/Color

31/Color

32/Color

33/Color

34/Color

35/Color

36/Color

37/Color

38/Color

39/Color

40/Color

41/Color

42/Color

43/Color

44/Color

45/Color

46/Color

47/Color

48/Color

49/Color

50/Color

51/Color

52/Color

53/Color

54/Color

55/Color

56/Color

57/Color

58/Color

59/Color

60/Color

61/Color

62/Color

63/Color

64/Color

65/Color

66/Color

67/Color

68/Color

69/Color

70/Color

71/Color

72/Color

73/Color

74/Color

75/Color

76/Color

77/Color

78/Color

79/Color

80/Color

81/Color

82/Color

83/Color

84/Color

85/Color

86/Color

87/Color

88/Color

89/Color

90/Color

91/Color

92/Color

93/Color

94/Color

95/Color

96/Color

97/Color

98/Color

99/Color

100/Color

101/Color

102/Color

103/Color

104/Color

105/Color

106/Color

107/Color

108/Color

109/Color

110/Color

111/Color

112/Color

113/Color

114/Color

115/Color

116/Color

117/Color

118/Color

119/Color

120/Color

121/Color

122/Color

123/Color

124/Color

125/Color

126/Color

127/Color

128/Color

129/Color

130/Color

131/Color

132/Color

133/Color

134/Color

135/Color

136/Color

137/Color

138/Color

139/Color

140/Color

141/Color

142/Color

143/Color

144/Color

145/Color

146/Color

147/Color

148/Color

149/Color

150/Color

151/Color

152/Color

153/Color

154/Color

155/Color

156/Color

157/Color

158/Color

159/Color

160/Color

161/Color

162/Color

163/Color

164/Color

165/Color

166/Color

167/Color

168/Color

169/Color

170/Color

171/Color

172/Color

173/Color

174/Color

175/Color

176/Color

177/Color

178/Color

179/Color

180/Color

181/Color

182/Color

183/Color

184/Color

185/Color

186/Color

187/Color

188/Color

189/Color

190/Color

191/Color

192/Color

193/Color

194/Color

195/Color

196/Color

197/Color

198/Color

199/Color

200/Color

201/Color

202/Color

203/Color

204/Color

205/Color

206/Color

207/Color

208/Color

209/Color

210/Color

211/Color

212/Color

213/Color

214/Color

215/Color

216/Color

217/Color

218/Color

219/Color

220/Color

221/Color

222/Color

223/Color

224/Color

225/Color

226/Color

227/Color

228/Color

229/Color

230/Color

231/Color

232/Color

233/Color

234/Color

235/Color

236/Color

237/Color

238/Color

239/Color

240/Color

241/Color

242/Color

243/Color

244/Color

245/Color

246/Color

247/Color

248/Color

249/Color

250/Color

251/Color

252/Color

253/Color

254/Color

255/Color

256/Color

257/Color

258/Color

259/Color

260/Color

261/Color

262/Color

263/Color

264/Color

265/Color

266/Color

267/Color

268/Color

269/Color

270/Color

271/Color

272/Color

273/Color

274/Color

275/Color

276/Color

277/Color

278/Color

279/Color

280/Color

281/Color

282/Color

283/Color

284/Color

285/Color

286/Color

287/Color

288/Color

289/Color

290/Color

291/Color

292/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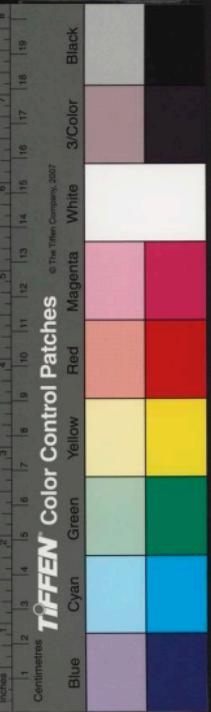
293/Color

294/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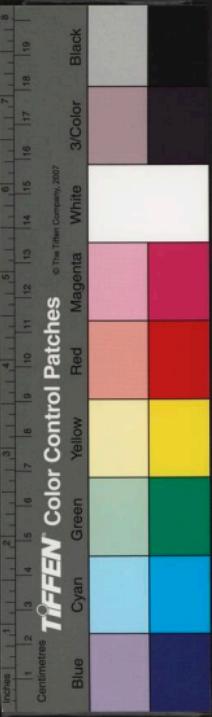
295/Color

296/Color

<p



禮以抒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臣固嘗論矣比聞金人駐兵磁州劫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太撫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輕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矣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直在我矣三鎮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



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心謂朝廷視其塗炭而算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惰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成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其五

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智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未有不以為重地也罕一舉而取契丹劇賊也今圍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為援逗遛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奔世宗自力戰大敗歸卧帳中不起太祖曰何不盡誅大將以備禪代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是斬樊愛能以下數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是兵威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姚古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餘辜釋而不誅則無以振國威矣臣願陛下用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



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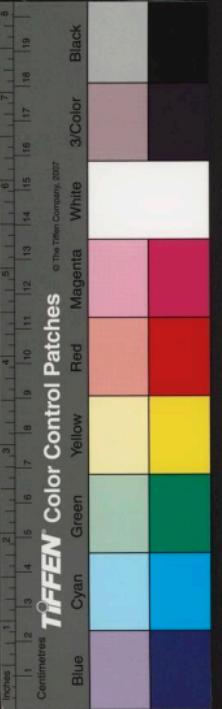
其六

臣嘗論姚古逗遷當以軍法從事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留古實為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云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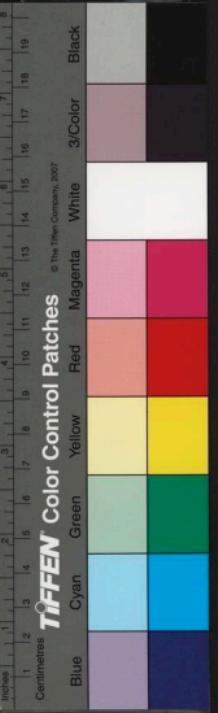
畫速正姪古逗留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遼東有武略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前代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事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奉聽之

其七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季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卒于安石



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日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為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載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目日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二事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濂文惜百金以籠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室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兮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彌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鳬鷺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然以愛為事夫鳩鷺之五章特曰鳩鷺在亹公戶來止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戶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
謂能持盈則神祇祐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矣自釋古
云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
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
用事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至
不甚哉臣伏望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
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實
天下萬世之幸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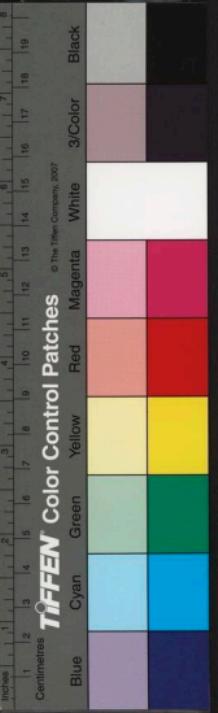
奏狀

辭免通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充通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漢
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股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勅命未敢祇受已
送秘書寄納

乞上殿

右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
謂能持盈則神祇祐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矣自釋古
云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
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
用事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至
不甚哉臣伏望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
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實
天下萬世之幸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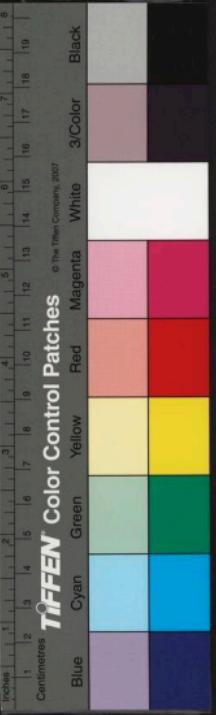
奏狀

辭免通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充通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漢
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股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勅命未敢祇受已
送秘書寄納

乞上殿

右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ers

Blue

Cyan

Yellow

Green

Magenta

White

Black

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自竭况臣備員勸講義皇殷
默輒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 聖慈特降 肅
旨令臣上殿敷奏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
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為職宜得剛明之
才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虛伏望 聖慈追還
成命以允公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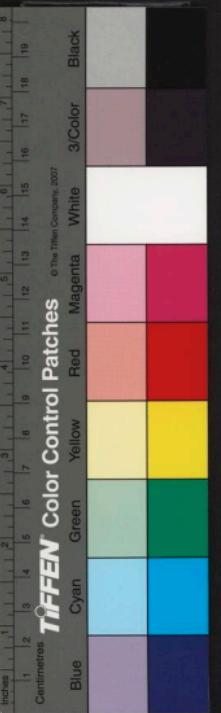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敷德之後蔚有典刑雋
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凜然有古諱臣之
風非特臣所不如尤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
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 聖旨學官等茲罷臣自罷
權祭酒切念臣送伏田廬柱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
上皇召自閑廢之中寢之館閣陛下即位復被眷知
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稱
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入微望重學術謬愆無



龍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尚賴天度包荒未加寬裕
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邇之任尤難冒居
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邇或
宮祠任僂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陛下擢真諫垣仍兼勸講皆朝廷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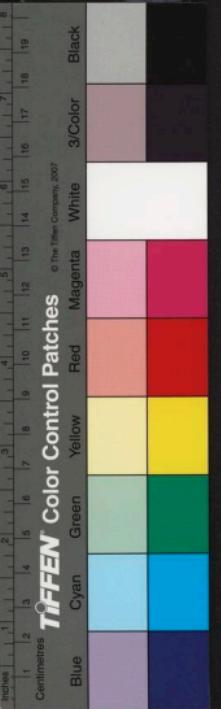
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眊兩
脰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
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令入堯遷或宮祠任僂居
住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

前奏施行

其三 十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邇或宮觀任
僂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季
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
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天聽陛下
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陛下迫於公議
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
會前奏施行

其四 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
建路堦或宮觀任便居住奉聖旨不允者臣不
避嚴誅再懲血誠上干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
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
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
不逮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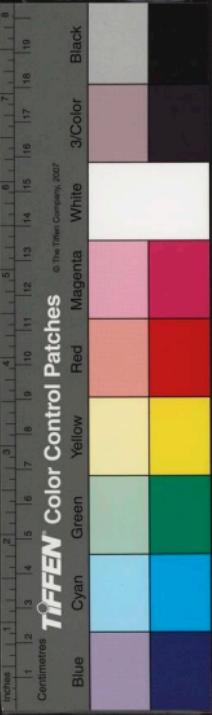
乞致仕

六月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堦或宮觀任便居
住伏蒙聖慈未賜允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
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
斥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
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
餼廩義實難安不設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
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
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
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
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朝廷名器有濫授之
失伏望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 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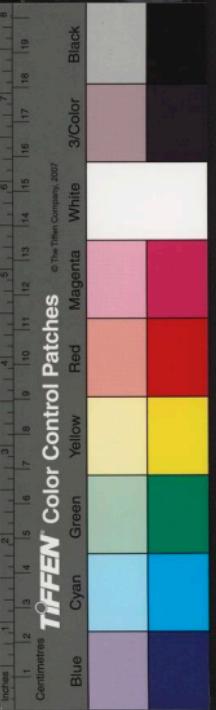
右臣准尚書省劄字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
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
須至再竭悃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季逾七十已上
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睿恩除臣前件毫遷臣雖
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為榮耀實以衰
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縉紳伏望聖慈
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今

其三 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
詔不允者睿恩誤被蔀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
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
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
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為安
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遂蒙遷
擢使臣踴勉扶病就職必釁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
逭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降睿旨令臣致仕以
安愚今

辭免徵猷閣直學士其一 七月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



臣微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_{出示福宮}者叨被聖恩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睿慈曲垂矜憫未即棄捐尚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其二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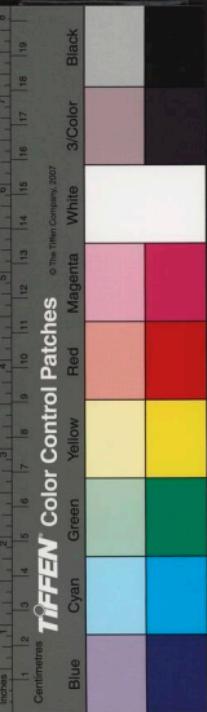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微猷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祇奉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自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蹕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郎未曾供職貲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

下特降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微猷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天聽煩瀆之罪空無所辯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廷閣之命尤為華選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脩明百廢一循舊制裁抑僥倖俾理宜謹始臣冒設以蟠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還成命以寢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七月二十一日申省狀附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淵聖皇帝誤恩自諫者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伏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况蒙促召殷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未得伏望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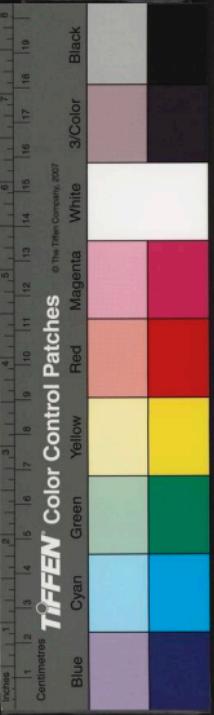
申省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

在某昨蒙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荷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主上即位復蒙廢旨召赴行在某為舊疾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聞辭免不暇居家坐待朝旨仍一面乘船自赴楚泗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其犬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任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施行

辭免工部侍郎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周知所措
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
任職伏望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官觀乘遷
庶沾薄福畢此餘生不勝幸願之至

舉曾統自代

右臣伏見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曾統名臣之
後能世其家舉以代臣實免公議

乞宮祠其一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寘貳卿之列顧雖繁
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辭
俱難日虞顛仆觸事僥忘難以任職欲望聖慈矜
恤除臣一在外官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 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
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
蒙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鑾輿北狩臣以老病
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空無所逃陛下嗣
位特蒙矜貸召寘貳卿之列受恩逾今雖廢捐未足
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
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志眊昏兩脰



廩寧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天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遷任便居住庶沾薄
祿使垂盡之季不至失所

其三 煙辭免侍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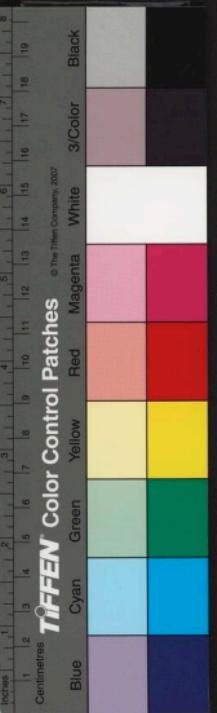
右臣以老病上干天聽乞一宮祠差遷未賜允先
方欲再具陳情伏蒙聖恩除臣隸侍講聞命驚惶
無所容措伏念臣速事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
衰病日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
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
住今已逾三奉精神睿聰手足攀彌又甚於前日益
殷貪冒寵榮復居此職伏望聖慈察臣誠懇追還
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遷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
生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擢寘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
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
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聖慈
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遷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
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官觀差遷



奉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才誤蒙睿恩擢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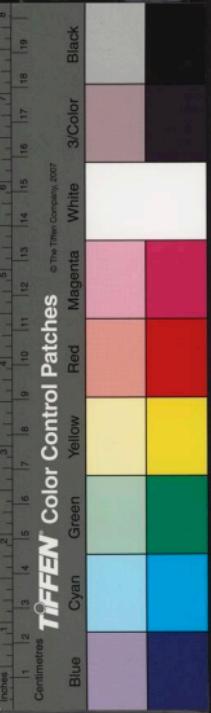
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木石豈不知幸重念臣年
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
躋非陋識淺聞足以一裨萬一懼房招人言自貽悔
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脰痺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
以食貧指衆仰祿為生未能引季辭仕冒寵僥倖求負
罪多矣恭惟皇帝陛下天度并容無物不寢察臣
誠懇除臣一官觀差遣任僂居住庶沾厚祿以盡餘
季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
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
學士之職朝廷清選如臣哀朽豈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寘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
聞天聽竊冀祠官之祿畢此餘生伏蒙陛下睿
慈矜憫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
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餼廩已逾二季方時艱難而
精神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覲顏無所容措伏乞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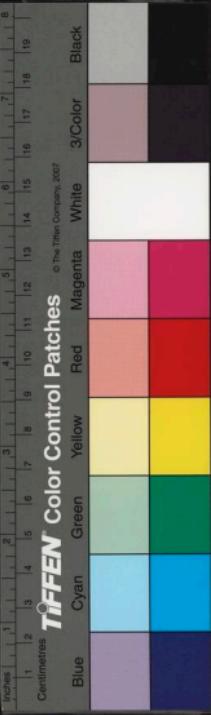


本官致仕以安思分

代虞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算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為大苟有所知臣輒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為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桓褐不完飯疏飲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相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間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友嘗論薦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

朝廷尊德勸善之寶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表

謝除邇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專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荐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禁為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挾笑以亡年奚殊博鑿幾類畫墁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殘更三世偶以桑榆之耄景親逢睿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嘆伏生之已老徒誦遵編顧申公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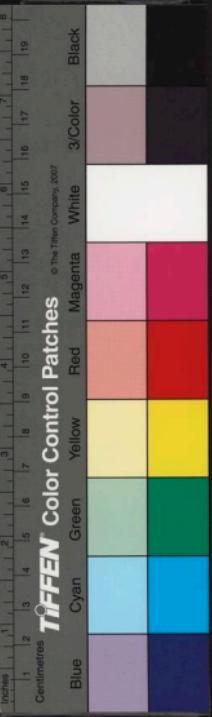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表
謝除邇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專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荐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禁為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挾笑以亡年奚殊博鑿幾類畫墁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殘更三世偶以桑榆之耄景親逢睿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嘆伏生之已老徒誦遵編顧申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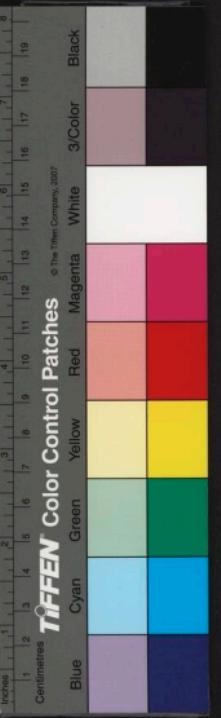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龜山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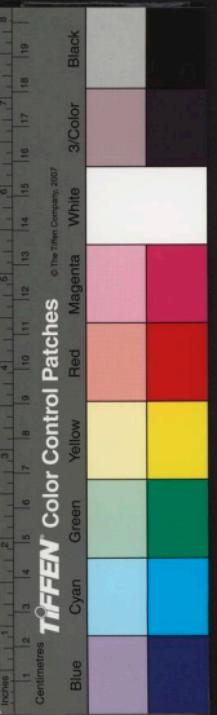
無文寧堪待問此益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
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級茲庸陋亦
預甄收非免舜之道不陳殷忘訓獎推虞夏之書具
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某言伏奉剖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
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
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譏竊以懷經世之忠者常
患無其時有違時之半者常患無其位况值離明之
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真在七
人之列是為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
顰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効牛皮寧堪待用顧天下之
事惟諫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
此益伏遇皇帝陛下消流必受大銳益深端一德
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藉妄獲與選倫殷不勉
勵前修仰酌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踰人補過盡
忠庶勉全於免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
不允者與恩俯及省分非宜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Red

Black

White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小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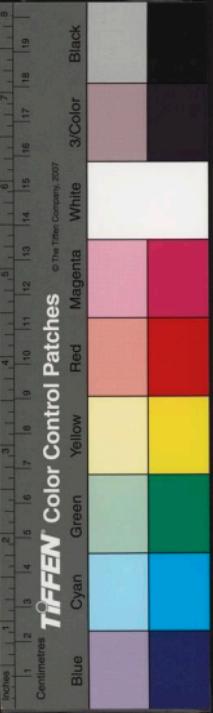
卷三

謝伏念臣賦林謗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倫選
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
筋骸痺弱屣履如遷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丘首
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安竭悃誠未回天聽此益
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釣陶之中不遺
毫髮之賤致茲膚陋友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尚羈於
伏櫪而菽惟之賜終冀於深仁

謝除待制

效誠無聞自空力太錫恩甘忘寵尤在牢隸尚叨近闕
之華仍竊直祠之厚祿存倘至感激難言中謝伏念

臣林不遠時學惟泥古久安朴野已難彊於筋骸危
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
揚己而取名顧蒲柳之已衰友風波之足畏加之疾
疢重積凌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
地粗知出處進退之節殷不乞身臺圖終始憫憐之
私未令失祿暨丐還於祕職遂冒貢以忱辭雖盡力
於循墻猶忝榮於持橐商非全度何以曲成姑益伏
遇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房燭欲招徠於忠直
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
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頽荐膺眷渥臣謹



當祇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追條檢勉報丘山之重心
傾慕霍敢忘雨露之施

賀皇帝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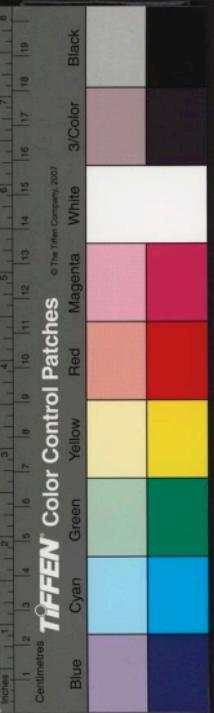
胡寇逆天痛二聖之播越民心戴后奔九廟之再
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舜聰明船湯勇智憂勤
孚於內外孝弟通平神明踐寶位於艱難之中安神
冕於傾側之際臣叨鑿決從算效微勞願思高祖之
好謀仍奮文皇之英武兩宮返國徐當責效於侯
公醜虜成擒終見收功於李靖

賀復辟

元凶肆逆寰宇震驚妖氛廓清宸居復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膺圖御極經德體元信順式享天人協物
雖有太過之意難逃如市之歸大明既升輿情共慶
總師入覲率多方艸之壯猷遺在民行遂先王之復
古

賀除工部侍郎

臣某言准告除臣試尚書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
者賜環笏至方力疾以造朝出綺邊膺殷辭難於說
職甄收甚渥刻厲無窮中謝伏念臣智不競時學惟
泥古素行貧賤付憂患之薰心備厯險艱見盛衰之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百十十五

反掌臺閣遲暮獲預邀榆荷二聖之溪知當一時之大變懼繇學省宜在諫垣念當效命之秋何暇多言之恤乞身去國凝睇闕城空懷天地之恩無從報塞已迫桑榆之景徒極彌傷賴神聖之有臨致邦家之再造眷惟銷患無競浮人招徠下及於衰殘奔赴算先於艱厄屬有負薪之疾阻於叱馭之驅仰被寃墜載加超越未及瞻光於黼陛已令貳事於官曹雖主憂臣辱之時不求營繕而內脩外攘之際專賴謀猷弗許半辭曷勝重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剛健繼明深懷播越之勤克篤孝恭之實凡側身而修行皆應天而順人期瞻見於兩宮庶肅清於四海廣收羣策用翊丕基有如疲曳之餘友枉簡求之末臣敢不追惟舊學佩服至仁持橐奉身益盡論思之誠枕戈勵志更輸憂憤之心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官賜詔不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耄無能為寢嘆職業老不知止有愧面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策尚資薄祿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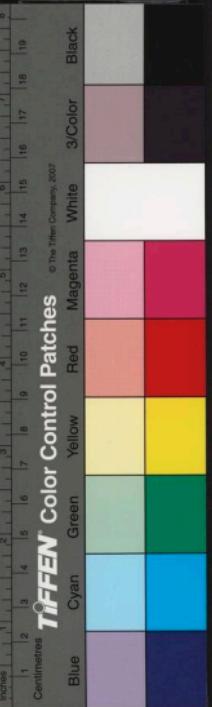
瀆愚衷已竭 天聽未俞此益伏遇 皇帝陛下
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
大度以并容恥一夫而不獲致茲庸妄友未棄捐荷
天地之至仁宦思論報迫素檢之冤景徒積兢慙敢
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脩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無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
榮過今愧懼交并中謝伏念臣以乘盡之季遭多艱
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
俱耗日懷丘首之念亟苦曳尾之安自今奇窮已絕
榮望眷恩俯迷矣殊因象之得珠天祿坐靡幾類支
離而受粟此益伏遇 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
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遺致
姦妄庸亦與倫邇涓流何有無裨溟渤之深老馬已
疲終冀敝惟之賜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
質生光誤膺華袞之褒濫廁昔賢之列寵恩逾辱榮
懼交并中謝伏念臣才不違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皇帝陛下

流落半生擢冥經帷歷侍 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
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強罄愚衷而上訴荷
天聽之俯從冒延闈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祿錫之頭
服束以精礪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蓋 皇帝陛下
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違均涵動植
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致茲衰殘友未捐棄殷不益堅
晚節上副溪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尚期於
結草

謝轉官致仕

引季辭祿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懸非據恩逾始望
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羈窮性安凡陋聾頭鼠
目何意求官馬勑牛溲宦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
荐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冥七年之
列復珥貳卿之職無補毫分空糜餼廩寢以年齡晚
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殘更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苟
逊寵冒之羞誠意上通愈音下逮遐伏田廬之陋處
猶隸延閣之清名顧臣何人辱茲異數此蓋 皇帝
陛下體乾坤之靈博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
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歛茲驚乘之已
疲亦獲赦惟而不棄雖謳吟藪澤阻陪獸舞於虞庭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代虔守作

陳軶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聖教日新勇智天錫大明繼
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眾星而環極脩禮文
之廣備表 堯日之光華頤惟領地而戴天孰不詠
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附以名藩玉陛稱觴算則鸞
鷺之侶屬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賀坤成節代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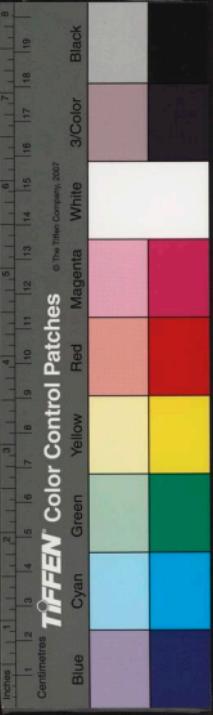
唐興帝業天開潤石之祥周兆王基詩詠生民之什

斯人神之協應肇夷夏以交欣恭惟 太皇太后坤
德含洪離明旁燭正始有光於京室代終益裕於孫
謀萬國承規普被闡睖之化羣黎徧德一趨麟趾之
風臣偏位藩臣馳心魏闕一人有慶均涵天地之仁
萬壽無疆願效嵩陵之祝

貢物代作

分職任民不遺於嬪婦因土制貢敢廢於玄纈爾件
經緯有常質文中理用參庭實愧非前列之寶龜庶
廣至仁推作萬夫之衣被

賀收復代漕臣作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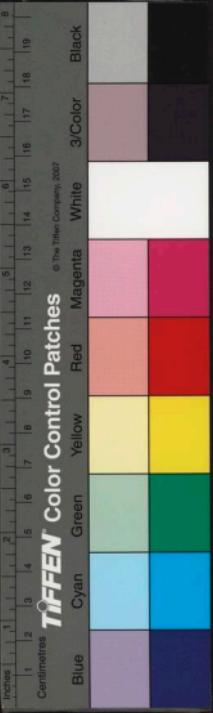
庸士鷹揚屈人於不戰卷戎鳥竄交臂而來臣遐荒
震驚四國交慶蠢爾吐蕃之種世為西夏之雄蝗怒
當前鳴張弗茹奏成封豕之惡久逃京觀之誅迨茲
舜德之誕敷始效苗頑而來格連雲蔽野千里桑麻被
髮遭藜一日冠帶此益皇帝陛下淵泉溥溥聖武
布昭算殷不來繼湯孫之遺緒無思不服廣文考之
休聲匡叨被明恩謬持使節悵捧觴之無路徒向日
以傾葵盡復故封行謝玉闕之質告成清廟俟聞天
馬之歌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劄子

論時事 宣和七年三月

某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茲誤辱薦
論被旨召對踈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願畢
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腐之學
不足為世用加之衰病蕭然無以自効日想東歸為
首丘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
設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為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謀
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庸士鷹揚屈人於不戰卷戎鳥竄交臂而來臣遐荒
震驚四國交慶蠢爾吐蕃之種世為西夏之雄蝗怒
當前鳴張弗茹奏成封豕之惡久逃京觀之誅迨茲
舜德之誕敷始效苗頑而來格連雲蔽野千里桑麻被
髮遭藜一日冠帶此益皇帝陛下淵泉溥溥聖武
布昭算殷不來繼湯孫之遺緒無思不服廣文考之
休聲匡叨被明恩謬持使節悵捧觴之無路徒向日
以傾葵盡復故封行謝玉闕之質告成清廟俟聞天
馬之歌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劄子

論時事 宣和七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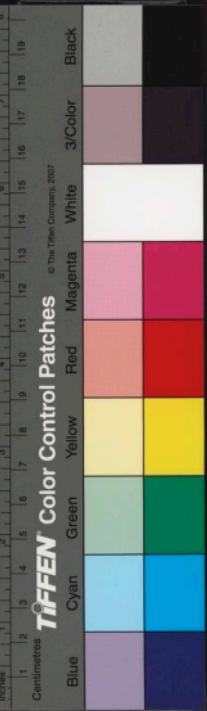
某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茲誤辱薦
論被旨召對踈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願畢
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腐之學
不足為世用加之衰病蕭然無以自効日想東歸為
首丘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
設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為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謀
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



以諒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望閣下為朝廷留念幸甚

一慎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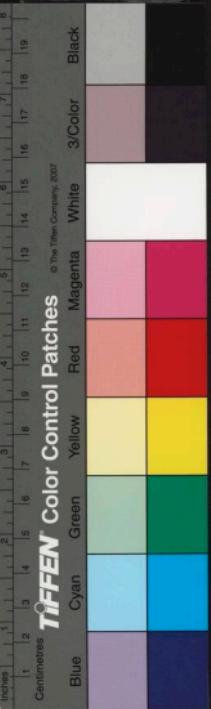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之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覩榜示宣和六季未納稅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年放免租稅等尚慮監司州縣別作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僑監司具放免遇實數聞奏當議朝廷支降錢物應副即不聲說只為流移及盜賊人戶方免今廣濟軍以放稅降官衝替則前日詔令皆為虛文耳夫安土服業之民不為盜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為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為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為患甚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猶以信為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為不可用則已如以為可用則存信尤當謹也今撫諭之使可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為此行耳某竊謂其失未遠尚可追改宜如前詔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應副庶幾民信而從之則流亡盜賊亦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三百九十五
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率為盜賊不可不慮也

二茶法

榷茶自唐未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榷茶淨利均為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固日惟咨嗟官受盜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化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窪以害吾民也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頗弛榷法歲入之課少時上官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罰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趣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寬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觴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例食譽泰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袁刻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為功焉冒恩賞今以歲課最初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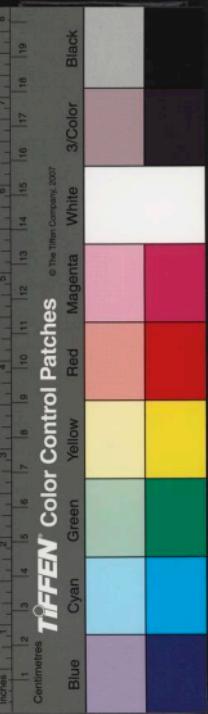


金先生全集卷之四
為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者一引陪費無慮十數千
則人不易供矣諸犯催貸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
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
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為捕獲則妄引
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設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
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某竊謂宜革去根究來歷之
法無追呼之擾蠲最為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羨之賞
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三鹽法

榷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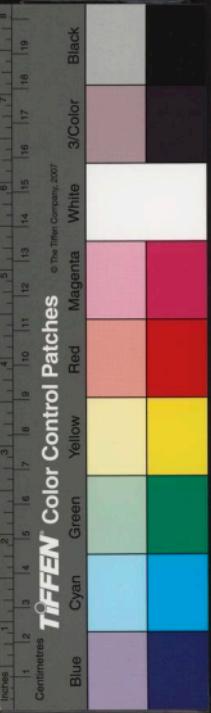
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戶
歲輸之從民願也熙寧間有獻議再榷者方神考大
有為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為以是為
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為鄰
祖宗優卹之特異於他路蓋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
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賴焉今
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敷在人戶者友輸之如故而
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江浙
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為蠶繅之用蠶熟以絹賞之不
為屬民也今禁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



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數
鹽鈔民間陋費與茶引等迫於殿最之嚴往往計口
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太歲額免比較
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
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猶未免則鹽事司安
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賊之後二浙
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
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違譴責又不免敷衍
取辦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某竊謂宜酌
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則民亦少紓矣若不立額則鹽
中數為額祖宗以来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四轉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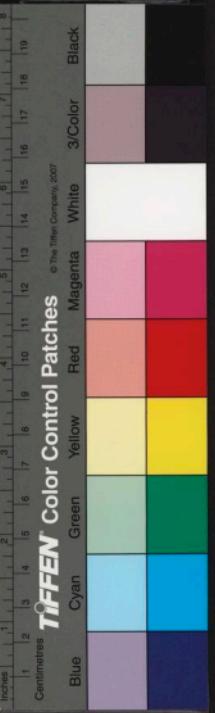
轉般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緡與為糴本使
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
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使
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
法也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司拱手
無可為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



取之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歛取之非天降也出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民窮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事是也安可不為之慮哉欲復轉般空過舊制捐數百萬緡與為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為絲絲無益於國也

五 糴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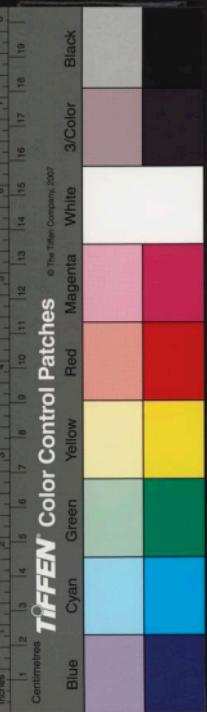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額而已取之雖多而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預買納絹每足支錢一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匱乏時民間得錢頗以為便是時浙綢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三百錢預支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矣今江浙雖云預買而錢不時得郡縣蓋有白取之者產綢縣分每疋不下二千三四百疋錢而上戶有敷及百餘疋者民力固未易辨矣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額所須不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及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也昔熙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為表裡三司有餘粟則以粟轉為錢為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灰然故有無相處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為邦用之根本



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陪費已多况又未必得也若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常添依在市中價於人戶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或足以少寬民力羣常折變多為民害蓋州郡不依時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若嚴約束穀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為低昂比之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則利害尤相遠矣今浙絹兩貫三四百足錢一足方可中官縱胥吏為姦只與時直之半所省尤多矣

六 坑治

坑治利之所以在有鑛苗去處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矣凡坑戶皆四方游手未有賣錢本而往者全藉官中應副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戶無以自給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遽類矣非有虧利人誰為之縱大興發灰民間私自販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治自興不須他求也泉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觔銅每觔官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其直百錢又湏白鑄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剝磨損

折須六七觔物料乃得一千銅自添水永興數千里

運致其腳乘又在百錢之外薪炭之費官兵廩給工

匠率分其支用不貳一二細計千四五五百錢本方得

一千何利之有方財用置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

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季鼓鑄歲額不敷非特

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虧欠因依其

說自見今遷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友未必

有銅使者持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為之計也不過

督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不

職罷之誰敢不從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

錢為銅以輸官更舊為新徒費工力所損多矣元符

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

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

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為新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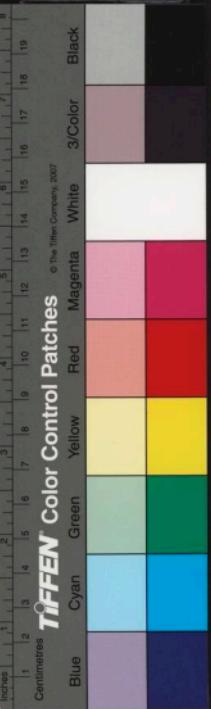
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歎罔算此為甚或恐諸

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至令諸路如坑冶不至

興發或無銅鼓鑄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州郡亦不

得依隨虛認數目庶幾不至大段搔擾而民不受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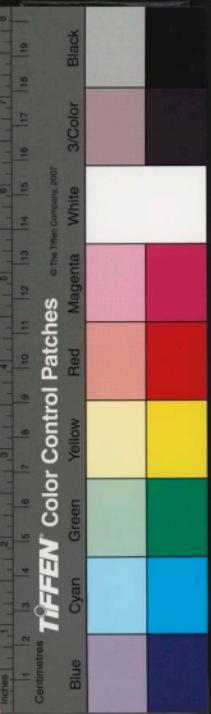
矣



七邊事

六

今日之事無恩於邊事盜賊者然二者蓋相因而至居者困於調歛壯者疲於餉輓財力俱弊則流亡轉而盜賊理勢然也既往無可咎而來者猶可圖竊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受餉餉之入使燕軍更番請給於此庶幾出納自我無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稱貸備償之擾則民方不至大困矣今雲中得百里之地則增百里轉輸之費徒敝吾民出倍稱之息以資黠虜其害非小也夫軍以常勝名之則驕其心糧以計口授之則滋其欲狄人何厭之有比聞道路言云朝廷授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恠者縱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罷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罷是徒富之資其桀驁也如聞燕地尚多開田不若募邊民為弓箭手如陝西例蠲其租賦使習騎射足綏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無使增置不三五季可慚消矣近見端門外優戲百姓率多燕人異時歸附在州郡者皆譏察其出入自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為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數否寧知無姦細漏處其中乎譏察之法不可廢也



戎狄豺狼之心未可盡信昔唐太宗從溫彥博之議處降虜於河南魏鄭公以為不可力爭之不能得不二三季卒為亂如鄭公之議此前事可監也

八盜賊

閩楚泗有兵為東寇擇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潭水之類皆與東州隣宦皆有蒲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警則維揚逼矣楊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為之深慮也如聞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眾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可歸之業得以溫飽然後無事處之失當則其患有甚於不降矣此尤當審處也今山東之兵不左統帥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為計盜賊安所適從乎昔唐以九節度之師不左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况餘人乎某竊謂宜左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歸一則事克有濟矣九擇將

將帥猶難其人本兵之地當預養之非一旦倉卒可得也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事吾教君集禦戎狄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戎狄異矣今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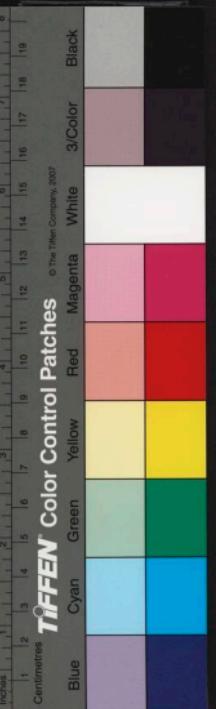
之寇用兵於中原也燕雲之帥禦戎狄者不識知其說者今有其人否宜今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為將帥者有智勇足以鼓愾待暴久沉下僚未為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林武不為人知者友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叛繒之傑必有為時而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十軍制

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固所恃者兵有常入祇候者中服稍異又聞有鄉前備緩急者是衛士分為二三矣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緩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統之得其人而已昔李光弼於軍中無所更置一號令之氣色為之精明則兵之彊弱豈不以其人哉祖宗以來軍制最為詳密不可增損也

論金人入寇其一十二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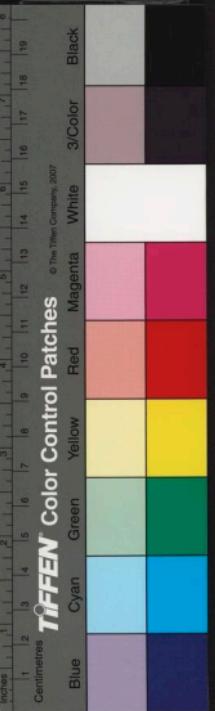
切謂今日事勢如卧之積薪之上火已然矣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度事之可為者宜速為之不可緩也緩之則必有後時之悔時方艱危當自奮勵進賢退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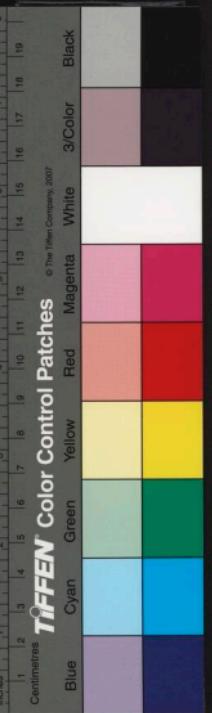
竦動觀聽庶或可為若示之以怯懼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不可不勉也山有屬慕霍為之不採故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論黯經世之才未能遇弘輩也特其直氣足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觀如某人某人雖一時忤旨得罪而節義素為中外所矚召還則足以收人望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縱未能如是當於要害處嚴為守備比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無徒緣紛動搖人心無益於事也

其二

某切計虜人修往修來如禽獸然必不能具糗糧越數千里而窺我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略無所得則當自困矣若攻城畧地本路帥司當邊援兵策應必未能朝夕下也若彼不為攻城之計俟其過則附近城寨連兵以躡其後如中山真定之類有堅城重兵然後出與之戰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要之虜人必不能持久也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後均被海內人怨神



怒馴致今日誤國之罪空有歸矣小人剥民希寵其事不一而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聞有旨一切罷去此甚盛舉也然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應奉之舟已啣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去人誰信之欲衣禍根恐大臣難言但言路得人必有為朝廷出力者有姦巨蠹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益不可以數計天下之人含怒積忿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蕩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榷貨所入歲以千萬計皆諸路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歲用安得不窘耶凡上供之所湏與一路之經費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雖蠲免歲額罷比較漕計無與焉終無益也不若一循舊制歸之漕司則歲用足而民力自絶矣論者必謂舍此朝廷必至於乏用某切以謂不然若臺諫有人必能為朝廷謀之則財貨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須待人而後見非毫楮可以預言也祖宗之時轉般與益法相因以為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今河北山東民之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



仰者東南而已二浙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為監者昔唐方用兵之時裴度復相則先以延見士夫為急故能有成功夫稽于衆合已從人舜之為舜以此而已况其下者乎蓋天下之事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則事無不濟矣唐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竄李德裕在位雖遞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猶智自運忽然不以軍務為念武益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事可驗也今一有警則脩城池試掛搭得無動搖人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夷夏有異而念墳墓懷虛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姦細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搖則其禍有不可測者昔唐太宗寘降虜於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之事類不數季卒為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已事之驗不可不監也當今則不可遽為之當徐為之謀庶無後患也

乞宮觀

某叨被詔恩擢侍經幄遂獲切近清光某雖至愚豈不知幸特以衰病侵凌兩脰痺弱跪拜俱艱不任朝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

四

謁年逾七十且暮人也食貧累重未能引年辭位忍
耻僥幸求蓋得宮祠之祿盡此餘年負罪多矣伏望均
慈察其誠懇特為奏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使乘
盡年之不至失所不勝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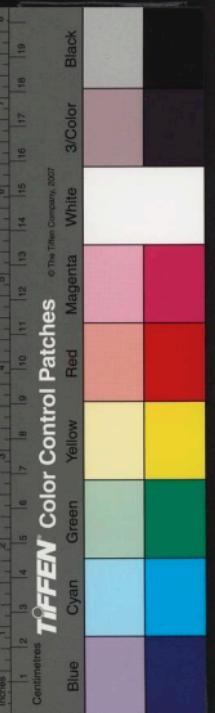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為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
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
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今也舜鶴鳴
而超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為善惟日不足也丹朱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顙顙為不善惟日不
足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

四

謁年逾七十且暮人也食貧累重未能引年辭位忍
耻僥幸求蓋得宮祠之祿盡此餘年負罪多矣伏望均
慈察其誠懇特為奏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使乘
盡年之不至失所不勝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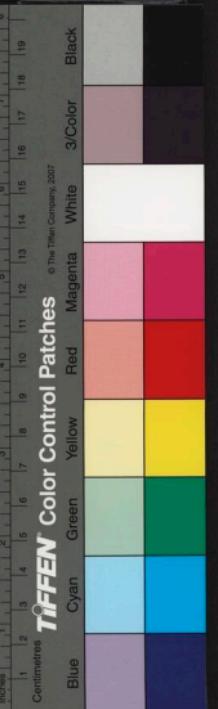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為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
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
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今也舜鶴鳴
而超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為善惟日不足也丹朱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顙顙為不善惟日不
足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犁老節

犁老宜觀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沉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悛心族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為用淫沉湎肆虐故臣下化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為之子其聰明足以乂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



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後於杞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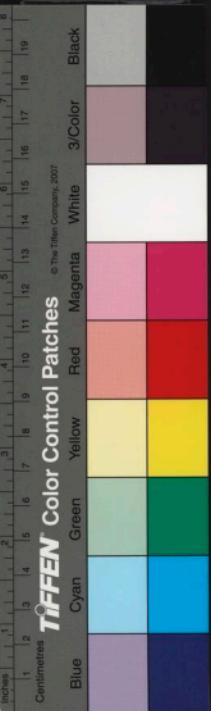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剥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已有天命謂殷不足以行謂桀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浮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歛監不遠在彼夏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謾謾日進而法家拂士衆所共嫉也分而爲用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巧言令色章

剛毅木訥不爲儀容辭令以外驚故近仁巧言非訥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爲過矣故記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爲甚故巧言之詩爲傷於謠而作也蓋說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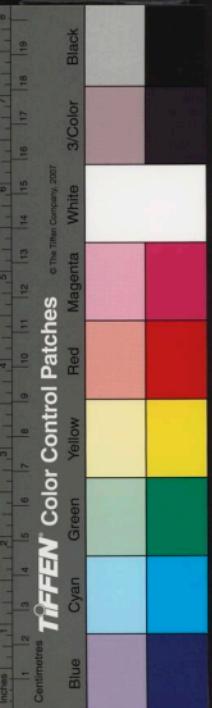
察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仁之於人無彼已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達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為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失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寢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為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為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而與之居植桑麻於牆下畜鷄彘於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為人謀也若夫征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為己私坐視民之流亡凍餒而算之恤非為人謀而患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湏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此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患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道千乘之國章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為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Black

White

3-Color

Black

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祖宗故事而不能朞月守如秋引之法是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之牆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為而無信故也此前日之寢轍可不監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變人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積非所以為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職任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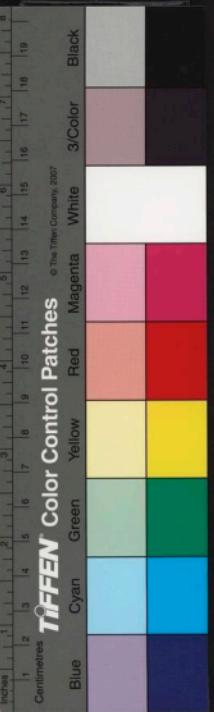
後以九賦飲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徵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歛而算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祈夏因秋夷冬隉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興



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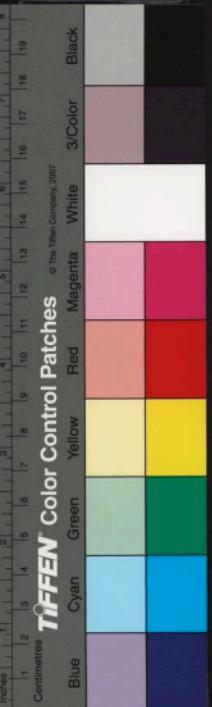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善也過憚改友不足以成德矣夫古之聖人前旒蔽明非禮勿視鞋纊塞聰非禮勿聽行車則有和鳴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鉄鎌如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中庸曰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純友不已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由是道也可不主忠信乎一失之則天下相率而為偽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蓋與之為一体也則其有賢無不如己者又曰予達



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宦不憚改矣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末世之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己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慎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夫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喫語思其忠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美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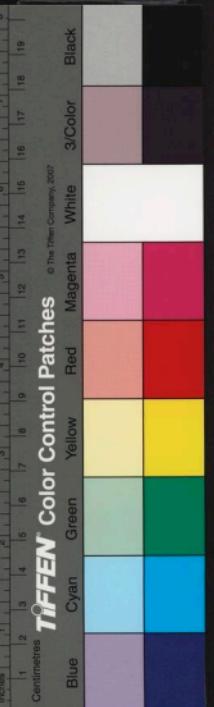
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故五十而慕孟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以哉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也溫也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体也良者善也生而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為能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遜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聲音咲貌可為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粹然可見而人樂與之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求之與天溫良恭儉遜益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仲尼不為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為而不知常德之為貴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矣為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空無足與也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湏臾離也食而飽居而安友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為也夫敏事則有功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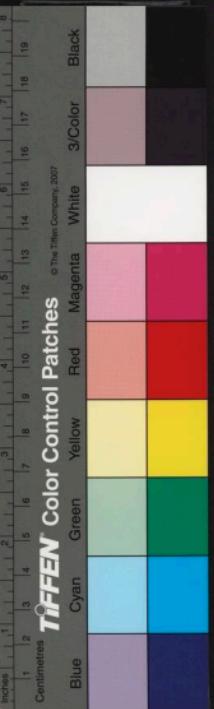


言則無口過又能孰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為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忠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蒸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乎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為心者蓋如此後之為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貧而無謗章

貪而無謗則貪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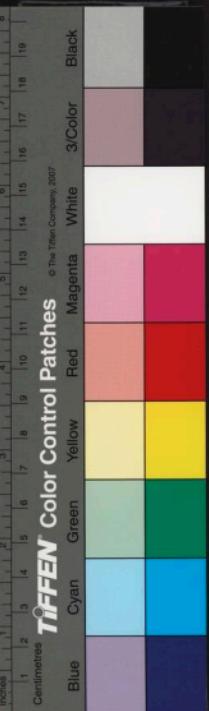
與夫貧而謗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貪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樂非有道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磋者資利器而為之者也孔子曰工欲盡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用石以為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脩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維其志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磋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志也其



知來矣其間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夫人君舉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含地負之珍畢陳於前流辟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苟無禮以節之則徇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為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而何好之足云乎人君唯能以徇物為戒以古聖人為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辨而民忠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安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源清而不知所以觀遠之則為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皋陶為帝陳諱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為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優嬖寵曖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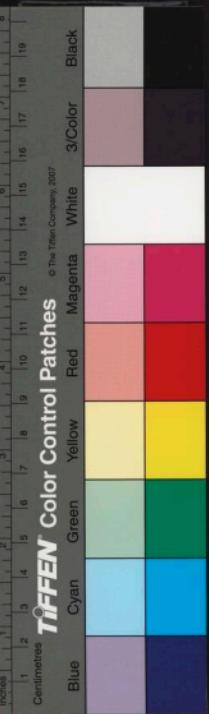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辨一

上問唐神宗曰錄辨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未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為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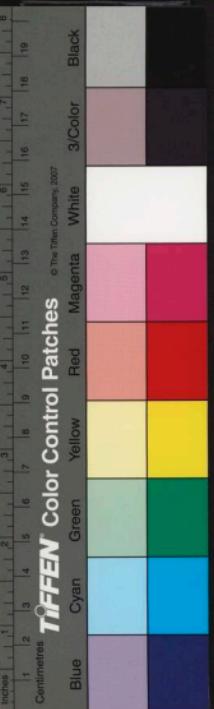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辨一

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問唐神宗曰錄辨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未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為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 The Tita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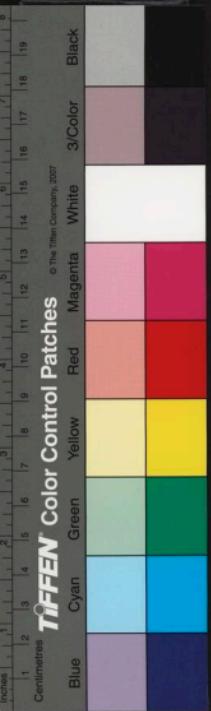
Black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Cyan Blue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爭對曰於傳有之
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
不能為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
為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為
稱也然周用驛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
樂友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為皆人臣之所當為也為人臣之所當為
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為而為之是過也豈
足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為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
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

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驛周公白牡
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為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
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別白牡商禮也夏
尚黑周驛則魯兼用也以是為有別友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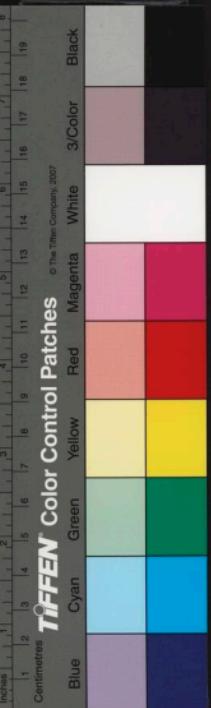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亦恐未可為上言韓
琦友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
財利為先上曰但理財節用足以富如此事
不為可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榷鹽今北雖榷
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



禮義成廉耻之俗為愚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
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
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
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為而治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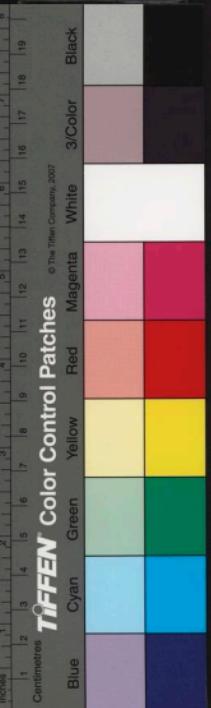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
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
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
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為善之名而陰
收為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為也故青
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為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
利而以均濟貧苦為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季覲用
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
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為適也非深知先王之道
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
當脩天下開闢欽散之法因為言泉府一官先
王所以摧制隸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
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
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



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出幾何以爲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桑弘羊爲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今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聚則賣之賤則買之是將擅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萬民昇逋貨財商賈之職也今爲法盡籠天下之貨而居之商賈豈不失職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飲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羸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賤故賣之也此商賈所以顧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歛貨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匿人所歛者是也其歛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內藏之錢何也夫閑市之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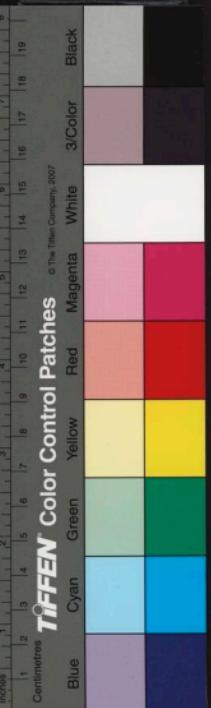


以待王之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待用者特內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益可知矣而謂以是通變天下之用皆飾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般為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或言知仁勇或言仁知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湯曰天乃錫王勇知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趣於

衰亂之中其初為流俗小人不悅艱難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據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小有才而不便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友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識理者衆合為異論則舉朝為所惑

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太法造事不為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男女受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石內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以凶歲為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剩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貲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害益甚是未及賑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工之時三季耕必有一季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貲以為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為也是為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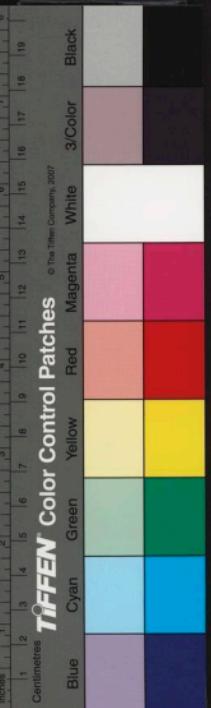
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益以昏之如能不為利益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是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是與此哉荊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為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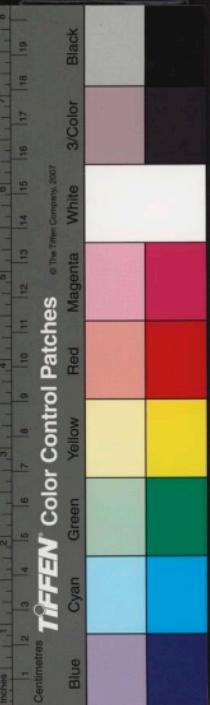
更簽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諫議與抑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

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叅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呂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曾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為冢宰蓋其它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六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友不過知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友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例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條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為之蓋宰相之任也未聞有三公為司徒司馬司寇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來蓋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平采則凡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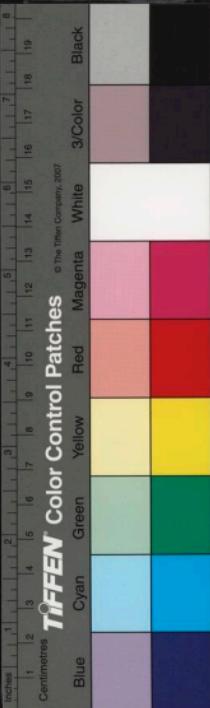


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勅令所以誅賞廢置人主之大柄也夫以有司爲之何止三司一司條例獨爲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李以宰相爲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但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論也一云於理誠非宜曾子曰出納之言謂之有司則有司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業振救衰弊誠湏臨事而懼若顧恤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爲周公所爲商人與三監畔征之三季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寔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瘅惡以教訓之初無畏衆之意此所以能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紫世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當時人情臺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爲者上如周公下如紫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以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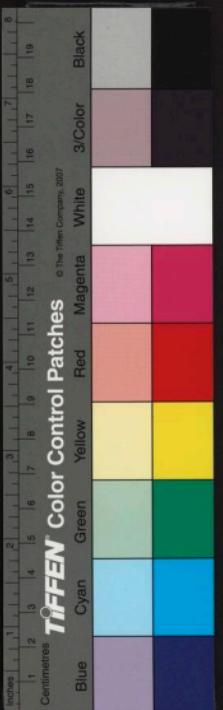
各隨其林分興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季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寮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屬之也人情何爲而有不安者紫世宗方用兵討伐斬二十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時可爲也夫興造事業不稽乎衆而欲以辨給勝之一有異已



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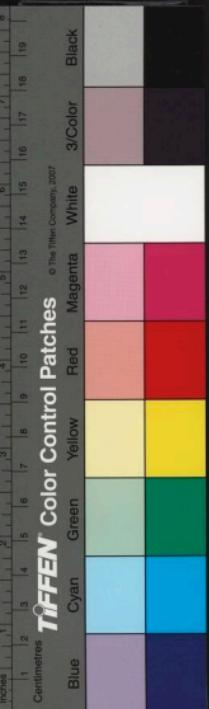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納絹更多而不知變轉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太季三司以斛斗合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湏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所致魯公曰只為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侵又曰王安石常以為今錢不少然人皆患錢少余曰假令錢少尤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為稅然后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為錢輸官則人人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更為樂歲人無所苦唯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為患此乃上設法為患非錢少為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子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用錢何由



辨給則錢少反不得不以為患余曰今官司用
錢為多者算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
費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耀得百萬石米若斗
來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它用見
錢丈量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
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它物此乃人主輕重
之權何至更以錢少為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為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
異一稅而不以錢少為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粟帛
皆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額則斗米五錢所輸無幾
矣官司豈得不以錢少為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不取
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
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它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
多則它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錢
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不遇數錢雖邊
儲百萬石可効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
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妄意迎合俵粟乞俵絲錢
及折稅絹作納錢云云呈絲費劄子至周公時天
下已無隸并又公私富實故為此法陰相之不專
用此為治余曰無隸并又公私富實尚須此相民



棘弁多民乏絕者衆則此法豈可少且覺言周公不專用此為治今豈全廢餘事專行此法又讀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故也余曰覺言今法則以為培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為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若說今法之意知說周法則今法何由啟人異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說以為今法雖未有害及至後世必有剥膚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為慮而孫覺慮後世乃過於周公此可謂私裏過計也覺所言無理至多讀不至終而止

周官平頌其興積新義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謂

之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言廣淵不惟不以廣淵為罪乃更以為盡力夫周官所謂平者豈槩與之謂哉謂無偏陂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法以為已資耳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蓋貸民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使之出屋粟里布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实非不給而妄冒稱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為之息則民不輕貸矣莘老所謂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未為過論也今兼弁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稱貸也皆其自願耳然而其求之艱其出息重非迫於其急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槩與之豈盡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頑
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以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
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手為囚虜矣乃復舉貸於兼
弁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逋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
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欲推隸弁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
自茲始而衰老之比作福者亦不為過論也余以謂青
苗利害不在頑與不頑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
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責苗其意乃
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然
則周公法今法安得不為異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愈取實對又問越何

處人因甚人說它余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
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為臣欲乘此人知建
州建州地遠事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獎朱越
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毫又是大卿比筆申王
秉奏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湏與一郡如建
州者上曰聞友廉介可殺李老愈言其不老上
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友何須
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
臣者忠信誕謾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
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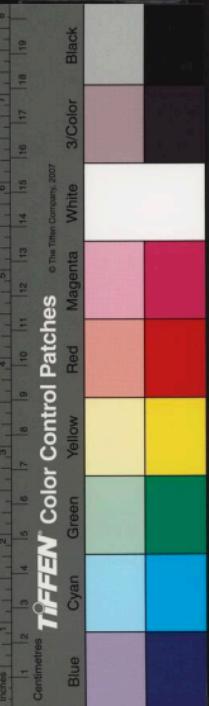
之大臣無忠信何任以舉除建州知州者上曰
非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
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
人主防人臣為姦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
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
不能為朋黨蔽欺人臣為奸尤惡人主博見人
故李蓬吉之黨相與謀以為人主即位當濱防
次對官上說

荊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主
除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
果林耶見之何害果不林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蔽
欺而何觀其言之彊悖雖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
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之氣不設於
身體於君臣之間狠慢如此其所養益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
政事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
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為無名則不可用
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



可以用兵不患無名非棘弱攻昧則取亂侮亡
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

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不
加焉而後轉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為
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
說耳王佐不為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為功名一切偷
惰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
所以運天下但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
俗陷為偷惰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
天下非所以訓示衆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
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羣衆使人人薄功
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
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

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
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為天下用豈為功名
爵祿武益君臣者人倫之大為臣義當如此也故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剛於上則人知自盡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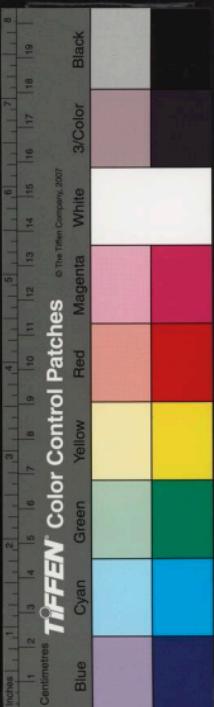
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孰敢不為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羣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故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言余曰鞅為國不失於變詐失於不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狹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於謂其失不在於變詐

蓋友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為是

上聞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手較如此則是有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束升降茲湏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般將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竝科違制不在太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為然從司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偽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終終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衆為僥倖則亦非所以為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



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輒再三敕質問臣恐此躉傷於叢脞則股肱倚辨於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為役法利害之要平時差役不到下戶今升下戶為上戶使之輸錢則貪弱受弊而上戶免役為法之害孰大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問則以為叢脞此何理也堯一時天下大計已定矣然而設謫木詢芻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審知其情偽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赴愬而后可以為政則設國多矣

呂公著正所謂靜言庸達象恭滔天又云如陳襄姦邪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分又云

歐陽永叔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以韓琦為社稷臣則脩為忠良否則脩不免為附麗邪人故如脩輩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附流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棘此二罪止奪使相誠為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勲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



欽定四庫全書
續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爲奸邪待以凶詆誣大臣
顛倒邪正益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
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
均無貧馬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
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久矣富者
饜膏梁被文綉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勞也貧者終
歲勤勤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殍隨之游惰之
民往往應募而爲兵一繫軍籍則上下臨制如束溫
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以來討平禍亂兼制
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它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
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軟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
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爲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
係則散而爲盜賊皆理之必至也比戶之民旣已輸
賦租以充軍食矣而身又不免焉豈不重困民乎若
以賦租可減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
也予以謂井田既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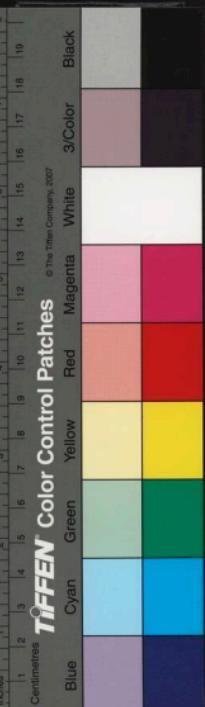
三司節略却呂嘉問起請儀鸞可供內中綠帛
文字却奏請爲擬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



以內東門要綵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
妨闕中傷嘉問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
如此等事非陛下躬儉即人臣貳殷如此立法
臣見陛下於殿櫺上益懶尚御批減省以此知
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結綸上曰本朝祖宗
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糜費圖作甚漢文
帝曰朕為天子守財耳余曰人生若能以堯舜
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
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舜作添鼈羣臣咸諫況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
人知其不可為也荊公以師臣自任為天下儒宗而
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謾臣得以藉口為天下
禍庸非斯言乎

余奏既立結吳延征即須處分王韶招捉木柵
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近征云云潞曰夷狄自
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即自己深入險阻費糧
饑不可不計下梢曰秦漢以後事不足論如詩稱
高宗舊伐荔賛漢入其阻如火烈烈則算我敗
遇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衆必
用糧食非是不費糧饑如鎮洮更自是中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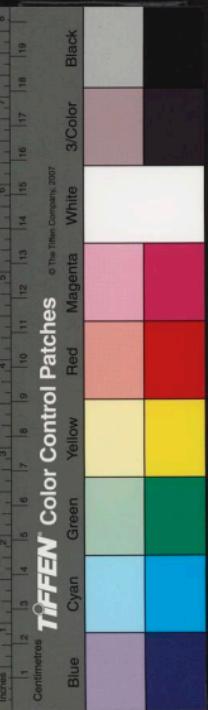
久為夷狄所陷今來經略友不至勞費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蓋有之矣爭城
爭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而引詩以為證不
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却如何余曰市
易司但以細民為官科買而困下為隸并取息
所困故自投狀經市易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
法供納官果子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侵得
見錢無留滯云陛下為其煩細以為有傷國
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夫沽設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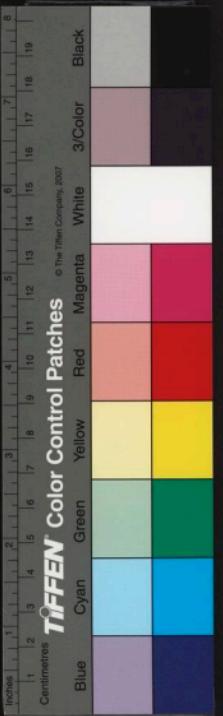
監稅一錢亦稅釐非細碎人以為非習見故
也臣以為酒稅如此不為非義何則自三代之
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以上
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
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不言幾錢
以上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為恥者
細大茲舉乃為政體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
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
察市易務事乃似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

謂元首叢脞也



卷之六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不
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衣稅也先
王之時惟祀茲酒故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杓以歸于
周予其殺雖糾爲人君數其罪友不過沈湎于酒可
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營而日較其增虧也榷酤之
法自桑弘羊爲之當時以謂烹弘羊乃爾則人情可
知矣以爲因襲之久國計賴之未能遽已可也以爲
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歛市之不售
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
異于貨賄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
皆仰之此與賤丈夫登龍斷而門市利者何異哉以
是爲政體不尤謬乎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
其旨其誰當正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
下情得以上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門利
煩細如此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爲叢
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爲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然後
能爲天之所爲爲天之所爲者樂天也樂天者
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爲則當畏天畏天



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為諸侯之孝而已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决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為怨而天不為之變以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效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鰥寡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孟子謂

堯獨憂之舉舜而數治馬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為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為不知天之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窮而主不恤下怒而上不知蓋士濱之勢也保丁貴賤以置弓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歛怨可知矣而遺其君以為不必恤不友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紜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曰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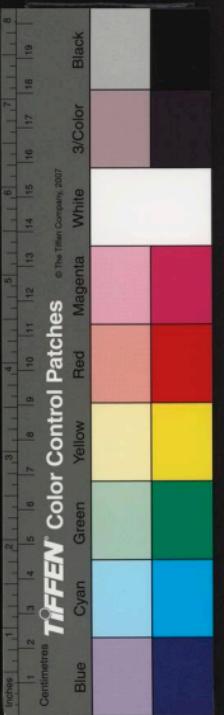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若以謂必有怨誅乃能成王業此何理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為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紬絹許人戶情願納見錢事因曰上今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戶情願納見錢折稅紬絹薛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准輕重之意

預買紬絹每匹俵錢一千三司以納絹折納見錢必尚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稅納絹一牘聚欵之臣罔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為患今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為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魯公曰議者以為提舉官將先催常平如王廣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令稅足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貸物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枷棒尤不可廢今和買紬絹若不納可不決否今民間賒貸尤湏以枷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捧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后何由可歛既情願貸官物又收息少縱使枷棒催之夫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稅則稅必久雖不用枷棒催督物必用枷棒催稅矣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兼并之家初非有枷棒催貸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用枷棒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歛散自謂先王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急用枷棒追索之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况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此只是財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政府日夕終紛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為恥若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為人主守法者臣亦恥之

周官大宰以九賦歛財用以九式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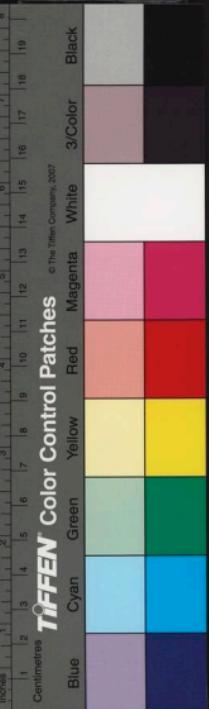
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終紛較其贏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漢王不稱皇乃御史之方上曰稱皇是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爲有臣孔子以爲欺天漢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亡如事存推漢王之心豈敢當嚴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漢廟非常業所基與太王季興故褒崇之禮不宜稱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漢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蓋未嘗深考周公追王之意也周公豈欺天乎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過卯勾下番兵馬余以爲當約束勿使其然應廢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人計天下一歲飢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最方今所宜戒邊吏不能捍敵致餽殺無辜之民而以飢饉疾疫死者爲比又以一踣殺傷之數與合天下較其多寡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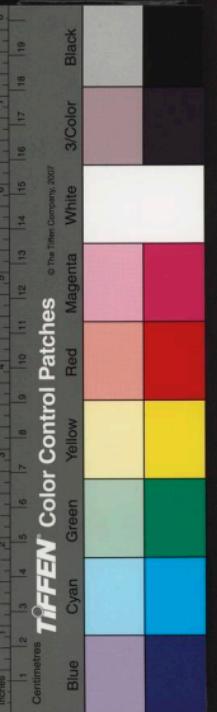


此尤為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宜未
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語言之安得不以為多乎昔者
太王之避狄也以為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有害人
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為宜成而十萬無事之民
肝腦塗地為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漢言朝
廷久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麻界於田又脩
差役又作保甲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
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為之更張
而更害人則不可為文有事誠可為而時勢之
所趨

宜未可以為者未可以為如討夷狄招邊境
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禮記以為事前定
則不踰今天下事要湏前定不臨時為人議論
所趨

用王詔日以開邊招生羣圍結蕃戶為功乃曰討夷
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此言果何為
也方子華之西也荊公嘗自許往未嘗一言及此因
一敗衄輒出此言以自蓋然則咎將焉歸乎是欲以
人自任也平時與同列爭議雖小事必勝而後已興
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為而不言尤非



洛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

不為多仁義之實以自難知余曰楊朱不

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為我不知仁也墨氏隸愛不知義

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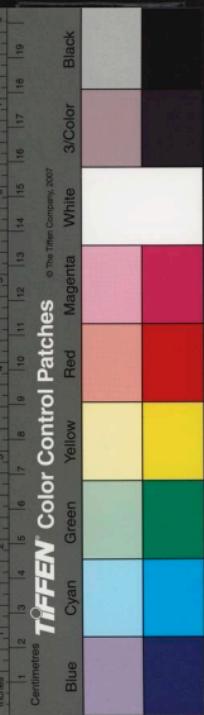
乎

上曰朝廷友無阿蔽但外方友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何上勘河事官員乃獨遷却程昉云云余曰云云今秉常幼國人饑餓困弱已甚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忍其所以此非不察於小事乃不明於帝王之大畧故也陛下以今日所為不知終能調一天下隸制夷狄否臣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情不足臣又以為不然臣蒙陛下知冀拔擢在庠臣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為陛下自竭

般

荊公行一事立一汰朝廷必從乃肯之

殆不可礮也至或比神考為元帝為桓靈立用意不均事則以為不明帝王之大略終不能調一
天下隸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



龜山先生全集

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爲未殷自竭不知何如
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于國政如彼其文而
坊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爲此言以自蓋耳然
之言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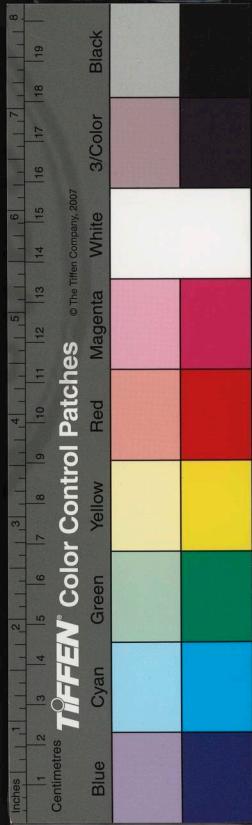
TIE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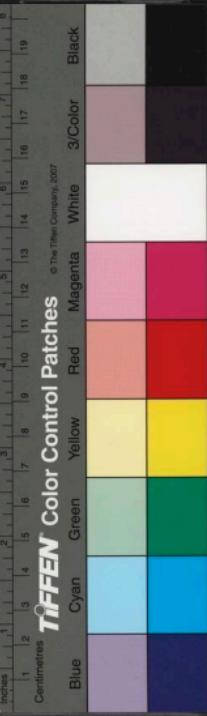
A color calibration chart titled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The chart features a grid of color patches arranged in a 4x5 grid. The columns are labeled from left to right as: Cyan, Magenta, Yellow, Green, and Red. The rows are labeled from top to bottom as: Blue, Cyan, Green, Red, White, 3/Color, Black, and Blue. The chart includes a vertical scale on the left side ranging from 1 to 8 inches, and a horizontal scale at the top ranging from 1 to 19.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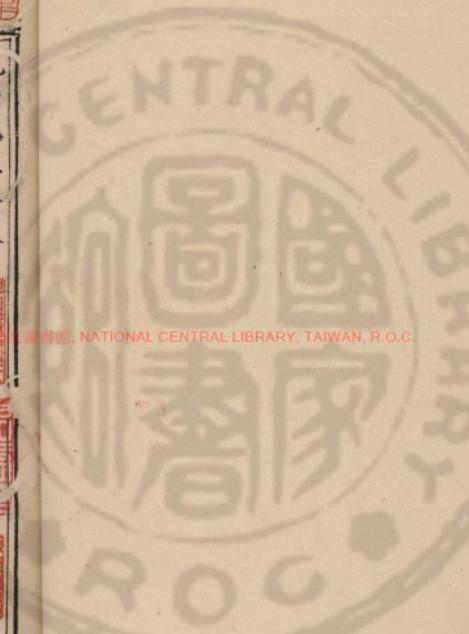


345db40 v.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

辨二

王氏字說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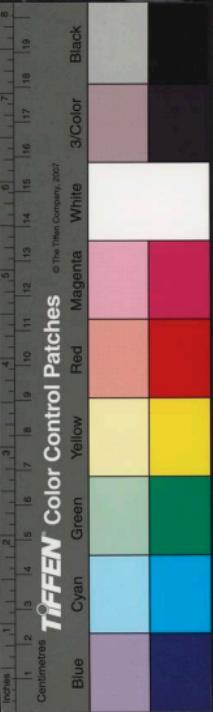
生無土以爲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穴

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

作相之說出於佛氏吾儒無有也佛之言曰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則空之名不苟作相而之也工穴之

為空是滅色明空佛氏以爲斷空非真空也空之空豈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無此說其義於儒佛

兩失之矣



空同集卷之二

卷之二

清江先生集

空同集卷之二
空同集卷之二
空同集卷之二
空同集卷之二
空同集卷之二
空同集卷之二
空同集卷之二
空同集卷之二
空同集卷之二

耳

真空者離人焉是離色則空卽空也大同者離人焉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味者大同於物夫五木作一也相待而後味有離焉則非味也萬物皆一類也各之類而同之則所同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為大同

同彼友一是非也此友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門一口則是非同矣

此友一是非彼友一是非非門其一口所能同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患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為是非而有也如樂兄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可是非之有

金酮

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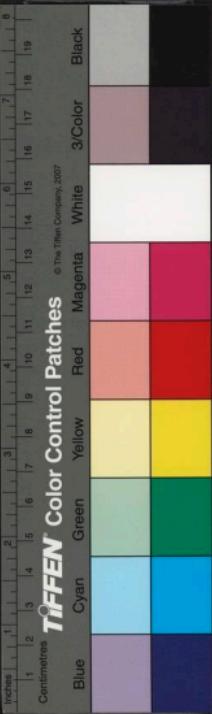
金

也為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少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已蓋五行皆主土而後成故土王於四季無一正

西之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友非水土始終之所

也五金皆為大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銅



而已然謂之銅者蓋五金皆金正謂黃金為金銅六黃也同於金而已

童始生而蒙信本生矣方趣而禪端見矣

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爲信本禪爲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爲中也

忠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忘者中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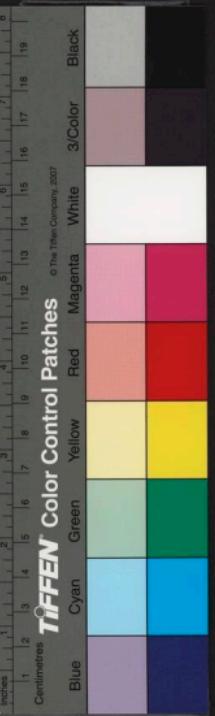
心無中外以忠爲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爲賤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爲賤者以其内心也蓋用心之有内外耳非心有内外也

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

王無共大之理
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夫共而大夫五有休囚廢

鴻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謂反

矣然而大夫贊此者以知本就爲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失智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Red

White

Black

事造業矣鴻以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

曰隨時之義大矣然若大夫者不能充也

鴻鴈一物也有小大之異鴻友無與事造業之理若大夫有不能充此周官大宰一人卿上大夫也故正制曰上大夫卿而周官有中大夫而已則上大夫卿是也大宰所謂相也不能充此其孰能充之

公公雖尊位友事人友事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故也

松栢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

公所以事上之道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

訥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栢圭者以此

松華猶槐也而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不知孰為事上之道耶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執躬圭公執栢圭無取諸松栢之義皆私意之鑿也

籠从竹从龍內虛而有節所以蓄物雖若

龍者友可寵焉

龍非可寵之物也

冬春徂夏爲天出而之人秋徂冬爲人反而之天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

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何
也夫域中有四大而始居一焉何小之有

義和歛仁氣以爲義散義氣以爲味

犧牲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
所以物始

歛仁義以爲味又曰殘而殺之味所以制物散義氣
以爲義又曰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殊無理也

戲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
後動不可戯也戯實生患自道言之無入焉
用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
舅豆以一刲爲百慮特戯事耳戯非正事故
又爲於戲傾戯之字

自人言之君臣之義夫婦之別皆辨也何用戈之有
禮之用豆無非道也以用豆用戈爲虛事則先王所
以交神人討有罪皆戯耳此何理也

置罷上取數備有以門下則直者可置使無安作
無貳違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安作



惟我所為而已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蓋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夫聞能者予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為而已熙寧之初賢能不容於朝廷矣祖宗之法惟我所為而已用此說也其為害豈淺哉使其說行則其禍天下後世商君之法不如是烈矣終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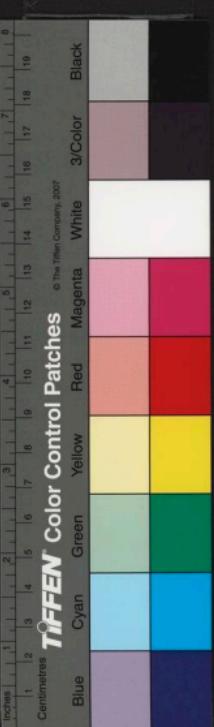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人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

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聽於事則聽思聽於道則聽忽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友道也聖人憲天之聰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聰之有

思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於則天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無是理也與所謂出怒不怒異矣

嗟乎昔者一艸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



山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一非五故謂之至衆而出乎一夫反乎一故謂之蕪也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即一即五非一非五皆謬悠之辭也

之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反靜以之動而卜者所之正也

算見乎隱算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也寧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反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懿微 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糾之者微也玄德之美也

俊德非恣之所能玄德非糾之所及

除 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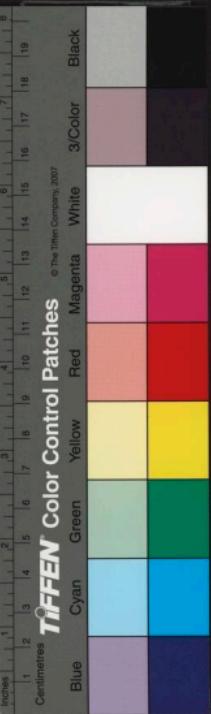
新故相除者人也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

其率之為蟲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

每况焉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
陰陽大非蟋蟀所能帥也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以工鑄成焉
凡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
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
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不知為此者何
義也

豐 豐者用盈之時

祭用數之仂豐季不奢凶季不儉用豆非特豐之時
而已

崇高 高言事崇指物陰陽之義

崇高無陰陽之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經解

春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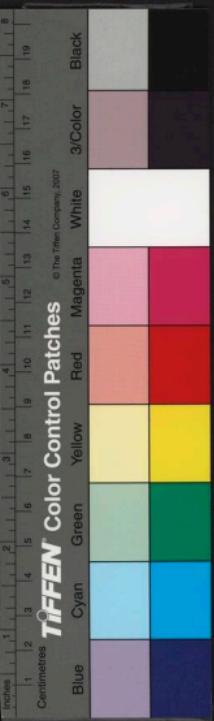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述想而詩亡詩亡然後春沫作春沫之時詩非盡亡秦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矣雅亡而無政春沫所以作也故曰春沫天子之事詩亡遼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沫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述想而詩亡詩亡然後春沫作春沫之時詩非盡亡秦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矣雅亡而無政春沫所以作也故曰春沫天子之事詩亡遼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沫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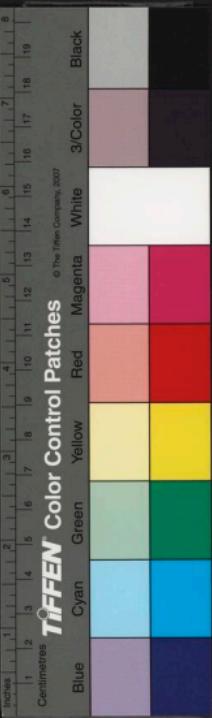


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
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
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尤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
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
弑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即位是與聞平弑
也此說是已蓋寢苫枕塊終身不仕而恥離之不復
者人子之忠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
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弑君
而友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忠則不
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忠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設為公也蓋已有冢宰
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
讓桓之忠則其貽鶻也不亦立乎夫禮諸侯一娶而
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
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
而不設為公也然則薦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
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鄢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舉
也雖欲制之反是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忠也



故不稱國計而書鄭伯以譏之失爲人君不能明義以羣俗使不義者得眾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參譏之也

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燒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惠公仲子齊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贈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爲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于乘之尊而與

微者盟故不書公蓋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
也

二季春公會戊于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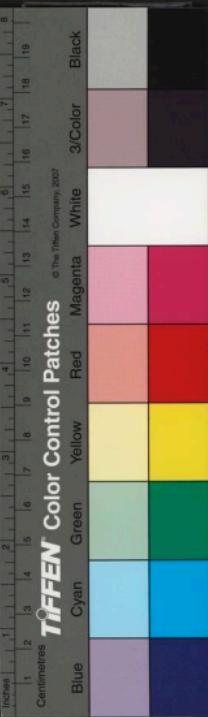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
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后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
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論得向不居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議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殊禮也



三季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欽歎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為之警戒乎故春殊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既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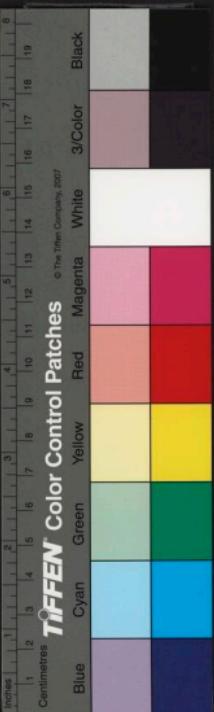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正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為臣不殺貳其君故非衛君命則東修之間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為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殊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分

秋武氏子來求聘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贈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歛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宋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季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亡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忠之也蓋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忠之明其義當與齊絕也姜氏齊姓

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弓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弑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寢弁則魯之臣子友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妹築王姬之館弓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為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弓



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叔秉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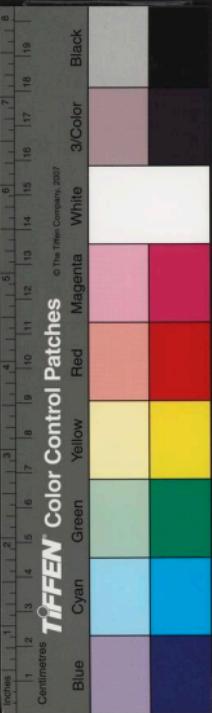
紀侯太去其國

大太子舉國而去之辭也。紀季以酅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傳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太子無友，傷世守之義乎？昔者大王避狄而太子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所以教滕文公者，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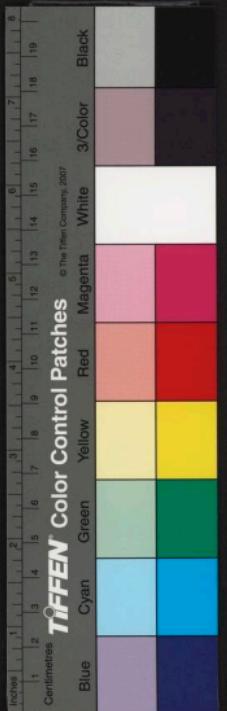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算之與也。雖有僭竊



者算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為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愧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舛段得衆而民說則勿取不友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為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凶之本也

叔子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遠微而禮義消亾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舛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友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友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遷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舛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後章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為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國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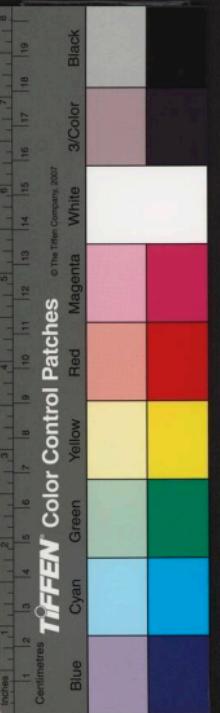
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友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宣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丘畝之害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耕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遺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爲數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廟宮曰賢者友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爲也已蓋大匠不爲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為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閒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味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味則氣味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憂憂其憂樂民之樂民友樂其樂出乎
尔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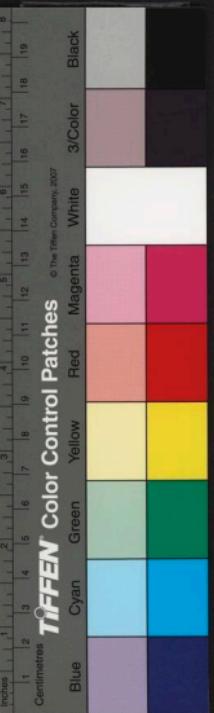
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歛皆民事也故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踐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為臣不忠與孔子
尊主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上
為東西君之位號立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
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謀為之
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
關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
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
天下無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辭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閑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算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友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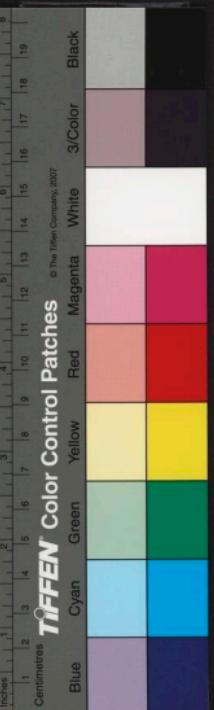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莫不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草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赦其父兄係累具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忍則以大王太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友在疆為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為善而去國則民將遠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為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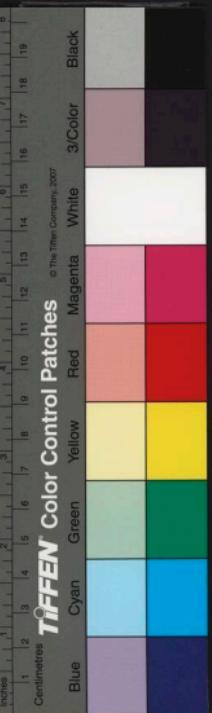
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尔何曾比爭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之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執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問管仲則艴然不說曰爾何曾比爭如是何也曰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為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為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干子路者為之範也雖不獲一而不為歎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狀者弗為也仲尼之門羞稱管晏友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駁獻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其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辦之也而志為氣之帥



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乘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氣吹

馬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吹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发能動志故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体也氣体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体

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算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獎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

三百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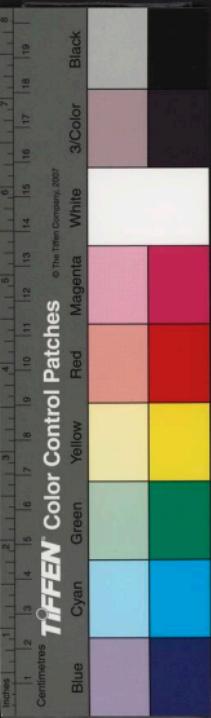
卷之二

三

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寐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爲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算非其有也一民算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主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之且不可得況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隸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十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大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言者是也夫缺水橫流草木
暢茂禽獸偏入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
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
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往阜陶之後蓋沿人與若鳥獸
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不同夫時焉而已矣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
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
持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
取之以興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算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起後
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
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
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首
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



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太故遲遲
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
寃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 碰碰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
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不失赤子之心

論語

薛居州善士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為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
足以與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
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矚孔子
之亡而饑蒸豚孔子夫矚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
稱楊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



故曰君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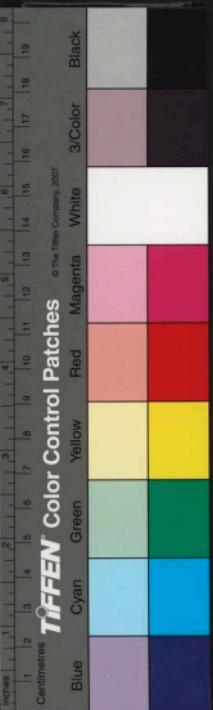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先王言之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如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為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返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殊作春殊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



爲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殊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夫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十一

堯舜之蓮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十一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孰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至於肢無肱脰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為我夫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為我棘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闢而不知閉戶室中闢而不知救是亦



猶孰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丸陽墨而已矣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味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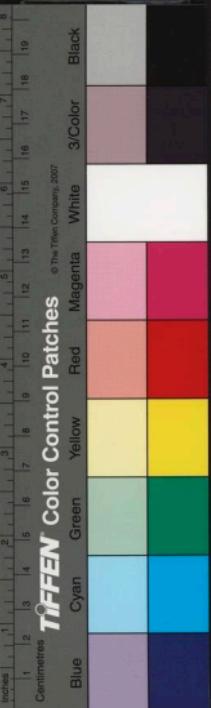
其揆一也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微膚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以此也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牴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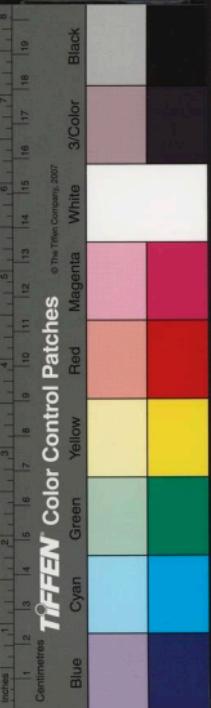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
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自然之理而
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
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算
知遠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
史論
蘭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
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徼名射利
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激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
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蘭相如
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
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
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眠眶不
測之秦卒能以完歸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振辟睨柱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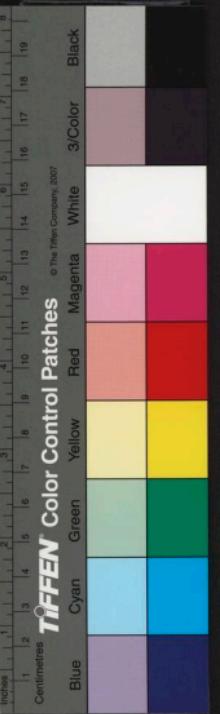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
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自然之理而
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
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算
知遠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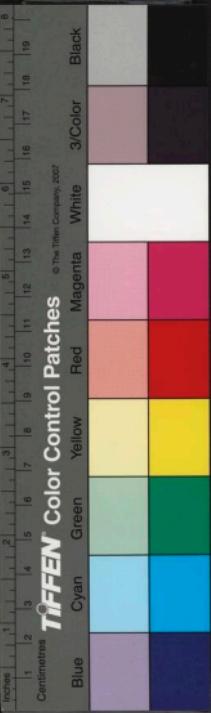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
史論
蘭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
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徼名射利
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激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
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蘭相如
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
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
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眠眶不
測之秦卒能以完歸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振辟睨柱



水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示以必死蓋六摩扇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
 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
 存亡非特一殲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失璧
 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持
 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
 而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大馬珠玉而不得
 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迺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璧秦庭當車轍
 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
 璧終不可得則欲微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爲
 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二數季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
 看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灑
 汗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
 月不返則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
 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
 可以會三者一觸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
 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
 謂備焉乃欲以頭血濺之長乳子所謂暴崩憑河死
 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
 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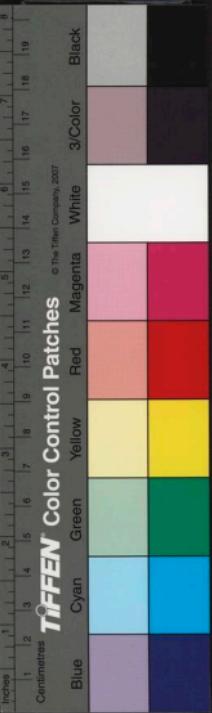
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論著云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
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
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齠齦其民天
下背而去之算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
者之嗜食不必黍稻梁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
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竝爭視秦車之覆曾
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
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
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祕計
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
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末見忌疑覺一
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菹醢蕭
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友屢矣是三人者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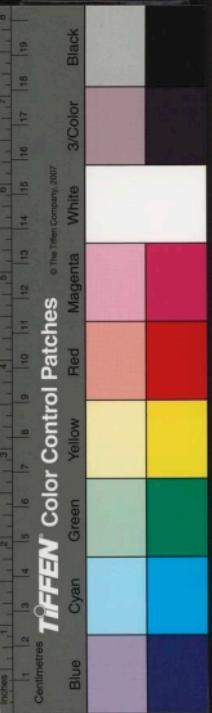
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夫權利如脫故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玄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算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懦惄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踣者反屢矣蓋高皇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齎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還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益公避正堂舍之尊
 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成以治齊者治天下
 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鬪爲功而終則以
 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伴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
 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
 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代何爲相
 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牴國之
 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終更將無所不至推之
 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
 有以也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
 簾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
 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
 平爲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
 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簾見
 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
 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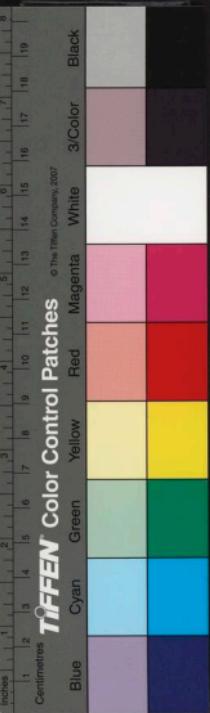
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其以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為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氏之時而所為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遺固謂耳餘為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戰責餘以俱死廢繩沒於秦軍耳大不信以為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之交耶予謂耳餘之友蓋失於相結之淺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恩歸之眾以臨閼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儕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佐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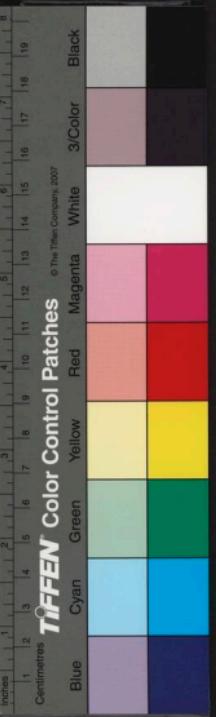
山光生全集
卷之九
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自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友有未遠歟

彭越

天下之禍算大乎不明今分之不剛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凶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齷齪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友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擇足則秦項之爭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菹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友有名義以正其分臣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林程力以彊弱勝負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



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算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者楊子曰明据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亮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后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皇之明惱惱於趙王其念淡矣然卒用趙亮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淡然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己今之猶發蒙耳一畧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蓋友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今使賤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閼雎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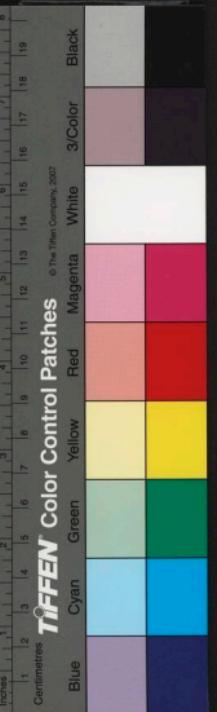
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爲星紀正坐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居丑故子丑可以爲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爲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爲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爲正而人取則焉故得人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爲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當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新意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紬惜夫

酈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算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交讐而商友算之禁



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
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
劫而呂氏得忠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
其本心也

朱虛侯

予讀高后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
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
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患非忘漢也觀王陵之
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
欲有爲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呂后之時而卒

能成功友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
叔之隨王雖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
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
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
首稱之斯言臺特爲舒而發抑友自賢耳夫譽人以
自賢是臺長者之言乎

婁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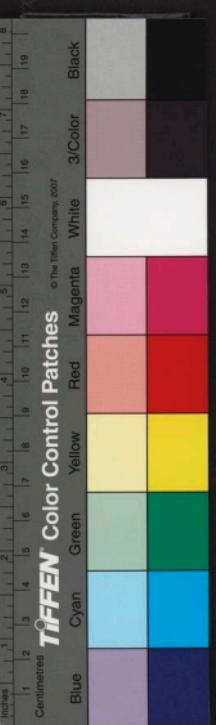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且謂冒頓



在固爲子壻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臺聞孫殺與大父
元禮哉可母戰以斬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與外
孫親與父子親也彼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
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干
載之惠情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
以身任天下而終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繕之武夫先
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
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逖晚進之人欲
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怒然耶此讒讟之所由
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
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
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
五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
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友不自重矣在我
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十見忌不容于朝出
爲王傳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



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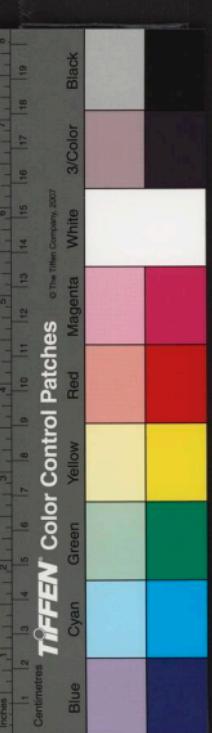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君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訛矣其取禍敗不友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寶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林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友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觀誠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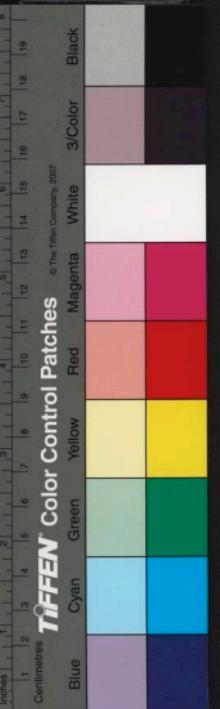
山先生全集
卷之九
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訛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訛於言而敎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間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訛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子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真亡賴而馬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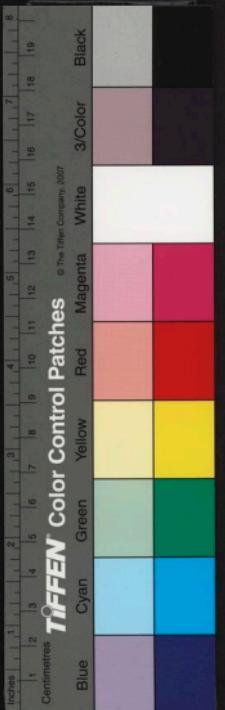
淮南王之驕恣其莊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艦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殊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



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
庳可也蓋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
不友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
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患一
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
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蓋
仁心爲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又曰五帝神聖其臣算能及
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
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
而已未嘗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
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謠者誤其君挾術以自
用必質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
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說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
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
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
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算敢以身任之也然
而錯友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
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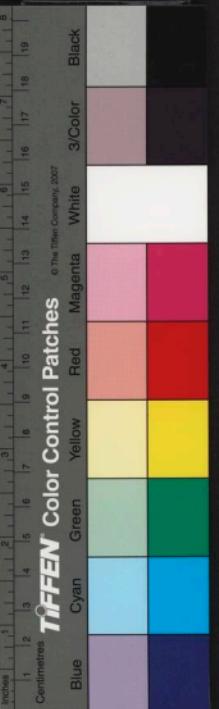
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名亂而取禍益無足惟者武帝時淮南王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為黠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慾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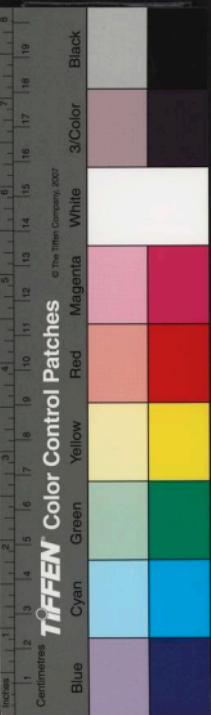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或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鮑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深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空恥出其門而二者乃幸其臨況以



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鷺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凶其身非自取與寶嬰區區復鏡然爲效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夫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夏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士而夏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皇其逢世希令而爲之歟猶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數其後與望之懋猛革竝立于朝爲羣小側目夏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馮籍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蕩蕪廣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夫有吾之仁義而已被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友宜乎予讀夏生傳見其憊於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



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臧洪

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夫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竇武 何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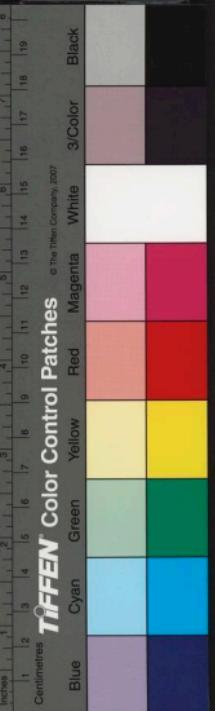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桴鼙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
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審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
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
以有為也張良此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
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
賊得與其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
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
成移鼎之禍進寶兆之也冤孽乃引天廢商之言豈
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為政延及宣王卒有山興
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
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
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
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苟或間閼河冀擇
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迄
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
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長誠有忠貞之節歟抑以晚
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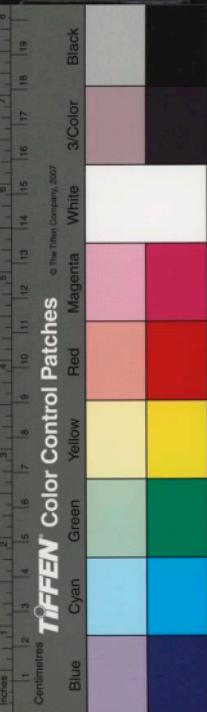
免於亂臣空乎其難矣嗚呼苟或安得無罪歟觀其
臨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
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瀾潰
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
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
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頤
德繼登宰輔算有能定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
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
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
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
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季之謬空乎其難矣以
劉向之賢猶弱於習見況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
天下重任固非稍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
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尔
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稍忿褊迫
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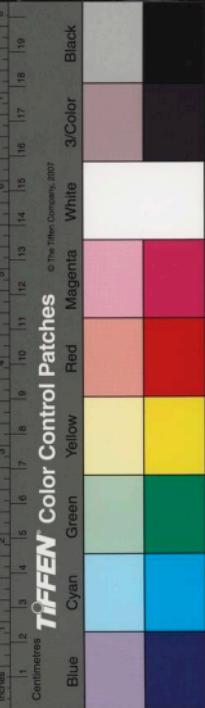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九

帝謂晝有社稷臣黠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爲知權。爭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泯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訛，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叟殺人，舉陶讞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無所謂，舜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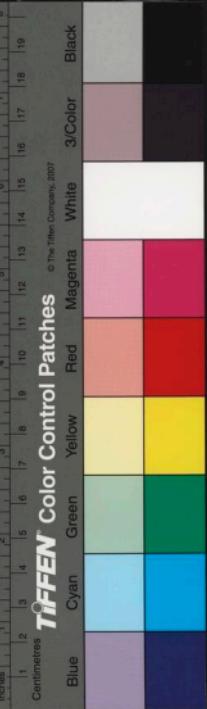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B.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

語錄

荊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
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
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
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季求一
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臺道之所傳固不在于
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偁若稽古非無
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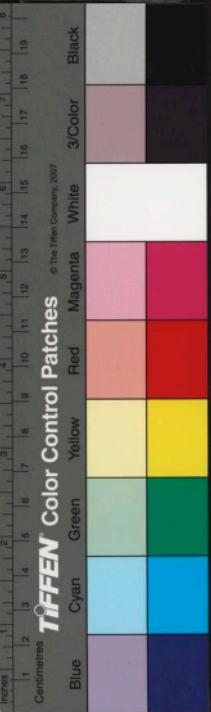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B.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

語錄

荊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
盡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
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
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季求一
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臺道之所傳固不在于
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偁若稽古非無
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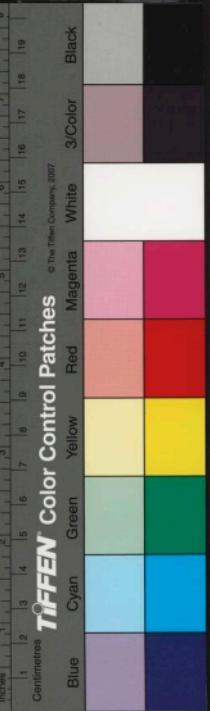
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
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
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
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
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
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
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歛而立於然的
立於彼然後斂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

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
曰蓋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
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
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
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
躋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
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友不言脩性惟楊雄言
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Red

Magenta

Yellow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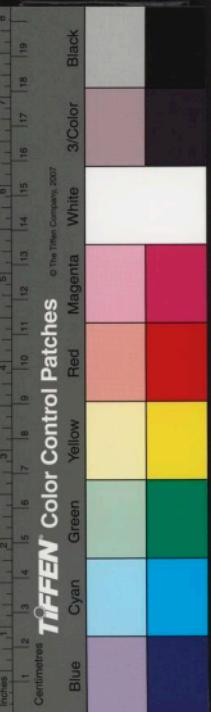
Black

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
味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為導常事者莊周則夸言莊周之博乃禪家
可佛罵粗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辭廣喻張
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
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
已○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
謂極也極猶室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
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
如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

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
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自高明大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為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
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

知權不知權是不如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
所必有權馬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
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
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
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
尺之物約一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屬薄小大之體



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觀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偏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偏薄小大之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左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益所謂權也一達下段

舜躬之分利與害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舉慢衰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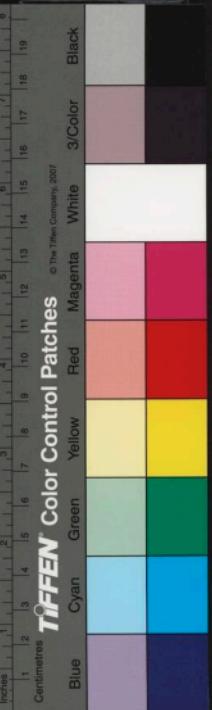
之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淡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太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淡處所毫秒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為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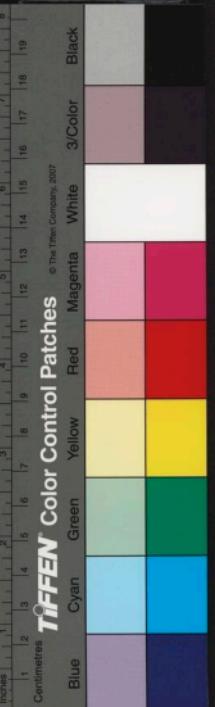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



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夷然豈能仁哉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
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
子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
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
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偏於兄而薄於已邪記此者
特言如是二人可詭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為子擇
配不求其它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
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
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
不下耳○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為直而孔子以為吾
黨之直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
相隱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
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為直夫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
以燕廢曰是不然此蓋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
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
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大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
獻主而主不自獻醉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



虞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據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判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未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貴二據以誌帝王之誥命於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據於據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友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爲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踈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判而自狀其過益傷其死之不肅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可悔平靖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爲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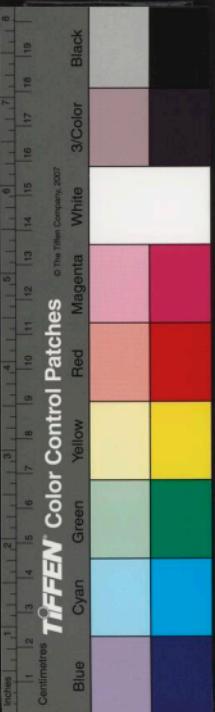
本之一端耳蓋爲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爲仁也
莫曰爲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
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爲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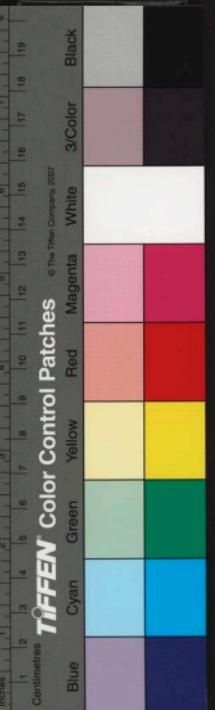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
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爲哉曰鑿遲請學
稼學圃如何曰此友非爲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竝
耕之意而命之爲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
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是用爲善何以見語之曰齊
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爲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
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
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凡几周公之遇謗何其
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
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
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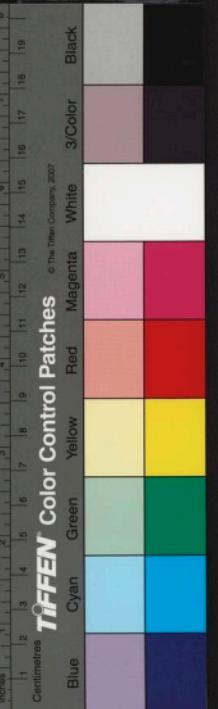


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冕如此何暇顏人禮曰賛賛為其近於君也跋長為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夫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季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穎吏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夫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庶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

而遇庸暗之主一毫友不放過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祿數局如登聞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大使之祿空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足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跡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以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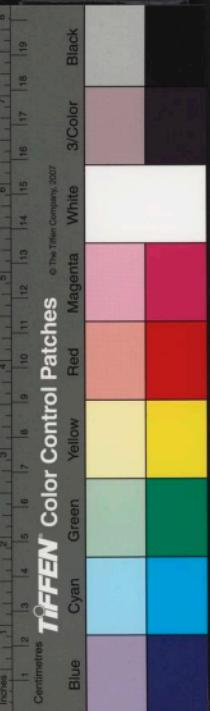
王逢原本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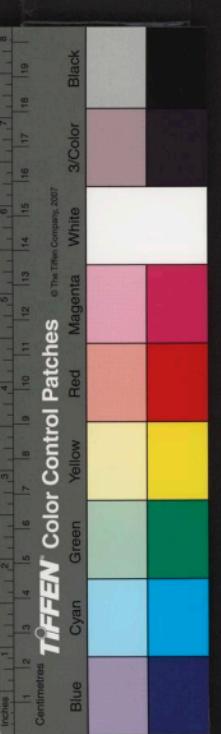
之流被使用之矣何能爲春妹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已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妹不難知也春妹始於隱其說終終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返煥而詩亡詩亡然後春妹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季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崩自幽王爲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秦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妹所以作也

易傳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頤舌至於九四二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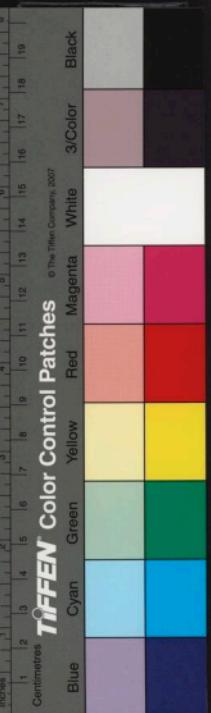
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緣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昭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恩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恩也無恩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



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遏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節下惠之味其弊多濤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味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蓋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半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更世之久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皆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秦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廢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邪况孔子太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



種而作而孔子教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蓀
荷蓀接與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
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設弊之說者是友不忍而
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於進則不可
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
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
以為必於退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廢諸海濱以待天
下清閭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大
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大傳
兵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以同為味乎由是觀之
其弊果何自而得之邪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
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友皆足以
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
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
彼為任為清為味一節之至於聖人者也其可以為
孔子乎夫以三人為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
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彊為之說乎雖然此
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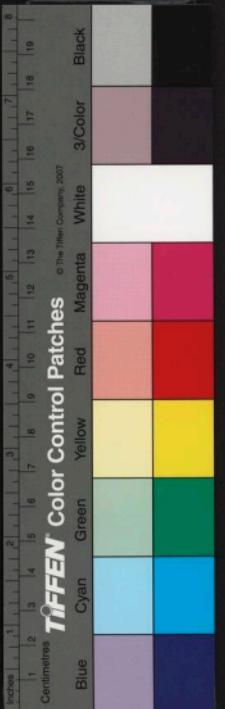
繢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
動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
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長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
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
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否此而臣
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
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蓋聖人
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

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
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
之室丘就湯之聘然而橫跋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
恭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
冒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友
何卽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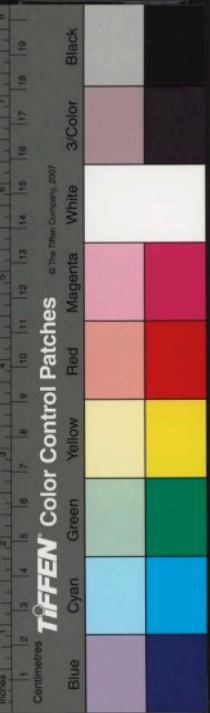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卽我衆舍我燔事
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
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



龜山先生集卷之二
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祖之民室家相慶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
紂猶有天下三分之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
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周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
殺則或為囚奴或為太師紂之在天下為一失矣故武
王誅之友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
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
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蓋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濟其蕭心而革其非不止就
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
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儻好色好勇而
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妄如此而其
君官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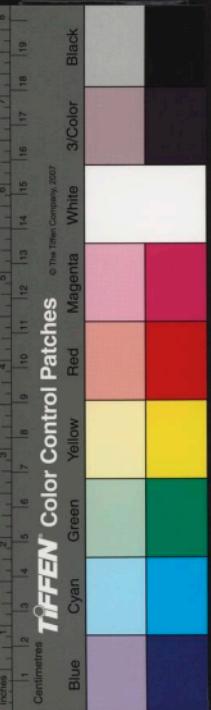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
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
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
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或不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雁麌鹿以問蓋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
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



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
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僥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
而廣其侈心是繼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
唯孟子之言常於豪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
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
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太耽一察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
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
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太就如孔孟雖
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
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卽其太就可
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
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
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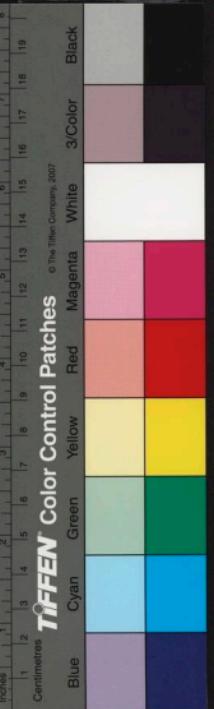
宋牴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
為過也然孟子力拒之蓋君子之事若其說不可惟
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軌
否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斥矣故不若與之
談道理道程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



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臺清備介潔者邪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方本公鈞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傳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為是故也

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名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跡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遠於義而已予之盡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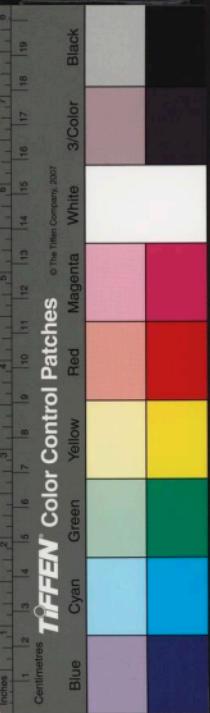
孟子備舜象憂夫憂象喜夫喜此譜最宣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殺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反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淺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

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飭風之詩曰母氏聖
壽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
失之矣○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
盡也以為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
以為夫盡夫道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夫憂不如舜耳
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
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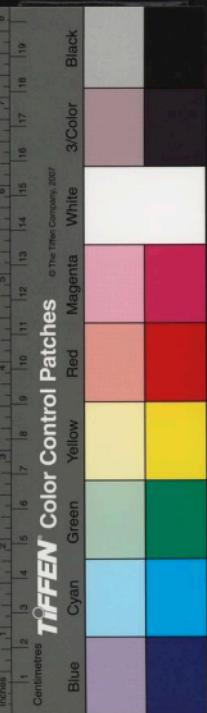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2007
龜山先生全集

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怒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夫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豈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器不覺

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算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鄉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爲韓信所勝成安君蓋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爲韓信所許如曰吾行仁義云耳人得而問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費詐友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爲謀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擗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太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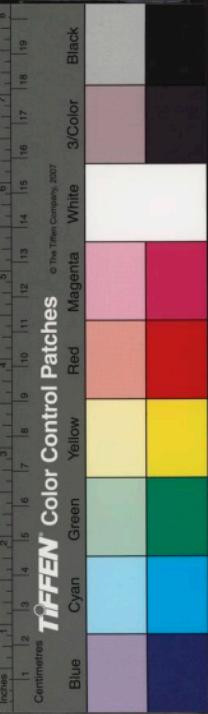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鬪遠討為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持力爭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遂人之有智略者算非粗詐之流若無粗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為務須是積久上节相譜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慟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白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节相譜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

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友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筵張樂搞軍興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却是錯曰打散友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為舊帥之亡也夫舊帥友父母也今其亡未久而給賜如常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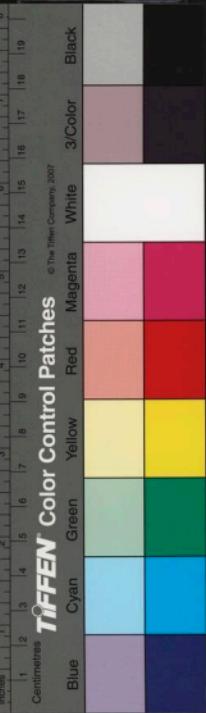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三五九十二
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
祖宗能用人命故表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胡人首不過十萬匈奴之策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天下今獲一劫盜友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辱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聚斂科汎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

南京圖書出版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心學
其所學
人臣之事若果于位之用者之說如真子使人生
若燒民知傷神不遺骨矣
寶曰精旨莫人懷威福之權不可與此而不敬古者
仁心之人主無之心則不足以待人接物莫能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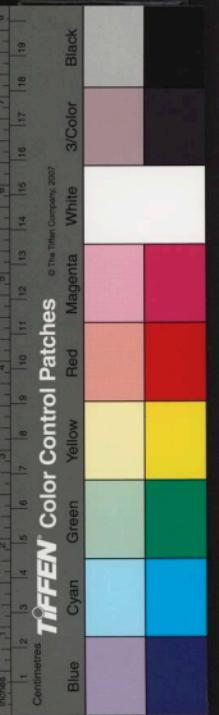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
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
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為已而已
是故心遠常判而為二心遠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違
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
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
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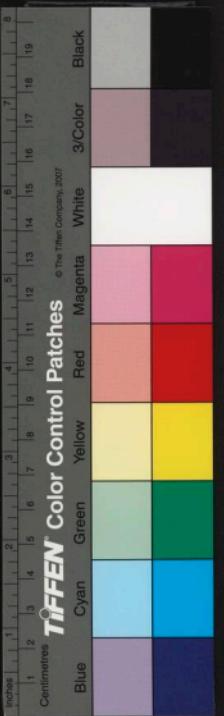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
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嚴赦則在宥司夫



卷之十一
金集
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
掌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切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友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賊不受賊豈今外事乎○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頤其典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舉與之也故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頤殊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祿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爲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爲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空入蓋後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季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又憐惸而益之是爲不體今也無明其欲否而頤之久無間季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



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設汰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殺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武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直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大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取暗取之雖無鞭笞以撻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被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商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默後令如故官書至是時大必以娛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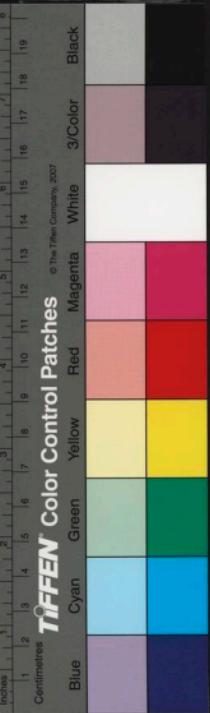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渴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為至數年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賛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爭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



數付有司為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奸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難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少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大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徵秀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否而公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為不足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為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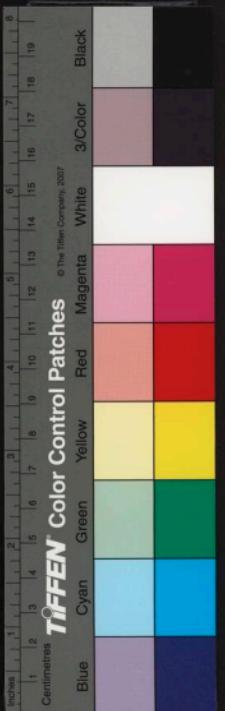


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
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
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
介艸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
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湏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
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蕭然又曰鑾
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
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
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諱友當記之平

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大當記之曰異語
夫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
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難欲自掩其不善其可
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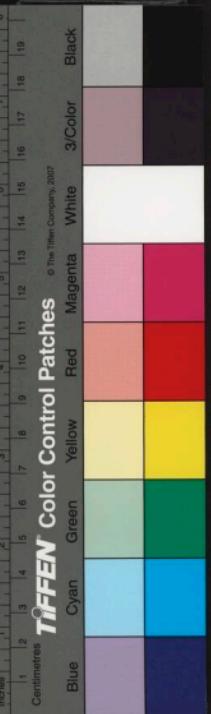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
此今之進士便豪傑者出必不冒就然以謂舍此則
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貪或欲緣是少
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幸榮達此何義哉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主命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徵還詞頭則更屬於中書舍人為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衣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太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較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為常平官如此幸事大當辦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光王之時工執姦事以諫自與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

者皆得親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又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為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卽孺知其情狀是非友或屢中若不任理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擔不過君之朝非也
矢陳也友曰永言其不得過可昔者有以是問常夷
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眡其君如寇讎者此
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眡臣如犬馬則臣眡君
如寇讎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
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
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
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
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
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蓋復有詩孟子引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曰。故有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
四字而已。而語自今則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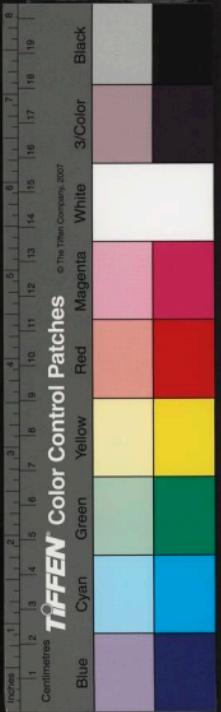
郭冷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者不能過。

問謙安度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
史於此友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
在謙安固不足怪。然齒必不為一時遲速而致折
也。○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目為可
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辦義理

友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
義。俾士馬此其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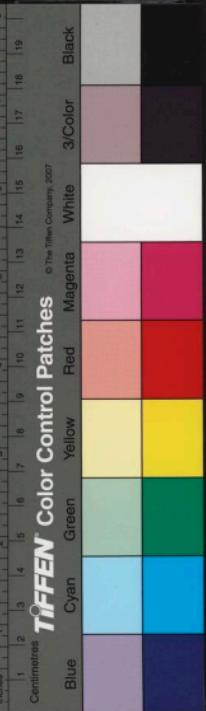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易玷闕故君子處世雷薄
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
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
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
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
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友。不
妄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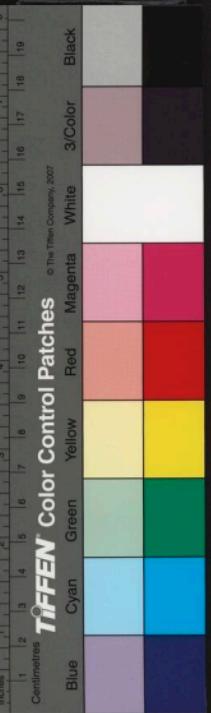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譎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觀臺有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爲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以游以韋元及爲腐儒惡其建議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祚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尤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立終可

茂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上君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廟之家廟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旣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爲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耳餘之交相責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焉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石子張後來論文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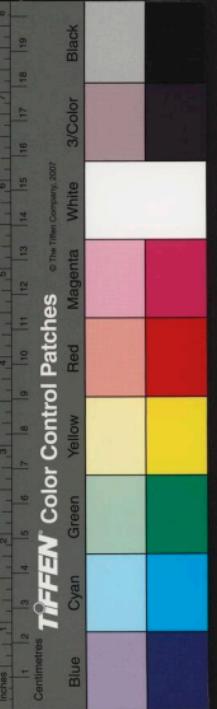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夫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長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友轟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太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以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今學者將仁小卻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



龜山先生全集

吾豈設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友大
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則行仁
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
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與於此此為不知道與命
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
三命曰道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
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
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
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
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其
不為之乎可為而不善則是欲道之廢矣且孔子之
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
知道與命之言也

洪範但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
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
有故曰順一不可今曰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
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
然矣然則謂精神鬼魄意為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利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
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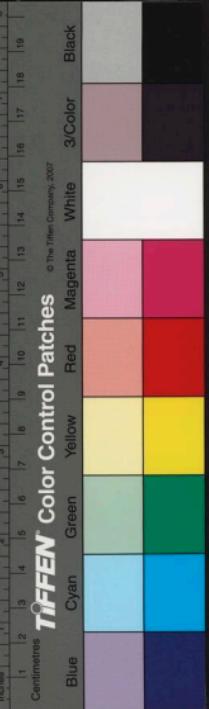


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
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
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升舉之謂乎陰陽二氣
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
矣康子餽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
嘗此過於佛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
不敢嘗則過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
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友何害然孔子不以為
直以所以辭康子二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

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
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
者知直故也如寡我短卷之間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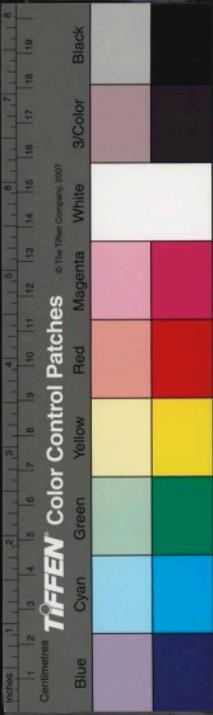
范齊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
處最空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
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或異只如言
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友自可知蓋嘗
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空難才它
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
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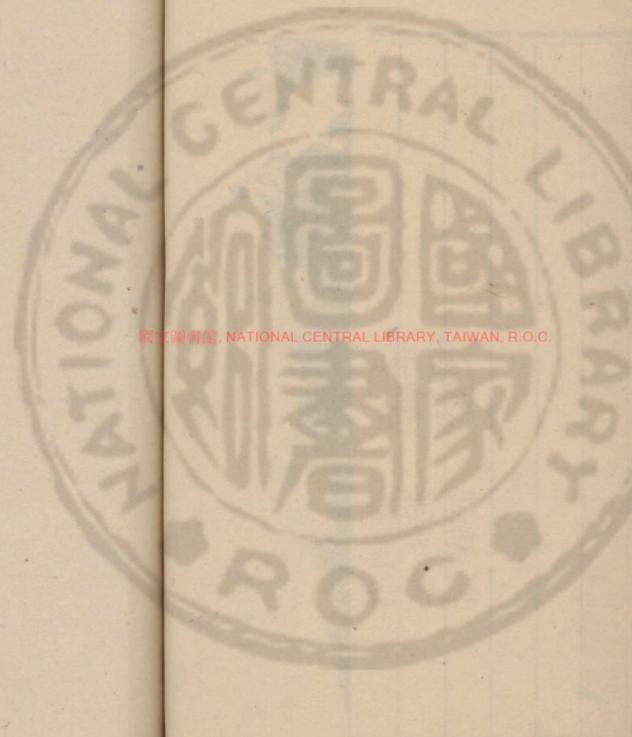


子由此觀之聰明辦智未必不害道而剗穀木訥信
平於仁為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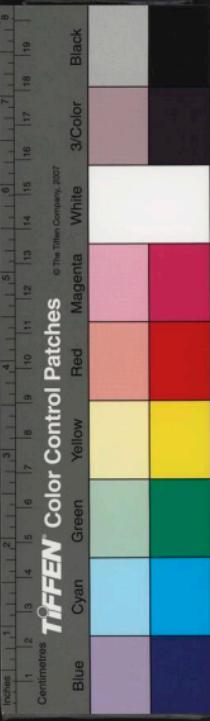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不
子以其未曉而盡告之曰壹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
為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
及若子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為失言於曾
子為無益壹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會益
其切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
所保深矣猶以為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
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
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
耶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
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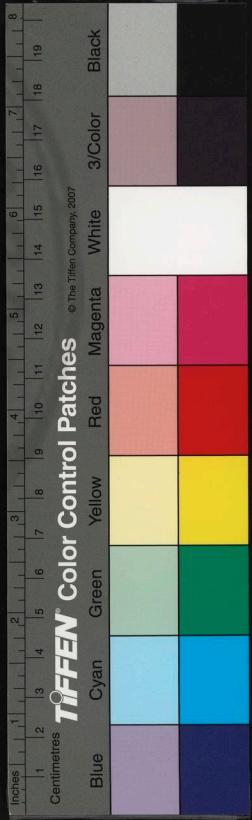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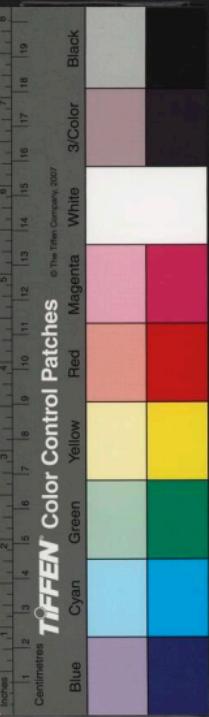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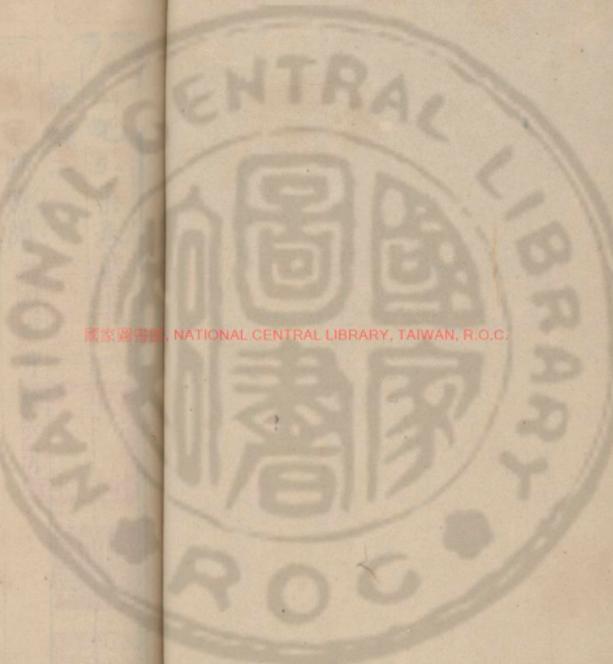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50041 v.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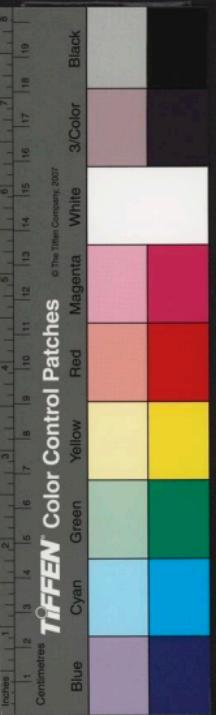


臺灣省立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際化、數位化、學術化、綠色化

直山先生集卷第十一
語錄二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以朴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



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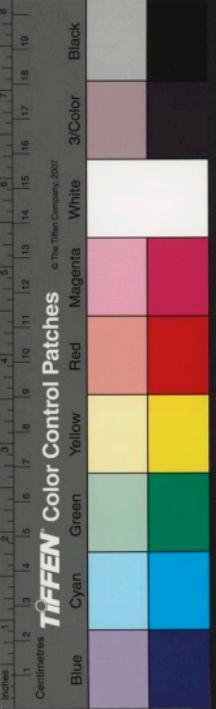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更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求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會府見主吏謂之曰母休未盡它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年厚之一生雖一桮飯友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其養皆不殷疎故身為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人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

聞之曰汝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鐘顧吾所得為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

力難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繩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測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舉者其於它卦能如是推測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談其果極於此
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
於一事太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生議
果如今之解易者平故某嘗謂說易須繫窮聖人之
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司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
前布之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卽用孔子
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益可見也如云神農氏
之耒耜益取諸益日為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
之牛楫蓋取諸渾服牛乘馬益取諸隨益噬嗑渾隨
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醬
六二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
矢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
幽閭深僻之中人友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
人算之知而密為之然終不能掩察為之者其初心
也至於不能掩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居
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疲而遷



者幾希如管仲友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迷惑天下以許力相高故常弱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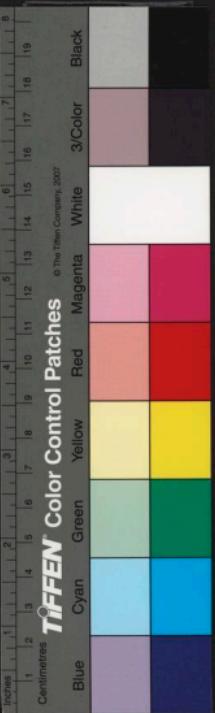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奇樂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四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一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牘

父得而不辨乎此春牘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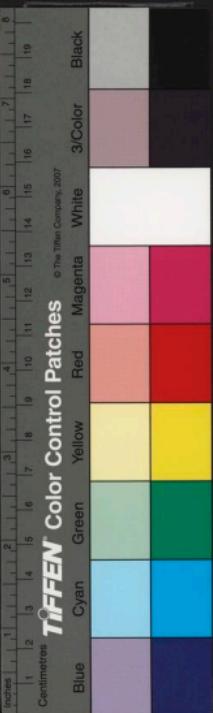
閔二年書鄭弁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一非弁二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

止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宋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宋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夫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不義示天下之公故無
取○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
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盡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
者為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荊公當此職不知如
何曰荊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季今日學法荊公之
法也已不能善之矣李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尤須着力漢
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
學率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
者○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
可士荅之以太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
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
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憂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
明矣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
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諫故仁智隸盡其說子夏問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
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
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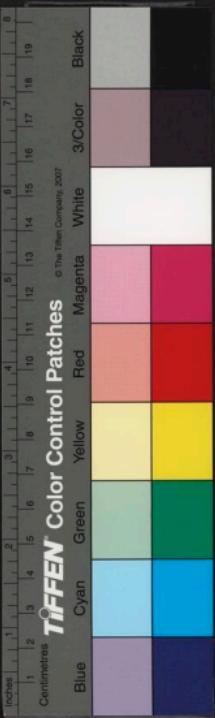
生為學友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友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屬薄陰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而專于敬有内外之辨其實義反敬也故孟子之言義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篤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違遠名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季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且三季之喪在它人於此不般發之宰我麁淺寡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班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



山家全集卷之二十一
論衡
藉淡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日易敵不嚴輕議其
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人不可
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雖未嘗忘矣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孰乎然必聞其政者
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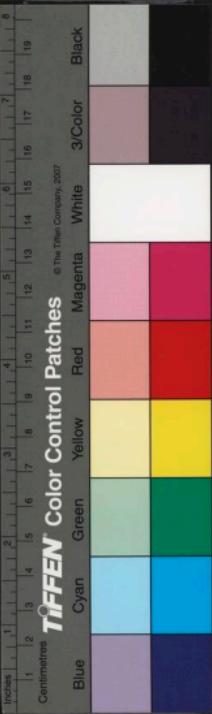
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夫當如此大槩必

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為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
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
則一勞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向未至此屢空而已
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全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眎聽言動無非禮所以
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
采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
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



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不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淺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毅後有容因言陳述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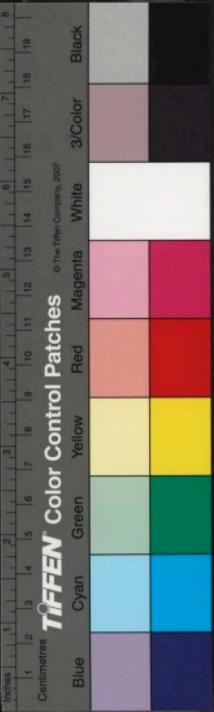
臺招俊又列于庶僚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為不知聖人論



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夫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屢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卽體而言分在其中矣○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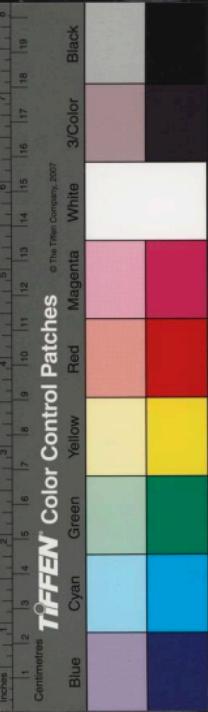
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幸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僥夫有立忠興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據之既已歸師朝廷



上下空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夷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算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殷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繼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冲涖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覓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舞之事乎如往季靖州之師其

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精為郡荊湖至今被其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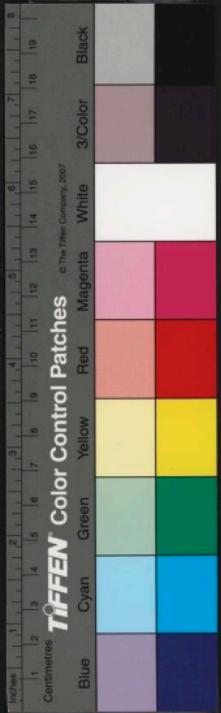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舜干羽是也古之皆文武一道故平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虛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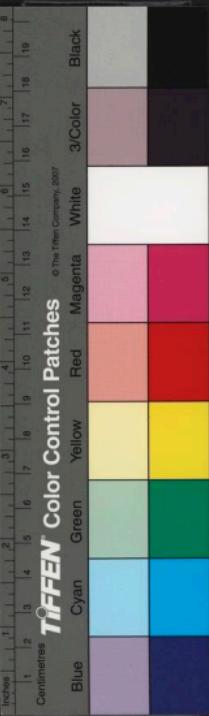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母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敗

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辦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夫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奉而遭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灌孺子不友可乎曰然

問舜之嘗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禹不可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遂晚駢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而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駢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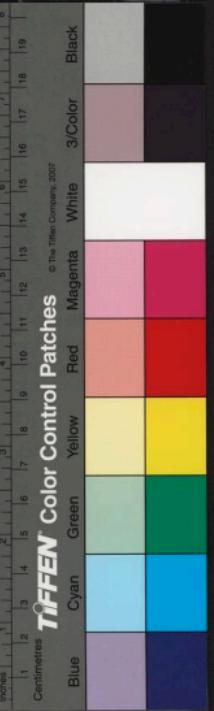


則其存亡與之為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
其於此奚以文為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
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說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
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它日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乎
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
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
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驅鳥舞而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
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
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
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
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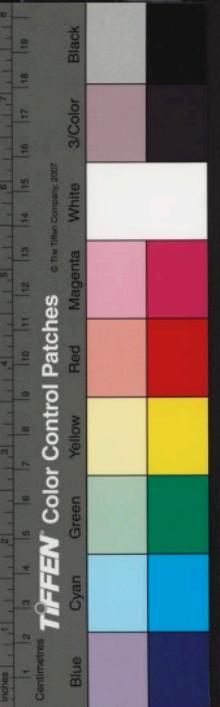
伊尹所以事君愛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
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
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奉
而違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



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為不可但觀蜀先生當時以其子屬諸萬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林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攻算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奪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之禪為盡轍則犯誅而有天下安能無愧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閔其母刺莊公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甚備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恩歸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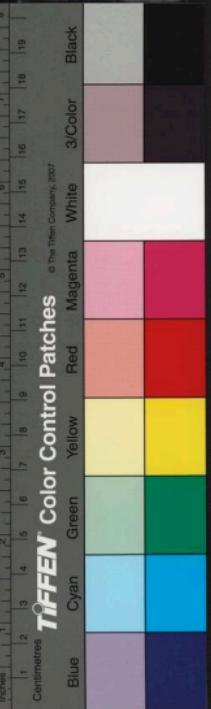


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飢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噭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備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

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算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惠心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算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優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淺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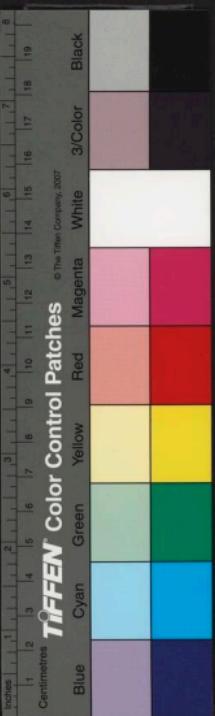


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友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
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
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
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
之潔室足以化民矣然卒未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
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
睢鱗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淺達乎此
因問顏子竟已欲正邪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友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

保以上治內來徹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其效
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蘇鳴
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
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
協味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
雖然後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
廢是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淺卽不是聖人
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述在焉是夫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目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癡博而道癡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鹽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友皆未舉而已有孚顯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乎又云禮算重於祭祀算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蘇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高其不譽物而譽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夫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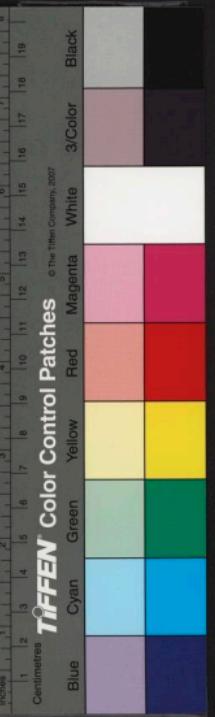
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為蘇文末節者僞而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

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怒以處朋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姻任卹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語錄三

餘杭所聞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昭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妥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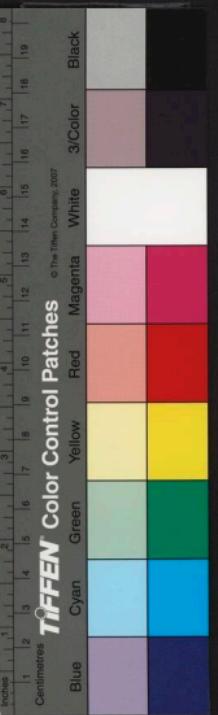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語錄三

餘杭所聞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昭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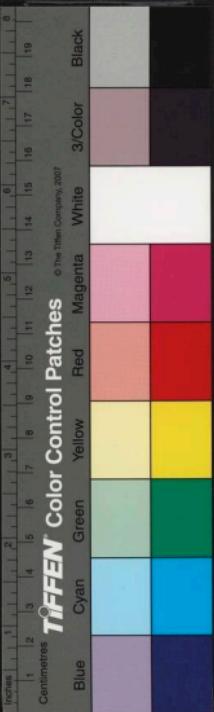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聞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殷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級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眷殊祭祀以時思之其它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受克爭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殷必棄戰之勝也而記偪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斂其威柄此固是也書偪湯曰用人惟已而至事大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夫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因執矣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算殷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荀子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仁保以上治內以來德以重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爭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殷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淡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况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后俟時而後發故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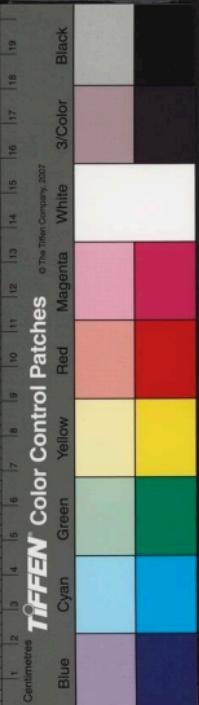


勑何人而可取法勑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
北軍而入也誦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
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之右袒
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夫不能
沒勝矣豈不危乎曰勑須知衆皆為氏故為此說曰
既知其皆為氏則此說尤為贅語為勑之計但當問
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勑兩人俛首以
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勑驅之為亂亦固從之
矣此何可保觀勑初無學術友無智略庸謬人耳方
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
為衛若果君命見誅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
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勑者得與忠
賢之列夫可謂忝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
謂之社稷臣可也然夫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
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姁
后其濱於死者友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
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
朋黨乘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
或遠或近或大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
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國



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它少有可取者又言班固稱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平然安劉氏者必勸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大無變○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焉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友可以救時據某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入君心術

因言人君儉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傳欽之奏劄于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却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遷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



山先生全集

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曰如何收
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
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
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
失於是改之為易矣據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
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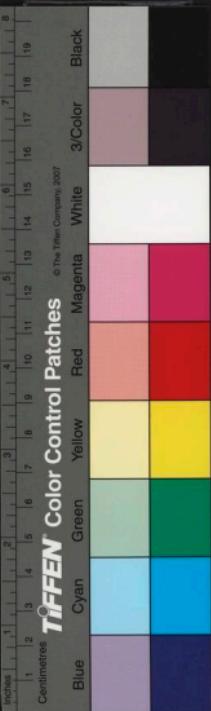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佐崇望
重少不以言語禮兒半籠人者殊為失體

章郇公在松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
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
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
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夫不言至朝公與弟虞
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
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
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慢
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
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
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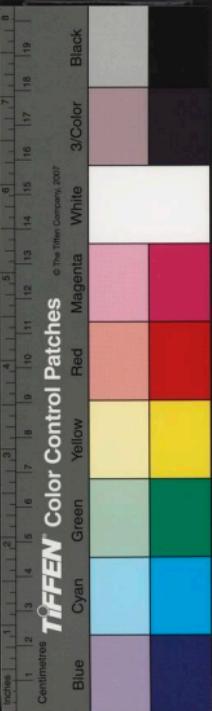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ntas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Not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ack																			
White																			
3/Color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Tiffen																			

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大湏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終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央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友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窪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者當與它做主始得州縣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卽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可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因之使之終身受其害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耶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



穀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
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友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大得功業只是
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
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它儘有用
處曰若不使它自為或不肖遂聽時如何曰如此則
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友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
言則是若其意長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
齊自尊齊而不尊周管仲友算之詰也若齊尊周專
封之事仲長空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
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貟度僧置安樂院給
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眾其置物業則屬其直及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
友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般小管仲只為見它
不破近世儒者如荊公雖知卑管仲其實太識它未



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善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嫁嫁如也則氣象復與霸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下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夫不教人喜友不教人怒

荳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為甚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夫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蓬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味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總腦便休夫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宣云上合下侵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譏為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傳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



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更而為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達周公七季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唯宋一箇是底道理若是雖約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棄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

神考十九季間艱難勤苦制為法度蓋欲以校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放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友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輔丘之迹不然則為

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季海內安樂其法度壹皆不虧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夫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

則神考之法壹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為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辨即勝

卷之三

它識道理人不過知幾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荊公晚季詩多有譏諷神宗處若下註脚儘做得謗訕宗廟它日夫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刑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它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入行邊它日密院友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邊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邊倒用印有是否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真欲人之謗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友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下後世公議在臺容小已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為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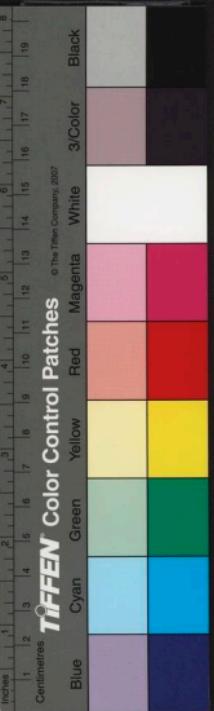
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送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草疏論事今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令令明今反謂它門六嘗謗訕不唯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言李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

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味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翰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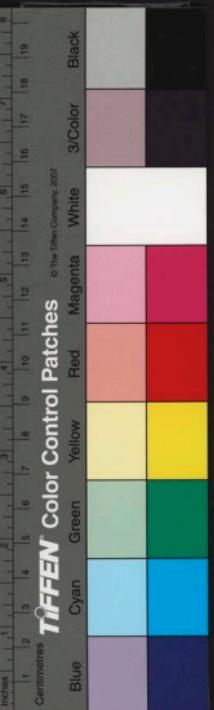
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



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僕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算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固已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此為萬世之害今太廟却間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安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因讀東坡味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它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渺木俯仰衆竇呼吸鴻獸號鳴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荀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為命爭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命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夫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



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救人放火志寧無語
楊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壞豈可脩乎惟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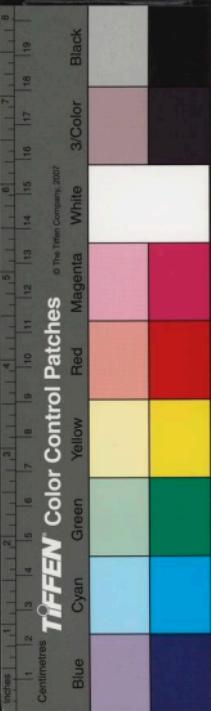
因論荊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歉萬縷則寇民二千縷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尤須工七分多者或倍而夫不覺其為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夫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



山東生金集 卷之十二
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遷至少夫不下百
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償不行而公家期限又
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
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
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
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
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季富家知
此患也官中派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
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
之也可名輔助之政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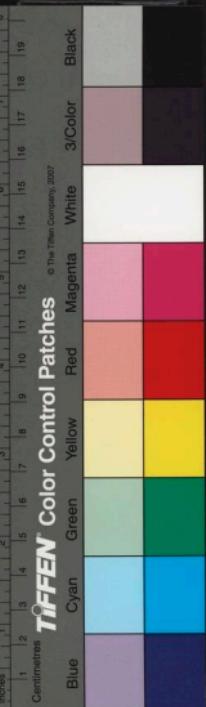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
今轉倚勿背霖問曰臺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
叔曰但具人形兒僂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
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
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
必至於輕忽人

益子言仁者如朕蓋生於子思朕有似乎君子之說
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
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為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寘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貳養季五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季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為甚若只許土着人就本貫收養友易為檢察而其弊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為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恥及不廉故可從而責之此為待之盡然友須養得過方得若養它不過不如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為吏於此蓋欲以活父母妻子故為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其受賊乎如汝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法吏之祿為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可責之以不受賊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Yellow

Green

Magenta

Red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尚不足以安能活其家則其軌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常平吏人重其祿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祿友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祿皆不減十千彼有何事茲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祿乎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諭之空其以為虛文而算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友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若皆守法則法友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許募而不許差輒募者徒二季然法當募上戶具備二千錢逐州縣定此餘杭所定豈有上戶冒利若干錢而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其軌須至璫使為之是名慕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數諸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派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收藏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遷安得辦集其軌亦須至抑派是名味買而實抑派也如此者督法之不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
以行也令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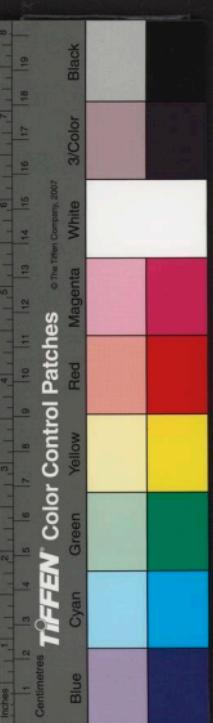
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必行法必宛轉爲犯者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太盡而惟天理之循賄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傳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遠子不爲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訃於魯縣子謂謬公哭之而曰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間不出竟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訃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昏爲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訃告非禮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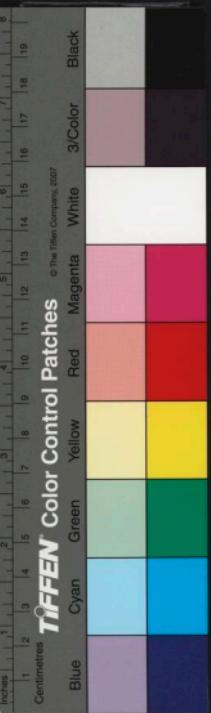


仲子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蕭益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蕭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味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味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蕭也橫渠說氣質之性又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當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鑒濁而求清之議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宦日嘗曰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淡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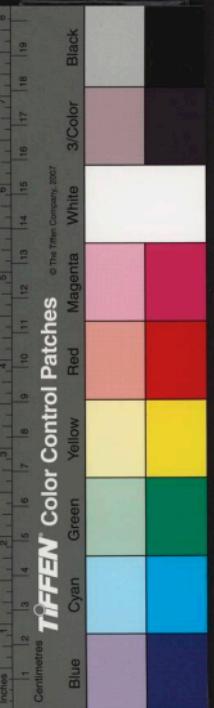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未須着仕宦如何師川曰友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為它官逃此之彼夫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能免者命也



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師川曰極是夫待來此若做不得公之未為翫又言
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
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
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夫天也桓魋其
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
何尤人之有孟子稱為藏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
以為不遇非藏倉之方鑿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
用鑿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
之矣曰列子與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為降清
貞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為得計
以堯舜桀紂之事為不足較竑豈非其過乎曰其過
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夫豈得
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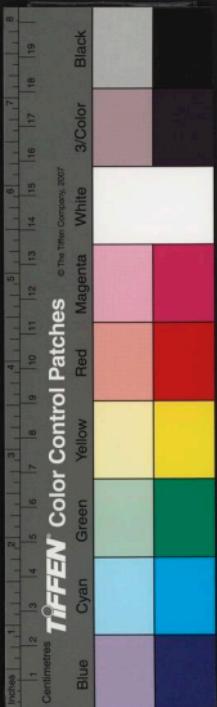
仲素問知微之顯算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
算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
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
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



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卽所謂命。○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湏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湏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恐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遺則略無豪髮。豎鴻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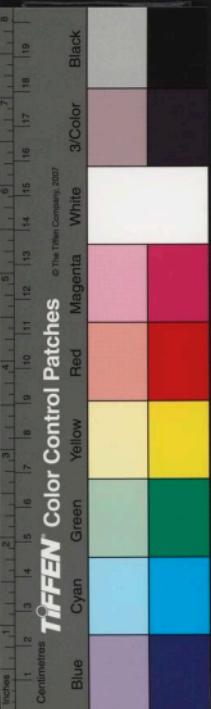
仲素問詩如何。翰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緜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



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味而適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翰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荊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才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鼂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孰是友七國之孰其意蓋欲歸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际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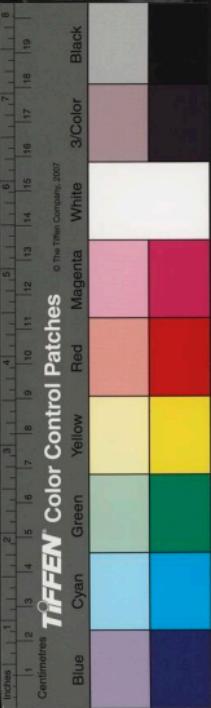


崇虛名而受實弊乎夫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弒其民可也豈容如此隸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成

言朱公掞上殿 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上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旣誓師征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僂爲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旣行而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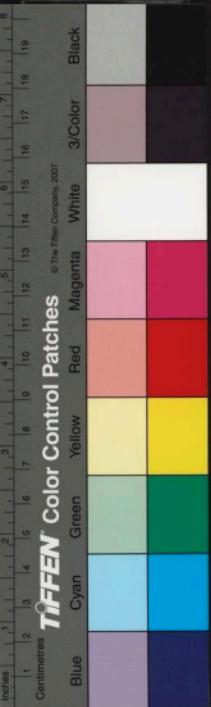
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為逗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主正其本服作法界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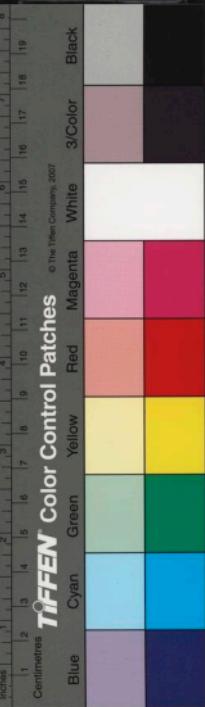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庭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友
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
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
至於陸贊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奸佞無益矣觀古人
選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
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
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
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
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
后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
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
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
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
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為當時
所難能也取之友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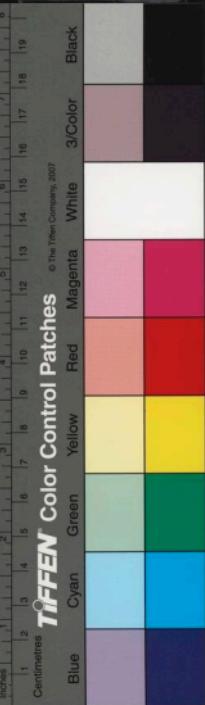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語錄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荊公荊公卽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了荊云嘗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荊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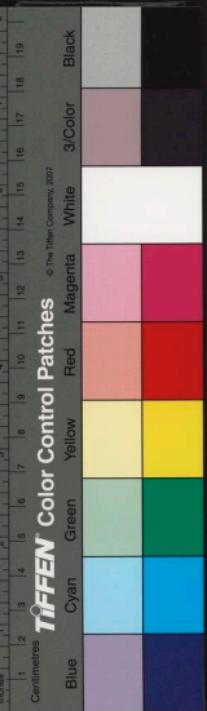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語錄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荊公荊公卽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了荊云嘗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荊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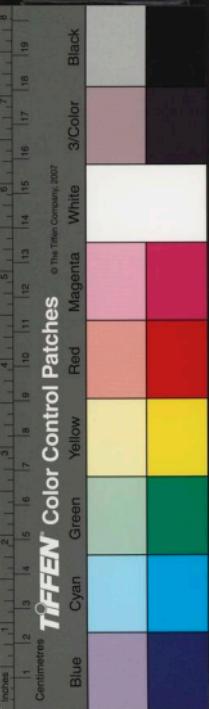


家而班諸兄弟之貪者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僥倖臣常惡之豈可效說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蕭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為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此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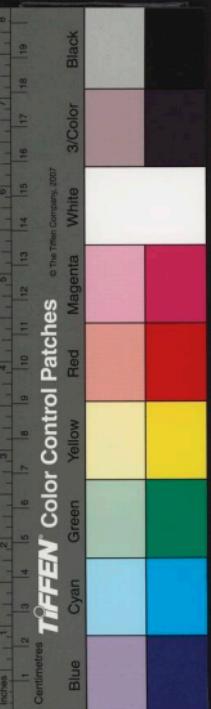
因言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後匿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真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它若



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諱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齊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廟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食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卽是出時減剩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楊子雲作太玄只據它玄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王以至為駿馬良馬為卜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矣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



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頤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艸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它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它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為常有疑焉故問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詆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它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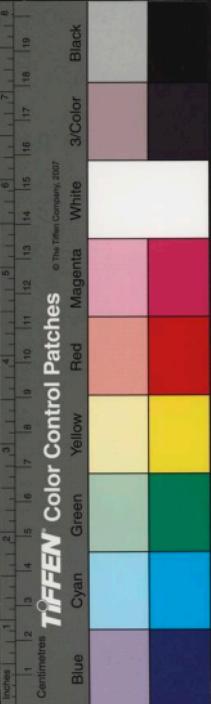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它營也故人之成林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已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室



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它處若據此人才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為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為政於魯孟子聞之為之喜而不厭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為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愚慙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固又問九德曰愿而恭益恩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免恭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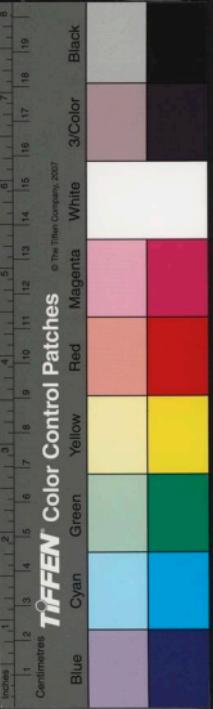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它日季常曰細恩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如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為事而無致君行道



卷之三
三日入
五
之心誰與為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大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
之自據不嫁為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為不義可
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
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
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
芝其孰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之
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
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
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已任孟
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
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同
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
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
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



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叟殺人皋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矯犯蹕事空罰全文帝怒釋之對曰決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為政曰書云母愈疾于頑若愈疾于頑復失之嚴嚴復非居上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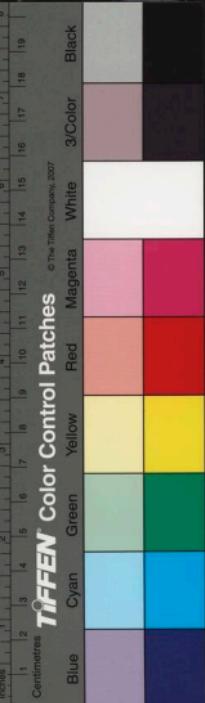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夫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林多藐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山房先生集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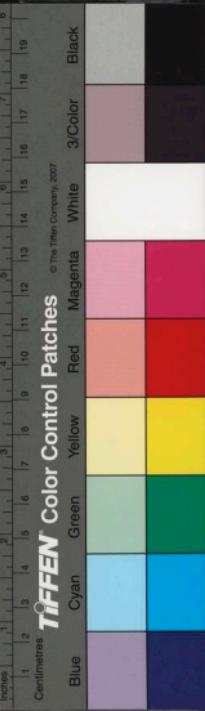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襄陽置沛公關中辭歸輒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貌故又從之已取天下僥倖棄人間事從赤松游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遷良歸韓良固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故不遷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它不足慮矣不革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禹云禹之為說左傳曾道來後
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訛亦
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而已後
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
王定鼎于郊廟卜世下奉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
所作當時所為無不載者若禹之為物乃社稷重器
當載而算之載者何也禹鑄于夏時夏之法制算詳
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
承天休而禹貢曾無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
禹也取象為備如丘明之說略無毫髮相類而況於
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為也後世如
曹參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
為天下乃以清靜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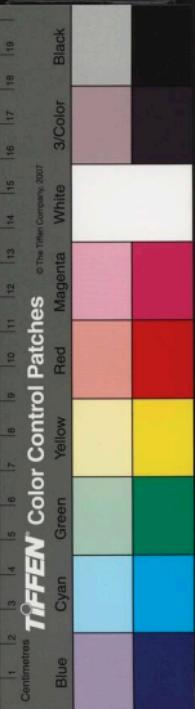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晚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
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
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
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丹資
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
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
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廉者此自後世流



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狐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己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以資蔭與進士人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街估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著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百長輩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尤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算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_{下便}是合_才也

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被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室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斂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真蔽於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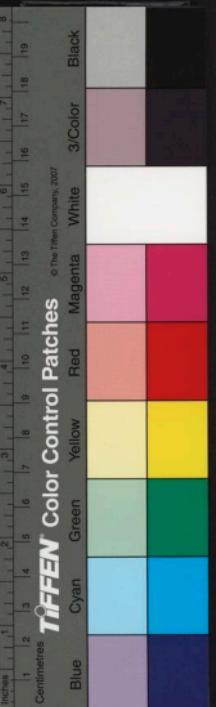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總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錙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太甚終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李常曾問楊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李常駁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它取楊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智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達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曉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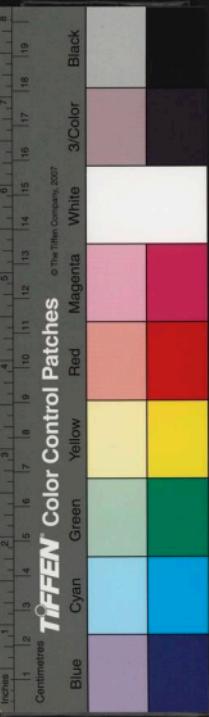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壹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苟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偽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詭闊心中打不過湏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壹自外來如云醉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算是學易自此入
 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渝易為屋室謂其入
 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
 易與乾坤蓋有三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八卦健
 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
 謂乾坤為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
 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
 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天氣之闔闢往來蓋有窮哉有闔有闢變
 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為天
 神應之為乾重濁者下為地神應之為坤似此解釋
 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它根本然後有得
 失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
 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作入息之象也非見
 得微言不能及此某舊作明道哀辭云通闔闢於一
 息兮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
 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見問
 終說不到如某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從問某常疑
 定夫學易久恐出宋荊公未得荊公於易只是理會



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
 易不比它經須心通始得知龔溪父說易元無所見
 可憐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卽陰陽之氣否曰
 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
 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
 然意義曉然又云天垂地平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
 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
 地卽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乃是異
 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乎憲萬變各自陳露故
 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
 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
 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
 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
 坤燬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
 張橫渠復闡老子有無之論算有見於此否曰然緣
 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佛方
 墘人只說易最為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
 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
 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王叔先生以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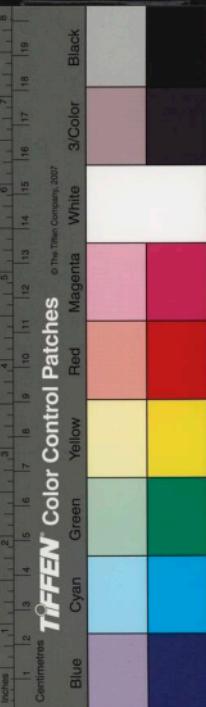
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
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
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艸艸它議論
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剝以直為一句養
而無害為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剝之氣須以
直養正叔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算
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
它門說話湏是與它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算便足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
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形而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

自此生曰既存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
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
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
籠臣下智有_而困則彼不為用矣其孰須至於誅殛
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
能全身者蓋以此某舊作中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
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有為不然人人說
一般詆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悞但以力弱被王鳳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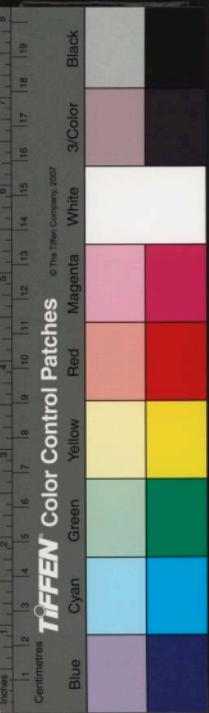
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
般與它放脚手做事

正叔在經筵路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
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竟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
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爲諸公欽服它它
又多悟人所以後來謗生用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
此所論列有處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卽所謂助長止卽所
謂不芸苗任滅卽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
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
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
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
義至如比其君狡童頑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
舊疑來因學春株遂知其意春株書矣之奔及其歸
皆曰鄭伯寃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
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
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山先生集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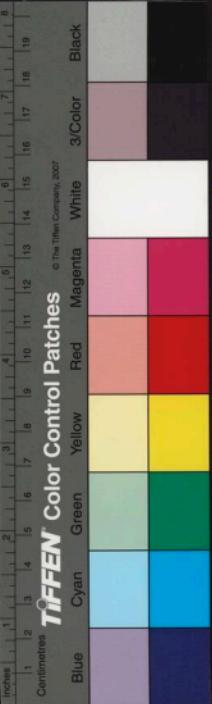
療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人之視忽如此尚誰以為君若猶以為君則比之孩童誠不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歛至使人欲遠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大離而去之則為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違之謂一

人言春妹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尹氏卒尹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卒尹氏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為正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今明繫辭今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繫義如何曰易卦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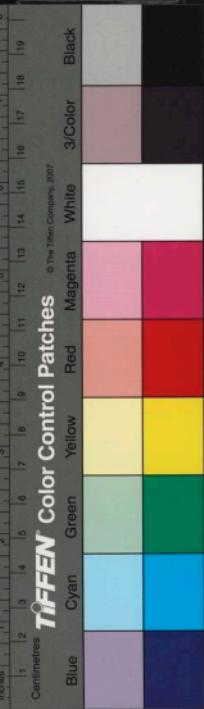
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為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為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為天性尤猶所謂色即是空

小陵所聞
辛卯年七月十一日自沙縣歸來至十月去

鐸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敵嘗掛直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像置帳中尤可謂不智曰何神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敵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襲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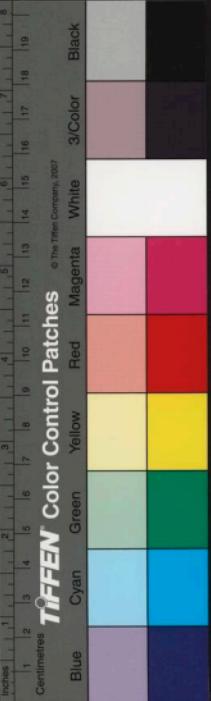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為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非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艸廬非先生三顧友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况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已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今妄作臺正理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舜可謂無為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太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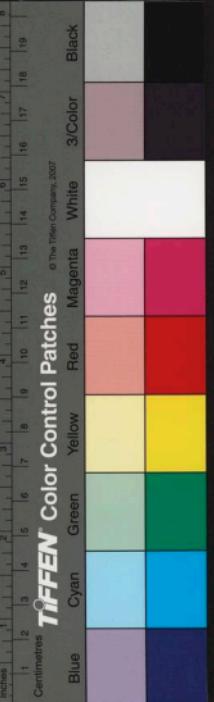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為戒不參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為子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荊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荊

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余如正叔真箇不去得它人到此須容情與它太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它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它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味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為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卷摩羅識唐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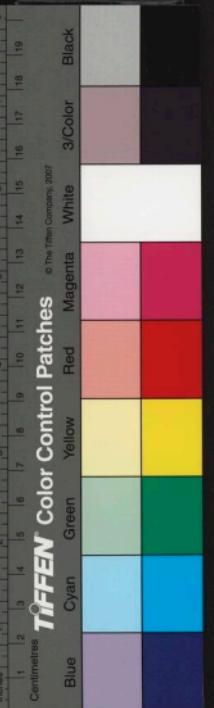


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
卽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撲其本言善惡
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益不知此

蕭山所聞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淪且竇而繼善者斯為善矣
惡盡去則善因以成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
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
之文友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
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
人卽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
生皆可言繼之善友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
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
殊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先者特善之長也固
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
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
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
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
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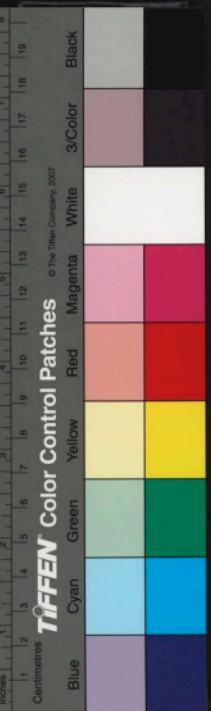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
它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卻不如此問明道



說曰只其所著新義以忠恕為曾子所以告門人僕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爲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爲者乃是參彼己爲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卽已卽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自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味處中其它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算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卻是以智爲妙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卽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味處已至聖人但其它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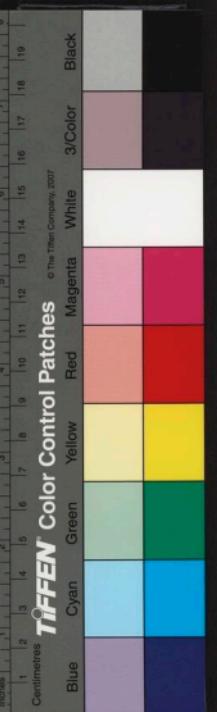
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
○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
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味互相發邪
乃所以為味邪曰若觀其味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
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
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
罰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算將做天下一
人看曰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
以為大然其辭卻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
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
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
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
作則卽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作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
此一爻故又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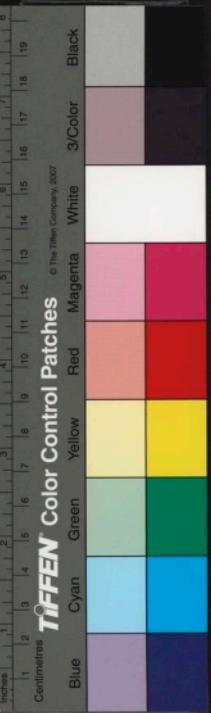
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己也

讀書須翰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樓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卽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今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為苟泰乃所謂遲遲若它國則君不用侵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它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



語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違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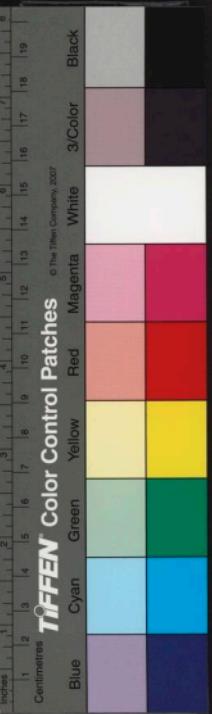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答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馬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已然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為成人之質今欲



語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違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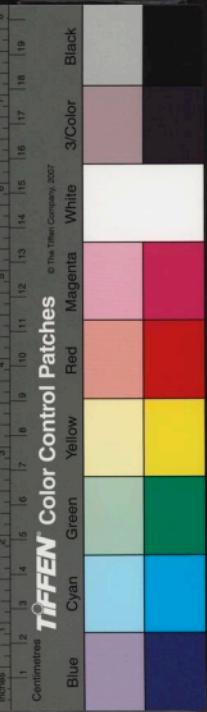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答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馬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已然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為成人之質今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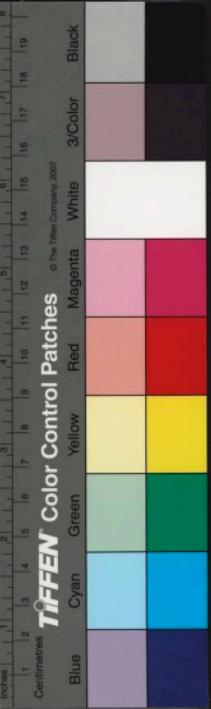
四者不行宜可以為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為難不已輕卒求其說而不得

答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為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上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寂初一念為念之正此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答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以作室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背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上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上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友然或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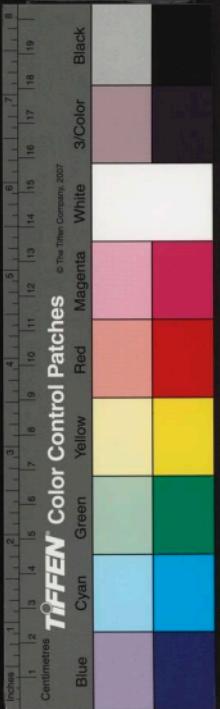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然性明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獻此其說之難聞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說孰是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体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臣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有說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然先覺達為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孔子謂先覺君子友以是為賢非獨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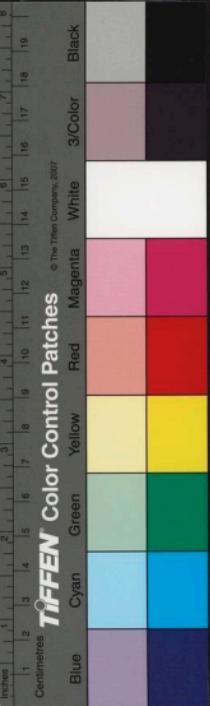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爲賢乎若夫不逎不億而卒爲小人所欺焉斯友不足觀也已

問曰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爲孔子者何說

答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爲妻五霸之所不容況孔子而可以見之卒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窮爲簷人不得而正之著天寶獻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齊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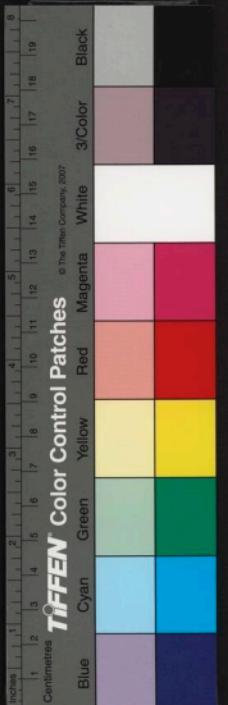
此夫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為賢耶聖人固以不遜第罪之矣以原壤為不賢耶然於聖人設以夷俟聖人不絕之又從而以狄叩其脰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為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四於壤見之

荅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設以夷俟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為賤而叩其脰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如是益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顏子一日為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己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為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荅呂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



八荒皆在我闐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尋本錄去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乎

答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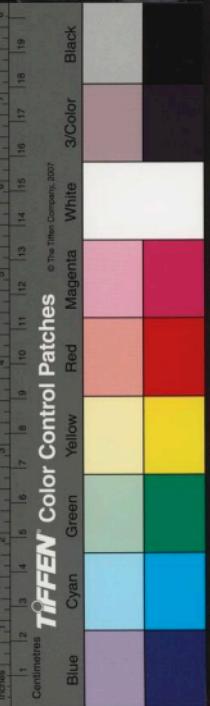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說聞韶音不知肉味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答謂音字誤為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意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六字

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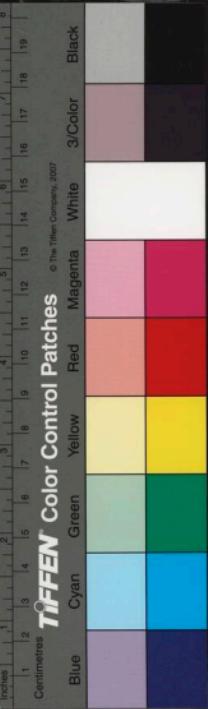
答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体未嘗言故也要當偏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



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然似喪其耦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于一唯一之間蓋與仰天而嘘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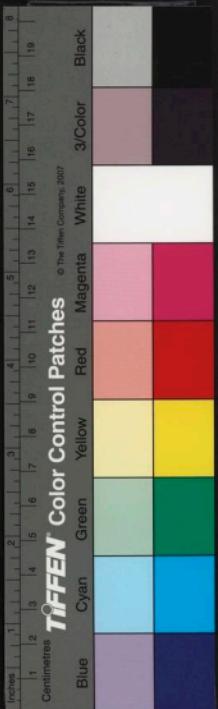
荅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然其違道不遠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問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難勉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立己而以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矣蓋上失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孰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遯世進
為撫世算如舜退隱就閒算如顏然且有所孰有
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聖人以民鮮久矣言
之則中庸者友人之所易行矣願究言之使學者
有所遵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
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
謂之極益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
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
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
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
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
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
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焉難行之事皆夫
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
姓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
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
狐貉之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卷之二
答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爲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己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爲顏子之徒何也答語之而不惰於吾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爲顏子徒宜矣

問母友不如已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已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可相友也答所謂如已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已也

問道不同不相爲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

春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爲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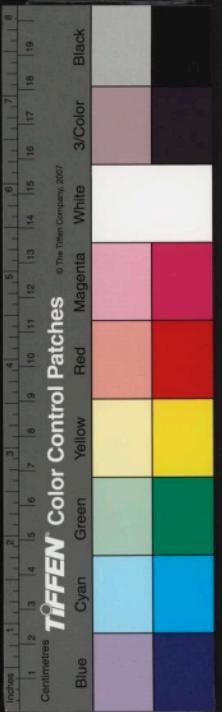
問子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上可以為成人
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
如下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
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我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
已顏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答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鮑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

問子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
莊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亡亡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
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荅行夏之時乘殷之輶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
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諂說在其中矣



聞其直矣祝鰐之佞頃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達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于入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或不足以成禮矣祝鰐所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太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一脣數在爾窮允執其中書言夫之脣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至於允執誠中仲尼所叙其略如是將所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夫精一以執

之耶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諭其旨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畧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產者無常心苟無常心狡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之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及其



卷之十四
敗也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固而問
伐國如斯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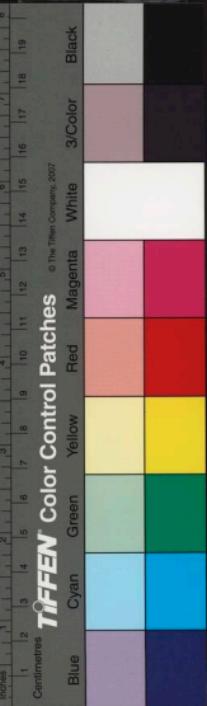
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
遂伐之誅其君而吊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
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
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鳥知其非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鳥
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大
仁之為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為固有
果其然乎意以謂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
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為辭所謂假之也初非
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鳥知
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卷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享光竊謂
所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
者進取曾指之徒是也譬如顏子不能奉奉服膺
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



樂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念亦無害也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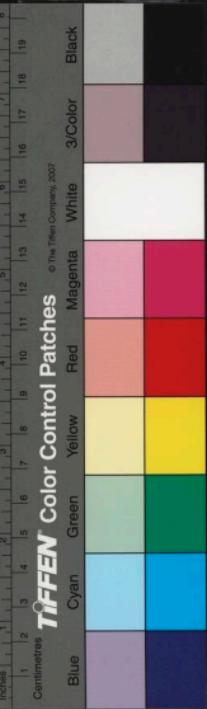
曲

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味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
者樂仁者壽享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智之體動
與靜述仁智之用樂與壽明仁智之効智則能知
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
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
樂樂謂其無所疑也仁則能体之能体之則有得
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
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
達生理也

答言意未能休仁智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敢知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莊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享先竊謂
此語是告學者忘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
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莊之者外設
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
也或者謂此是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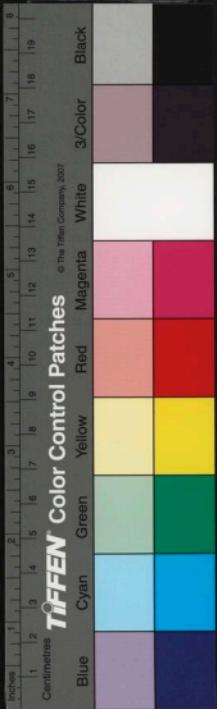
答臨政處已算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



也此言未能体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
也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
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
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乎先竊謂此
語如孟子所謂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
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湏是
行住坐卧在道

答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力其學也固當有事
亦當知助長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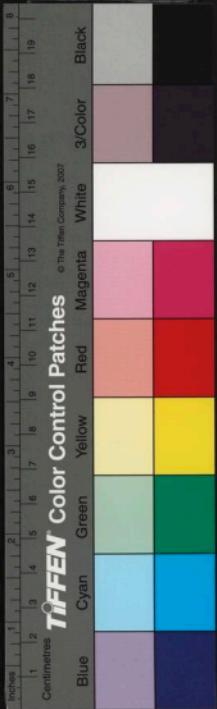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策問

書葬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暴君汙吏擣枕嵬璫之人賢妃淑女艷妻嬖妾與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蓋不可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脫簡去其存而略可知者夫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為九等之序究極經傳屬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銖分不遺也抑其書有所受歟特亦奮私智而爲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策問

書葬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暴君汙吏擣枕嵬璫之人賢妃淑女艷妻嬖妾與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蓋不可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脫簡去其存而略可知者夫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為九等之序究極經傳屬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銖分不遺也抑其書有所受歟特亦奮私智而爲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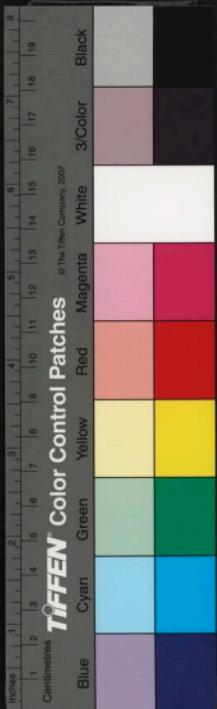


之
人
智
愚
賢
否
傳
列
等
降
若
親
覲
馬
斯
夫
難
哉
其
是
非
得
失
亦
將
必
有
在
矣
諸
君
試
考
而
折
衷
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餕於異端諸子之書
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
有無幾焉楊雄之大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
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為已任其為書宜有異於諸子
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
君僭號而侮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夫然予
以謂為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
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矣非馬學者
審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為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
據被八十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推一畫一
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闇意
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

通之續經其始終之義四名五患策命誥詔贊議誠
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
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
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
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之不享故公卿大夫士至兮抱關擊拆乘田委吏之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斷而賢愚善否不容相殼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大夫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士始相與乘時狀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劄系緩急喜怒憂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搖吻動喙卒取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恥之行矣漢初刻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中興以後復增四行以網羅遼逸其規範雖未足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宏

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亦前傳房杜後傳姚宋而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歎然漢唐之治號稱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者抑友茲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禹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蓋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或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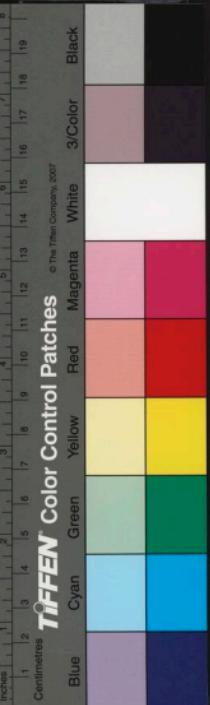
Continues

龜山先生集卷之五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為盜此其常也國家與利脩廢務以保民為心獨能無意於此乎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有常產室何施而可奉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入林為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博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忠信之道微革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戢薄薰心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三代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博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荊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為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猶為平流不見涯涘昔人有支為九河以疏滄之者而後水之為患消莉人利之非一日矣瀨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為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米水患浸



劇而今歲為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
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為先務苟可以除民
患者大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
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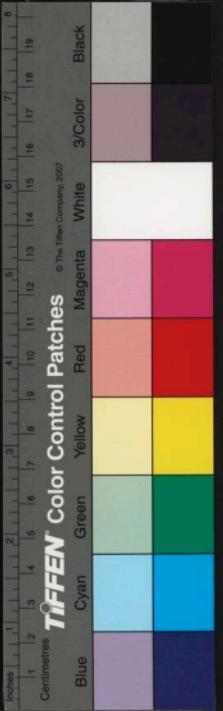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
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
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
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投甲徒揚以趨敵也歟舌之
首係頸束手為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
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戍役轉輸之勞不可以持久諸
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
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友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徵言晦蝕於異論士
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詁經術以辛
多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
知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
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
可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
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孟子言禹稷顓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



日如愚人然邈乎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弱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之饑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之人所以修身謙世之道益一而已後世道學不謂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之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梓茹之樂自漢唐以來往往皆是也其失果安在武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成林而望之以禹稷之事也承學之士宜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誠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暇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廢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為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族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終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之寡則以一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而亡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王未嘗以餼廩為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為屬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官為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原有在於此學者宜知其說也齋著于篇

大極函三爲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合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爲度其籥爲量其重爲權其實一也二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曰律爲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也周衰更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爲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熄矣可勝悼哉國家審法度修廢官凡先王爲治之具蓋無不舉矣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



未備也獨何歟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七代孫自鑒醫目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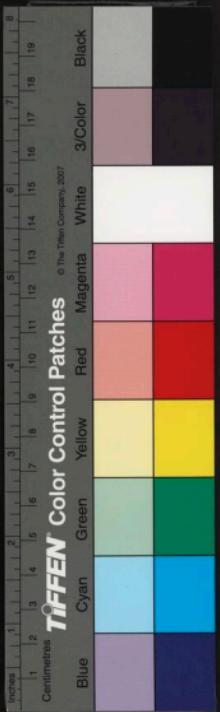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見明道先生

某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是其林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生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未備也獨何歟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七代孫自鑒醫目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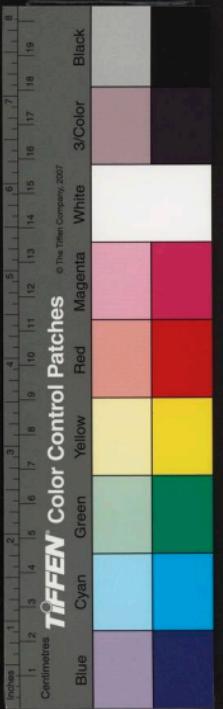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見明道先生

某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是其林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生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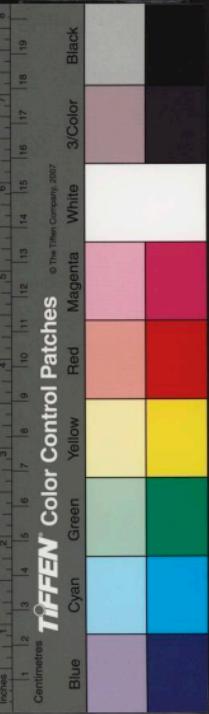
耶未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竝起是非絲錯無所考
正士之始學者如達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算知
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
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惑其欲求有道者而末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
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
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
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
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



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其一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境每學有所長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北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在春秋不書卽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然算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為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明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觀禮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廟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盤玉敦戎石以玉敦辟盟遂後之贊牛耳桃菊司盟北面詔告廟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殊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



龜山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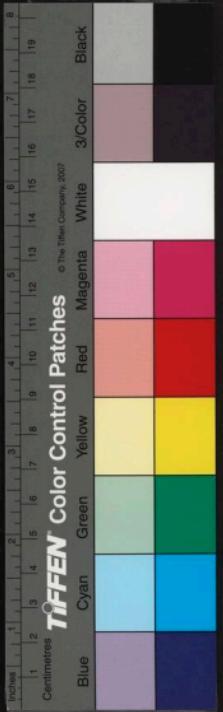
之二十二

之妾桓公之母也從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秋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為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其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戶遠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輒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懃懶不能自己誦習之餘每妄有所憇然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僅因暇時一

賜觀覽正其非謬以開導之則幸甚矣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以不義得眾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備國討而書曰鄭伯益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遭所以害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加之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辦之不早辦也日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壞



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曆所能窮也而春林記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于垂鄭伯以辟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夫宋督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會公于垂以辟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為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辭内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命未准載書而不載血有五命之類是也齊衛遼國算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正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略賜疏示乃至願也澆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未拒絕之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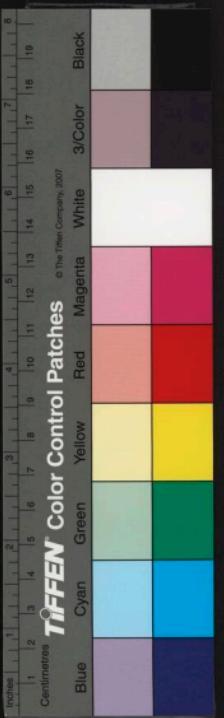
寄伊川先生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
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
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
本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
隱哉蓋不設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
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無墨子之罪耶孟子
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也西銘之書發明聖
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無
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
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顧得
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
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
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

伊川答論西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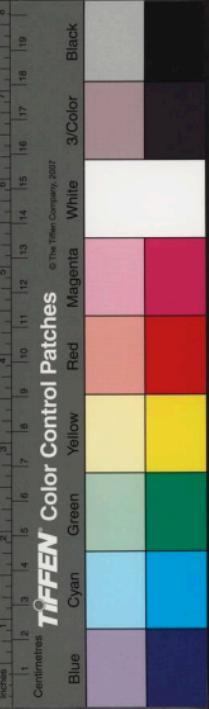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
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



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無變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無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則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晚然其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誨也幸甚幸甚某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解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偁物親疎遠近各當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其分所謂偏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別妨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待以請畢餘教庶為恨耳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算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復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為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卽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吟休返而遇清風也幸甚



幸甚不知吾鄉友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
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
玉或未歸許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
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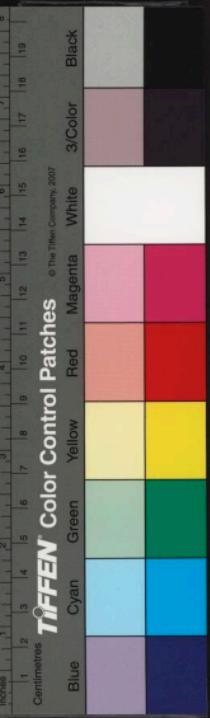
失

其二

近日不審為學何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
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
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
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
後可以漸進悵悵然算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
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
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狡孜
不已宜為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為吾弟之所
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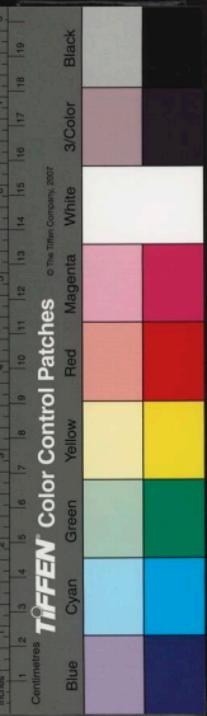
辱示高文用意精深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
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
之而槁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



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覩所謂合二者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為衛君其言正為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為太就則夷齊非求為此也焉得以此為求仁之効哉是猶未免以返論也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至順非有人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綴矣正蒙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更當窺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要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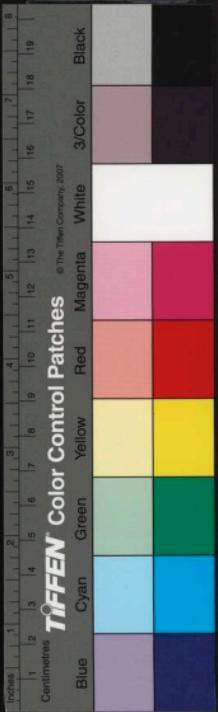
寄示樵論用意精確蓋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揚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常體



山房先生集卷之五
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已異意耳更詳考之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一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爻有臣位而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間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某在此雖多事友時得開卷關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錄示冗迫書不能究

其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人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算之為而為者天也算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為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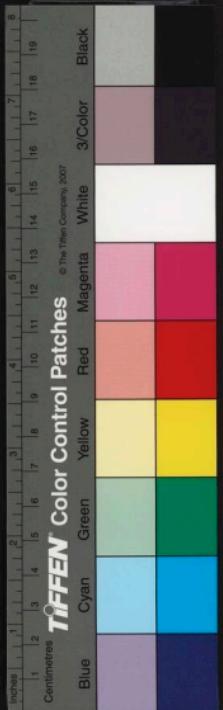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道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之為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沿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為外事湮汨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為辛先生書錄太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頴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議之益恐遂默默浸為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頴之樂進趙文席退講所翻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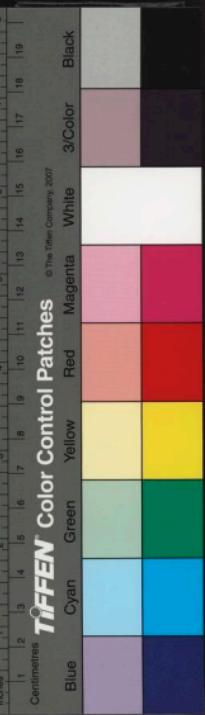
為別修兩年窮居寥便郵置安否之間彼此曠絕傾念之至每形夢寐通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友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頃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其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為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進未易量也某諸兄如昨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欵奉談論中懷飲然每以為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副終論然清時引年五福無備蟬蛻蒿塵之中俯仰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饗而不知反者有間矣此固捨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二篇輒浼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楊盛美徒有累乎高明耳慙悚慚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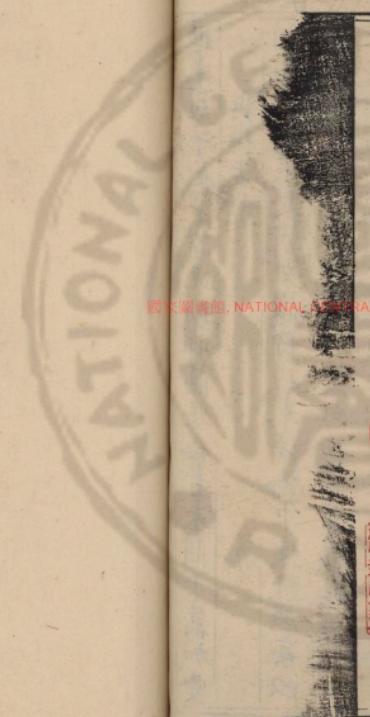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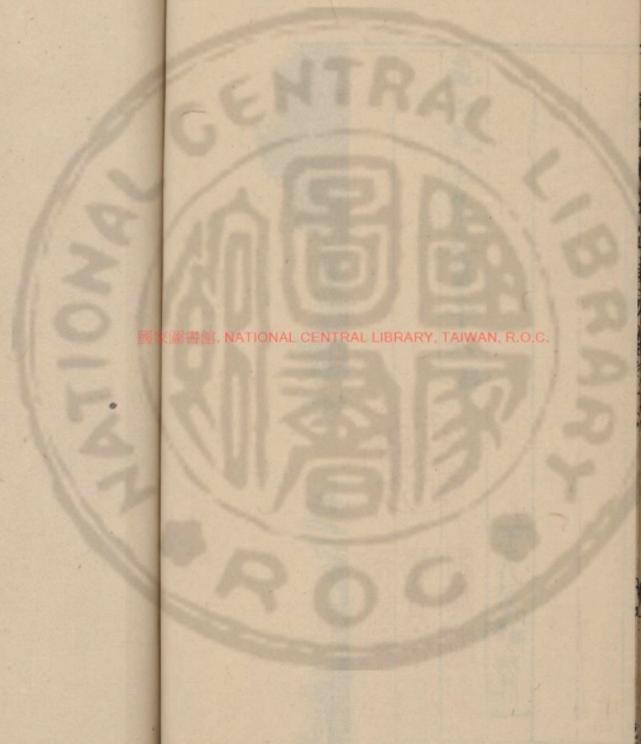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終

十七代孫日新叔目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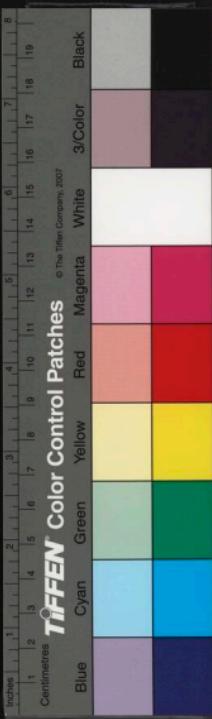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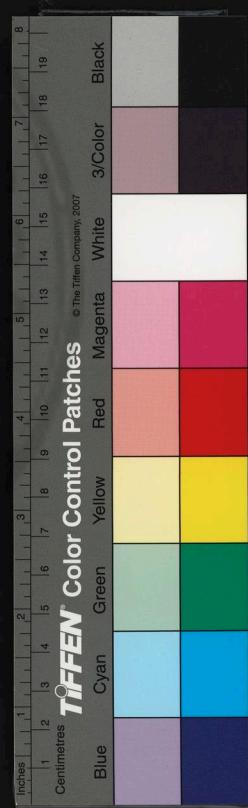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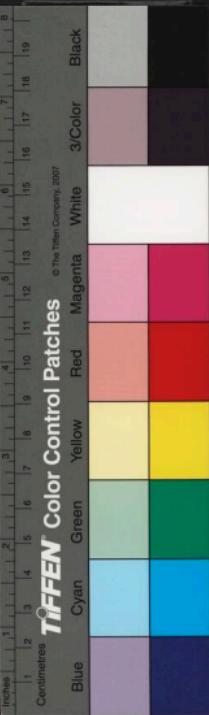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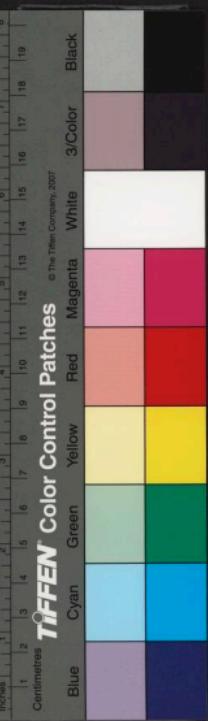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50642 v.1



國圖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二

與鄒堯叟

字安父號執一

婿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醉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
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妹涼起居
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
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
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
色以昏聾耳目者較之其尤足樂矣惟是不親師
友之訓於中不無歎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為國自盡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0

八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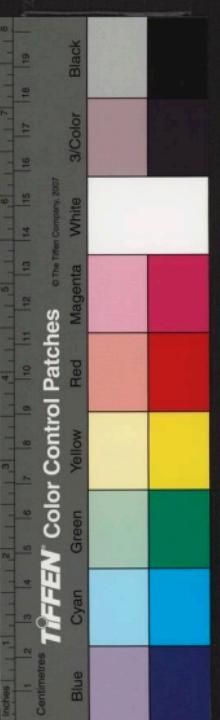
六

五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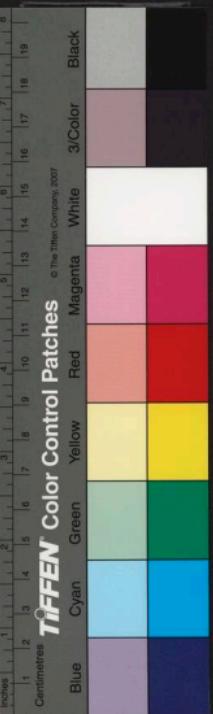
三

二



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大紛紛讒謗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改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設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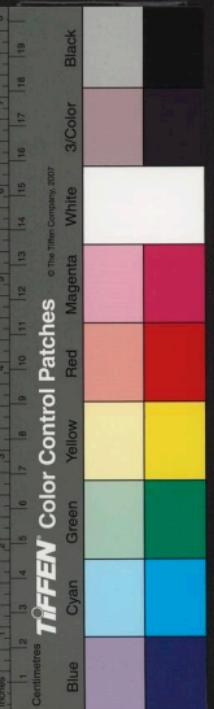
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覺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辦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母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轍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



蕭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王氏所行皆比其轍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
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
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
如彼其卑也而蓋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
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
也而士夫鳥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豈雖
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暇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
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
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
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某
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
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
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
者言也入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
理領更蹊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別紙其一

聞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
風雖士人間或為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
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辭使少變其



習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論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唯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而為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為烏鵲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頰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輒及之莊事間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算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畫為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折聲病為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第於大方之家比因經



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鴻鈍之質增激懦
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
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漫歎然耳因風幸時見教
乃所願望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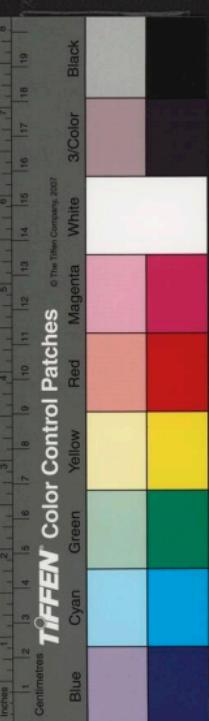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畱意學者幸幸好德
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師諸生詣門嚴帥之禮自近
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
書勉之矣

答吳仲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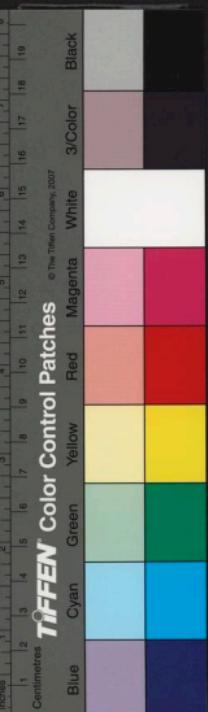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來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
道途之遠也聞發未聞者為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
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為無所屈嘗
面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
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況於孔子乎孟子
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
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以孟子為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為孟子韓
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曰由仁
義而之焉斯謂之道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



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於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大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尼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某謂若以道德為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奚必至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仲尼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仲尼也孟子固當進而反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歟夫仲尼登木而歌夫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割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友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夫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太肉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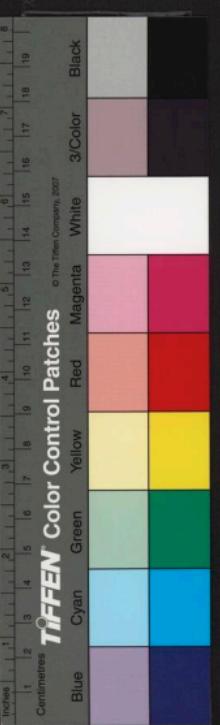
夫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
 燔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
 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鯉趨
 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
 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
 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
 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蓋友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
 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汝勿佚盍執
 拘以歸于周子其殺以令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
 也然先王之時庶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
 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况飲酒乎飲酒止
 不可况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沉酣于酒
 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流遂至於亡
 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為人君猶以飲酒為大惡況凡民
 乎雖殺之恐未為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群飲者豈相遠哉
 而皆至於殺蓋先王以為急而後世以為緩者率多
 此類也仲尼之學發明聖賢大旨極多固非淺識者
 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
 出所有以為質庶同趨於是而後止某之所見者如



此仲敢試以之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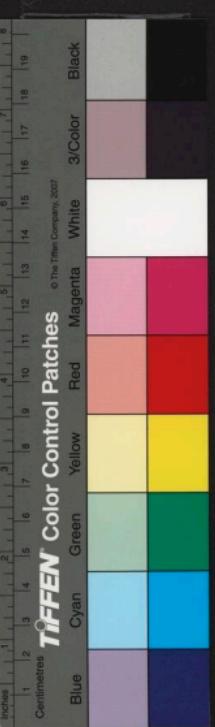
前日公皂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為別踰月不
審莘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
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為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
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為學之
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
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蓋使昏懦
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矢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
不可疆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已之有挹公之條以相
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容以盡講習之樂
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
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
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
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譲之欵
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
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
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欵猶之大匠能誨
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



雖聖人亦不能追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拆字立童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無間靜一之中默而識之無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末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拔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一未間惟力學慎愛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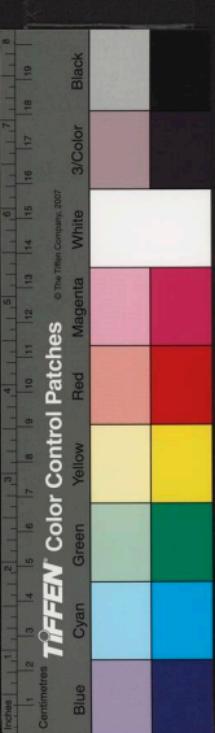
明道行狀許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厥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叙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夫人殊帰而高明中庸之季折為一致天下泯然莫以為非也故行狀之未深論吾先生之趣以明世季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是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



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之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報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彥修其一
一名案仲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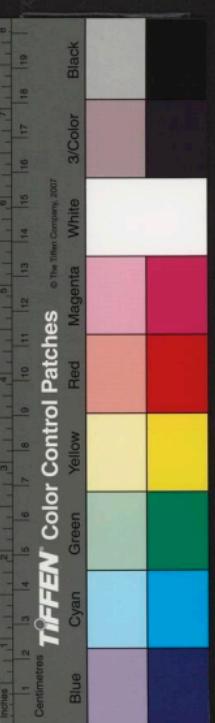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獎
引猥賜示問過目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
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臺獨公耶蓋學者
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
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
之道友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
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
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胸中浩然
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澣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
之所湏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
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某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為世累羈縛
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
淄磷歟從遊之徒又無歲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
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
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忝甚
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
已

答陳子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
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蓋
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古之為貧者蓋特耕
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
失義雖賈儉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
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
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
錐刀之未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
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璠
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
為安乎前書招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
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爲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友未敢聞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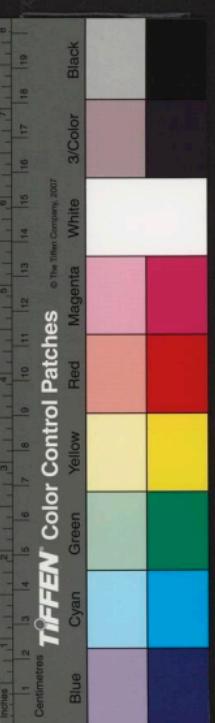
軍人肖書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三與陸思仲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遠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爲已者幸否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忠於俗尚齊驅茲遂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爲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爲之歎息也且佛之爲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爲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友未敢聞命也

軍人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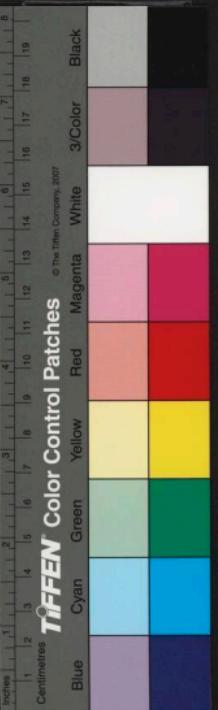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三

與陸思仲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遠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爲已者幸否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忠於俗尚齊驅茲遂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爲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爲之歎息也且佛之爲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寡矣况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輿新之火其不勝也宜矣其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爲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况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卽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卽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卽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違而非道也離此而卽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爲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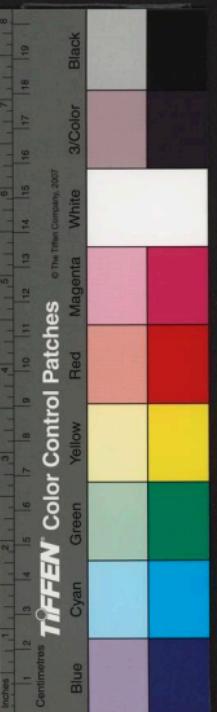
死生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爲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賢者可爲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爲可畏者此右無一可者而且爲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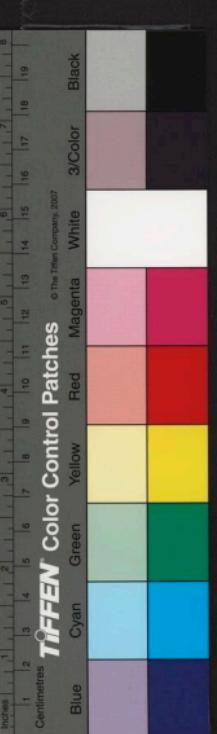
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
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
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
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
其慎思之母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內則
貽吾親之憂外則于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
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
亮之幸甚

謝程漕博文

某聞暇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
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與學校自惟龍薄不敢承命
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奉贍
皇恩猶碌碌無違時才用方愧懼踧躇不寧恐明知
之下無以自逭瘞曠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委
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
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街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
夜光之辟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
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及
於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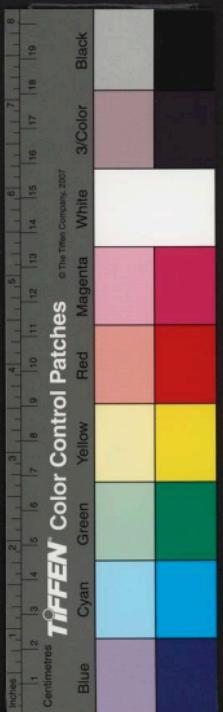
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
 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
 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員超卓環異之才
 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壹一二哉往往以疏逖無先
 為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
 事敢大隸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
 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
 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
 意焉夫易於六經太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
 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鑑
 著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
 評訕嘆用覆齧詭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
 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
 至於韋編三絕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
 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嘗有得於
 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
 討嘆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
 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
 洩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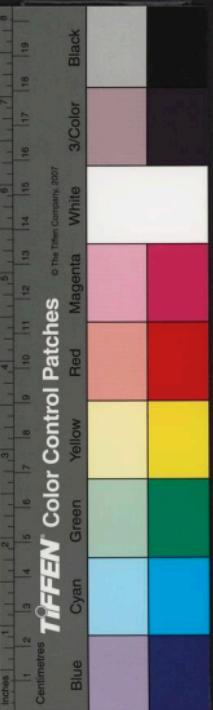
可中會佛於一益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穀學者翕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為稱首古人從師必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靜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直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為之說耶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其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應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為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隱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仲尼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答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大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嗟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所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惟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未嘗論之悉矣此不佞道孟子曰雞鳴而起莘莘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莘莘為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尤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為堯舜者友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友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辭之算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知如



在格物諸物之多至於萬則物益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宣光傳者有後倦者其厚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若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夷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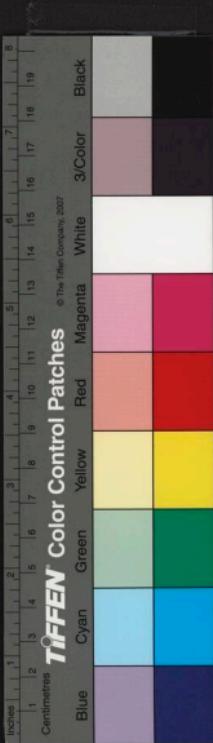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跖之今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姦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為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為舜之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鶩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疊疊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闢天下之諸侯歛為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因拘繩縛而不知太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豐禍謝事丘壑則以黨網而陷刑雖輿敗輜脫猶



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鉞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
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眾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
士慾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忽然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
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
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
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專實用是皆爲世
變之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
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
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
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
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爲寬大而其平也樂弛
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爲治綜核名實而奉承
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爲明裒歛爲功其極也
慘覈必恩主上卽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覆者往往
變其舊習勉爲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恭
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僚羣不矯激以
赴功名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爲世變
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
軌躅者其何能爾某聞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



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爲部吏幸得樞农歛板朝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傳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竦竦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爲請見之資進之邊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悚之至

寄毛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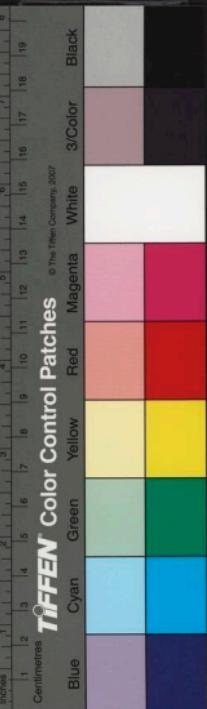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禦或恐使旆當有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略然公之威德素爲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友非小補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媒惑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蠻豨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爲不少矣然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日寄委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爲奸非一日也必



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兔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骋也更願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為主而不為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裨高明然自以為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淹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待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苟合之禄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欲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方算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為時顯人當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東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末瞻望烏履與聞聲欵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傳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下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為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



先生全集卷之六
盛德驟容如此某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友庶
平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察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
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哉疑而匿
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某私竊識之近承州符
錄準使命應舊係代名人後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
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不能
周知十邑之利害宣鄉之請如此是必盡鄉可行也
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雇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
然每有逾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
役矣而彼目顧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推之人情萬
無此也夫募役者友豈有他意哉為利而來耳既不
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
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罔之也使
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湏疆之疆之雖役
而匱乏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
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
自有明文特為鄉聚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
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友自有妨幸加明
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
審處之算大之幸也如郴陽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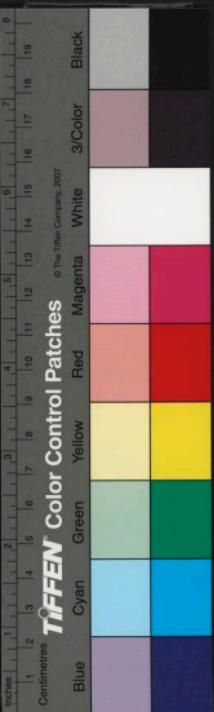
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戶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籍此為說耳故朝廷更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蓋友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某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為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某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七矣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乘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今汰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才五十餘千耳其為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弊愚不自量妄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著蟲之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奚必銖銖計其多寡哉惟仁明察其愚誠不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某嘗謂周之士也賽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賚之也士友知自賚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友輕自賤焉自秦而未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有賚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創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令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梁文繡之爲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胥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頗冥利欲而不知有賚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脇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賚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益衰然其所以賚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謂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聲迹昧昧不設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采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設爲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旣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側以俟進退之命非殷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爲後日請教之資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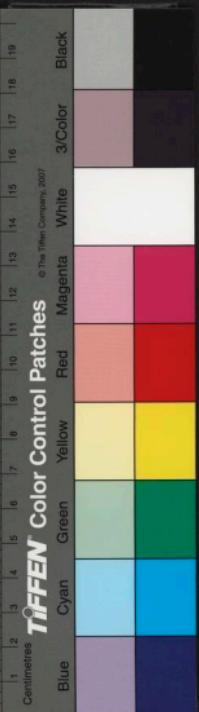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贊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為道其次為禮其下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為仁此為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為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為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為名也為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夫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其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之耶俯伏叩墻進還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僕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殷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十九
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憮憮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後學王人聘錄

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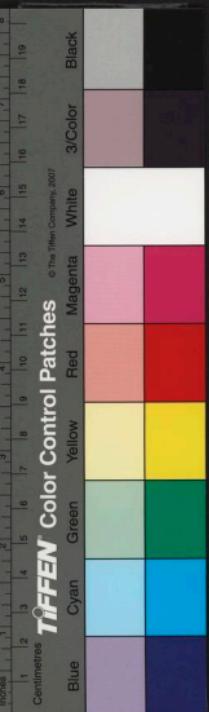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為別滋久瞻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呂果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安差足為慰彭城古郡僻寡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無局之多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偏養拙也在鄙心為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十九
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憮憮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後學王人聘錄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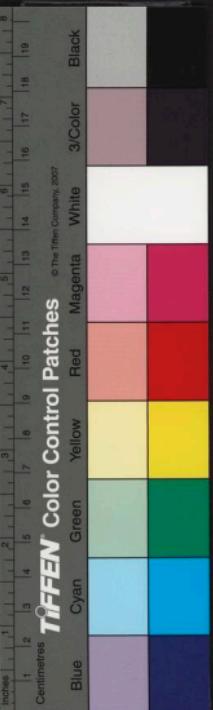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為別滋久瞻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呂果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安差足為慰彭城古郡僻寡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無局之多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偏養拙也在鄙心為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悔恨者特太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
不能悉布惟冀為道自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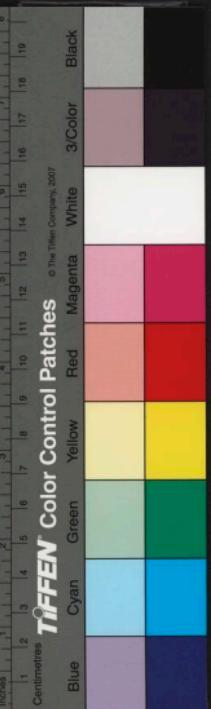
其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
陋與吾鄉大異奉有魚稻鶴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
人處之差為便日大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慳悌之風
屬吏之奉也其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
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
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欲羨耳志寧
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

足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其三

某窮居習聞久矣乍爾蒞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
當勉灰不暇苟且自墮事有間即讀易然無朋游共
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捨企耳去年相別時定
夫友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客
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
磋之益以待而求亦無及矣公空亮之固不敢嘿黙
友當有訖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間居從游者必多
所得有人否其質尤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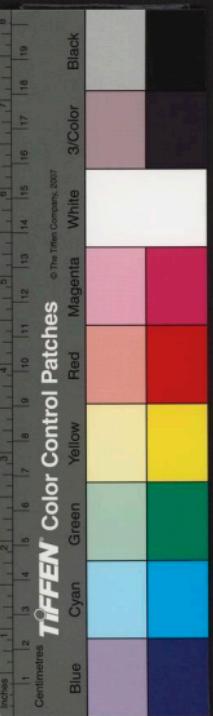
恬為恥也敝鄉二楊與余弟欲親多席下果然否幸
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四

生上睿聖方進還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丕績
計指日可望政令一新但恐疎愚無以奉承耳學中
長貳為誰近不聞報蘇李剛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
師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眾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
之方宜審處也游守太學博士游此書即求補外蓋
紹聖改元也

其五

易傳後序顯道為之其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
師與顯道議云先生友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
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
以傳東南學者不叙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
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
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
初友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
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為二也乾之六爻初
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
於理似無害要思之如何



其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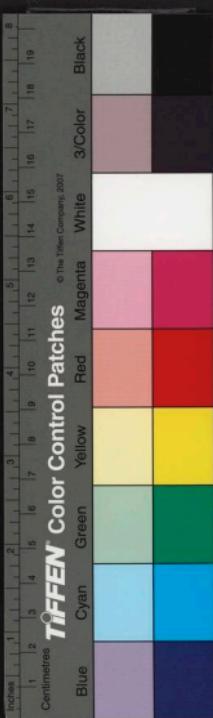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恠之論皆歸之以為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集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更博為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廉侯皆有之俟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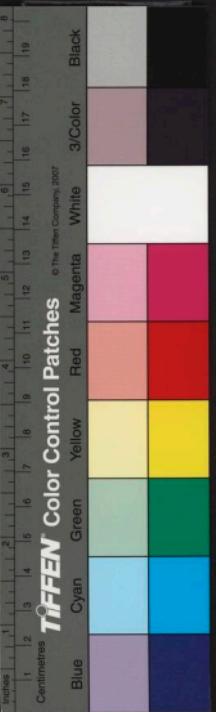
與鄒至亮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僂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姦邪緣佞欺負之徒授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為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恥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

向承垂示許丞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
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
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
之分言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
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為善惡之
分友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
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
修身之道也修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
有怒與仁違矣某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己乃所
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脩
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
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修身也
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
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
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
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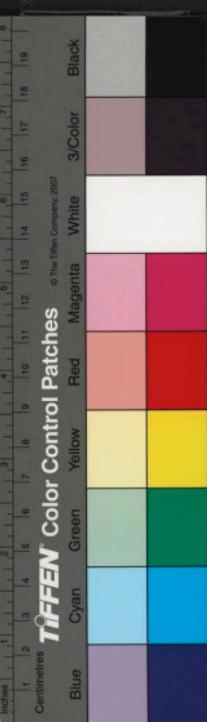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大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為馬知言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為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書之所為有以梏忘之則夜氣反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為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正焉。某不敢自謂好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心不覩忘也。故輒布所聞。取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答陳瑩中其一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奧。浮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剝心剔髓而不答。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挾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某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



憫其為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友施不欲狹濟不
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
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
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
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恩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
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
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
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
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
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様轍章章明矣

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
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
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
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
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
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
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
教以開未悟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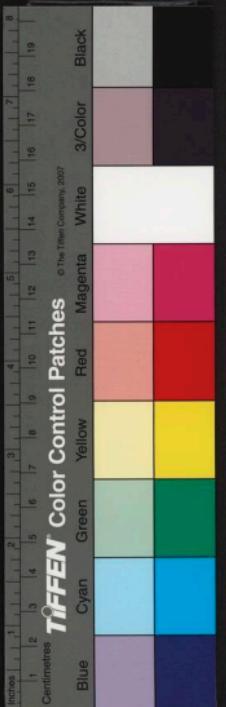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
覺



知此某蓋嘗覩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
 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
 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
 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
 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而
 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
 太玄以中准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
 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爻然則自漢迄今同用
 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
 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
 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以
 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顧疏示
 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
 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深所未諭
 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
 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盍得意而忘
 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而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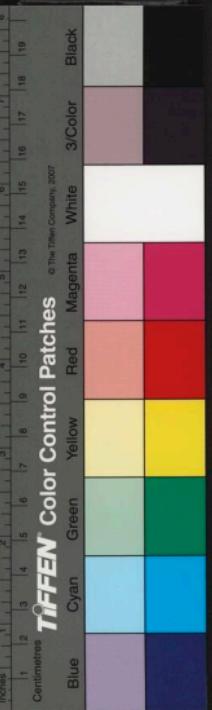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移陋



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
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貴之彖曰柔來
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貴之所以為文也
白貴受色者也貴無色色者也惟有質為能受惟
無色為能貴爻之辭曰白貴而卒乃曰貴無色斯謂
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
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
武高叟之為詩也則為詩猶有得失焉為之如高叟
是而已非知詩者則為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
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
其中矣恐不湏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
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
之復之末達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
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
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
及矣若魯昭公高賈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
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為
姤五變而為剥坤一變而為復五變而為夬後者陽
之來而剥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剥窮
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剥者其乾之終乎自古
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剏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



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
 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
 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
 也。故曰勿用。取女益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
 齊。則終未如之何也。也。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
 久也。其初裳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
 子將用為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是不晚乎。
 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
 虞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
 繫于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
 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益言順也。而其卒也。
 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剥。陰之
 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剥之所以成象也。觀剥之象。則
 知所以治剥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
 益虛天行也。消息益虛天且不能暴為之。而况於人
 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益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剥言之
 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剥而極矣。此成敗之機
 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
 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
 嫡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但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



此故也後之治刑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覓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持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為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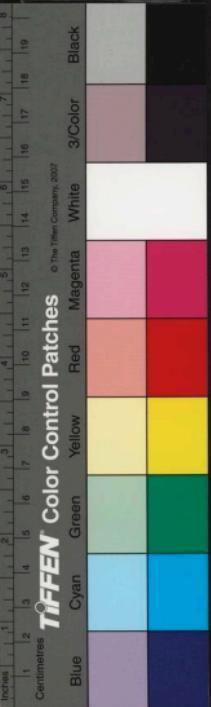
其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諸嘗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矣嘗見其子問之俱算能傳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辨於經無見也天下之贊存焉豈入私智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伏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為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伏與數相為異同者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更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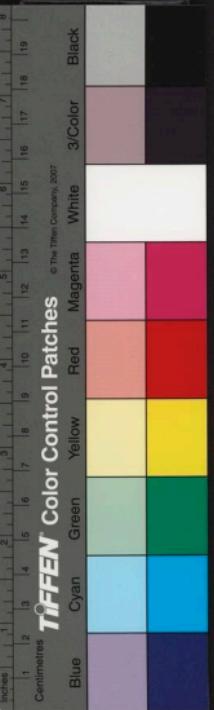


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羲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錙之中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用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為之孔子序卦特釋其意而包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闡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闡之康節闡之來書中語一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某所深疑而未諭也顧略疏示使得稽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為賜多矣太玄之書昔嘗讀

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潭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握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崎嶇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符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為書則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之為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又離為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為九又三



之為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
贊辭自一至九配屬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
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合也
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
之變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
於曆理之内友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
見教近得溫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
曠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蘊也溫公之學篤於自信
雖論語友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
疑不輕以為信真善學者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為
得者有間矣然子雲溫公之學與語孟子書其遠近
淺深必有能辦之者不可誣也溫公自孔子而下獨
揚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
苟知之友先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蓋
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
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
而於雄書友未盡信也夫衆言殼亂折諸聖自漢田
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
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
子而已某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逃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

譬之觀奕必以李猢為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關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夫

李猢大來書語

益楊之自任重矣由樵而來士以李猢望之非一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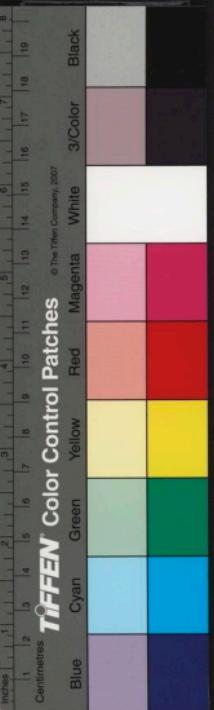
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後之視今又焉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

已於疑信尤當慎擇也然某於樵昔嘗疑之重蒙誨諭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晤一快蔽蒙東望徒增慙耳

其五

惡詩非設自附于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強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宜施於前輩如某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稱何也恐聞者以為失言使老拙者重為世所訕笑繼此章削太至懇

其六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遇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真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友過矣近見一書力紙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爭也謂見以道無由展奉一盡區區

其七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來貺益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瀛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翹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翹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升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為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點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其八

先天圖濶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為也昔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觀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瞀學者方自以為得惡足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束以二門謂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經何施也顧更開示以警未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終

後學徐夢龍督刊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

答胡秉侯其一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祈於意誠心正遠矣書惟精惟一



其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為也昔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觀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瞀學者方自以為得惡足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束以二門謂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經何施也顧更開示以警未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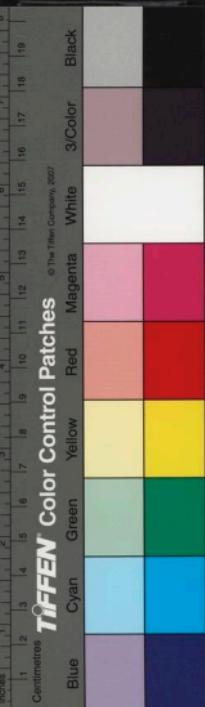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終

後學徐夢龍督刊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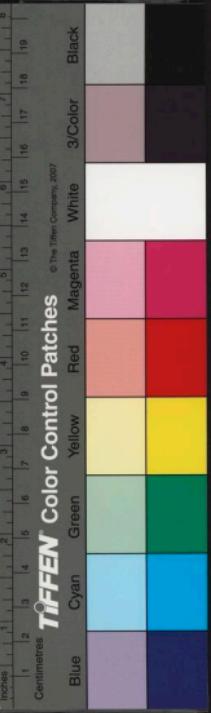
答胡秉溪其一

學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因願與朋友共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祈於意誠心正遠矣書惟精惟一



名龍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大中者不偏之謂也
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
見非精一鳥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
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
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鳥
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
之視聽手足之舉發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
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
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

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
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
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内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
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
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爾何力
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軀之當自
知爾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
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
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養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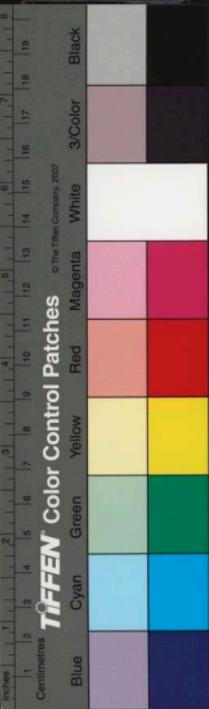
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
振苗者也曲孰甚焉某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
適會同官黎君到而來僕立候倉卒奉答不逮意幸
亮之

其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
所聞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孳孳為
利跖之徒也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
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為
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
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
子聖之時一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非真知之鳥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
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
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僕激厲則其去道
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
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
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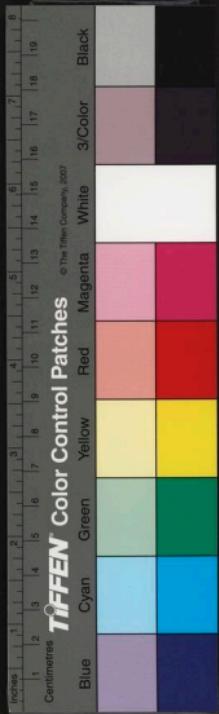
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散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矣孔子故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為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爾聞文作興則曰盍歸乎東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三幣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子之時去柳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蓀楚狂之徒皆不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効安在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弟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為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為百世之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也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寧予附田常則誰



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
閼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
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棄之乎
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
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
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為政於齊
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為王者
事故仲尼之徒熙道桓文者皆嬖奚與王良乘王良
曰吾為之籠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讒遇一朝而
獲十管仲之功魯西未必能為之然管仲之功讒遇
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其三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某竊
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
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脩身慎行
者無遺力矣持之柰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
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
輒發矣不可知也春秋義探赜精到恨不及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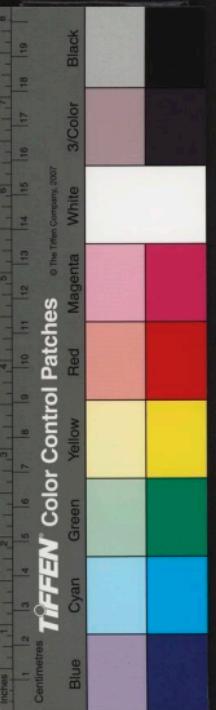


也。玩味欽嘆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
吏治之。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
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復
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記言大
道既隱。天下為家。謂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秦誓之類。蓋湯武之
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為證。更思之
如何。

其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
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不如西
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
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
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
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
十而後知其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
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公之篤志
好學。而每蒙謙虛。不見鄙外。故輒肆言之。而不自知
其愚也。惟亮之。

其五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震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兄弟之惡而不隱某

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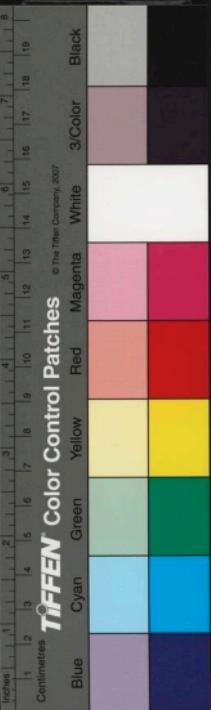
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謚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雖之

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寃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

叔于田皆刺莊公也詩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某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棄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闇奧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溪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失恐改元



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為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運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周十月

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其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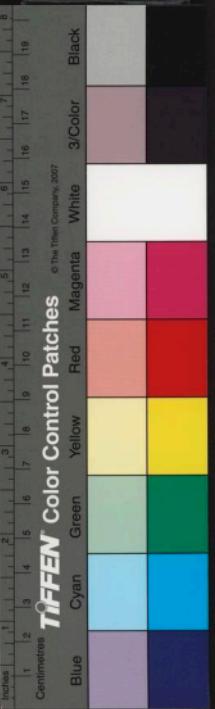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汨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異稟奉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與者必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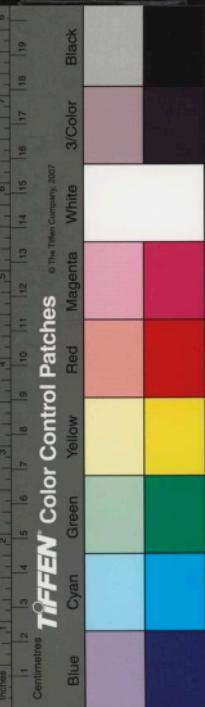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
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為難某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共李左右提拔覩獲一游其藩乃今得康侯蓋知衰老之有望也

其八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目視昏耄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饜飫者乃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授樂取諸人以為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覘欽嘆無已然夏意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寬明不以僭瀆為罪則萬萬幸甚某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畫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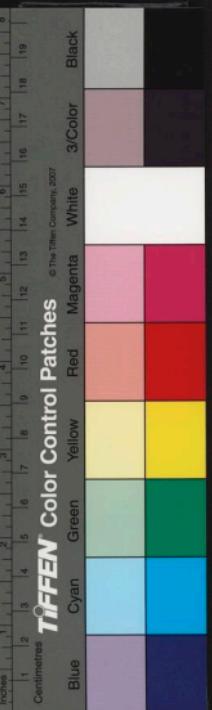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
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不可得
而侵索之地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祿之
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
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
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失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
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
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蓋未
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
廷有也所有者惟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
干戈日爭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崇寧以來承祖積
累之厚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自以
不足為可歎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
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有官餉廩之
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藏
以待軍興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備
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官
待用之意也今宜為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叅較
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
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寃見矣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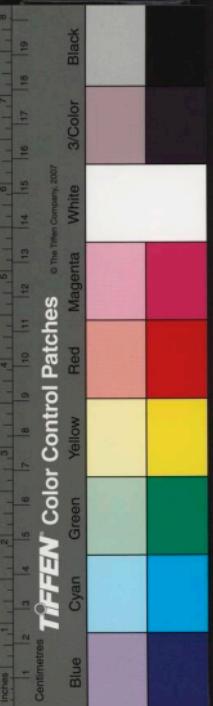
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關事矣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朴之議其

措畫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給中都之費_大路豐凶更省不常路歲稔則增糴以克漕計饑內去處則牒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是爲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獻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違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達而鹽土公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鹽法相因以爲利不可偏舉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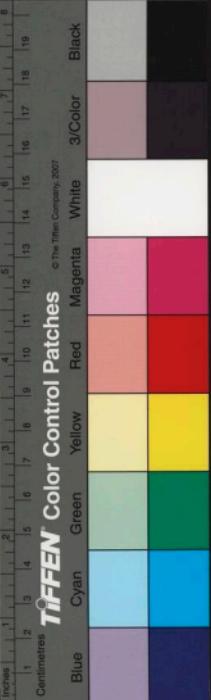
漕米至真陽下卸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則橫歛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抑鹽之法行鹽課悉歸榷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弊也閩中舊官賣鹽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間每觔至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路之計錢穀銀緝之類視三司所闕者爲之應辦故中都常不闕也其爲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以寓軍



龍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間
 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
 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
 賦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
 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
 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卿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
 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
 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
 刑罰慶賞及相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束伍之令
 督之旌旗指揮之郎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
 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
 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
 之善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
 湖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
 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于六步
 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伍伐乃止齊焉其節制
 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
 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脩無甚於



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律一至於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滋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為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蠱也左傳血蠱為蠱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檻櫨店換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財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畧如此其委曲指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楮可盡也夫況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鯀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



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
惡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
若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不可慎
歟

其九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
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
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
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義蒙公
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脫藁即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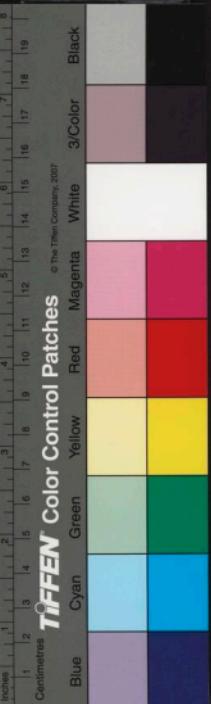
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寒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
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其十

荊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
多矣此三經義辨蓋不得已也如日錄字說亦有少
論著然此事不易為更湏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
書更俟審詳脫稿即繕寫附去也

其十一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
惟時親書冊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為賊棄數僅存一



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冊尤荷留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為之著論以正王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欵曲當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厥可傳遠也

其十二

承諭及江西宣諭使風采可仰吾鄉使者甚不貌但未見惠澤及民汚吏革面者盜賊得韓申二將平之今已無事敝鄉去歲大疫惡少舊常作過者死亡略盡自此可無盜賊之虞矣近見報襄廬鎮撫檄諸郡領兵收復中都屢捷洋州亦有報殺彼金寇千餘人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鄉平生相知第鄙文不足以發盛美為愧耳浙中數事與初授恩命皆某親聞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蕪更易如宗室養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他人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減半而養母勿給於是其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為憂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公更問其詳為增損之乃善伊川先生語錄昔嘗集



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看其壻尋之未到近宣幹喻子方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

其十三

便中辱賜教伏審迩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衰朽杜門粗適閑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惄惄不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延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令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為慮也世事如此柰何柰何下

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寒未解惟冀為道保重副此頌祝

其十四

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也俟書成即納去某近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



戾處方就俟脫藁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曾吉甫頃在維揚亦嘗相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其如此士大夫間豈易得哉若得其來時親其繙論固所幸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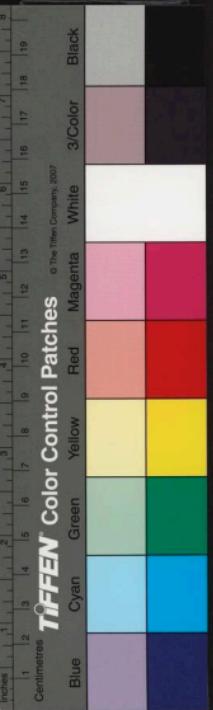
其十五

久不聞問方深馳企奪書伏審旅寓台侯萬福欣慰欣慰某老拙如常去冬松溪賊范忠大作武尉彼害焚刦縣道略盡首領已為申將禽獲殘黨出境勢無能為也又傳虔寇陳顯犯漳汀朝廷已遣申將征討浦敝邑相去差遠民間不甚驚擾稍得安居時親書

冊聊用自遣耳餘無足道者正遠瞻晤惟冀對時為道自重

其十六

知令似龍圖先往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帥勢未可徃更俟浙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韋醜詆之以為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君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游帥尚在領表不知何時可來湖中公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為之奈何。在伯紀尤可慮也。果參議聞已歸未到鄉里云經往福唐般家得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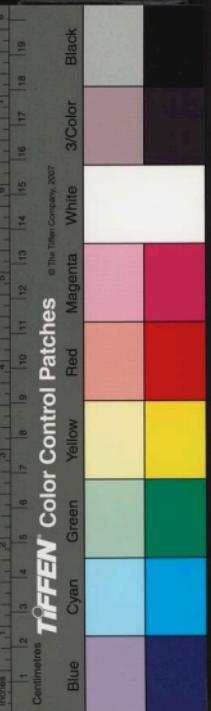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其十七

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某竊謂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
之不慎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羣
起在四川軍被害為甚夷傷之餘民力凋敝極矣蒙
恩放免紹興二年殊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
恤民隱何以得此既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放降放
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令行下州縣依舊催納
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
而為怨咨良可惜也朝廷既有著令不得過三分放
書不應全放是徒為文具罔民耳後雖有德意人誰
信之恐自是民不立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放書既
已盡放有司亦不宜沮格二者胥失矣皆不慎令之
過也放稅租出於一時之異恩自當量災傷分數減
放使民受實惠何必著為令格不得過三令是豫為
固民之具以資哀矜之吏耳非令之善也某衰朽杜
門不欲聞外事因催稅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
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輒及之願勿以語人恐貽不
恤緯之謗至禱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終

下五代孫大韶目刊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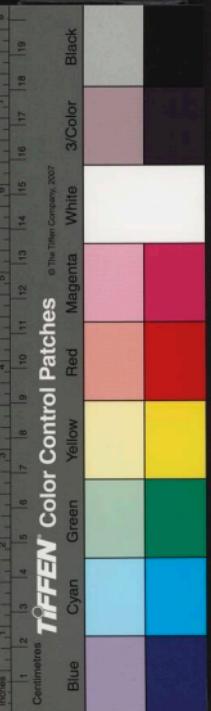
書六

答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善為世儒宗嘉言謹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魯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獎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敝鄉今歲方稍寧息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終

下五代孫大韶目刊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書六

答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善為世儒宗嘉言謹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魯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獎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敝鄉今歲方稍寧息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



出沒境上居民不無驚擾虔寇未平而此月初間建昌復兵叛閉城焚劫南豐縣官骨肉與邑人多遁至建寧縣昨日或傳已就招安未知是否弊邑已遣人往探問更數日必有的耗也此曹非勦滅之無以懲後若只招安如養驕子少不如意則復思亂矣世路如此柰何殊暑尚熾吏切對時珍齋前膺召擢慰此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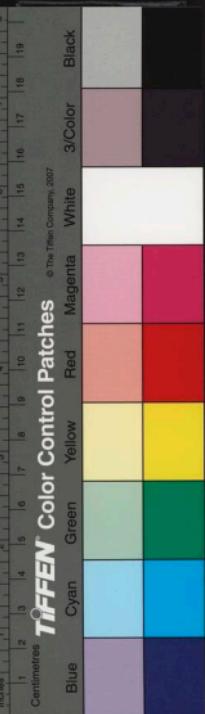
其三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為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陋處公可自以意

添入或他有未安處友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為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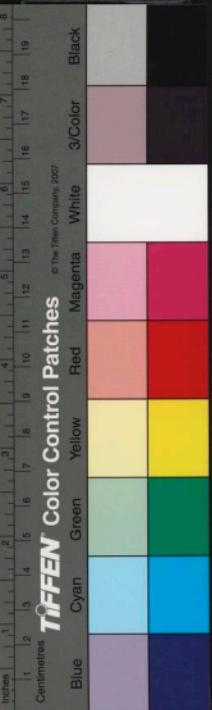
答學者其一

孟子曰天與賢則興賢天與不肖則興不肖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夫曰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武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友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友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母意者豈惄然若木石然哉母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母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為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來則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母誠意是偽也武王之克商繼文王之緒而已故秦檜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王雖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蓋不自以為功歸諸文王而已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是禮也肇于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文王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則道於義固非一事橫渠水滸之說與釋氏輪回之說異其詳具於荅呂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達者當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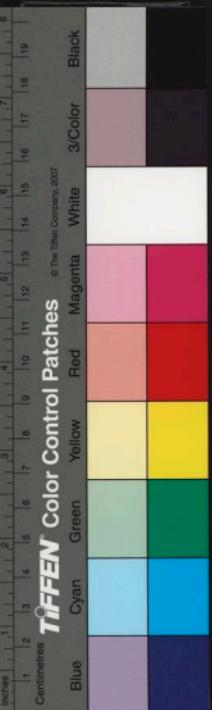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

明道先生嘗謂有闢臚躋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其二

皎在中宗時遣嗣弼王邕等鞠問一意無二言可謂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佐浸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為冤源乾曜不能正為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書



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竊謂如宋璟之論柳損之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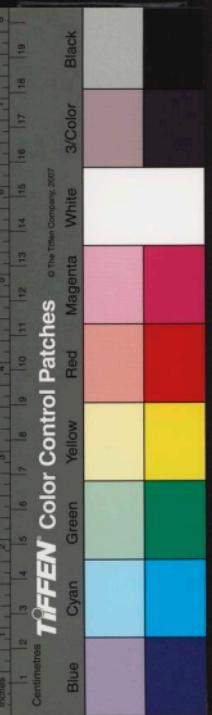
其三

直之為義如必有事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以直為氣本也得夫直矣養此可也則養直而已所謂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何義更深思之屢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時乎違是也以空為學之始而仁之體未見至於不違仁則仁之體見矣未知仁以何為體不可謂有一仁字便謂仁之體見則論語之

言仁處多矣以空為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
豈諸子皆未嘗學耶恐屢空學者友未易到也

其四

辱問所疑益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為中庸與舜顏皆是也若用中建中皆施於民者與所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蓋有能則有為之者為之則與道失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皆此意但詳味之其義自見詩曰鴻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下察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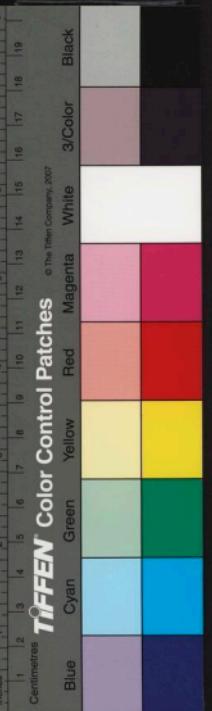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為諸侯之孝友猶是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回人太俟匆匆辭不逮意

其五

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為慰范元長某所聞其賢久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剛之婿呂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友煩為道區區嚮往之意

荅呂秀才

辱問以所疑非疏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吾子自擇焉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之至誠其卒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惟聖人與天同德者為能誠馬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之所謂忠臣者豈盡聖人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般夫仁孔子不般居而君子有不仁焉則忠而未仁矣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蓋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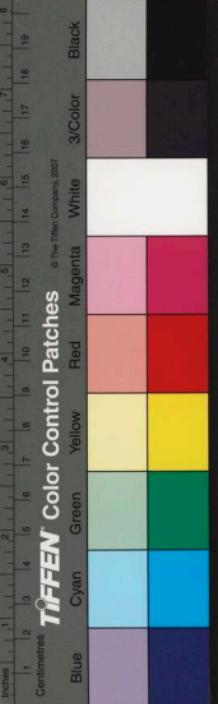


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方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遠矣君子道者三曾子所以語益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遠鄙倍暴慢而已非其至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辭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及也吾子其審思之以為何如或未中理無惜疏示

答呂居仁其一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益知好學之力也然其間與鄙意不合者殷不以告揚子湍水之說

荀子杞柳之說也其論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爲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爲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爲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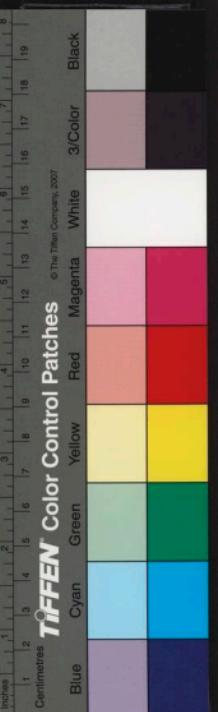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
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
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之也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
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欲
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乃能明善不
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湏分為二說孔子
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
此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
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
字為學不可不知也淺陋妄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

如何兩日大暑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逮意幸亮
之

其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輒試
言之請自擇焉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
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
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從人之類是也
四者各有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與我為一也非至
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
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



以為道固不可為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人望人不容進學也故卒曰忠怒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顧友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由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非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益稱其功也利貞孝言乾之性情也易傳可以究觀之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特發於言者故於動天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候書匆匆作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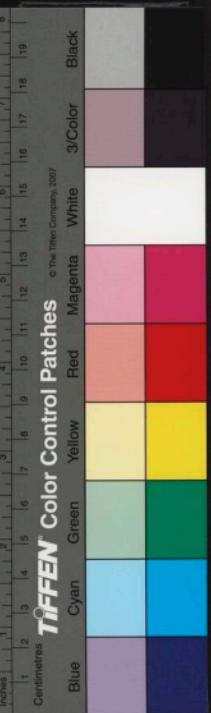
其三

承問格物向菴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

下之至贊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譎多闇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為哉其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希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與鄒德久其一

先公奏議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聞令弟欲令福唐鏤板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擊權要今子孫恐有富路者見之遂為世仇不可不慮也如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板可節去彈擊之章未湏傳也公更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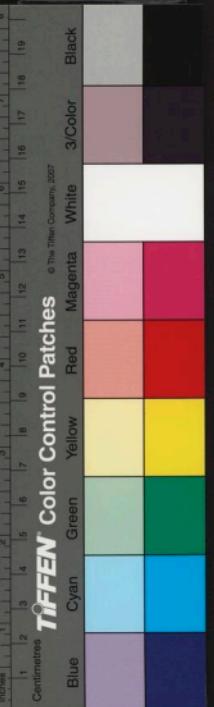
其二

相別之久特蒙枉顧殊慰傾企非篤於情義何以有此間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為況何如伏惟燕休德履佳勝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殊令人憂疑不解向承欲還足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遙十月書云城中人皆竄伏鄉下虜寇猶未退聽天兵往來六

飛親行恐常潤之人未得真枕而居也世事如此柰何未由會集切冀以時保畧

答胡處梅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某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穿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穿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穿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穿則人孰為不善耶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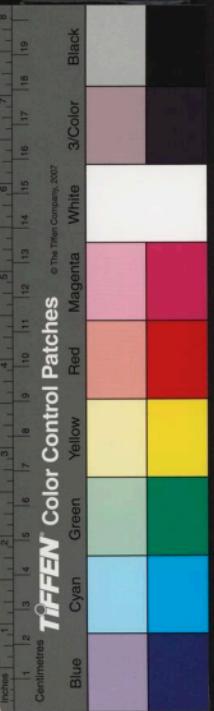
朱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夫格物而知至則無全牛游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為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答練質夫

辱書問以所疑以其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章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已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誰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矣屬詔使墜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黃用和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深罪之特未為善耳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凡二十七月蓋祖鄭氏說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大率今之士人



皆以垂脚幞頭為居喪之服若用此悉與未經祥禪者無異若慘巾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昔至完居喪間蘇子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著公服耳至完用之考之古義既祥固可聞樂矣然今之二十七月之喪著在中令釋服從吉律有明文欲髡髮古既祥為之恐不可也衣冠復常純用吉服則禫制未終無以為別竊謂移用皇以布為之可也更請裁擇與許少尹其一

伏承進陔殿中士夫父憂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之富必有決心之論絕慾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久不振仰聞鳳鳴嗚副此顥望

其二

荒薄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臣子不當以疾為辭實以衰病爾然力不能彊愧懼于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希照察

其三

小子回辱書良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願簡去浮文為幸邇來不審為況何如伏惟獻替之餘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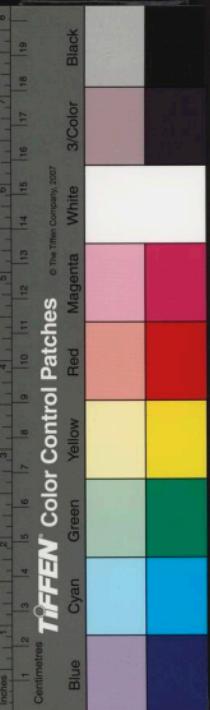
相多福炎暑方熾夏希以時珍薺以膺峻擢

其四

益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夷傷之餘非巨力幾無以
自存斯民受賜多矣欽嘆欽嘆景陵苦多雨麥頗稔
而蠶不收高田想可全窮居所願惟年豐耳飯蔬飲
水聊以卒歲無足道也承書腸血為擾君子神明所
相無妄之疾當勿華自愈舊日志完亦聞此疾徐典
樂傳一方服之立效當為就其子求此方便附去竊
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存此書不自揆其荒淺妄
為訓義不敢輒以示人方欲訓寫取正朋友不知何
緣遠微清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
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教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
區區至祝

荅蕭子莊

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殿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辭
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負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
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閑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
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
屏居授閒因摭三經義辨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
學文字多未暇錄去僕小子早晚帶行過仙邑可一



覽也

答胡明仲

趙參還朝聞有太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既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未有加損重為朝廷惜也公與仲俱在侍下想不辱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劇夏希為時自賚以副人望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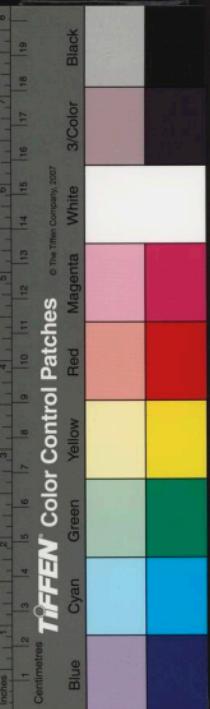
十六年孫國輔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一

書七

答張子韶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為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為賀衷晚杜門却掃不閑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書勤勤以諗歲寒之意感慰感謝比日不審起居何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太之氣不為得喪向屈不能為也三復欽嘆公之名德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久淹于外然復之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



覽也

答胡明仲

趙參還朝聞有太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既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未有加損重為朝廷惜也公與仲俱在侍下想不辱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劇夏希為時自賚以副人望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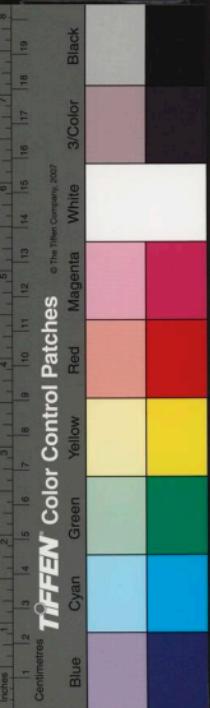
十六年孫國輔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一

書七

答張子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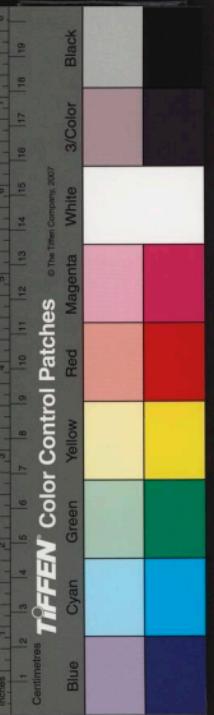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為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為賀衷晚杜門却掃不閑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書勤勤以諗歲寒之意感慰感謝比日不審起居何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太之氣不為得喪向屈不能為也三復欽嘆公之名德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久淹于外然復之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



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
故必明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朕
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
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
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
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罪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
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
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
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
能暴為之况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竊聞左右已
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
欲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劉希範

某竊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
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
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
稽徑趨四明嵌乘桴為闌之行聞之惶駁至寢食俱
廢某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
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閼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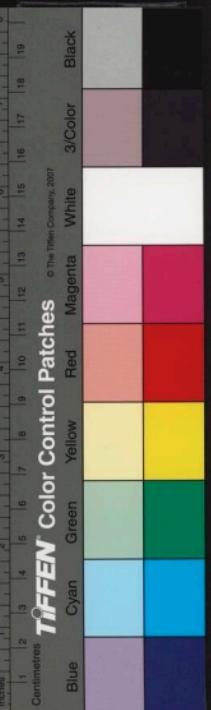
山先生全集
卷之五
為根本雖敗軍士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以有
根本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
中原躊躇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
緩急誰為應援萬一餉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
虞也其竊謂隆祐在虔而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
可緩也惟希為道自重慰此頌祝

與李泰發 其一

去歲初聞被召復在言路喜慰無量君子在朝庶幾
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也聞宣城寇盜
充斥皆已撫定為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虛所補不淺
矣亦足為慰春深寒溫不常更切為民慎衛區區頌
望

其二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永嘉虜騎未
聞退舍福唐日後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
王燮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
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絕不知何以應副
每一念之寢食俱廢柰何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
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可以安居彼否若來閩
中日見狼狽痛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旋坐而已所



龜山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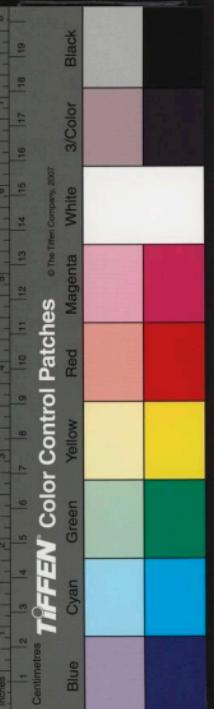
其三

某去歲夏初還至敝廬日幸虜騎寧息庶幾畢此餘
生諸公但為遁避之計不復為守禦之備以至今日
若郡皆如公守宣城則猶殘可望也如李鄆輩身為
禁徒皆率先投降他後何望耶苦痛苦痛閏中去歲
大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已艱食今復料須不一恐
別致生事柰何柰何

其四

公秉鈞軸今日當以愛為根本也任肅寇之責非公
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寶湖北之
荆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為
應援也昔陸贊有言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
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
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
又分為一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
不支為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檄韓劉二將協力收
建康為急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竊記近世名儒自安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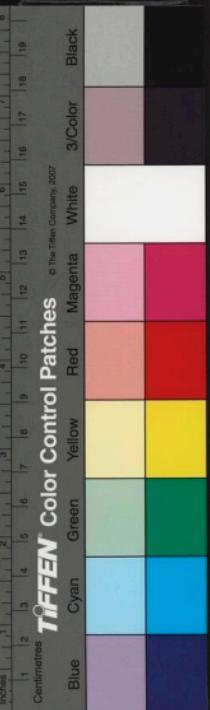
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擊處
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
與旨爛如日星以為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
於此斯文之幸也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
為凶寇乘毀略盡蒙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
其自還家昔之齊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
親書冊溫尋舊學聊用自遣耳方欲綴集散亡以待
後學稍有叙當繕寫訖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希
照亮

答李叔易

秋間小子還金陵嘗上狀計已塵微屏跡閩服下州
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
日從游之樂恍若夢覺不可追尋也近日屢聞江北
捷報喜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鑾輿親征想
已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潭淵之後無異也
可賀可賀兵革之後正須經理公豈宜久居散地佇
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顧也長至只數
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畱慰此頌祝

與李叔易

兩日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友等四寇繼
逼



至截畱稅數不以上供又重加裒剝剥民膚臚官吏
殘賊布滿州縣皆欲變為盜及公到部按治大奸賊
數輩糴選令僕嚴禁科飲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
百姓始知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
路檄鼎帥進兵討楊公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呂憲書
云有破竹之勢矣後聞有旨吊不受節制賊復熾湖
湘之民深以為恨鈞旆既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
自古所難在公為不足道重為朝廷惜也相望數舍
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以年以來
世路日艱棘毒流四方淮浙為甚延及吾閩盜賊蜂
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嘆鈞旆南還士論以為天意
必有在宇內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觀他
湏面承乃究

與許高老

自鈞旆西行絕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
分寧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如何伏惟神明
協相福履增勝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駁車駕
移蹕四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承嘉溢匪萬



乘可居會稽以李鄴迎歸得免焚斃今始駐蹕於此
又聞欵上雪上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夷傷無子遺
而錢塘蘇秀為甚惟雪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
不能久居也閩中自昔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
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蠻殺傷縣官盜賊蜂起正
變下潰兵入建劍虜掠殆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
甚於他處殘寇以從溫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
大歉恐不能支敝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
賊逼鄰境不免亦遷避仰祿為生而州縣匱乏俸餉
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柰何其避賊

四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瘞未痊今日當發適有人
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欵言者殊愧草率

荅傅子驥

姑蘇之別倏忽餘六年便中遠辱賜達狀審邇辰台
候動止萬福尤為用憇某自還家盜發建安群凶響
應繹來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
得安其居雖仰道之勤日欲修問以故久而未能索
荷愛厚必故見諒也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廬獨存
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為
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籍良可憫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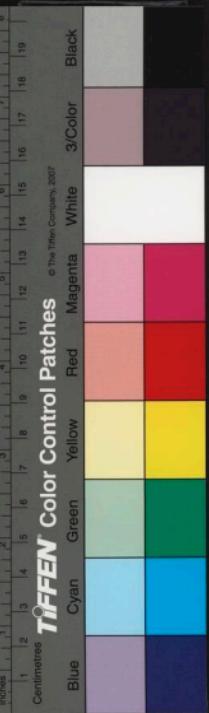
賤累數十口日食貴糲因憊殆不可支去春松溪既
年餘黨未殄猶有羈發者賴申將駐兵福唐即時討
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夷朽杜門索居一時儕
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老少異趣絕無過從惟時親
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諸賢
協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頃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為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
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間雖台旆持節性還亦不敢
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
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
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
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為小人之歸誤辱
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
不敢冒進為門下必蒙見亮也未由一造台屏姑勒
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悽惄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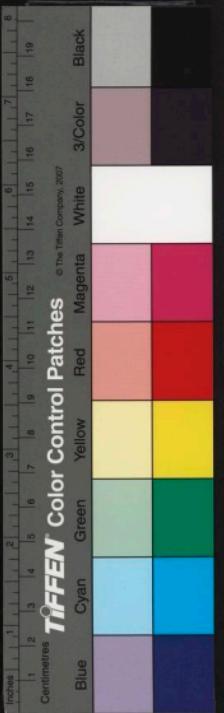
與執政

輒有少意冒聞閩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
劍臨汀邵武四郡為群凶焚劫蕩盡無子遺而將樂
為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



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餉自春初至
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
故細民荷戈持戟群起而為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
未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
為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閭境之內死於兵者十
已三四所存者皆夷傷飢羸之餘雖剝膚椎髓無以
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調已具狀申省
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須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
之使復業為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
宵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群衆運散盡以告謂其營

游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
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
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于再至于三
去而復來不可却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
在位天下大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
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聞也故輒奉尺牘上瀆
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為賜
不淺矣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加譴怒萬
萬幸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Yellow

Green

Magenta

Black

Red

White

榷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榷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苦官務酒惡不可飲比戶私醞故官中每歲酒課不數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為陳萬戶

經由朝廷獻利害乞會計每歲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均在人戶作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戶裒金資以徃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
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今若再榷當張官置吏後使兵夫祿廩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麥調度紛起仍於人戶免納酒利錢乃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若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榷之又榷非今日所宜為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數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承示諭欵必爭其不可甚善然罷榷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

近聞朝廷詢究茶鹽二法某在諫省其大槩論之詳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行鹽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



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抄法若行則利歸榷貨漕司拱手無可為者歲計不貲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於民已多上四川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為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民力凋敝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川軍之民彊壯者率以兵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者十無二三鄉下無牛無人田皆荒蕪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剥脣椎髓無以供也自

政和以來官吏以應奉為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耶茶引抑配人戶以為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產茶無如建安仍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取足於吉閩而已人何以堪茶司官吏勢不可坐視虧欠不免督迫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罷此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為言之則一路受賜不淺矣閑居杜門娶不恤縹縷々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

聞隆祐六宮先往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詔書所



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昔漢高祖之興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內以為根本故楚漢相守滎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甚處為根本廟堂必有成筭非衰老所能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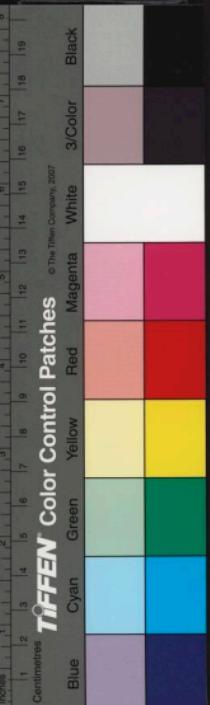
與吳守其一

龜山先生全集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之勝亦吾閨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縱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為韓也又聞池饒尚有殘寇未免調兵防禦不知只為苗劉否前日得福州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不知吾郡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為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柰何奈何

其二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滄亭則建城逼矣柰何敝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級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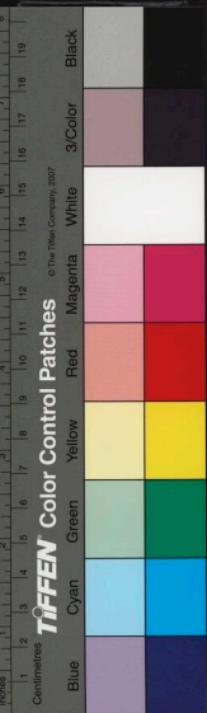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
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肯復為用耶鄉中去歲
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
悉變為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
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某自省事以
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
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為亂邑人日
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敷是
速其為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
則科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

如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
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
百人為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為制
馭不至自擾也某居閒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輒及
之惟寬明照亮

與李提刑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巡尉追捕張全餘黨足
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為念賊事不苟欽歎無已然公
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土、及詳知如明溪賴文幹
與張全等皆一時鄉兵同黨上、捕張全兄弟乃是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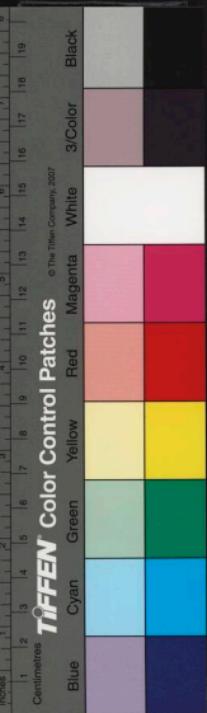


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天兵一往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賴文幹等首領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事即時擰滅其功多矣理當優於酬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觖望若得早與保明與一名目則凶燄自息庶無他虞矣更希裁酌某閑居不當僭易及此然明溪與敝鄉接壤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今方少寧萬一或致生事則敝鄉先破且害故輒以婉間惟仁明照亮

與陳公晦其一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孝履支福正遠披晤伏冀節哀慎衛某辱尊公眷知最厚羣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其棄世每一念之肝腑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終天之恨何以堪虛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哽區區不能悉布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存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

其二



解惟加愛是望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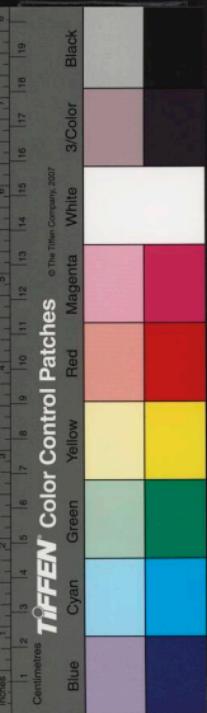
里人謝光叔自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猥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頗姦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苟非豈第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



解惟加愛是望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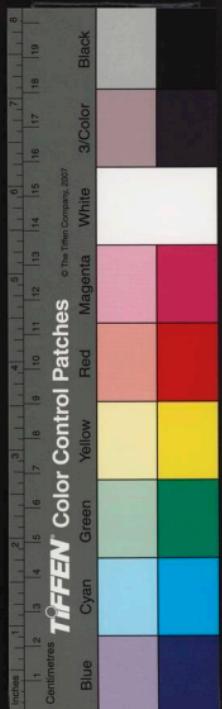
里人謝光叔自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

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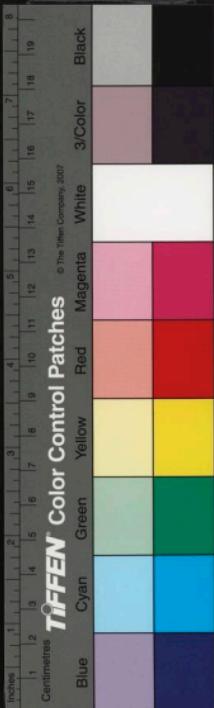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猥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頗姦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苟非豈第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



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
材乃發新硎莫匪克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
風宜得異能稱述公舉如某者駕駘下乘擣櫟散材
自惟銜譽之難鑑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
恥為趨世之謀一歎屢空方慕頽淵之好學三金而
樂入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
養為貧亦聖人不免猥從科舉誤玷縉紳庶乎餼廉
之微足為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竝衰
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鵠復何
心於軒冕方將投跡是於缺籠寄鶴巢乎一枝俯仰

終身優游卒歲禍伴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
相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沉浮奈何
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
嘵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參選調
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躔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
竊食何妨進身欲為轍駁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
之耀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
上躡豈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
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
之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固報無階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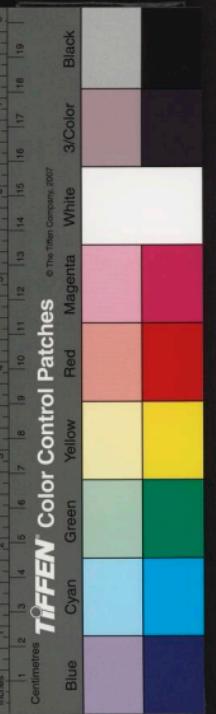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先哲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已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費貲職自愧無堪方震謹責之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聞以身猶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懷瑾握瑜欲有待也雖鼓刀有涸猶不為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隳居下者以難仕為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為末事公論一廢私

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奇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材疎拙稟性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塵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汙寧堪待用已絕凌霄之望方圖祭竈之安欹為轍駘之呼達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修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其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為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較士類為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



舊學益勵前修駕乘何缺幸嘗驥於驥尾天池可到
終有待於鵬風遇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

顯膺宸命榮頤郡符方懷慶問之未遑宣意緘封之
先辱恭惟某官賦材忠實無私器純深更貳正於名藩
謫休贊於輿論果茲邇東付以承宣雲翼怒飛匪冷
風之能負霜蹄一躍驥千里以誠宜敢希得士之名
姑逭駁賢之實過蒙歸德益用愧懷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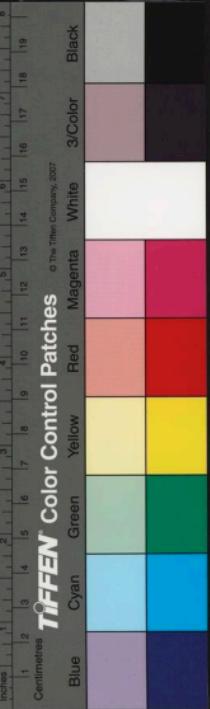
父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
未遑竿牘之脩處辱尊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綺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
摛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綏故鄉聲一時之榮觀
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漂纓
於外寄寵章顯服貯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
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覲德未期

代人謝呂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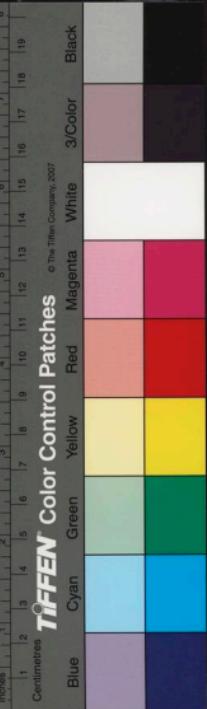
竊食聖時空坐糜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



側身方俟廢歸絕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乘井
竊念某職昧趨時仕惟為祿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
操行彌雋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驥之技窮
年無補終為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丹青
之能變每私猶省後擴憂虞豈圖君子之奔容輒取
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群
言竑聽而罔惑於謠邪小善冗錄而不遺於疎遠致
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修益堅素守鶴鶴何
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駕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
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卞璧前陳頑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猪苓
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聖人之時環轍載贊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為汙
標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為辱木惟出處
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况值
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
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為急務士知不穀為
可羞故韜光晦迹者棄巖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
廟廟之志顧茲平載之興運是為希世之罕逢凡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龜山先生全集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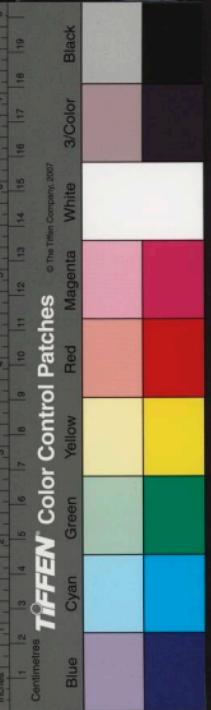
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學惟為己才不逮人徒襲父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葉盡驅夷貉自慙破籠之雞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闈分甘自屏於椎漁意緩何耕於軒冕再攘之臂忘搏虎之可虞屢比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氣俄伸久屈之中選省厥由所未有自此益伏遇某官至公虧已內恕及人以敎育英材為樂而務在無容以推轂士類為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孰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篤前鋒駕乘何能幸嘗驛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虔守謝李運使

被命吳東幸叨聯屬領麾江左獲庇恩私顧惟無堪
苟稱公舉伏念某蚤膺聖眷屢握使符才不適時愧
無實用學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彊敏之稱復玷該
通之譽榮踰所望愧溢于心此蓋伏遇某官大德并
容至仁博施不忘啟故益敦末俗之偷干以包荒或
副中行之尚致茲庸陋特與甄收敢不誓竭孤忠永
堅素守

代賀蘇左丞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綱轄伏惟慶慰恭惟其官道隆
淵懿謀經綸誠明自格於元龜器識允符於三鑑從
容常伯之任登延內相之榮序秩群才董正六官之
治宣明密命追還三代之文來膺側席之求大慰斯
民之望皇猷帝業允賴於遠圖繡綾龍章行膺於異
數頤惟庸陋久荷知憐空懷慶忭之私阻覘光塵之
末瞻仰之至敷述奚周

代謝筠守

卷之十一

竿牘之修以結鄰封之好遽承誠脫益佩謙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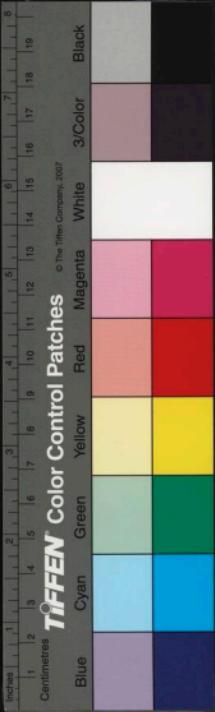
代與檢法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啟慶恭惟某官秉秉端方
迪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反人終見
治平之效俄聞風而增悚慶寵德之有期瞻詠之懷
敷宣易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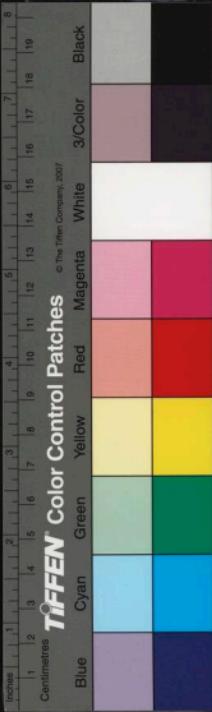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古香
藏書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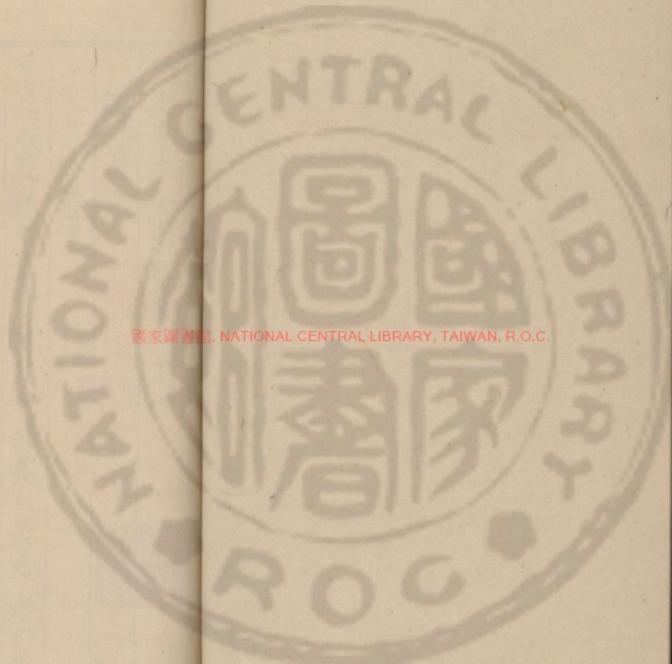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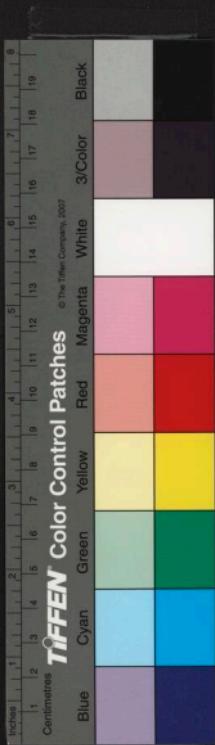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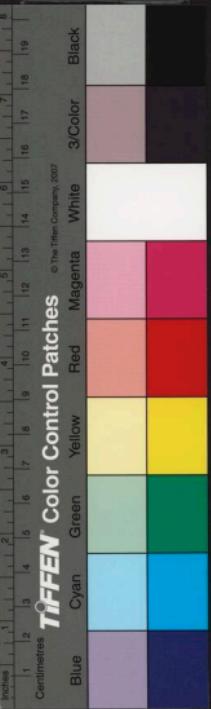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50643 v.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十四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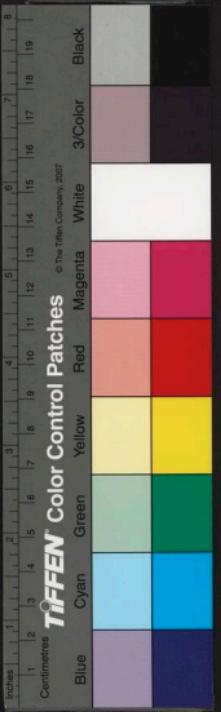
求仁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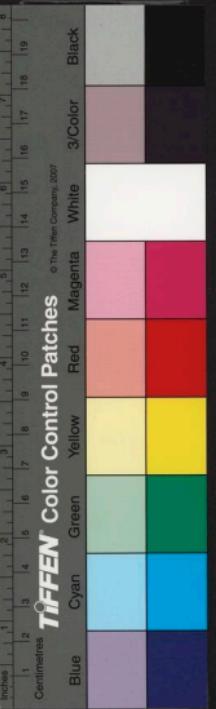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
答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
址焉雜草蠶石闢地為養舍有講誦之堂無休寢息
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
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為我名之畫其義以告居數
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不暗康莊之衢負
城西南諸峰首尾盤屬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

龜山先生全集

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塈
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
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
一時懷德秉義之主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
士之欲為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
觀游談戲諭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
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悛雖美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
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為章句之儒鈞聲利而已
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剝無
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屢夫販父
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之一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
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
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慾者相進於道庶
幾少淑類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
直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銜鬻
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
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不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
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
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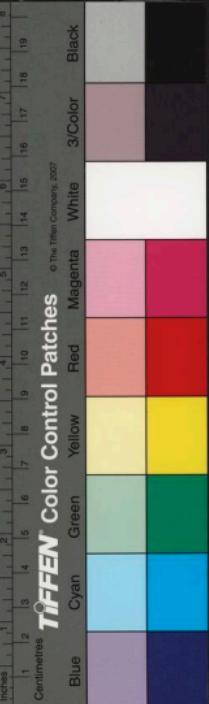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二

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踵息庵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滛浮其死也永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世之羨生者吐故納新然經烏伸訣以引年甚者鑿丹化金餌之以折不死厭常為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嘗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切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生之經夜卧無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張君諭捐金結茆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韻不聞足音益訣使之離世絕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訣於有成也張君為之營地勤劇若此豈亦有



意於斯乎

沙縣陳諫議祠室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第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除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定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姦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

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蓍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貧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處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大處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先矣二公之言盖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數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



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常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盖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體也。然居今之世，流離賓序，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其昌乃為之書。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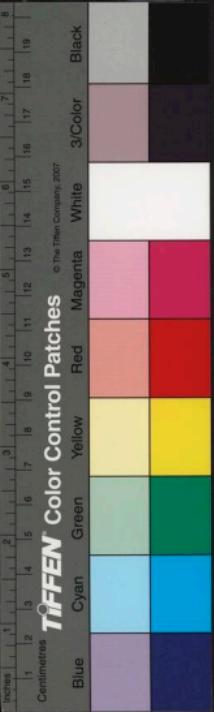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木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為賊所焚。知州事劉庚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陳公塋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為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敍，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為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為急，而不知



使無訛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為之
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於異論宋
興柳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
間文物之盛未有前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
士世儒安以私智之鑒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說亂經
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用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
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槩以四凶之罪目之
天下靡然無敢忤其音箸談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
士氣不振積至于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
時橫流稽天而鑿市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
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誅周侯之遺德
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
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為旅人無所用
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為治之道煥
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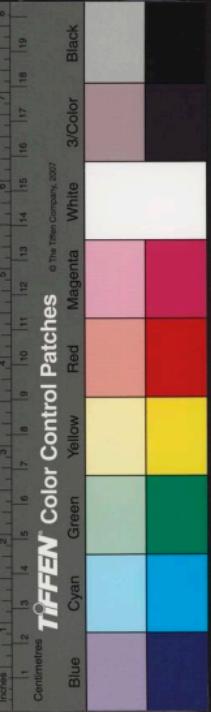
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社而奉之為道
 之存非以是為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
 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為一時儒宗適主
 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為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
 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
 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
 炎初為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
 令吳庚未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贍依
 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
 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
 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營始於四季
 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甓增於前用人之力與
 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為厲既
 而色之士蕭顥以吳俊之書走吏諸予求文以為記
 予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誕之辭盈天下士
 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
 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
 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
 子亦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



之射者棲鵠於矣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為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跪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窺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數矣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廩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庶用心於此非徒飾其詞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溉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城然後為學之成也故弁以告之

楊道真君洞記

縣城之地隅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為楊道真君之所居也楊道真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真偽莫得而考也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詣真君禱雨輒應予竊異之欲徃游焉而未暇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屩攀躋峻嶺然徒步攀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吁然一室如神利鬼



刻其中窈然莫能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戶有泉汪洋
汙漫竚其能宅靈氣而興雲雨者有在茲乎予彷彿
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
人纓綬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咏朝出乎
筆舌之端而暮傳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
而浮實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為恨也至
於窮山絕俗僻陋之邦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瓊
奇絕特之觀往往為幽潛之士遜世而弗耀者擅而
有之是人也雖欲窮尋其聲光且不可得尚能顯其
所寓於戲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
吾心也姑書其歲月以為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為與以忠信為輓輓以志為御以古聖賢
為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為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
之途翹翔乎詩書之府游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
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眾人不與
也乘飛軒之車御遺風之馬鄭女曼姬扶輿挾軸發
輶乎康衢泥輪于椒丘脚觸列帛絲管間作凡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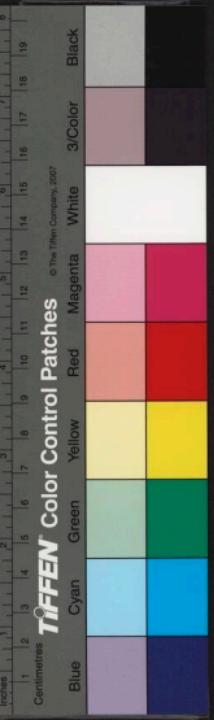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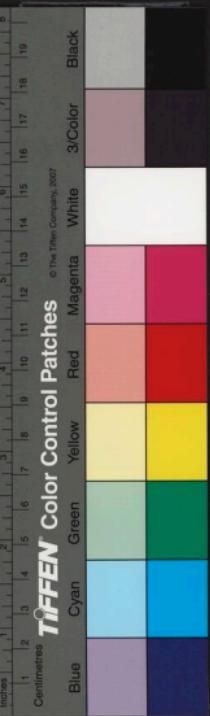
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為也是二樂也不相為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醕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圬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為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牣其中盡瓊瑩絕特之觀興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圬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無安為酖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顯德間邑人設像於其中冶金鏤木為鍾鼓以警朝昏旁有隙地可以種藝稼穡僧之居此者足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旁之地



爲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遂棄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木者不禁剪伐陵踐竹木無有遺築於是巖之醜形如張口待哺聳據于東南之隅邑人而求暇筭熙寧丁巳封內有警市人惶駭之無一日安其居縣令吳侯來始爲之還空安集之而民復得其所及賊平閩父老用昔者之言以謂是禍也斯巖寔召之遂聞于公請縣之僧可淳者使葺是堂於巖腹刻木爲像以鎮之所謂均慶禪祖是也復作亭于巖股以待往來之遊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文以誌之乃爲之言曰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爲也窮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百里之民豈其然耶蓋人之所欲完以葺于是者數寔然也不然則如之何而人樂爲之也且盜賊之興其漸故非一日矣肆凶怙力民慢令侮禁相視以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如吳侯則彼之肆凶怙力者方將遁形隱跡之不暇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有在矣斯巖者何與焉以步仞之虛而層軒疊徑雲烟杳靄之間幽崖塞鑿乃若繪畫遠至于井邑之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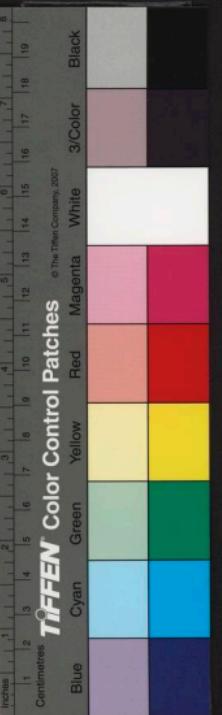


谿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則又足為游觀之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往來者使觀之無惑焉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于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于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為記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筆童牧叟下逮窮髮荒蠻無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淑暗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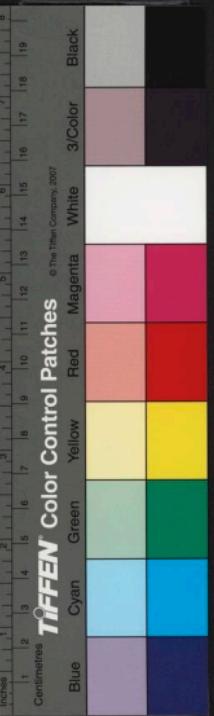
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慢戇之物日穢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敢其身也不敢其身是不敢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蒞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為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為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鎔鼎彝而鏤金石為邦家之光况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



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墮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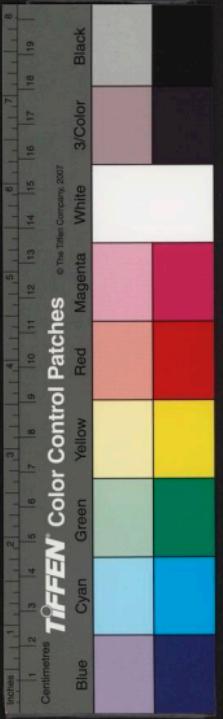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久茀不治畜豕之所游竈徑鼠之所家荒壠蕪沒蔚為穢墟予一日曳杖躋屢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蓁蘿蔓而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之棄材為閣於其上既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目而望微雲洞開一日千里於是乎以歸鴻名之蓋取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武子之名閣也始子以飛鶱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無乃穀穀而變變於物歟予警然不吝隱几而臥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人履步仍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尋常踰閨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為小矣夫閣非晉膝不亡也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冷風上闢青天子其以為高乎鶱之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為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濱猶蓬蒿也惡覩其異哉蓋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况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天理哉子方疑我之嚴棘而受變予亦陋子之自矜於見開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退予頃謂二三子誌之鏡諸石

乾明寺修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余以漕檄二令于東陽有大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為禪寺更四代而康始繼之樓佛之廬未完者十二雨濡風剝二閣蔽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欲完而遷之久矣計其壞材堅甓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所能為也郡人吳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用力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盍為我記之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曲檻雕欒鏤鐫渥彩焜耀入化人之宮峙二閣于東西序虛明深靄豁如庵快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吾州



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士通閩中而過者益
艤相銜而輻相轢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優麗為東
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魁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之
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求
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足為美觀也比年以來
歲屢不登編户齊民方且以艱食為虞而康師乃能
於薦饑之時稟勸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
足以感於人者是可嘆也已乃為之書

白雲菴記

廖君無隅一日過余而告曰先君得吉卜於孔山之陽即其北域之隅結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卉以爲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既喪事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寘佛其旁命僧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詒謀之義而懸名之曰白雲菴蓋取狄梁公望雲思親之意也顧得一言識之可乎予告之曰君方筮仕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梁公之言名其庵其志遠矣然狄公當嬖臣孽后窮凶之時雖織之獄起而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夫乃欲以一簷之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孤翔幹之勁豈易勝



武公獨見義允為徒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聾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淄磷於世變則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十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望雲而思親將灭猶今之視昔也君其勉之

含雲寺真祠遺像記

師端慶真姓蕭氏順興大幹人年十四棄家為浮屠十九受其戒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已而遍參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偈示衆更衣坐逝越翼日用茶毗法得五色舍利以其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菴之原以所得舍利為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毗陵歸故丘其徒惟覺請予求文為記予與其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幼方肄業為科舉之文挾策讀書窮日夜之力為進取計蓋未知有匹羊之憂也師每安錫過堂下釋椎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擾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為學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賢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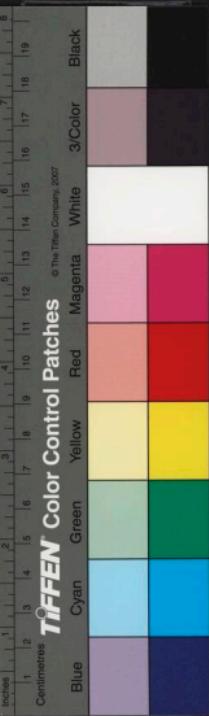


也今其已矣過其虛朴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惜然興歎者久之乃為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遞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為郭郭驚湍激流為溝池魚稻果蔬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負城之北有寺曰橋菴者偽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東徙不百步面東衝深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卒更五十餘年無繼之者上漏旁穿風雨弗庇崇寧四年始命僧永璘ノ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為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晔然金碧焜耀乃喟然歎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人哉此有國有家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藥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為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此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焉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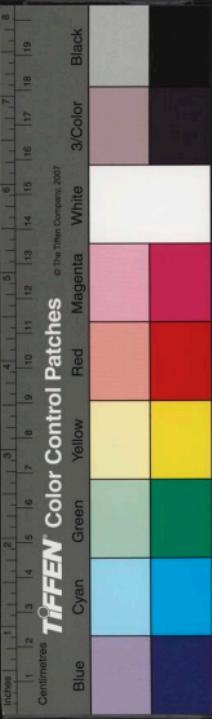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一
資聖院記
三頁十一
年
始命僧永璘ノ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為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晔然金碧焜耀乃喟然歎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人哉此有國有家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藥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為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此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焉宜



先人之遺像以爲歲時展省之地而璣師不予以禦也
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
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
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扶
屨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
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
壑茂密望之隱然若籠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
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為記予嘗
論養氣之道以謂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
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未
鼓刀而不為汚任天下之重而不為泰臨之以斧鉞
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人固
意其頽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修氣益完文日益
工蒞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
吾知其才必為世用也今見其飛矣異時推其所養
而羽儀於朝又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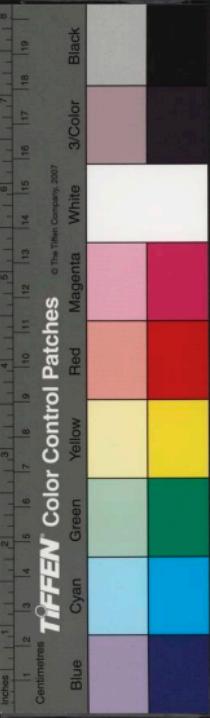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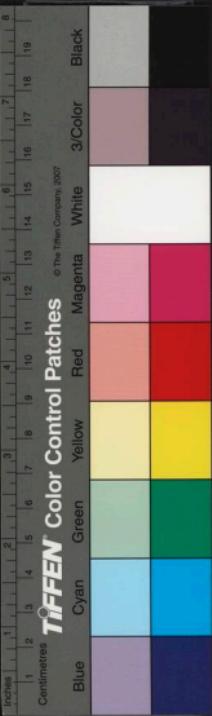
之
道也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幫原蹂數州之地皆狼頑失守而婺女罹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遣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內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馬夷傷之餘竄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抄寇平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復出為惡者政成治定乃頤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擅疆兵負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據有全吳首效臣順為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憂故城郭不修士卒不練一夫跳梁而六州為之暴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為池陶甓以為堞募七邑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事而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於九月中成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不可陵犯民吏歡忻鼓舞相與請余而告曰昔之塊

垣廢址踐為通衢故闢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
得以自肆而人受其弊今吾民莫枕而居無異時之
患寧可知其所自耶顧紀成績以昭示于後余嘗
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為城郭溝池之固
蓋本諸天地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之
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可
也故出車廕則功力缺矣今婺女之政緝條紀律織
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郛為邦人無窮之賴旁猷偉績
熙廢前修豈曰小補之哉
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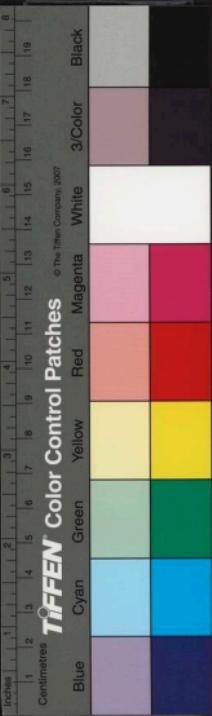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五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據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麗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恊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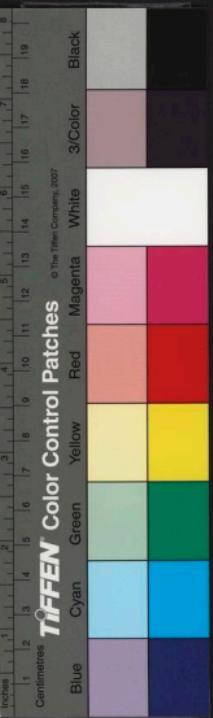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五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據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麗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恊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金生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

金生先生集

卷之十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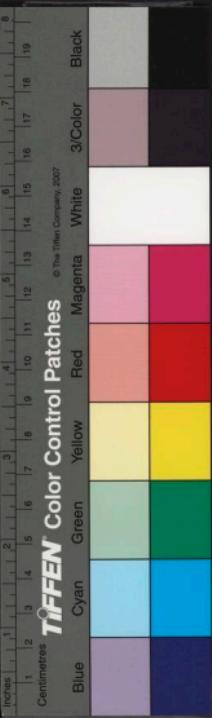
五

五

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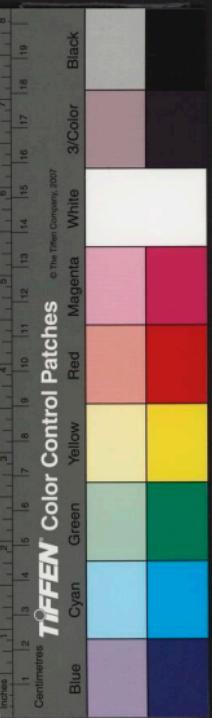
五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云

在弟子之例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本石居鹿豕游因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興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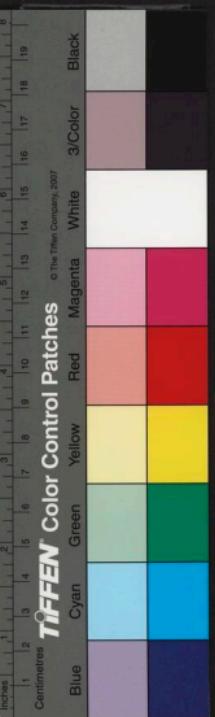


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備不能論人
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其必
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
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末則庶
乎有得矣若夫過其平鋪雖望其門牆足未踰闈而輒
妄竄其室中之藏則卒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
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折字脣脣於章句之末甚者
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闢謬而已是烏用學為哉彭
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
為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然為言邪其未以為然

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復古編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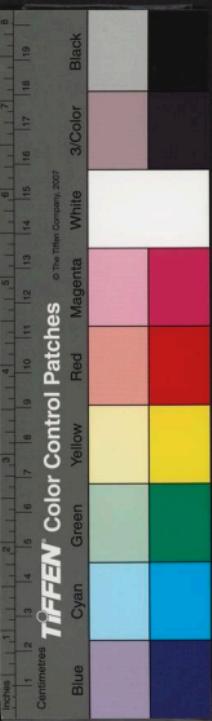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
紀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
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
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
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
心為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
之書並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
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



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旨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友謙中用意茲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書於其始成形声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為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為之說以附于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書晉義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于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禹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率此道也子故以一言蔽之曰



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其君非暴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爲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子會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患小不可忍而爲仁皆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忘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公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



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為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盧以託宿焉况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為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於是得為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

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北牘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虜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



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襄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蘇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辨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今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唐為七閩都會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衛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鋟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



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覓一薦狀未幾改宣
德即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額昌府鄖城縣脩奉
泰陵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
期告具會汎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
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
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
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于理王博文帥廊延薦
為經撫司官夏人有米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
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牒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
夏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意自日
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與亦妄意其庶
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
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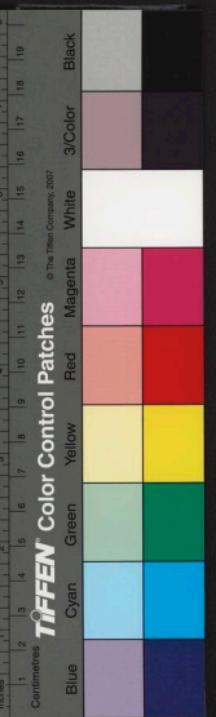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
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
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顥遺得其書
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復幾不可讀東歸持次毗陵
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是為世
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
也



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悞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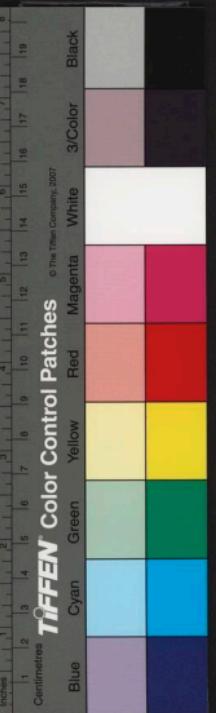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秦雖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况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庶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蓋發聖人之蘊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擲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



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况其成書邪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汚鑊之非惟不足以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過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為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眸然見於顏面不間知其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礲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陳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為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齋之於陷穿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童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池人之子而綴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辯明者公既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



之奏議一編屬余為叙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
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
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
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施捨
即馳往省之見其蕭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
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至垂絕而
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
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

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
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况餘人乎然試
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溫柔者
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
用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
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
任不亦重乎危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
名可謂知任重矣予顧以仲遠配子之名益將期子
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兄自畫而已其於
仁乎何有然古之為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



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
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者
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為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
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毋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平武間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
未有知其為倒土也嘗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
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
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
乎不然何使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
武易之吾子姑為我字之以相補之惠斯亦故舊之
義也子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為之言曰夫一體之盈
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乖於彼而
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棐諶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
應天者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
文請字曰文伯并為說以紀其事云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
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于家以詩書自娛其為人
敦朴夷易不事表襮晔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



焉先生既沒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

屬予為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

惟有德者能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閒燕其

善言懿行固已欽聞習見之矣俯仰十餘年間先生

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為者漸不可得

則予之素所聞見者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

聞焉况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

切平易不以雕琢為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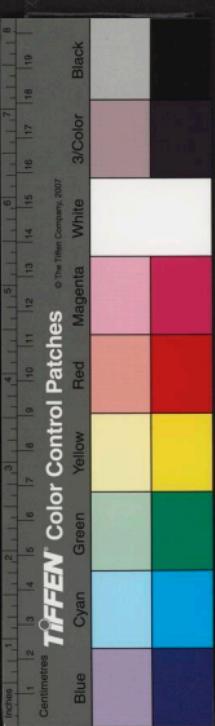
謝君咏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

國家圖書館藏書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OLLECTION

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是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後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閑時之盛衰豈不信矣武公之仕不充其志而用不寃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月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儼應用之文亦皆有興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烏審律其一也審律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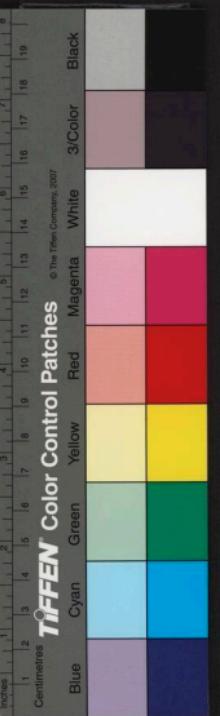




儀去年以遺迹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水華先生文集序

水華先生錢公諱世惟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季十六七時其詩已為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之門與之方軌竝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輿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權要廢之終身卒以窮死公初在平江雖為郡貳而政實任公出老奸巨猾屏氣惕息催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恤已而為有力者所困不得盡其所欲為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恩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娛無窮愁懸憾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詩為多公既沒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予為序余竊謂東坡文妙天下為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况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孰友凋喪略盡晚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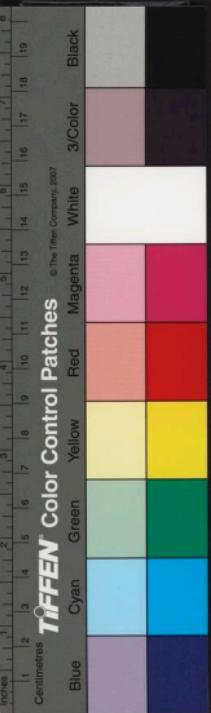


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為之因以著其出處之

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祿卿贈太尉王公謝事南歸在庭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初公而下六十有六人各賦詩以紀其行是行也蟬蛻叢塵之中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酬參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矣昔一疏辭位而太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卿大夫播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臘皇祐間君臣一心收攬豪英如建夏然大而為棟梁細而為樽榼居接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為時望所屬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為上下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予為序夫成德之後苟非子孫世有入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瞽歎之餘音然得諸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



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為榮耀余何人哉乃
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為之書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一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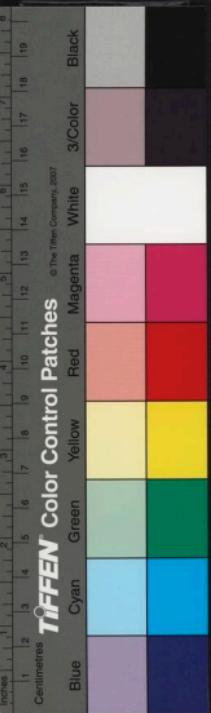
十六代孫汝損叔目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一十六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殿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
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頤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
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
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
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乏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
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
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闈而海內丕變雖懼



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為榮耀余何人哉乃
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為之書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一十五

十六代孫汝損叔目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一十六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殿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
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頤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
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
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
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乏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
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
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闈而海內丕變雖懼



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為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富文二公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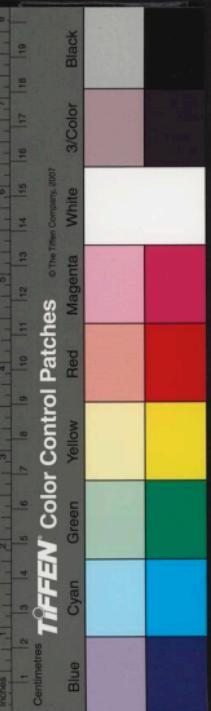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蒸以南無大吠之驚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類而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寶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况其親且彌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弁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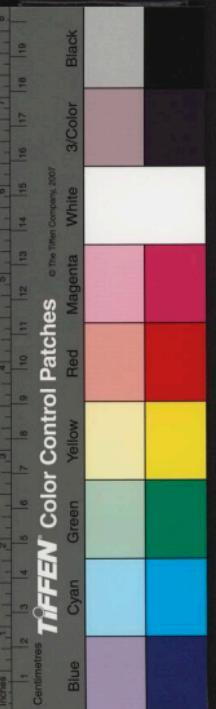


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携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為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

書

題蕭欽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内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



所知也蕭君歛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為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與楊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群雄並爭公以棲山蓋世之才躬踏矢石陷敵攻堅為一時稱首宜其鷙悍強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乎乎同時輩流乘功名之會鷹揚邁生之氣舉相將也今其子孫散為編氓埋沒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稚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收之以公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歎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為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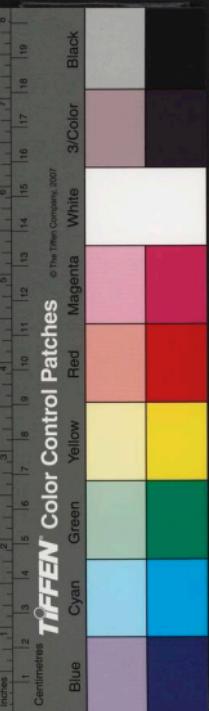
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其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為同僚友自彭城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憫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託物引類辭素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之畫皆其胸中饗飲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屢更流落州郡不少振宣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足以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一月癸未自餘杭徙居毗陵道過吳江舟中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誠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助莫閨門之內朝夕之



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
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况
於女子乎故膏梁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
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于耳目其不渝胥而散
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
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收之間出道卿所書文誠示
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
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
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
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尤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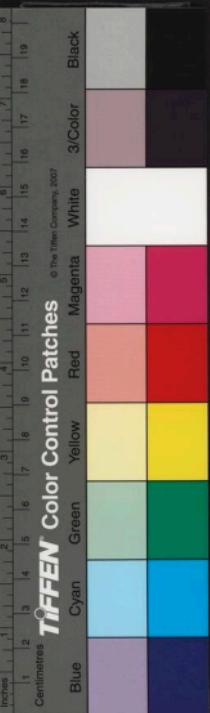
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
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
名為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驕為疆何以
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
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常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稟有異雖一
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



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
神交於萬里之外卒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
言為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
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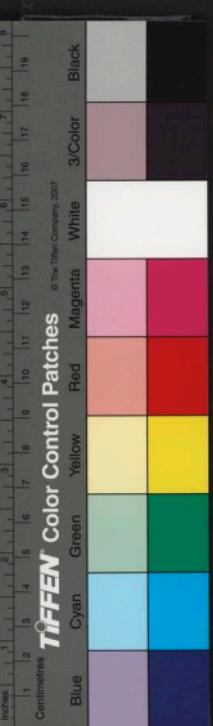
熙寧以來士於經益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
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直盡心焉故為之
訓傳誠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
窮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
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
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
自叙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
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脉譜得之於南康王巖先生楊孝本
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嘗仕於楚失不用故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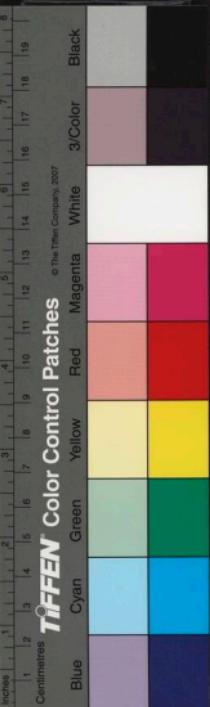
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于春秋之學尤闕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較然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者不能為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其慎擇焉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為乎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為易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為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



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為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為重因其有行也累数百言以為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列也三復欽歎然予嘗考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為文詞也其學果安在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萬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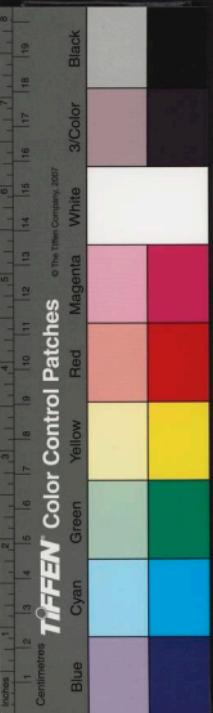
李君與祖以了翁所書溫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溫公蓋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為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臣範俗其辭翰宜為士夫之所寶玩興祖乃能鏤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冊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總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漫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以詩贍行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祿為榮而以陰隲蒼生為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鄉總服已窮矣今其子元孫出其詩示余得而伏讀觀公所以訓迪其子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孫與道卿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淳豈常理之
是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謚議質
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眷訏之故有是書其辭義
典與而依據精密足矣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
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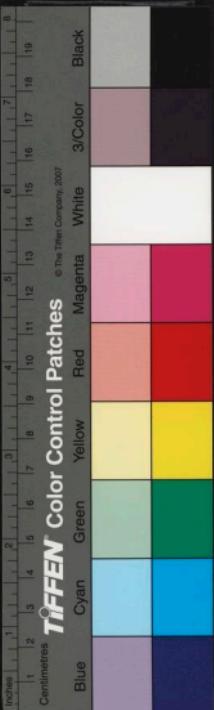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
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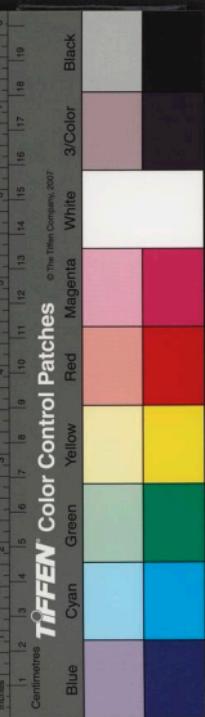
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
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爵謂大夫之上也禮考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
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
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
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
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
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
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

與其以陳文範陶清鄭王文中孟真曜為比其尊
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閔中諸君決疑於伯
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
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
座右正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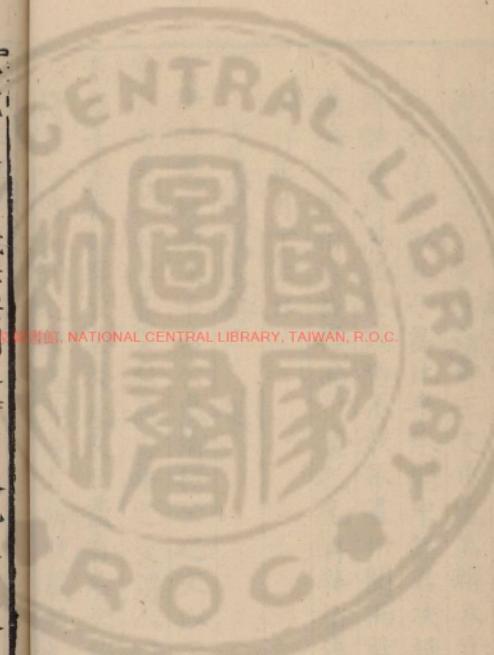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
沈公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為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
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
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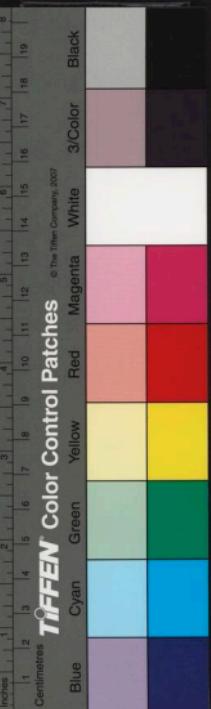




國圖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
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
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
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
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
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
是時額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
私脇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
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為也郡守
高郵孫公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土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
陶行縣聞流言謂土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
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
今以道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
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為淫刑濫誅
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
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慶
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
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
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
為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
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修報而凶訃至
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歎今見其手澤憫然不覺為
之流涕也民表不妄許可表之雖未及識觀民表所
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充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也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姑書其所聞附于後

題了翁送幾叟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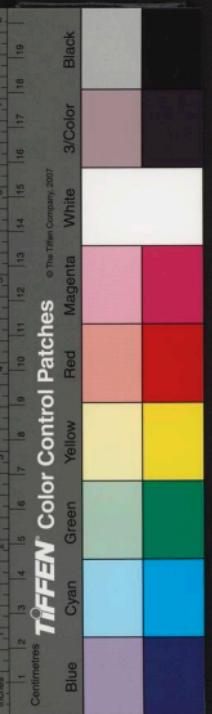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踰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踰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進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諸公和說論後

昔王荊公以和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大學諸生薰陶王氏之學久矣閑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為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獲寫者如登膺門況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佐臺端論事件大臣意謫知江
州一時清議覽之無敢言者獨文公溫公抗章于廷
諱之事之本末安撫參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
正造門敍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牒名立之言其
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
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
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里人嚴朝選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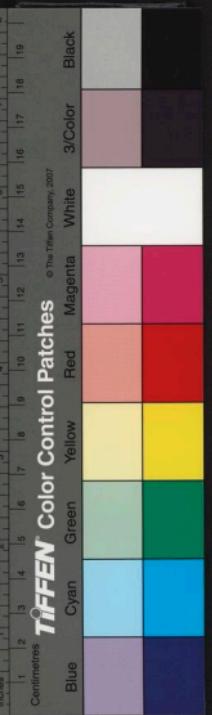
雜著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于田實貢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鷄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鷄鳥能為不祥於人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佐臺端論事件大臣意謫知江
州一時清議覽之無敢言者獨文公溫公抗章于廷
諱之事之本末安撫參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
正造門敍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牒名立之言其
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
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
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里人嚴朝選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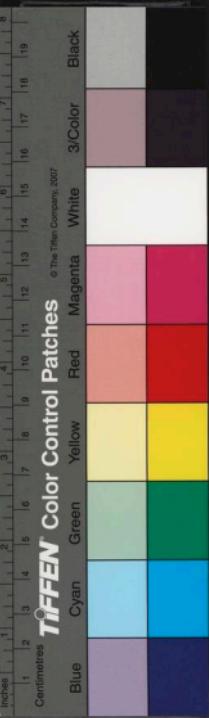
雜著

書銘

舍其英茹其實精于田實貢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鷄旦而不
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
鳴其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鷄鳥能為不祥於人
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
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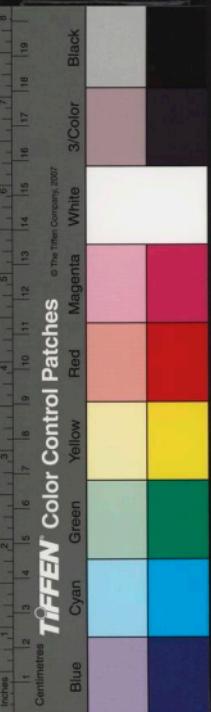
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是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恩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走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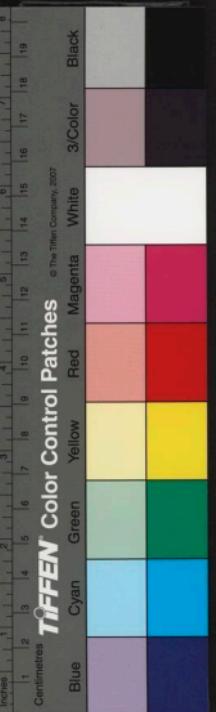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黃門謂韓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予以謂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彊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大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況於一璧乎此知事大畏天者之所為也當其持璧睨柱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倖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危而無悔者歟不一二年卒有覆軍陷城



之既難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
澠池之會甚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
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
也相如為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端
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
之雄者耳而謂之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黃門以為大
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
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率也我知其意而
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三
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為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熱
而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大之能熟者也是大
之得其性也苟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
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
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冠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
相離蓋子母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鳥非焚之則



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與哉世儒之論也以爲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爲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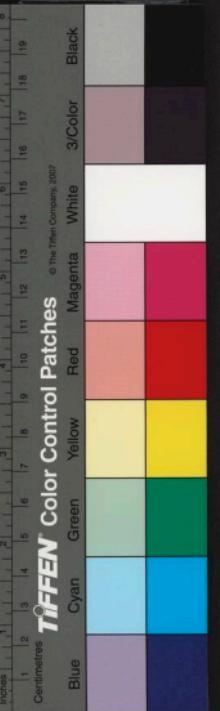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蘓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鄧氏真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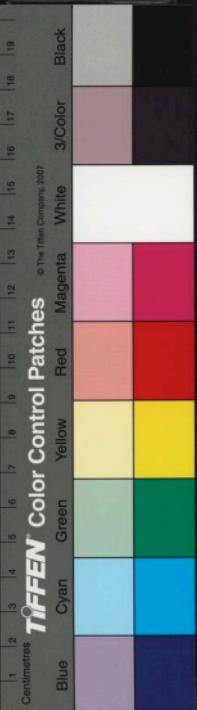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賞為鄉間大姓其為人忠信原慈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吊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是芥常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瞿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誰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汗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錙委之者

也



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瞿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焉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

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篆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推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瀚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識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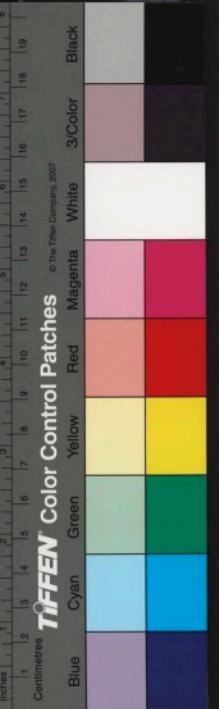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惟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將免焉故其流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予請銘曰容孫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致語

肇壑凌霄共喜千齡之會啞孟樂聖仍逢四事之并玉塵交輝德星復聚恭惟

知府朝請南溟異稟宛國上才顧千里之難羈姑六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四賢行聞袞繡之歸佇有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郡貳位列星羅家傳清白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不墜威望有加相忘賴上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偶茲勝事敢獻鄙辭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
庭下秋風颭旆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
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
新聲莫辭酩酊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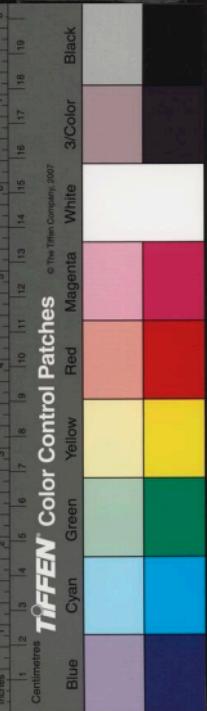
伏以跨鯨溟勃身出蓬瀛梓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
時之盛集鑿千里以交欣恭惟
經略侍制儒席至珍奕驛逸步脫跡東膠之列蚤膺
宣室之求握手螭頭連飛鴈序俄出分於屏寄復承
代於仄時豈惟間望之隆該寢衣冠之盛

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華宏深式慕子淵之用行庶

竿牘之修以結鄰封之好遽承誠脫益佩謙冲

代與檢法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義端方
迪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反人終見
治平之效俄聞風而增悚慶覩德之有期贍詠之懷
敷宣易究



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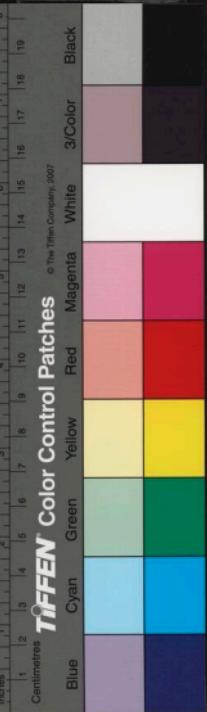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哀辭

祭文

袁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是月晦即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猶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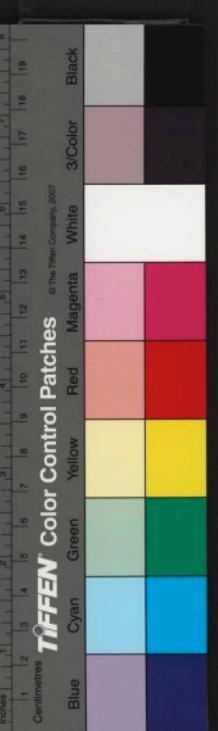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哀辭

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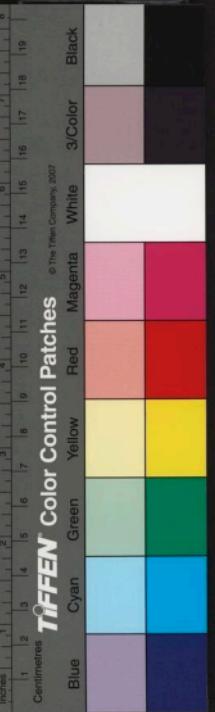
袁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是月晦即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猶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襍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爰探博取可為勤矣然其支離旁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移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

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推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_切全體而分割駕異端而並逐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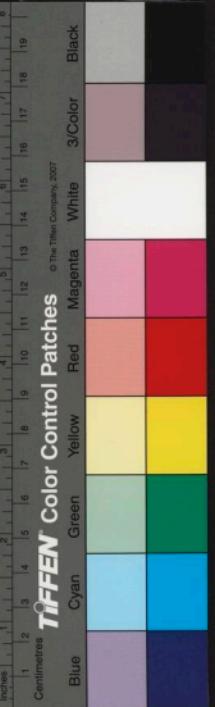


驛支轂乎多岐豆千歲其浪漫兮去聖遠而卓彼先
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勑榛棘
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
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
弗屬兮尚因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
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嘆道之難行兮
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
關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曲任而直推
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
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

傷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
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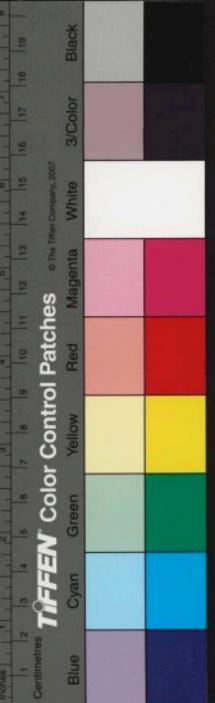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
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
爲學鑄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談洽旁穿
曲貫各得其宗不爲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爲詞章
遂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冗
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鈞考薄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
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



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
 稷甚益歌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
 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
 不予棄進而友之殆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
 生官于閩余遷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
 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
 共學者往往登頭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
 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
 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
 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郛郭兮邦國之禎應
 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夔琚兮位
 単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繁芳嶧兮雲帆蔽天膠
 沮洳兮天地吸虛鼓洪爐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
 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耀兮胡齧爾壽忽
 開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吊遺孤兮飲
 恨干懷曷由除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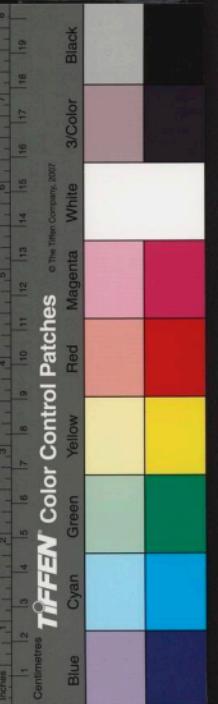
哀鄭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
 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
 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
 地萬象無一不入其胸中每醉後吟詩作賦或數十
 句人問其意多不能解嘗曰吾不知其言但知其音
 良為可憐余笑曰子固不識音耳若使子識音則不
 但能詩亦能聲矣



下之物若無足以贊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遁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為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為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凜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欺世罔上貪得忘憂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暗而不知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於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憂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暗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於

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謀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擾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於古人其賢於衆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益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于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己故為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恩道未訥而仁內行純懿幽燕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宦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死於賤貧宦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于汴之濱魂無依兮託鴈鬼以為鄰



自古聖賢兮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垠
亦有湮淪汨沒終厥而不伸死同腐骨兮俱磨滅乎
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故
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涕淚之沾巾

祭文

祭楚守縣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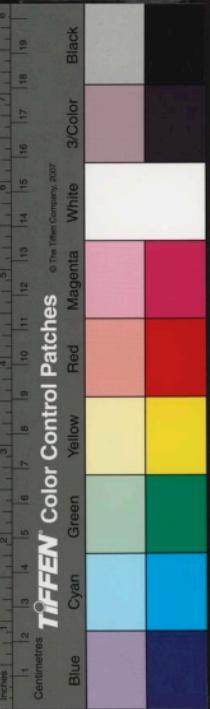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師嬪睢汭懿系靜淑功施於內
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減雖離和鳴禮衣編飾
天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季若叟偕老天胡不相
中道而夭歸旋翩翩江流瀟瀟哀兮何之與水俱逝

酒殼既馨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思虩

嗟乎思虩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
青雲俊譽鵠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嗇中道
而夭競時多艱未充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釋適子
之館升子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
在傷欷歔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
飲食予心悲傷長與子訣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
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呂侍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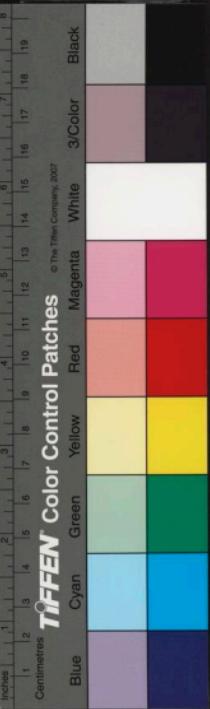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茲世臣時逢清明
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
道隆德尊為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顰頭公不鄙予
進與之傳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
胡不憇遺以佑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勸
心志俱懼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瑩中

嗚呼天生我公為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
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為嗟一跌而
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道原委而東之
念生死之未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
浪而沾衣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
加乎民分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
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
未即死而頭童齒豁茫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
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
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
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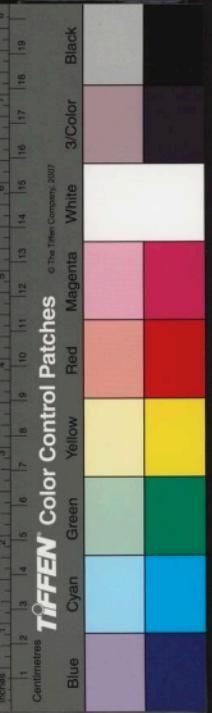
求之悼此志之不仲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
徒隕涕而馳被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祭劉冕之

嗚呼我公惟德是仔秉義直行與天為徒元祐之初
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為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
劫火洞然不燼惟王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吊
喪我正臣銜觴一慟此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祭鄒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齒之奚為於公獨厚錫之大鈞
賦物實勞以生胡及吝茲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刀之
其誰杳冥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庭朝陽鳳鳴讌波
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觀之景星
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清濁至言
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為之公之云亡梁木
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誠道信公則
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詰言之出其同
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亟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
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憇遺死而可贖人百
其身旻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
不忘其知我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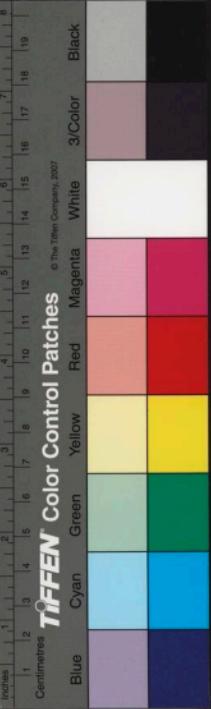


祭陳立道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雋
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
門者必汝也遽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
有傷子之戚孀妻稚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
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大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
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人莫知皆以汝為戲語孰謂
汝之卒踐其言慕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
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直能了死生
歟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
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
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既得
所託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入沒於戲哀
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
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
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不
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號呼痛切汝聞不聞
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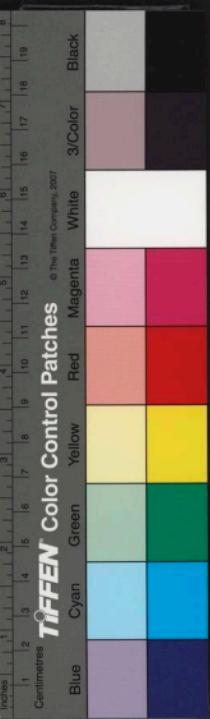
肺摧裂旻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惟此鞠凶厄
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九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
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勸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
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後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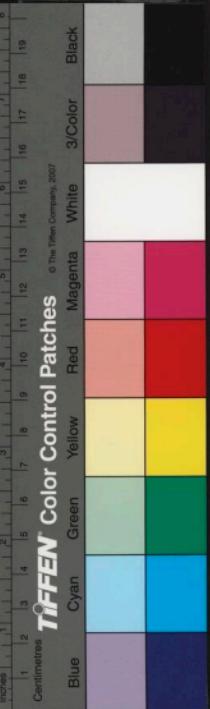
肺摧裂旻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惟此鞠凶厄
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九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
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勸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
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後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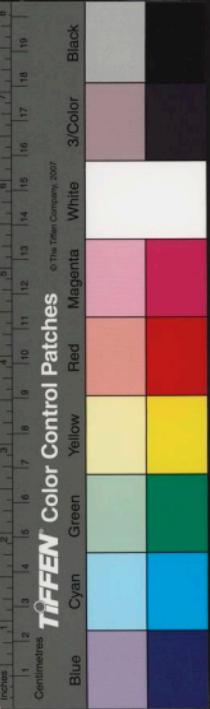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
九
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為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俊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于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鄧少

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徵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為晉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為曾氏巫生阜阜生晳晳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為名臣於時薦登膾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躋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溜一郡有



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傑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聖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迺以公為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輩入判太常以親姪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有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懿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備及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自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脩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入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鬚髮盡變服除入為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祿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數月召試即真選實錄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
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
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為多先帝
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諭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
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
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
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
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
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
餘件簷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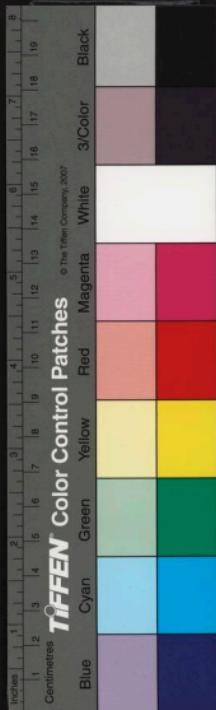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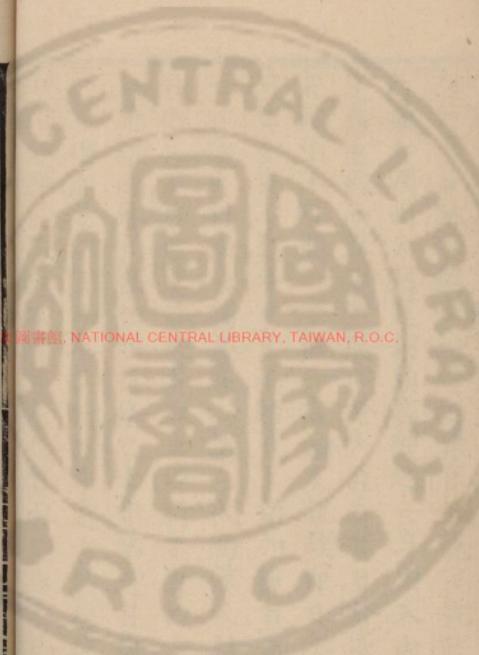
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
兩上章論之曰雖執政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
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良欺君大
臣參與國論或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顧所言
當與不當行之人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
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
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
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
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
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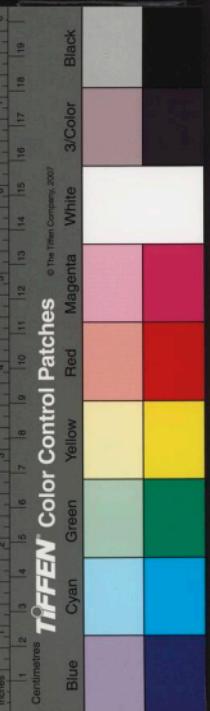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人行下事雖不俊士論贊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
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
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股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一
者相湏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
何異愛脢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
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
風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
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
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
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眾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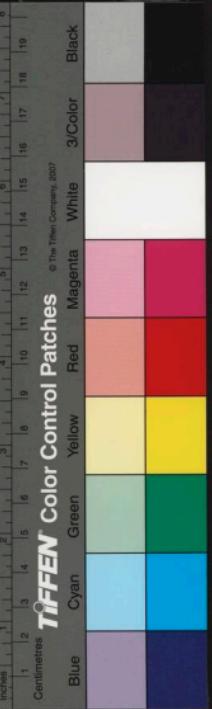
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書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儼焉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雋有常城縣民候偁者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約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未恐不足以啟倅門又言近日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濶聖聽杜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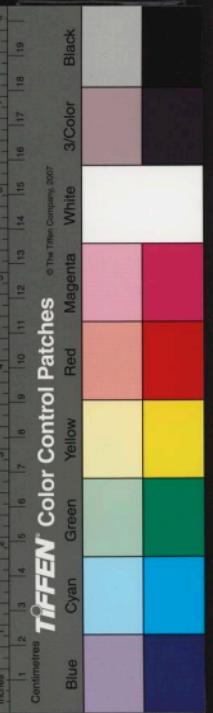


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
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輿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
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後添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
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
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
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之從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
民有所研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
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
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
面之理但當閼塞支流緩之比去正是行其所無事
由

卿材當畫八事間於朝簡易明白臣有可採乞下水
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訛為得
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
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
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
臆決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
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跡逐一處則
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
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復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
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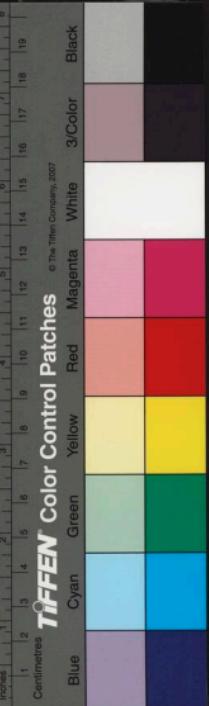


州徙景先陝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
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
卒如公言秦王後止襄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
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傳
國再世可復譏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
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審方佐
民食未克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
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奠迎和氣冀日有旨罷
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
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豫多是與二公合異
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
交章以為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
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
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
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
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侍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
至改陳州在穎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入至
今賴之即使者議開八丈溝溉陳蔡積水頴人素以
為患公距其讓使者以語訏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
陳訏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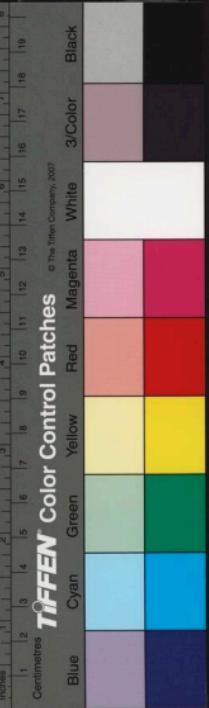


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輶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飭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効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瀘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

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于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諮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謀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襲狎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訛為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禹例轉一官公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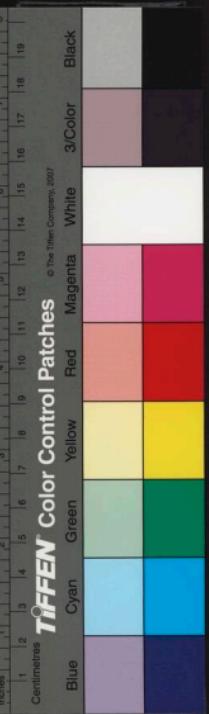


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與累諱不許至
 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覲幸
 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衛史言希
 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
 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季徙海州元
 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
 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曾某可用曾公為
 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祺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
 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
 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
 為後世法顧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
 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
 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
 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有一切置
 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餌四月
 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
 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授勅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
 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
 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
 辨因以濟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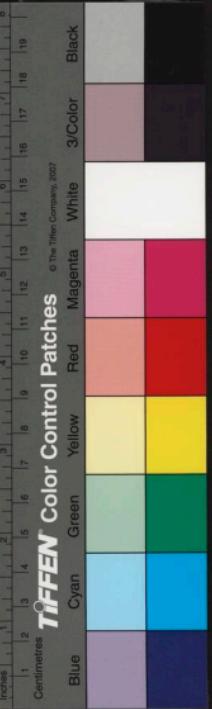


先生全集卷之二
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
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
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雖促令赴省供職及對
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敘或復舊職典方
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骯未蒙聖澤
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
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敘復者還其所奪官
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
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
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

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無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
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
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
治者莫如唐陸贊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
史官掇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贊事唐
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
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
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抽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
之坐右留視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
補萬一又言伏觀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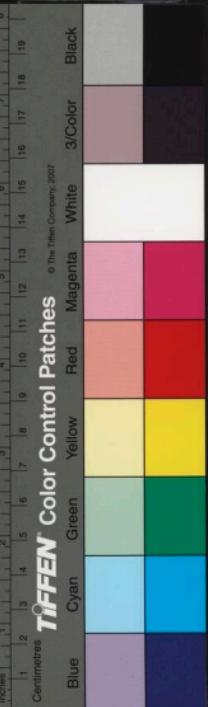


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
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為治日接
群臣以廣聰明以通眾志之時而處有此變更竊恐
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
而為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
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
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
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
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隳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
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誦公遁館伴虜使事畢
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
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
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
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
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
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
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委孫不復問政章帝
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
之史冊為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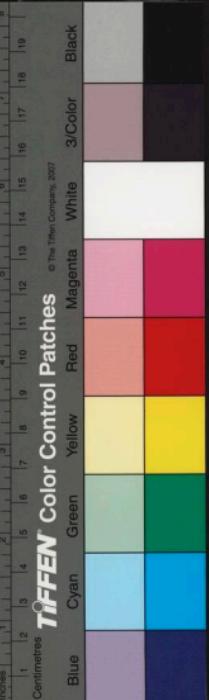
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
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
載也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
職其犯額嬰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
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
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
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
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
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諉見紓
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通

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
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
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
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
前益詰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
為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
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
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
命魯公遼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
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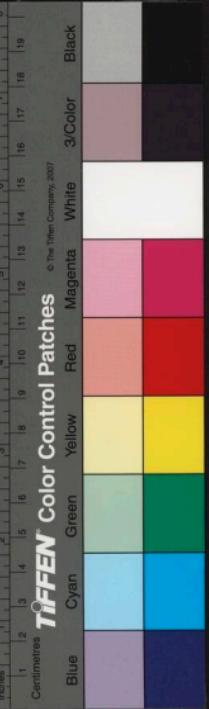
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第
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
滿盈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
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
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兼集禧觀公事修撰皆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
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
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閣
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勲方用事
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渡

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
月歲旦之夕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
人精祲之說至誠懇澈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
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
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
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稚
耋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未歎動城邑徙知楊
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鈴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
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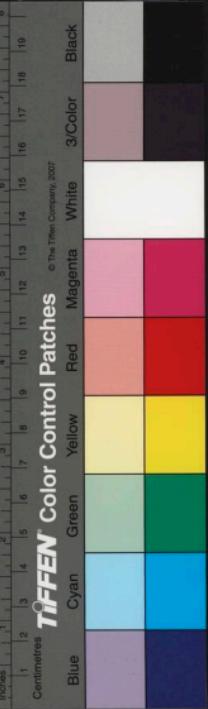
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謠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灤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辛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于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授公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欽慕歲餘

二公同時寢疾公遞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寶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八寶恩追復朝請即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眸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凜威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摶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



撫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
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
則所至有成績瀘州故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
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地道閭門而不得去更十一
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
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
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虜中山川道里遠近夷僉
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妻訥皆大驚服及自朐山
還朝某宮某送伴虜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
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夷狄欽慕如
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為急由布
衣以至寢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斅之日陳
無新衣薦無完衾惟器用敝惡閭門千指無所歸聞
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

年十一月葬公于南豐縣世賢鄉梅澤之原遵治命
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
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
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
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
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



卷之七
司馬文正公集

郎中二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宣家有
子八人長曰繩通直郎知楊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繩
承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宣義郎監兗州
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柘城縣稅務絢將仕郎
監睦州酒稅務緒承務郎權知泗州招信縣丞繩
纏舉進士女四人長過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
仲二尚幼孫男二十人悰恪慥悅懷悟情悌恂堪怡
悅旨憚憚他恢稟懷悟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
結主知朝廷每脩一書必以公為選首自仁宗至哲
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早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奏議十二卷通鑑故實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
唐宋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尚書講諭八卷曾氏
譜圖一卷公歿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益還元祐貶
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謚文昭公
久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為多丘大之餘朝廷
載籍焚殘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
恐漫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
史氏採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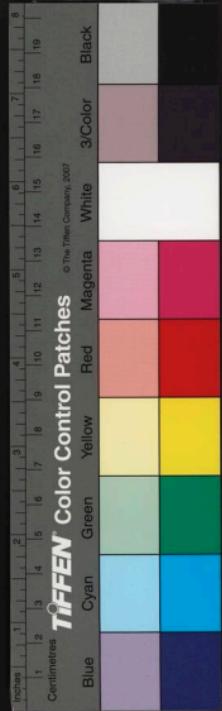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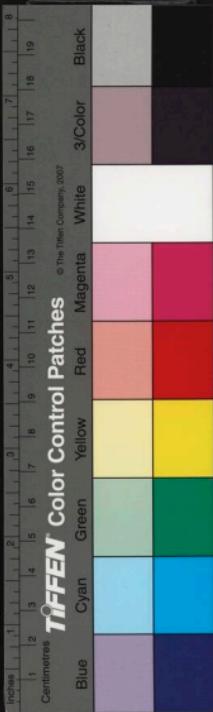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里人嚴鑰嚴督刊

御學性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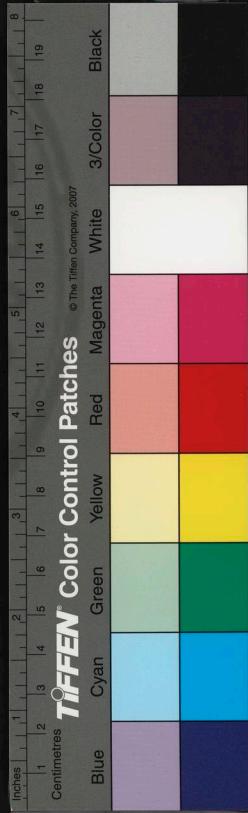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E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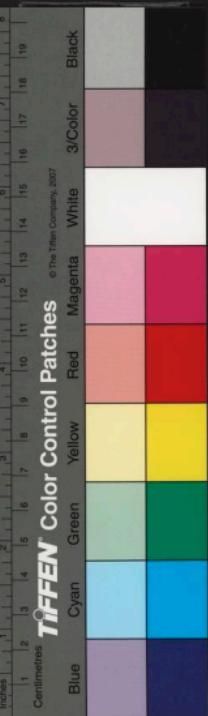
A color calibration chart titled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The chart features a vertical ruler on the left side with markings from 1 to 19 inches. Below the ruler, the word "Continues" is printed. The chart is divided into a grid of colored patches. The columns are labeled from left to right a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d Black. The rows are labeled from top to bottom a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he colors transition through a range of hues and saturation levels across the grid.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50644 v.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The M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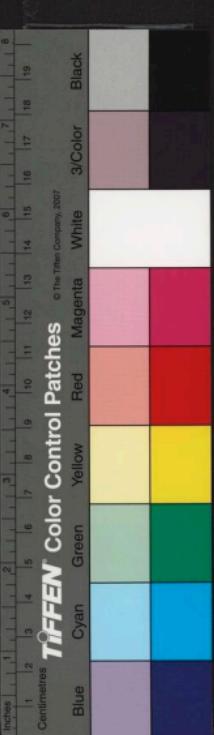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

誌銘一

楊母朱氏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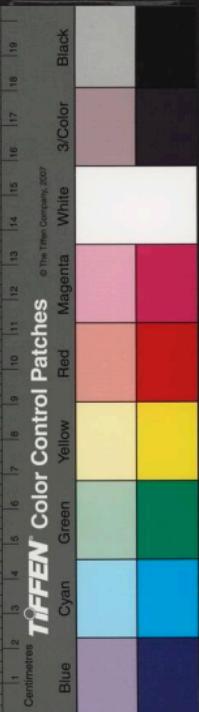
楊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楊父先娶蕭氏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存其為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楊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斂必親臨之未嘗委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



所恃夫人朝夕撫卷必知其燠寒疾痛緩完緝敝悉躬為之比其成人教以素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夫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往恐有弗及故卒受天祉以居寧壽芳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孰女功不替謹之翁或止之曰為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為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為婦而孰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天使吾明爽而視聰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志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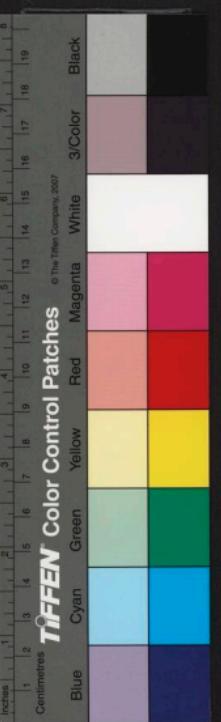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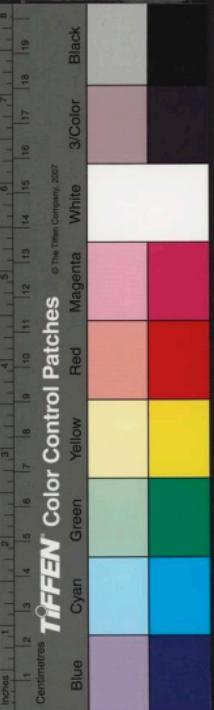
之行得無生刃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獨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塋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右族貲累鉅萬而其父子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絕俗之士游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而夫人事其男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室是宜銘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塋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二生男八人文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皆業儒曰正真為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惟楊氏已物兩十家累萬金視猶批糠允矣夫人其



德克配刻銘墓碑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志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亢踵門而告曰
先兄疾大漸顧而謂几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鉢
屬公令塋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
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能
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古行事始終之大節而
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子也南劍州將樂人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貴諸父皆淳侈妄
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君
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懈窮探博取發為辭章
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
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郎知建
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紹聖四年某月某日
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為人果毅明達與朋友
信不诡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為懷安次
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搖
手為姦利用以為怨君去旁邑吏舞籍為隱漏以贓
敗陷重辟無一免首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明



吾屬無類矣。是時君過境上故吏。遇君拜庭下。以是為謝。其在南豐歲遷大飢流亡。茅檐晤者相枕藉。君為法賑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彊敏與民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練目明。亦易避也。其破姦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望于下山之麓。君娶鄭氏。生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愛。今其已矣。悲夫。銘曰。謂天爾。嗚呼。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後胡不蕃。嗚呼。靈兮。騎雲欵天闕。而上訴兮。邈乎。不聞。惟有德為不。

朽兮長存。後歎有考兮。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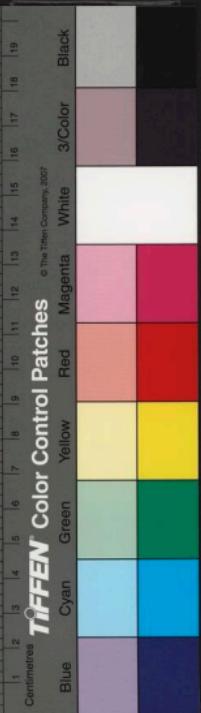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劍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貲傑其鄉。子弟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幼。夫人以孀。雅自營攻苦食淡。仰取僥拾。卒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



炳曰允踏上崇寧元年九月丙申葬于龜山之陰始夫
人疾革子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北歸省之床下已不
能言猶領之若有鶴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墓
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嗇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好
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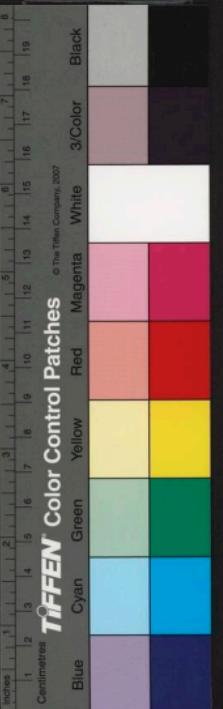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
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頗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
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後之游聽
其言稽其行叅之於其研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
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
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
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
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
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終角已知擅學砥礪竭力以養
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
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
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
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
誠意為主以開和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畫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雋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已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鑄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亦或以忠誨成懲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卒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猶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即汝舟之女配于君于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娶守義不改產皆其醞籍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衝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之姿眸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庶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躁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礪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擿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一
七
二百三十三
女配于君于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娶守義不改產皆其醞籍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衝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之姿眸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庶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躁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礪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擿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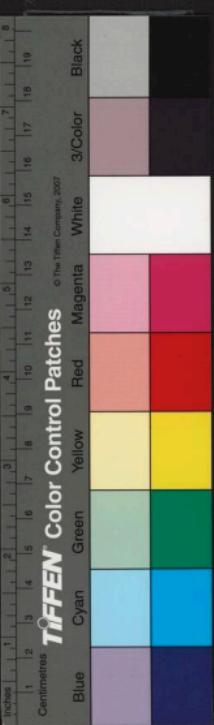


二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之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瑜韞質不耀器藏于身多文之富易云其耀學無欲清惟道之腹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難弗堪潛德愈光歷衡之原望之睂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邾唐季

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藝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叅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即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百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議四履



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
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逐前議先生不受令守
益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
歸之其蒞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
決獄聽訟鈎考薄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
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
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克塋于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塢
之原娶劉氏先生姁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為
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窮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
登蹠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忽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
窮死意命矣其尚誰尤故敘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
君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
位卑德尊慄莫舒兮汗血龍駒繁荒嶧兮雲帆蔽天
膠沮洳兮天地吸虛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草圖兮
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譴兮黃宗之原
安此居兮鏽石紀辭永不渝兮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間者
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李明而審律先
祖山先生全集



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儻之文
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
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
俗遠矣其後李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
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為前
輩而少得從審律游京厚先生不予以鄙進而友之今
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乃序焉銘之先生諱像字
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
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
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著著自少篤志鑑
學老益不解六經百代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
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
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
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故迫之
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太常
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
大觀元季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某
日葬于其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
長適其次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
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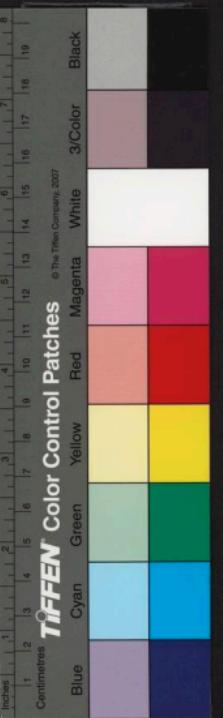


故為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孚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虔州右司理參軍俗儻悍喜訟聞吏明智添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郡為難治君敏達彊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輒解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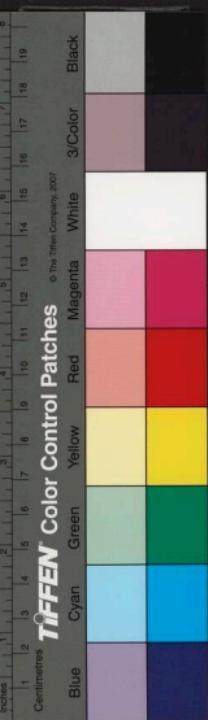
留獄會昌民有诬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冤得不死者五人令狼懷訟君不已彌年不敢決其後更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沾五人法當遷秩任事者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斬盡吾職而已無他覩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有老父舞智玩法為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追啟以事汚君緩其獄閼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夫人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其所自為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皆知黃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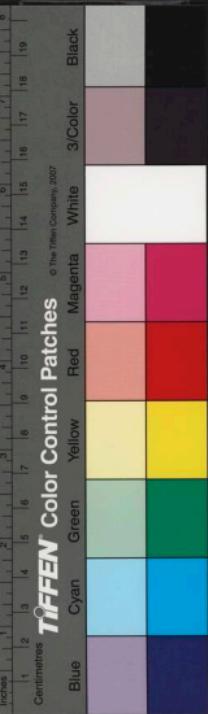


賢而益奇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
郎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
本歲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民到干今頌之以年
勞改宣德郎上即位覃恩遷奉謙即賜緋衣銀魚辟
福建臨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
江州廣臨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
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郎還
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日
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
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另一人曰偉明擢崇

寧五年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其次適
某君為人樂易不事表襪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
嫂盡敬畜其孤如已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調節族
黨無吝色内外姻睦人無間言初與侍御鄒公某管
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
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久矣觀公所為
足以激類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
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之書浮屠道
論謬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蒞官臨政務

近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研至有稱士論每以用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篤厚恬然也其自守不回益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錄十卷藏于家疾且革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他非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其所道過錢塘以尚書戶部黃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羣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侯猶德在躬闕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恩澤卑不流迺止于茲其存不朽有謹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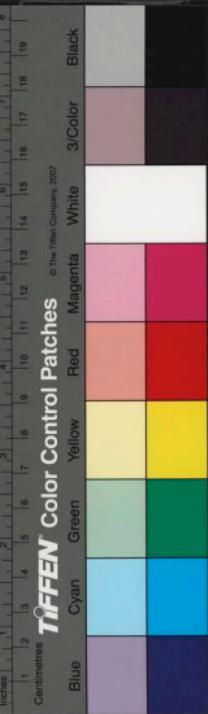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槩未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溫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廸諸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遇人樂易無疎戚之間賓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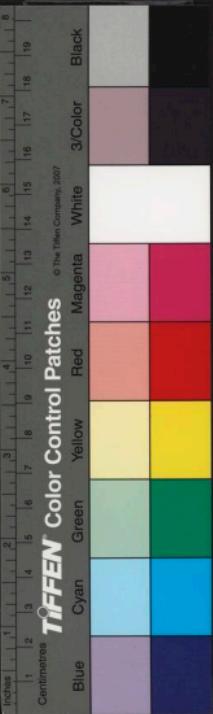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槩未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溫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廸諸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遇人樂易無疎戚之間賓主



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
 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轍索掃塵不為後日計留
 也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厲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
 葬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疑欵從俗君獨曰吾寧死
 耳奚忍為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
 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為鄙俗常憇象方之訓
 死猶不忘非篤於為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為
 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續所親有為浮屠氏者泣涕問
 所歎對曰庭前柏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
 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
 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
 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
 奠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
 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
 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
 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
 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平有子皆珍璆懿置待價千
 金麟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塋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振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適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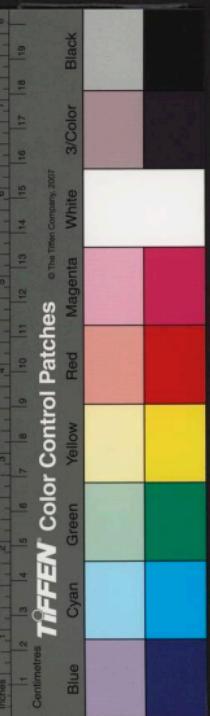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俊傑价備偲遭武氏之
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絕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
悌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
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為溫州永嘉今
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荀以進士高第叔
家至三司益鍛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掾稍
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
陵卒于位樞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葬橫山
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墳
土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
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冢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亢
之女國博之長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于蘇故今為
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母天人憂
寢甚家徒四壁惟閉門自守雖廩食不繼澹如也親
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肇
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高
德不為進取計南豐器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寧五年
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
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楊州高郵縣
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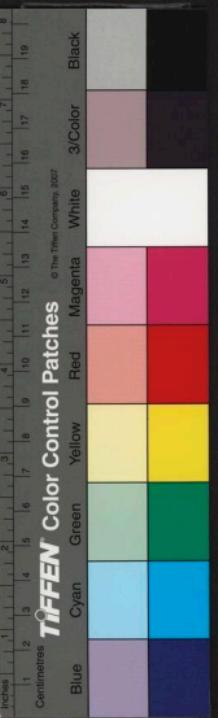
密縣事除澧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德
郎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南
豐兄第三人皆登頭仕有重望而公尤為翰林公所
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信
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授
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諭郎坐乘騎誤過欽聖太
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即位覃恩轉承議
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雲
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郎自陳歸部授
通判永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銜罷改授簽
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放轉朝請即用年
勞轉朝奉大夫加駢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袁
州自永靜改授及罷泰寧任或勅公諳朝廷申理公
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鑒今固躬蹈之耶竟不
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疾
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更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鬪殺傷十餘人繁蕭山獄吏求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
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于州杖遣之餘悉迎刃族
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
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
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簪筆立庭下屏氣惕
息受成命行文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
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
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不
能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朝廷下
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戶姜田為功
公爭以為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得中
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卧内使者驚問公曰彭澤
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而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
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李授之然怒猶不置是時王
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
怒之覲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為曰縣令乃敢與
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晝吏對使前
章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得
巫覲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暴桀因
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間以火將起狀期
日處所令將詣祠有不信抵罪又卜予城隍神祠如



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敢有復
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鮮知學
公為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為師士向風翕然一變將
門子弟至被附注衣縫被為諸生者不可勝計瀆淵
瀕大河自元豐初决小吳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三年
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
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
言又廣孟子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深切著
明皆可考而行也草當虜使道公至謂宜先示以文
教迺增闢學舍益市書口親為講說士皆誦其言化
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暮至十倍崇寧詔天下興學
莫遂為邊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公為理
雖守將屢易幕府號為省事歲水災首謀賑救民不知
有饑公之力也公性間直不泊於私歛居家交順
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婦稚均其所有
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惟恐
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蒞官臨事以理自將澹乎
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雖要權
必爭不少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微名於
世雖住筦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久益思



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情累若預有知者間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怪之莫敢問手書寒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已之善為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諱慕珍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二部員外郎國博君諱餘慶贈屯田郎中考諱處常故任忠武軍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括蒼人朝散郎珣之女有賢衍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文一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藏于家其稿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公



于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
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與其歷
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敍
而銘之銘曰李本羸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興于有
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絕或封惟時之遭俾實其
季為衛將軍位雖不允蕃蕃子孫世載其德著于昆
陵疾誰與瘳邦君之靈公蘊大器增光于前匪斲匪
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七得其師靡然向
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四千鈞畜大不
施其行則瓊寄之去來視猶一蛻舍無不報不于其

躬力穡之勤後獲此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責報于
天如孰右契橫山之陰有墳其墟公則無憾永安此
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葬
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
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
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
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弟奉承閭敢失墜惟是幽堂之
銘府以謨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底沒



無稱以為親蓋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

久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

治為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宇德占

生而有至性純行未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

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胸中其所取僅

足而已不為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翹

如在己者雖里巷疎遠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

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囷不吝也娶李氏有賢

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季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

李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後次適承

奉郎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行次蚤卒孫男三人曰

朴曰棟曰縉女三人皆幼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

為已而已須以發策決科以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

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外不復以世累擾拂其

心日味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

不見其面者非靜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汎

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顧謂侍子曰

今何時曰雞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沒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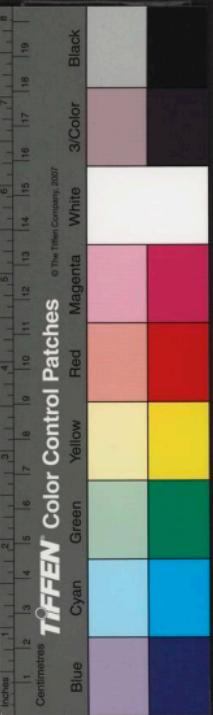
季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溫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



清慎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沒也吊哭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淳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系向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數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弁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殆堅之徒歎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唐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名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于堅有光無墜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禹子銘子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居士予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為人嚴恭儉恪不妄



嬉笑靜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遷其意無少忤
 者比其亡而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
 其墓舍予其誰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
 祖諱思父諱苗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
 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
 之不必懈輯睦中外熙熙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卒克
 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
 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
 黃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
 敦柔曰致虛曰宗虔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窆
 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
 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譏兮

梁明道墓誌銘

致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于其子崑山令之官舍
 越明年其孤歎扶柩歸于其鄉以宣和二年八月十
 六日葬于蛟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支昆陵乞予銘
 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
 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素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諱
 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襲祖筠父世廣明
 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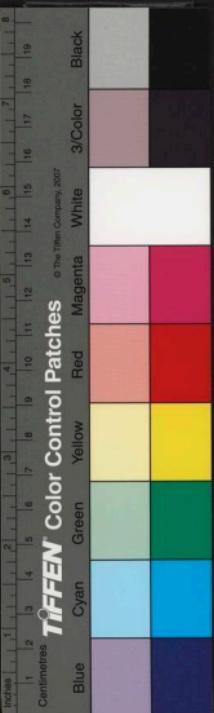
未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

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疎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廁賑之不吝後雖自寢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蒂皆此類也其姻家官于贊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館為辨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未俗日益偷離夫屬之親迫窮禍患益有不相收者况外姻乎聞其風可以以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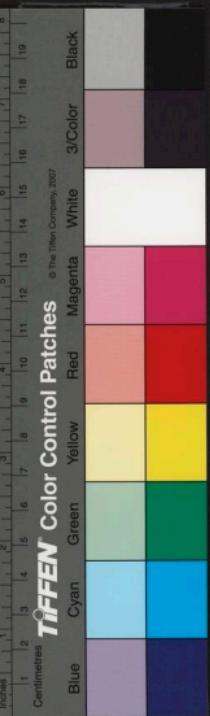
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為之祈禳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蓋如此晚齋心繹氏疾且革問棺斂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即崑山令也次曰後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之報于後必蕃蛟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



巨次曰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
為歐陽文忠公所知人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脩
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昆陵著姓進之
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厚慈與人有誠意雖喜怒
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
施無疎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
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
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鄰艱食則給薪米以振之
市材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為一錄曰寘患
飯千僧以薦之歲飢殍死被原野進之歛其遺骸藏
之殆不以數計也俚俗信機巫宗人得癟疾閨戶
無敢往來自進之日徃省之無難色比其下也所遺
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織悉詳盡
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寮有稚相善者
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徃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
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有閩士自京都還暴
卒于逆旅斂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託
哀其無告為之棺斂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
贍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沒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
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昌平王

日沐浴更衣若將遠^遠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日盥
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
視屹然已亡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
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佛事未嘗須忘于心雖
在塵勞中而能自撥樂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
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
得故能安逝若此為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
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
早孫二人其孤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葬于武進
徐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朝奉即高元脩之狀來請
銘乃為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覃後昆
其永無極

國圖印，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二

誌銘三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
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
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
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炳狀來
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為諸生肄業于上庠挾
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
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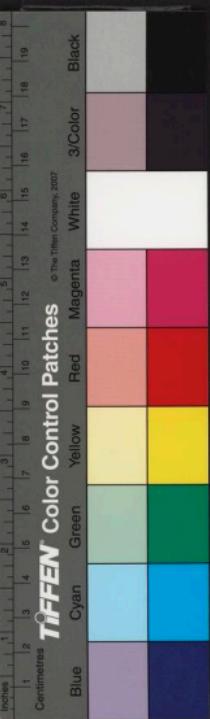
國圖印，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二

誌銘三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
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
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
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
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為諸生肄業于上庠挾
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
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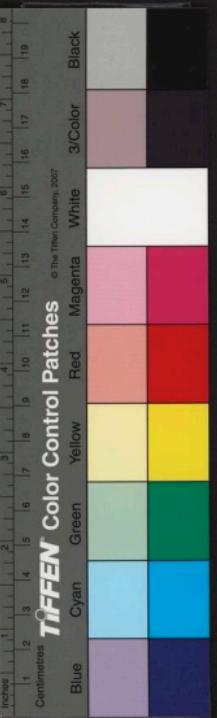


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夢字斯和其
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為邵武人曾祖
諱待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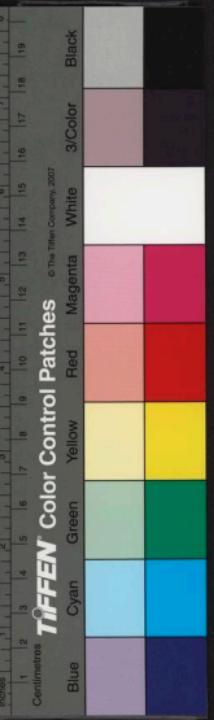
睿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
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大君繼妣饒氏累
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于外家成
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
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
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
下至毛鄭箋傳胥率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
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崇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
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羸糧重趼越百舍而
至者常相躡也廸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
監生泊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
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
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
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
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声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
溫言慰薦且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
悅正邑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



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廳於是部使者以公為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處為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溫懷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驟申至死者獄具刑官欲寘之極典公當書辭建議以為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訐公公不為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論乙乃止當杖審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繫始愧服然公猶坐嘗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為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未見公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郡延辟充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奇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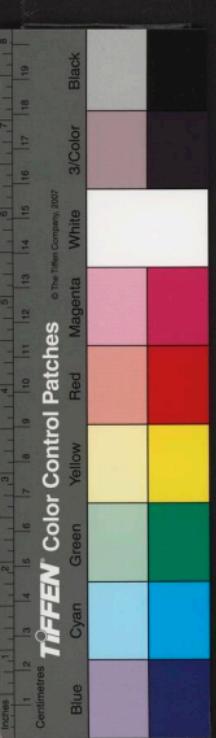


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懼公徐為
呂公陳方略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後工未畢諜言
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
將安之是速危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
櫓彼將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
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終羌威羌等
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
五謙狀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
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
招置之法為足食乏兵之計懲二虜輔車相依之勢
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謙即
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檢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達當累政
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具所犯不日皆
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勲武騎
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
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流上四事大畧以謂
總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
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宜許之
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



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諭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廊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勲雲騎尉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威德事獻視學頒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勲飛騎尉時朝廷謙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為重非通知古今之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丙以考課被貢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畱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勲駕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間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畱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公

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叅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博也以公聯姻姪亟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奏曰公諫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學方布衣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緣一間盍少留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獲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



命官修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
 以知禮法文為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
 夫役之數益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
 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
 所稽考盍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為一書上之以資觀
 覧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
 已也南陽大藩為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
 為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紀大整與部使者謾事有
 所不合公獨請于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
 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宮祠朝廷意公
 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懲愈力除提
 舉杭州洞霄宮勲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為娛
 濡如也子縕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
 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
 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
 陵江漢垂綸之句以荅之貴公溶美還朝每稱於諸
 公間以為不可及也及縕為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
 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足疾
 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為宮祠者踰十年縕自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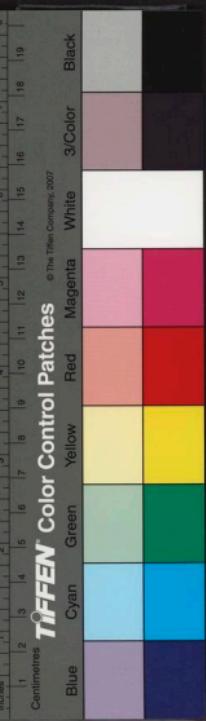


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
勉自愛母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
公喜見顏間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
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
疾上章告老命未乃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
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
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
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
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湖右廩入之餘一以付
之置不問其後禋祀許及某親即以與其子繕其教

子以孝第忠信為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
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
之急緣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
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
義以公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
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膾仕者相望
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
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
舌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
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



遇泰陵進位承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
甥舅自為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
極黃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
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稽進也晚佐通
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
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
襟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飭卷不以所長自見
至其謇然持謙無所回隱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
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
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
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
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人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
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
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逆容進
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辯論上前名
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謬寢鬼章歎塞之質下寬
大之詔以安群心釋用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
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
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置
綰前日論已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羣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敗而忘高位厚祿之為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牧而不知竦遠嫌疑之為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為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廼心王室曾無内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邪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季卒累贈滌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瑞禮次適廸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彖十卷藏于家銘曰目無全牛奏力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雞亡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

卷之十一
和
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季卒累贈滌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瑞禮次適廸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彖十卷藏于家銘曰目無全牛奏力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雞亡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



流介然中居瞽人之萎譏波稽天輒謬直辭如防在
川群言不享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
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
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
州山陰人仕唐為諫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括
川故今為括蒼劍川人曾祖崇避宗哲諱贈大理評
事祖毅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將
母鮑氏金華縣君夫人資孝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
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溫清各適其節言德
容人鮮儂焉父母賢之謂允得名士乃可以為配是
時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
科遂以妻之惟吳氏世為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
起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
柔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愠治家有常法遇宴賸有恩
意閨門之內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祿微喜
過從明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
歸之夫人躬治菽饌天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遣之無
吝容人以為難而夫人安為之故鄉間雋風義者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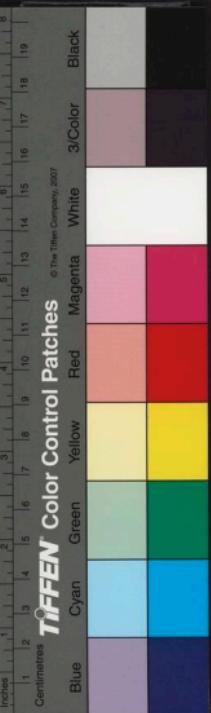
以李公爲稱首夫人之力爲多也李公從辟廊延夫人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族大間有不相能者必迎發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而鄙倍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爲太學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寶正月七日也以其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湛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公之男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永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編脩官坐言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有言奉復未行曰維承事郎曰經曰倫皆通仕郎女三人長孫平次璽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廸功郎衛州司功曹事周琳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男從政郎爽候考中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方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塋夫銘所以論誤先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大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年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逭願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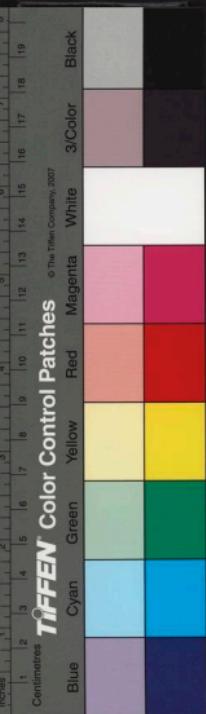
銘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為存沒之慰余感其言故不辭而銘之銘曰內職之脩閥而弗彰有子之賢其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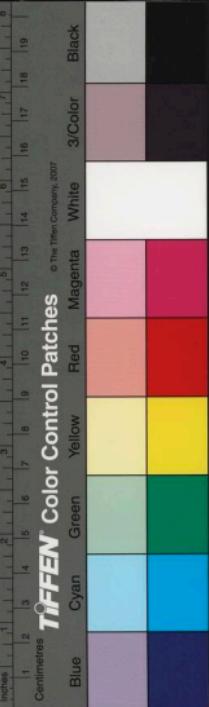
公諱彥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為崇安人曾祖伯珎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父仲通以文行為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奉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資穎悟絕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懶經傳尤深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與之交元祐二季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赴禮部試銀青外除朝欵候公策名而後告老公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祿之恩授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遲聞于朝事雖不行縉紳象之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祇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



擇術因任兼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
 羣以啟今非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
 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
 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攝楚間也改常州
 司州曹事公蒞事情敏郡治賴之為多惡吏屏息有
 避迹訖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
 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
 故以清謙所在首以公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誌編
 修官政和七年改宣教郎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革
 禮遷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
 陞對建言朝廷更入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
 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入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
 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
 問高下且其寢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
 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
 書屬之曰賊方熾勢足侵軼吾郡自衛信抵浦城宋
 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蕩
 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築植者其
 人邁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辨中丞公然之
 北至鎮植已率衆拒城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



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誠於數千里外如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朔部尤以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尤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眉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間利病與夫實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時以使事歸報而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嚴使事不獲對除權發追黃州轉承議即宣和四年夏之官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置易茶鹽為業姦民可圭撮銖丙之私連逮抵罪者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決之無留吏猶習故常白於欵以枝辭寧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尚恨其少邪吏暭昭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吏不得倚法為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爾而公得疾所親以是尤公公曰民艱而吾病無憾矣病浸亟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怡如也敦睦姻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人人自以為親厚而與之同趣蓋鮮矣延平陳公晚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始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絕數日



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發行道之人皆出涕曰
失吾賢守也蓋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要吳氏奉謙
郎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迪功郎克兩浙轉
運司管勾文字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內外
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縟得作者之
體尤長於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舍俱持節還朝
列侍從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為東南最
而兄弟俱被榮寵禾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源淡
其發必遠遽爾淪喪七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月
丁酉塋公于白水之源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義
不得辭銘曰儻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子之
歸湯深有涼渭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重人高榮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厯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間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渝亡存者獨



重人高榮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厯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間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渝亡存者獨



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危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間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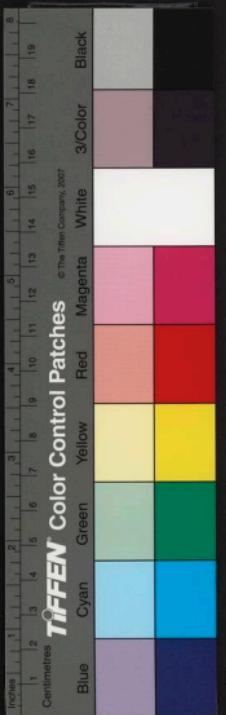
潤州蕭山尉用倚臣薦召為大學錄改宣德郎附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穎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

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入寶恩轉朝散郎磨勘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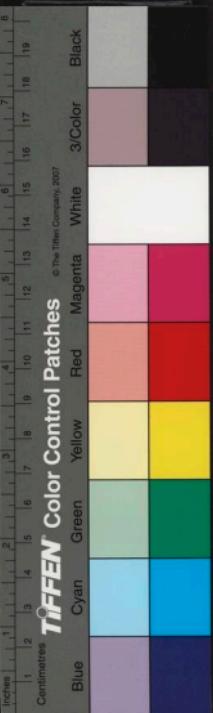
轉朝清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
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
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諭守衝籠歸寓歷陽
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
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
縣昇城鄉車轍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群讀書
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日到不為世儒之
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
德君子也其事親無為交朋友有信莊官遇僚吏
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
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多而不忘筮士之初未
更事縣有疑獄餘季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
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
於征歛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驟然公
歷守四廳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卒集
此在公持其批據耳無是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
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
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已之私言也曾祖尚祖
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
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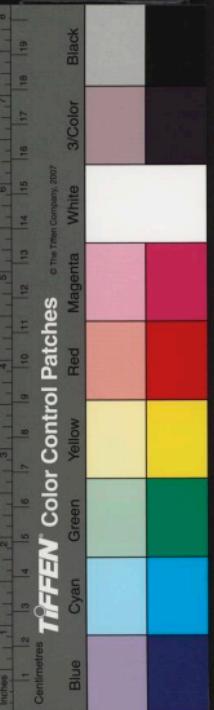
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
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六人攜文林郎洪州司
兵曹事卒于官擬抹搘皆發世損廸功郎前授歸州
司兵曹事後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
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
南義一卷論語孟子潔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
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憖遺方時清明捨人其萎道雖
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莫中奉墓誌銘

公諱秉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襄仕為三班奉職
祖及不仕父說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
君獨以窮經為務自閩陬數千里外羸糧趼足至京
師從泰山孫明復徂徕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
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
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之先生居雪上
為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奇之謂公有器識異曰所
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年登進士
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譟公憂服除再調建州
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宜黃令適丁母碩
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畤縣令好畤在隴右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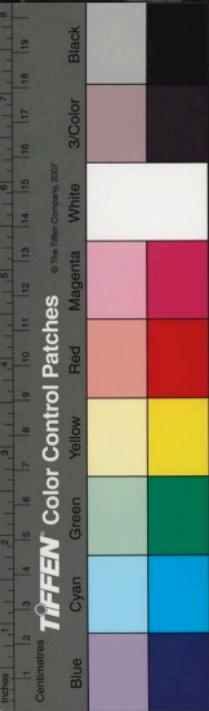


劍邑歸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人犯重辟者仇賚窮險絕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為坦途從來便之侍郎張公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俟可謂知為政矣其為利非濟人潦消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改宣德郎知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其獄六更推治不能決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屏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側然憫之曰吾為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咎者其誰歟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協力以周其匱急攷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孥擊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風俗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司為當公事會中宜之安撫朱公綏以公無領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除光祿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夜下公適直宿陰為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詳下吏不得搖手為姦尹陞對被獎論遂以公之名聞



于上睿旨親除左司錄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為常點
胥舞知玩上文移鉗紙尾以進官署唯唯惟謹公察
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為傲慢
者並僚恃權倖雖沒一悉趨之公為折其短獨未嘗
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為廣濟軍司錄事士
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
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
遠也佈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思
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金陵愛其土風欲營冕
裘為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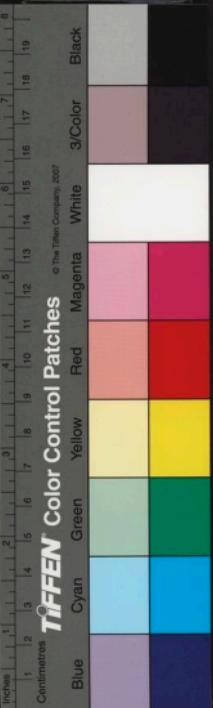
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私
第之正寢高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宜
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為人端勁有守孝于親友
于兄弟人不間其言畜幼孤如己子蒞官臨政嚴而不
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灑訟去
民瘼洞然幽隱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
皆自以為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歲以恩典
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户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謙晦之
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



直卽監鎮江府排岸司曰多見廸功卽明州慈溪縣
尉女二人長適宣教卽知襲慶府鄒縣事朱笠次遷
廸功卽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曰莘曰季
皆登仕卽曰蒙將仕卽孫女二人尚幼晚自號如如
居士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塋其孤請銘於予
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為詳義不得辭乃為之銘
曰儻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殘更蔚乎有聞出番干
外惠施於民太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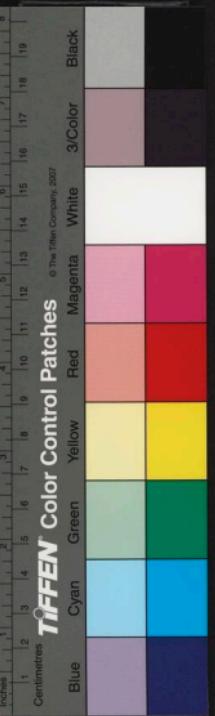
錢忠定公墓誌銘

而謂曰効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
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
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
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
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本
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唐為七閩都會
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
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
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鋟鍊以快其
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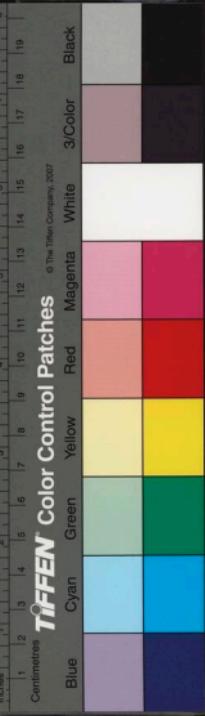


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竟一薦哉未幾改宣
德即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額昌府鄖城縣脩奉
泰陵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
期告具會汎水霖潦敗橋府亟以萬公三日橋成人
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
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
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于理王博文帥鄜延薦
為經撫司官夏人有米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
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違牒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
羌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
卷

監軍貴酋欽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
提舉鄜延路弓箭手嵬闍精客占籍者皆為戰士盡
括闢田為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寨初塞上給田人一
頃馬半之牧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久至是始增之
槩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眾矣就除陝西路轉
運判官王師叔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輶夙辦第
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御延路經畧安撫判
官兼總管勾權帥車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
兵失利渭帥與總管爭訐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
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



源其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神師中有功邊陲頑少
 寛假以責來効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憤崇寧
 中陝西錢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鐵
 錢在職者不能曉官曠不補事有浸廢因建言倍給
 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
 百廢具舉公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擢帥事將使
 指望實益孚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
 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彊
 天元豐中兵臨其城下卷我壅河決水士馬幾殲遂
 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
 不聚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
 来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
 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
 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
 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區近靈武曩時
 進取號為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為夏人所有
 距漢界百餘里地皆鴻鹵無水泉古辨謂滻海也間
 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
 以為然上首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環慶
 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屢



築板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駭歎服其
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翊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
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
延號爲西邊門戶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辦疆事率
由延帥刊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密閱其當受與
否諸邊皆稟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
用八寶夏人以所賜御寶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
吏渝以御寶度數非臣下所當謀拒却不受自是西
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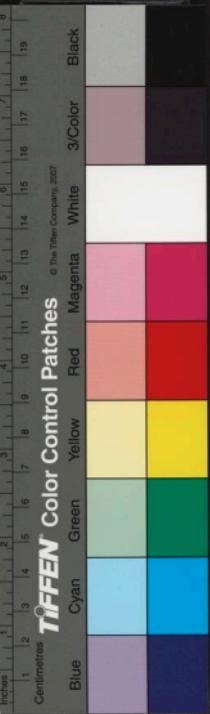
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
過聽以任臣顧雖綿簿敢不鑿竭仰承睿訓旬日凡
三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
事多施行創彙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
趣之鎮即日就道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開之左右皆
沃壤地曠絕無扞蔽人莫敢耕牧乃即關之東西築
徐丁臺常章琪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
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
萬計公私利之初誠徐丁也一日下令遣發諸將矚
治不知所爲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蜀



機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縱以
生事初差人久拒命上許其納欵謀者數言將唯誓
表而累歲不効公策知敵情言差必不來然至與不
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
為然除集賢殿修撰乃城清遠鎮邊二寨以遏賊衝
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臺民吾圍益固大觀初開
輔機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
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示夷狄宜令所在資送逐
鄉以振給之詔促其請民得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數
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卒之殘更者以益兵朝
廷下走馬章敕諸道增嚴備禦他路調兵驩然獨鄜
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冬果
無警諸老將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
禦有倫除徵猷閣侍制仍再任西邊侍衛兵弓箭手
為用異時患番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為約束祀者
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邊裏
千里而諸城疎逖敵易乘閒乃增置杏子鎮青盧移
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相屬彌縫邊
隙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
不允政和初內侍董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空



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
 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肯取市價率減什四盜者重
 罷于汰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
 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後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
 然畿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
 公獨以為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
 傾中外人皆為之危懼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
 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
 贊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糴亦為之
 罷在永數月上念其忠亟復徵猷閣侍制除永興軍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在道改知
 興仁府朝廷復行交錫錢乃申勅公移一準銅錢槩
 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為輕重民
 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塊服乃視興仁為法尋移知
 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充河東路經畧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使
 奏乞辭避璽書褒答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如
 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勤憂顧公
 曰間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信
 者重以當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妄邊郵晏如政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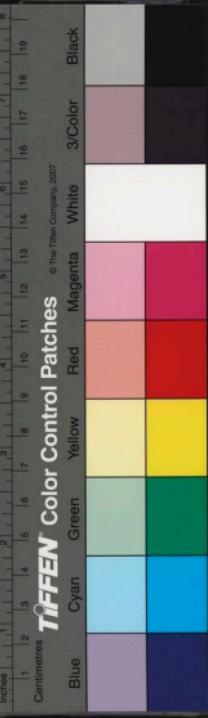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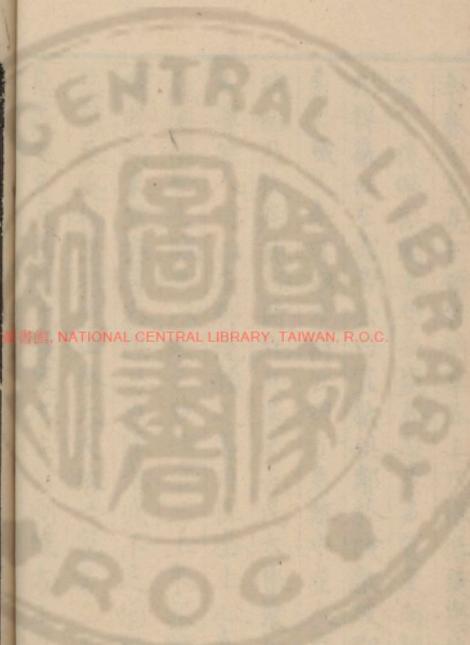
季春以是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詣提舉杭州洞霄宮棲微院直學士盜發帑原聲震東南起知宣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即宣危矣公威久疾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身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振擾公之威名凜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除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赴闕除河東宣撫司叅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驅策詞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以疾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見義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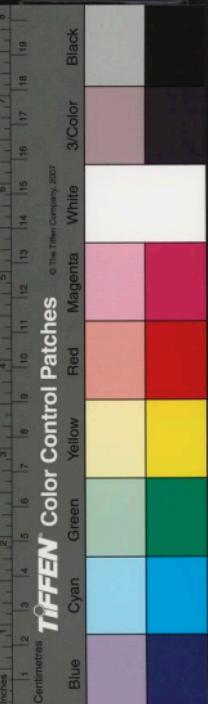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十七代孫載遇督刊

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通仕郎餘
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時干城威加羌戎
一塵不驚嬖恃恃權狂瀾稽天

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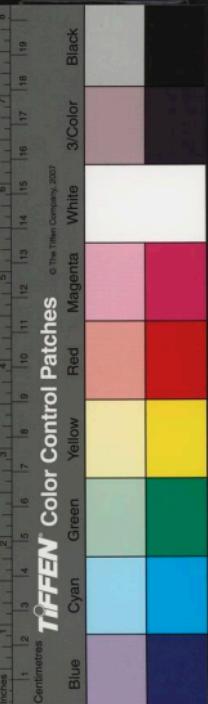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

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彊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販方員外郎祖厲任左侍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疆記元豐初未冠游太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往往忘輩行躋門額交元祐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竒之稱譽不離口

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

誌銘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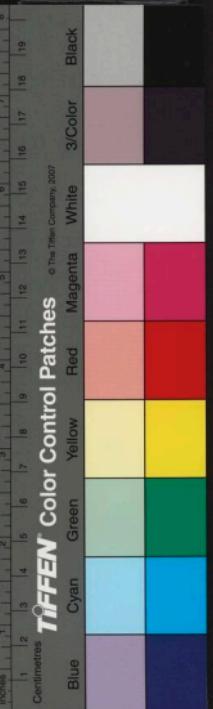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彊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販方員外郎祖厲任左侍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疆記元豐初未冠游太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往往忘輩行躋門額交元祐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竒之稱譽不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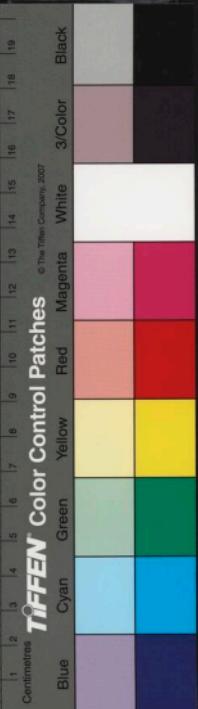
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者益歆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太守龔公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酒今丞相白公時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復入塲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崇寧大興學校郡以公無掌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外屢常滿矣執經考疑虛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劉公正夫以給事中無額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閱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置公之子調官齊南憐其少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貨吏習為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以贓海商便之以外諸司賞典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轉承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為檢法官已而石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眷薦士三人以公為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勲員外郎車駕幸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祿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時脩玉牒公纂緝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為一書



上之轉朝請即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
 言達東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數
 日侍御史張模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模曰朕用陸某
 奉常識其人否模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
 之崇寧置謙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謙參訂為
 多又脩因革禮一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
 轉朝請大夫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閔次庶務
 無鉅細劇易皆觀之吏歛手不敢為非先是入脩農
 不知灌漑之利公出郊為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
 父老勒石道傍為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因
 旱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之不職宜
 菩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泣然左右為感動未
 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
 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餓殍矣襄
 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羅公曰人天下一家非
 秦晉比矣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
 不忍為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饑民賴之以濟其為
 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
 吏之有學行者為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
 造子弟獻腴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浸振於暇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Magenta

Red

Yellow

Black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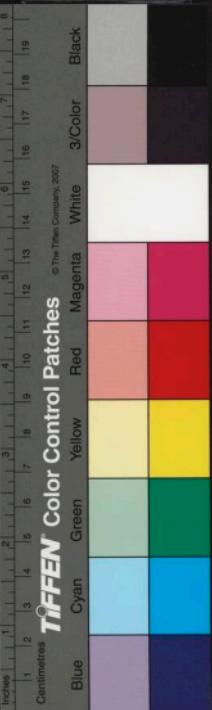
3Color

2Color

1Color

0Color

又時往臨之申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詠歌之為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閩除知泉州未行得疾終於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虛德子男五人曰震承議即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渙宣教即開封府刑曹掾曰鼎以疾廢不仕曰翼曰需皆將仕即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政即汀州司掾曹事薛銳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烏人敦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賤賢愚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亹亹無倦寢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為詩平淡清遠有晉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殘更省事殆十年同進者袞袞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之歎嘗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顧天下事非輔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得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逐抗章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趨之公在均陽歲薦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入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一至是聞公之亡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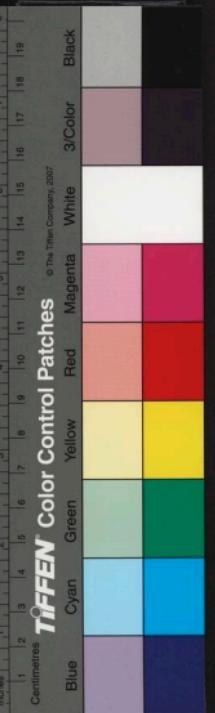


是亭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塋
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毘陵守何公充之狀來請
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牒致書速余
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忱相友善是時公尚少頴
頑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為令器以詩見貽有成
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脩挺然為時聞人則余之
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
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聯車至
止公方妙齡鳶鵠停峙問學日游浸以文鳴旋登上
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儻飛煌不下神監其

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璪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
故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
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
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
校遷東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
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
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納繹不懈故皆屹然有
立初朝議公場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比



其亡也清宴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
不計有無資其第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第漸卒以
名進士登科通金闈籍君與有力也其為子而孝於
親為弟而恭其兄為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外無
間言性夷易不為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有過
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富為
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開放以詩酒自娛杜門索居
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享年
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嶠舉
進士女一人適登仕即慕客邦弼有孫一人未名以

是年某月壬辰塋于縣之順化鄉黃山之原其孤娶
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為之命也柰何瘞銘新阡
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
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勳名載國史繼以
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遂為
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
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長捷然有立馬衆所欽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

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羌城兵馬監押

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當界巡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

物貨局陝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緝四遷至西頭供

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

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為武功

大夫萊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

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

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胄而清約如寒儒嗇於自奉

而親族之有匱急者則周之不為有無計字兄之孤

與已子人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仕

四方有以鮮衣獻者輒藏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

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己者未嘗形言色嘗

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身率

千餘人負土築隄為捍蔽隄成水至不為患鎮人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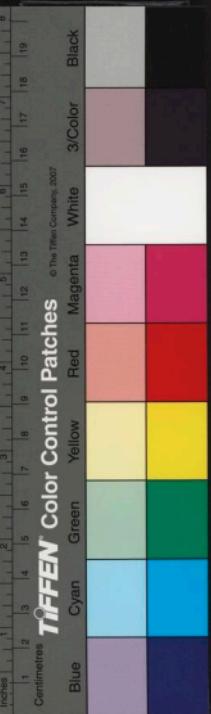
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為尉威望噭然盜潛伏

出境無敢犯者治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而歸

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

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櫻其心者其研得多矣祖諱

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二



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
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郎某之女有賢
行配公無違德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曰某中奉大
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某武經郎河間府
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為國死事贈武功郎某中奉大
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虢州
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
新中山府司錄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迪功郎新
渭州白馬縣丞餘皆早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
直令鍾幼達文林郎吳并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七
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諸孤將
以是年七月某日塋公于豐臺村狀公之行請銘於
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
之銘銘曰公於軒裳脫若蟬蛻清約自將其德靡悔
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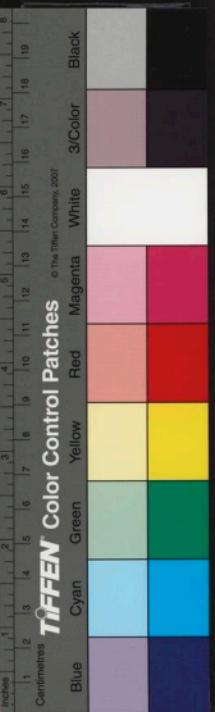
孫龍圖墓誌銘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
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迪太常博
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公幼敏慧讀
書數過輒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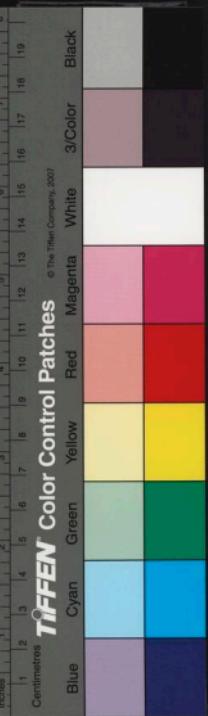
軍通謙以公素謹厚靜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法民命所屬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大法中第一是時舒王用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遴東天下賢才以濟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庫用士人自公始未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脩中書條例同列皆極一時之選其後列侍從居要津者相屬也習學例一考即真公未閱歲丁通謙憂去職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議司農法駁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已忤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

為訕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臣交訏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公兩為卒屬嘗與國論矣蓋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鉤獄情委曲周盡畧不見遷謫容爛盧酒戶之僕乘醉督逋歐欠者至死引其主為之唱主訕服邑上其獄為重辟首公閱贖得其情曰歐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唱即日釋之青溪民有訴匿鑑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寃者詰之則曰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鑑於舟底酒醉



醉歸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
舟已出矣僥舟非有素莫識為誰公為緩其獄物色
之求僥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鑪來告曰且我聞孫檢
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至盡像祠之元豐
五年復召為重脩編敕所刪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
資充詳定省曹寺監條貫刪定官三年改宣議郎元
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宣德郎除太學
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
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後就職王文公賜謚
有定二博士有欲為其文極言推崇自結於用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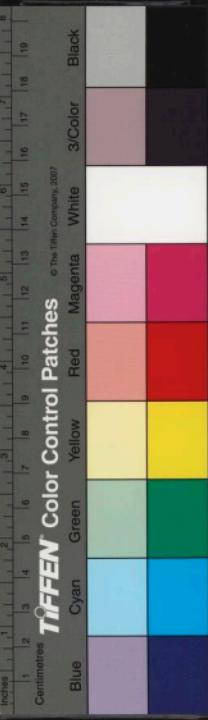
公當筆輒推其次蓋率有近於追逐時好以取世資
終不屑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權發遣
梓州路轉運判官八路差遣例多狃襲拘礙注擬不
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
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須罷
任以到銓為先後之次則人身在銓所矣而徧問
之汰猶存往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
闕榜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
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完
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團結為義軍三千一營歲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月浸久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驟覈之必至
於變故生事公為建言朝廷初以羅始黨入姓依七
姓十九姓熟夷團結者止欲羈縻遠藩漸令習漢化
耳今夷情已安則入姓前闢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今
而後遇有闕因燭設夷首使轉相譯問以本族願補
者充從之至今為便三年遷承議郎四年移成都府
路轉運判官成都在蜀處郡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
畢集相度開興助正盃井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
愜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未
背長父之利也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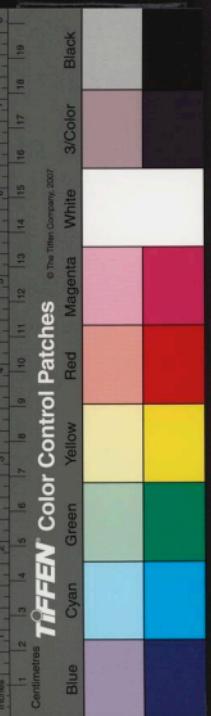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原從治命也母黃氏再適游氏封同安縣太君公欲便親闈故卜居高郵盡斥先世資產與諸弟而俸餘稍稍買田築室為伏臘計多病早衰常歎謝事自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天資夷曠貌如其心平居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坐官府胥吏紛紛持牒互進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結舌不敢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義重然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人意所未到閑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守泊如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錄要叢皆成誦其



屏聲色默滋味蓋篤信而然非疆絕之也常有疾得異方須鷓鴣公素不殺而厲物以衛生不忍為也故藥久不就忽有鷙禽擊死者墮庭中公得而餌之疾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居也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時嘗苦天官曆火木一星及蝱時刻多不合與姚舜輔所撰曆互有踈密委官考詳前後有異秘書不能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說遂定九宮貴神壇位失次悉釐正之皆因事而見蓋公以儒學自將詒洽有文而以法家術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解經雜著文集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封真定縣君今夫人劉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沖淡克配君子封靖安縣居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叅卒次曰鎮脩職郎今為池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適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游撫靖國郊祀當任子引舊比薦其弟誠有司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卒以誠為請今為奉議郎知廬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季其弟誠始以游公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一德不回殘更三世不附于時其卽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庭疾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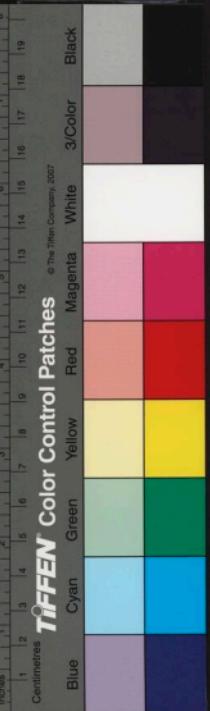
隨蓼刑名星曆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好公之
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勸歌于珉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終十六代孫柯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
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
鈞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鈞為
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鈞之後居珠林自是分
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
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
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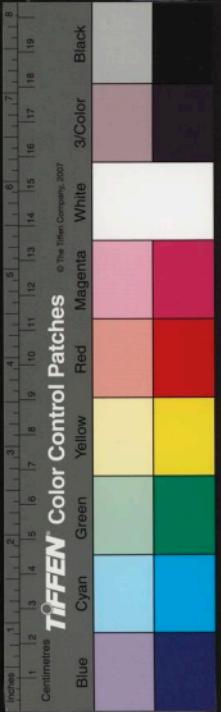
隨蓼刑名星曆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好公之
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勸歌于珉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終十六代孫柯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誌銘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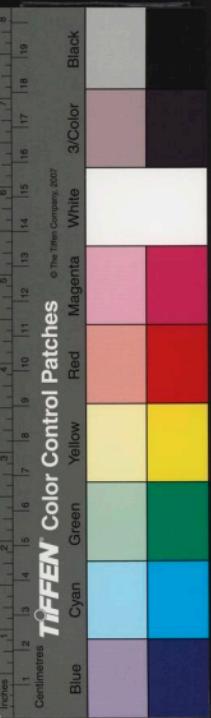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
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
鈞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鈞為
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鈞之後居珠林自是分
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
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
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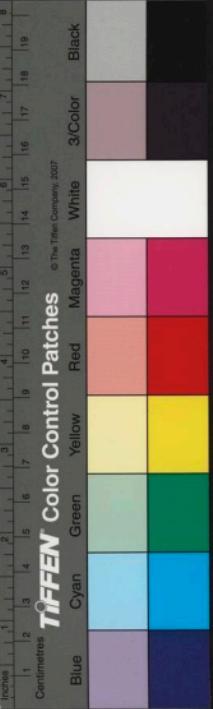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FOAN YU
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臨川僻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支辭莫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卒伏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奇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制行檢宣德即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日終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璽輩氣易戶名以避征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姦宿贓屏跡聽命無敢復為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蓄水溉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畫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源待禁史士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不決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為不冤又兩遷為朝散郎繼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太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事鄆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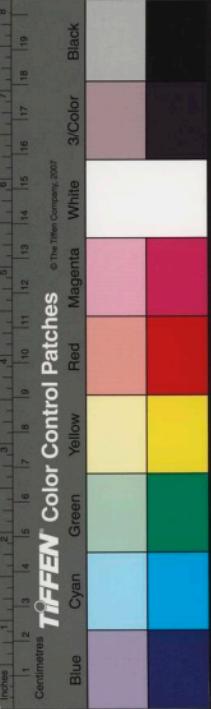


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崩飢民流而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益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為江西副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歲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灾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雖不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豪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陞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拔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後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逐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



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仕墟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待已蒞官一本於誠不表襟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謾役淡請循元豐為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陛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卒賴此以為生公之惇矣為之長慮蓋公此平生無女妓珍奇之好獨讀

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其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驛旅起家閨門千指有宅以屋有田呂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夫人每戒其子曰宦安素分遠權門盜賊具起無遠官以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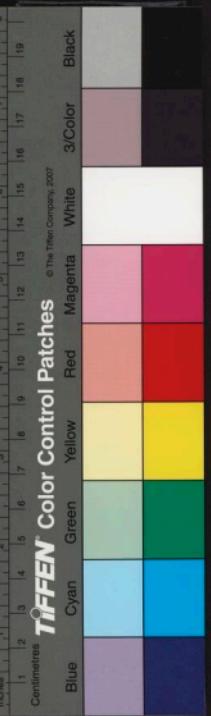


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樹墓于公之龜
男八人長恩宣教郎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
次慈廸功郎池州士曹掾次愈廸功郎福州士曹掾
次惠次憲次懋次懋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
郎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定次遷朝散郎直祕閣廣東
路提舉常平寺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主嘗亳州明
道宮呂刪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
遠數舍詣昆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
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無傳焉
敢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

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懋
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
奮身羈窮低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黨籍之興
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忠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
守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人或
問曰方今雄藩巨鎮擁重兵棄城而遁者踵交於道
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精羸之卒當狂虜
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敢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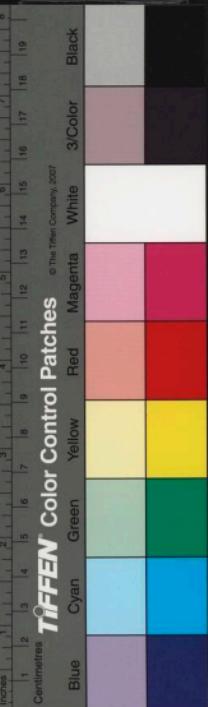
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貫白日非死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者莫不欽嘆其猷將以某年月日塋公於某所某原以通判漳州府朱震之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仗節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誄褒贈之典布在天下其勲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知之也亦不可湮沒而無傳乃敍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卿故相文簡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為開封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大夫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異稟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闈清約如寒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強學自勵至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焉而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彊勉而自脩乎如永嘉劉安卿輩皆伊川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材望顯者甚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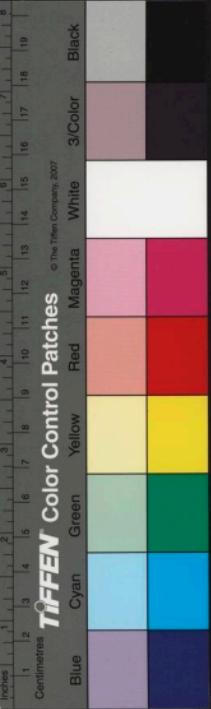
山川集 卷之三十一
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寥寥矣安節壯其言引為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之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聖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賜賚有加注保州司法叅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差監在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書荆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而練達政體如素官者知荆南馬城砲其才府事多賴之城委重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之必為人簡嚴厲更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少

屈狹滿知蘆州吳江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縣之色聽民自便郡守是之公獨以為不可為書極言其害下令禁切之一縣無敢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獄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也吳江令嘗力爭以為不可書具在公聞制使來自謂理湏被逮即具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以抗論不從為功比公至卒無一言及太守者守甚德之而後信其為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獨賞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召諸邑會議欲一大保置一
鋪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益發則鳴鼓以相聞公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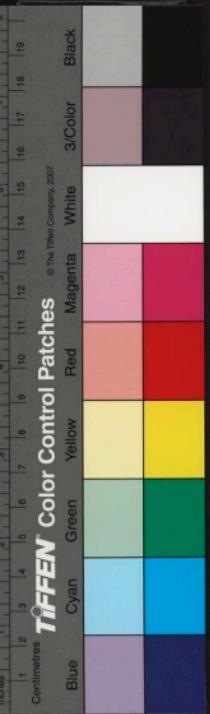
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梃更巡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遙相侵陵則鬭爭自茲始矣不可為也郡守意欲必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公曰不若稟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稟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公議大觀二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明年轉朝散大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章具未上有告其事有丞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誣訕大臣

跋之重典公方初來力爭之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郎監保州鹽酒稅五年以建儲故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太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卷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入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黃河退灘地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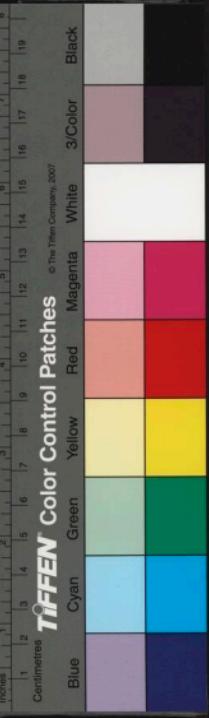
浙閩田及常平膳學所不取者充案牘隔遠吏緣為姦隱漏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量入為出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仕暕常患不及公笑而不答它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暕服其明焉七年移督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還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官朝廷謫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添播恩珍四州反其縣同官謂珍不可廢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州至今以為不便久之瀘南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璽請開溪州路南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

詔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畝錢糧辟官屬瀘南遣南騎兵至涪州責錢絹甚急公率同官王蕃論奏其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頃年龐寅孫守夔創開邊隙是時欲建溪州冉萬璽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冊一族以人為糧彼萬要意在報仇假官軍以殺蠻老耳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王人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糧經理其地今請



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王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
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邑
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為書上二
府申御史臺極陳開邊徼置州縣以蠻夷弊中國之
害爭論甚力俄得可報亞夫前官其後遂罷廢賤廉
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唐閘乃唐夔州故基也山嶺越
溪谷樓櫓城壁費甚質請置兵三千屯守公申尚書
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所
以固強圉居平陸者所以杜覬覦故前代割據夔州
附瞿唐閘本朝削平僭亂丁謂僻穎乃移夔居魚腹

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起戰爭又屯兵于外
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久
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閘止因
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謀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首
薦寒士上皇領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阻格之不報
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負舉下吏可任
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布縣令狃舊例獻遺
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計份謙開
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諭其非於部使者曰小
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乃



罷其役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除知徐州靖康元年
 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肅
 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
 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妨奉世
 曰一絡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
 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
 繼他州進通用之財微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
 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譴之
 於是有旨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
 奉世罰金而已山東父老子母聚虐朝廷初罷梁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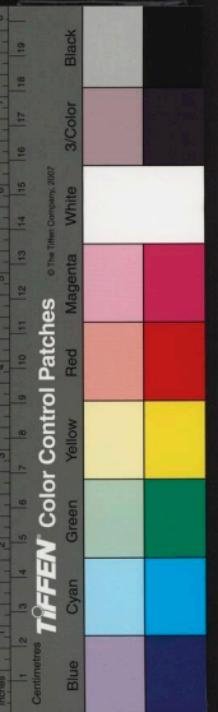
濟稅燕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凋瘵未復盜賊相竊
 野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解官
 與諸弟居淮寧府會蔡州缺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
 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就
 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
 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
 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
 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
 公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司乞
 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力不



動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寶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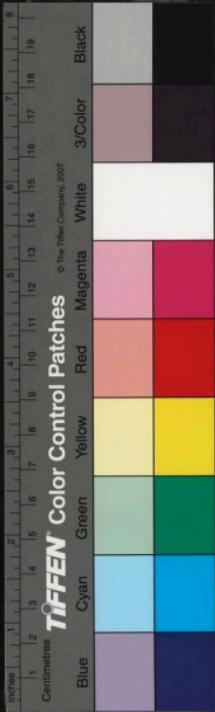
也有陳拔默記其處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事子
襄朝請郎子袞廸功郎子某皆見害家已破散撫入
其府取公誥勅藏之李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虜奪
其母棄兒井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他日
過復拘藏民家後公子沈奔喪乃得公遺骸并誥勅
及鴻以歸後二年子率守儀直遣人至淮寧訪尋得
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侯氏封令人先公八
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郎混沟及三女早亡護
將仕郎溥通仕郎淳溥瀚及洛汝為虜騎所掠未知

所在沈登仕郎鴻以褒典補將仕郎_子女一人諫官
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風逃
遁憊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
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胄之士同斃于丘革之
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下明
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
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死節
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親將
仕郎時秀州兵亂害武功郎江東西第經制司書寫
機宜文字辛安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再



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眾觀聽朝廷出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向邇來守土之臣望風奔避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城陷猶能身率餘兵巷戰致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恩贈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增二資恩澤特贈通議大夫久之有言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勸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勸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聞者偉然以為効忠義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

舉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父萬於博族公承其志卒諸弟分俸以均給本羣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免以時至通奉有疾不稱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為浮美未禮以授衆人耳目盡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頗至沁與君子長者之游暇則觀書門無構賓與人談論匪一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為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立紀去沈見思至其端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也召盡其胸中素定也高才遠識



未究其用而遽至此誰
流稽天取泰塔生
天不聞難此鞠

命參夫銘曰虜人侵疆橫
東節不渝幾至覆宗吳
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
名千古無數



鮑山先生全集卷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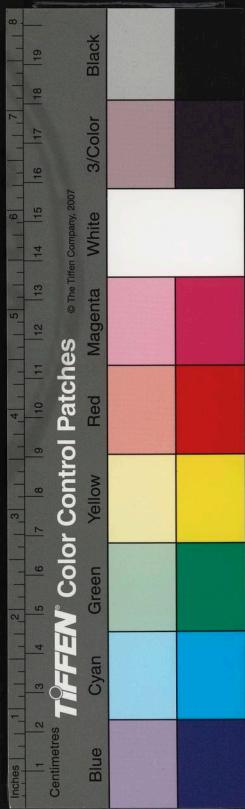
十五 簡牘編督

國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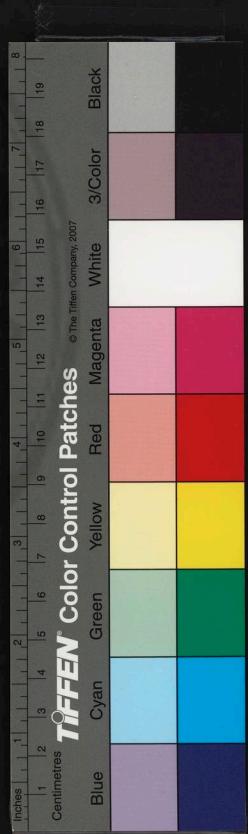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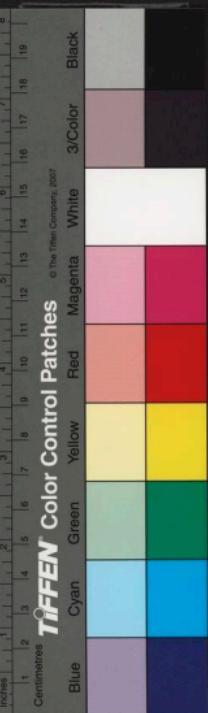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65645 v.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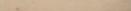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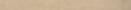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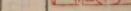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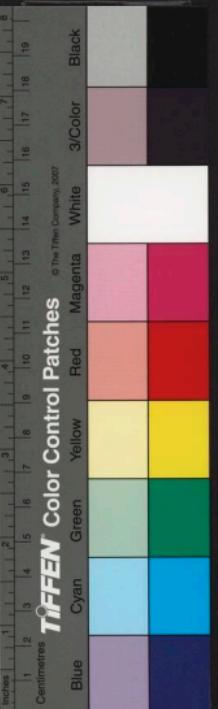


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十六
誌銘七





將彥卿生文之當閩城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生
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之
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子
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
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父
諱某仕至宣德郎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公
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通
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長第
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異
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童

卓犖不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觀
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預
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淳華綴緝公獨不
追時好況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可
公贊書見之張震讀大驚曰子妙年之詞若此古人
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贊論持
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其為名公所推重如
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暨縣尉丁
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宦二十餘季以廉潔稱
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安



貧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初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知盡公而已奚卿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可驗訴者不誣公悉准法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如公何也秩滿用薦陞從事郎知婺州金華縣丞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錄事參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浙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心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以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帑不足委五邑賣醋實皆抑制所得息以十之二噏縣官諸邑既爭奉州且利二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瘦不能盡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嘗受一錢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內坑冶使者創行鑄新鐵錢科兩喏市彩色鐵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爭之鄧帥許公光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俟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戶口物力差次之浙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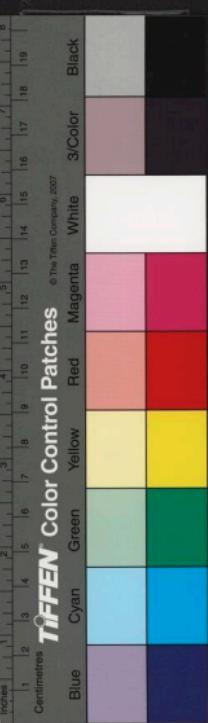
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在任才

考士民競於諸司授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
屬守令以公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恋號泣遮
道絕望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
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敎郎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
奉議郎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博士
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告淮南連歲
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救上大怒
詔公察訪亟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赦免
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脩閘確保

間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者並截留五
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
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莊販米斛入
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
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
惠上皇一一開允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
難之陳所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
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
矣况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供
應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趣時顧



避則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間百姓疾苦悉椎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母納飢民遂至城外彊屍縱橫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錄真守蘇之悌夜遣兵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采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點雄視江淮間莫敢誰何公竝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帳給閑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振糴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入戶出糴及借貸七十萬有奇計其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罪去造爲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閣門百端沮抑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由郡守丘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從容陳之聖心感悟留不行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使耶律懷義番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開懷待之然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覩皆售偽盜物以其價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物皆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好虧甚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來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來公聞而遲疑上即曰卿識御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賜茶錦官花等蓋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應者不士應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日贓汗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語必欺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諫大夫皆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泛使來上以公前使遼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見宰執謀事不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又差報聘充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繞至瀘溝百萬之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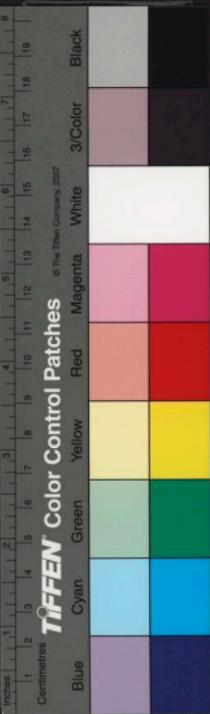
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須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謀事虜恃彊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瀋等三洲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咸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歛乃契丹亡國之汰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輒專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以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彊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趕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脇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當時與同行園基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遺其酋領來見公譏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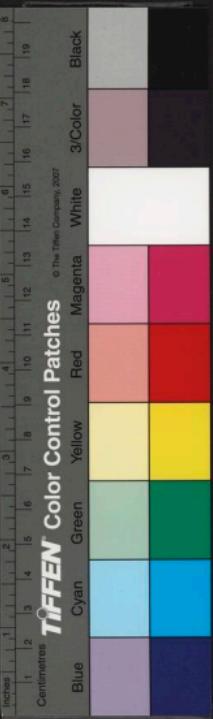
壬午年正月廿二日
 聖朝
 順治
 皇帝
 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
 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
 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
 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倣很自大農端漸起必不能久
 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我之策仍勅邊將訓
 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忤宰
 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謙增二十萬銀絹
 更不施行令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
 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
 復差館伴撒母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
 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昨
 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忠
 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
 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
 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
 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
 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
 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聾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
 王黼言周某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
 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當



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間皇帝公谷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未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謙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太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冥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小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退使還除尚書刑部王黼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部供職絕九日擢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齷齪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槩謂有虞之時治功至矣而贊襄之臣尚以是為戒蓋恃其成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惠有不可勝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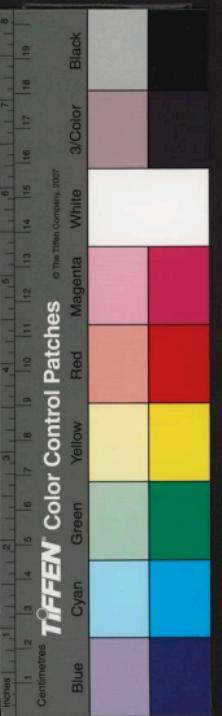
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諭公曰觀女貞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與朕言此虜有威有信可以永遠為援賴為差得卿去不爾朕無緣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皆童貫蔡攸不能鄭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紀制王稟初無武畧惟善宗振本曹州一胥史也致位承宣使為貫腹心貨賂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稟初無武畧惟善附會瀘溝之後其軍實先退乞將二人重加竄責韋凡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盡露上務欲保全之俾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復用太師除豫國公遍檄陝西河東經略司告諭蕃官首領若所在官司擾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論云貫名為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為甚乞令凡事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執政以簡貴自居凡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臣如此何以表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勅令官舊以二員為額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官觀者至有三十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倍前日有職事侍從官總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



所輕重宜加裁定又疏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
 平不試卒惰而驕比陽武縣卒慣坐倉價錢不如所
 欲乃敢群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
 罪大無所容則其為虐甚矣頤詔爪牙之臣講明軍
 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
 也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據培克其使臣丘立大
 成令陪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
 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據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
 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鄉路監司盡公根治據坐是降
 秋二等宦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其祈居某遂奏令
 雍認姓公謂雍之悖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誅而某為
 近臣聞其子疾有奏陳不能預首謝乃敢肆為忿戾
 上賣君父故某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
 需守祿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
 徒其諸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
 一切杜絕之新添茶鹽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
 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
 則希進之徒欲暴榮寵馴致深刻甚非所以示天下
 忠厚之意奏罷之揚洪二州關帥朝廷起孟揆應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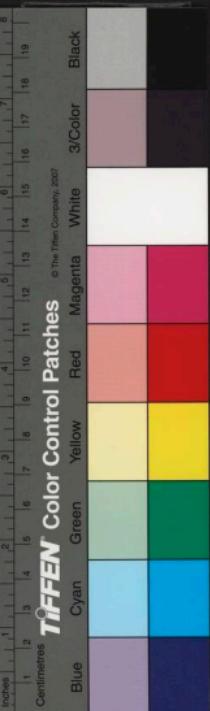


道為之公疏言揆昨任吏部侍郎與鄧之綱有私隙
 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安道昨知平江
 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
 非忠實靖共廉良愷第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罷
 領宮祠宦官李環之子純雅詐為御書宍緣敗露詔
 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
 固當正典刑然環為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遽責鄭延
 帥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錄士曹特免河北東漕
 司輒差職罪失官之人俾權親民職事昌樂等縣起
 免夫錢遼元降旨揮恣為侵漁湖北提點刑獄咸時
 中在任姦贓狼籍前知泗州汪希旦以失奉行常平
 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省都水監丞賈鎮嘗為益
 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
 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勘轉朝請郎差
 殿試詳定官除兼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繫皆將
 相權倖或其親客雖宸眷益厚而怨仇多矣乃上疏
 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
 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別有委
 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貫帳額既出不遽語
 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涉取信于



陞不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爲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遇赦復右文殿修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於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爲死黨及爲中司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貫意復落公職降授宣敎郎黃州

居住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郎覃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代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末又知公嘗諫上皇飭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爲本又言自古輕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爲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雄州之疏翌日備示大臣曰周某所言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楊州時選人赴行在席

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建明權宜措

置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照牒其投下文字

茲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簿日後者並依放

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並此上印紙自是

孤寒改官不渡留滯而亦無敢偽冒者中外依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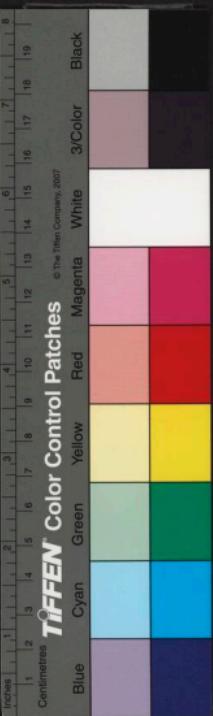
一日赦舉文武材略出倫幾數百員而遷謫之人刑

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感人心者必

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未周乎宜詔大臣

亟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兼侍讀遷吏部尚書用

覃恩轉朝散大夫是時上初踐祚銳意講學公首在
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
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偷安朝夕公請對
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將何以善其後顧陛下
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
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舒國用如何
而可足將帥如何而可選兵勢如何而可彊盜賊如
何而可殄奔竄如何而可息深謀熟講果斷而力行
之母以細務妨日力母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



累以成中興之功又號今宿將之在者無幾而後未
 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務分以上
 各舉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若有小警付
 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
 賞如其敗衄責罰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會臣僚
 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付
 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盜賊未靖軍防兵
 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講求併省條例
 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其利害固自明白至若
 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往時不同今若
 繼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條畫纖微其類不
 一無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懵不曉事猝然改更深恐
 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冗員省無滯事耳
 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額皆有常數文書
 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来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
 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
 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効矣公前後為
 鎏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士大夫出身告勅
 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全凡參選注擬者
 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委保上簿先次施



Continued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行續具勸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既依赦復官所有
合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對上即有柄用之
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欲用公屢從大臣
詢公動止及勅知閣門事韓恕曰如周某下參假榜
子可先期奏聞虛心倚佞性如此而公已不渡趨朝矣
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不可曠職上章乞
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大臣曰當今人材
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乃降旨賜寬假將
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切上仍欵畱公樞
臣郭三益為公開陳乃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
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欵歸吳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謝
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楊州官舍寶建炎二年
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子聞之震悼對宰
廳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日悉召諸子告之
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自念平生行已蒞
官無甚可愧今官為常伯終于牖下尚何求哉吾友
棺斂皆當從儉百日之內即營窀穸汝等各勉名節
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悲不自勝勉公以
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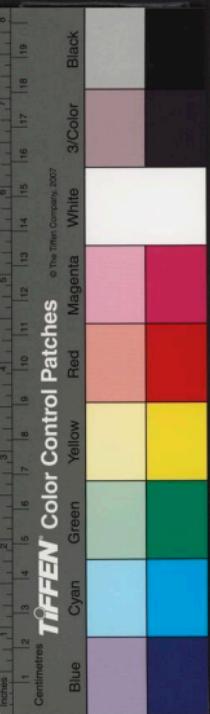


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釋雅疎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如甚略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吉稱考之皆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節公謙不以為過也是以屢當國家委寄往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虜謀盡畫注措沛然有餘仕宦守節緊末嘗屈已以徇人不為權利所奪宦官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問梁雖甚銳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絕之平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為董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黃中途失船適公檢諸陵家留京師藏獲不戒于火生生之具一蕪而盡既歸視之畧不介意素不與人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却之至上有賜予亦廉於所受其使金國地上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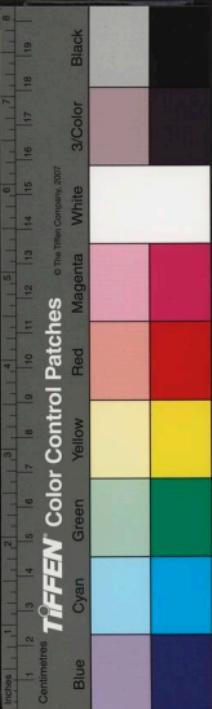


中使黃珣賜黃金二百兩公殿門外附珣奏辭之上
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
連併受賜為辭降旨不許乃止公平居雖祁寒盛暑
對僅僕亦無怠容持物樂易不為表襮重然諾敦篤
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遺舊如平昔其官州縣
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遇之必執門生之禮每嘗
容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愛服居處
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藏書史日夜不倦病甚猶手不
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雅嫌近代僻儒鑒空臆說至
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談洽而疆記每語及一事輒

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
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
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
所著春秋右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學講義
三卷奏諭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丹川
集七卷寃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錄
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
即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
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某舉進士早卒次
某通仕即次某次某並承務即次某通仕即次某未



仕女一人彥迪功郎韓慮胄孫男二人曰可大彌大
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平江府吳縣太平
鄉櫻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為壽藏張淑人同墳至
是某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奉公之
喪而塋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嘗舉余為代是為
知余者及在維揚同有同侍經筵故知公為詳今
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余何可辭乃掇其
大槩而為之銘銘曰在昔有言達德惟三於斯三者
公實無慙點虧驕悍萌芽未熾公策其終宜飭邊備
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蓋為錢帝聞其呻吟公出使
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以全活惟公之仁
關寺之裏貫為擅寵厲皆是生實微且彊惟其寬談
衆悚而奉仇然迂擊惟公之勇雄州之言國之著龜
竈而莫從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公是思擢長天官
天子是毗方航而濟喪其楫維施而未光為世所悲
德必有後天固可推崇石幽宮莫有愧辭後歎考者
視此銘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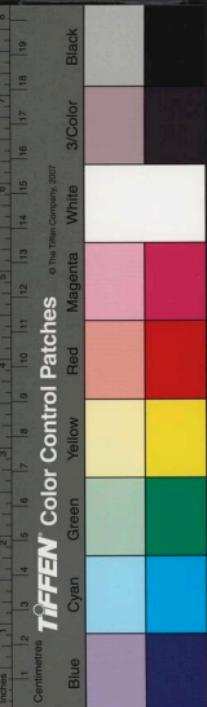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銘表碣八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遭亂退居沙縣故今為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公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戶參軍福州閩縣主簿改江州錄事參軍監湖州新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稅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敎授未赴改宣德郎知德州德平鎮上皇嗣位賜緋衣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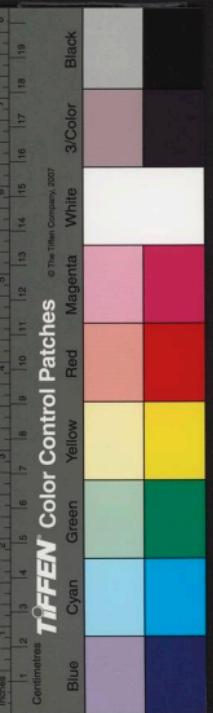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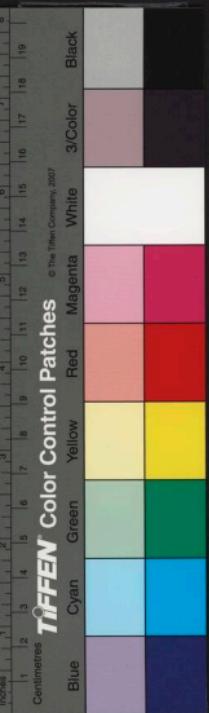
銘表碣八

張安時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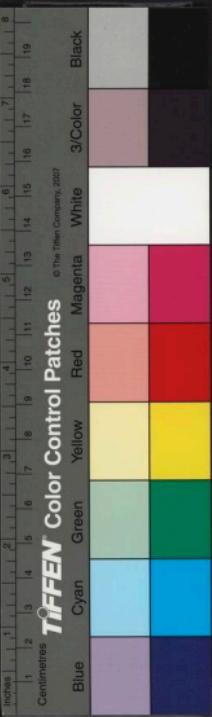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遭亂退居沙縣故今為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公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戶參軍福州閩縣主簿改江州錄事參軍監湖州新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稅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敎授未赴改宣德郎知德州德平鎮上皇嗣位賜緋衣



銀魚召赴闕除宗子博士通判無為軍除太常博士
賜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遷工部員外郎逾年出知興
化軍還朝除知信陽軍入為兵部郎中以郊祀恩賜
三品服知廣濟軍初為御史會四郊齋宮以内侍董
其後畿邑騷然公請付將作而後民得不擾在京百
司皆隸臺察而閭門殿中監多嬖倅持權者蒞其職
獨不與佑寵自肆獎尤甚無敢誰何者公請隸臺察
如他司上役之未數月復如舊公由是乞罷臺職章
再上遷郎曹其在信陽朝廷下京西市金炭淮康鄰
壤也支邑十義陽兩邑而已所敷如山康十之六民
以偏重訴之而前守不加卹公下車曰守令民之父
母民猶赤子也其可坐視其重困乎即致書漕臺辨
析之甚力卒如所請乃已民賴之不為橫歛所困其
去思至于今不忘京東歲薦飢盜賊蜂起民流十相
屬於道有旨蠲其賦租以賑卹之公既免租而定陶
屯兵逾萬人廩無見糧遂奏乞支降金穀贍軍時相
怒而以二租不當免官言路論之為非辜上悟復官
還舊治已而遇疾遂引年而歸公為人敦樸夷易遇
物無城府洞見心膂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卷不
釋手自六經諸子百氏書一經目輒成誦不忘下至



科舉之文亦無所不記每春官較藝舉天下士公多與焉晚學無根類以剽截襲前為工公一燭之皆莫能掩也人服其明其後門生登牕仕居要津者不可勝計而公不一至其門其外勢利恬於進取蓋如是元祐中禮部侍郎楊公畏以賢良方正薦公未及居而科道群士論惜之歷仕五十餘年以清約自將歸無餘貲而與兄弟同其有無不以一毫私於已為子孫後日計也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南方京下用事之時雖親戚故舊皆諱言其名公獨附置郵通問不絕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非篤於風篆不為刑禍所移寧有是夫故孝弟著於鄉行篆信於朋友惠澤加乎民人無賢愚皆知其為君子也自宣德卽九遷為朝議大夫以疾終於正寢實建炎二年八月念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鄧氏先公卒贈宜人子男三人周輔迪功卽亳州城父縣主簿曰周佐曰周後皆將仕郎女三人長達淮士羅宋次適進士陳應求次適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胡寅孫男二人女二人既卒之明年其孫將以十一月初五日葬公於湖山之陽先塋之左以右正言廖公剛之狀來請銘余於公有同年之契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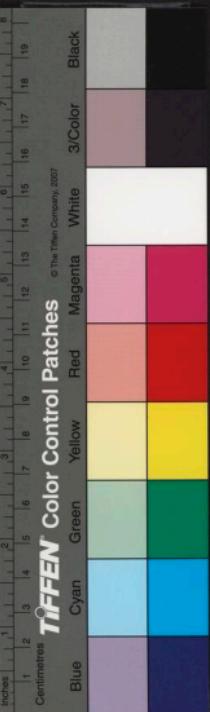
友之恩義不得辭乃為之銘銘曰少年逢時歷事三
世不比不隨獨行其志儉以持身富以多文瘦銘新
阡以示後昆

樞密曹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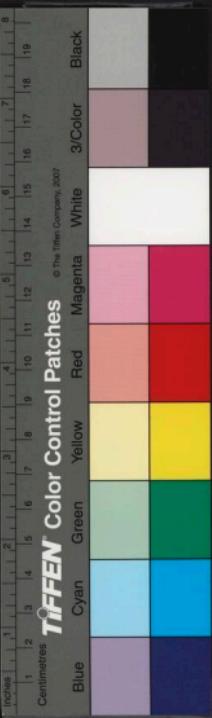
宋興臣一海內養息天下幾二百年民生戴白不見
兵革自三代而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是之盛也崇寧
以來大臣肆為蔽欺盤游無度侈汰日滋諛言盈庭
而法家拂士不容於時故上下俱溺於燕安鵝毒而
瞑眩之藥弗進天下病之無敢言者是時樞密曹公
為秘書省正字獻書盡言犯而無隱上皇優容之初
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宰臣王黼詰之意有在焉
而公語不酬黼怒翌日編管柳州人皆為公危之公
獨怡然自若雖名隸罪籍而清議翕然歸之以為公
輔弼也淵聖嗣位召為御史自御史六遷為延康殿
學主簽書樞密院事從人望也公諱輔字戴德南劍
州沙縣人曾祖逞贈正奉大夫曾祖妣鄧氏咸安郡
夫人材氏齊安郡夫人祖寶臣宣德郎致仕贈正奉
大夫祖妣鄧氏高平砦夫人考孚贈宣奉大夫妣羅
氏咸寧郡夫人幼穎悟絕人大父常奇之謂異日
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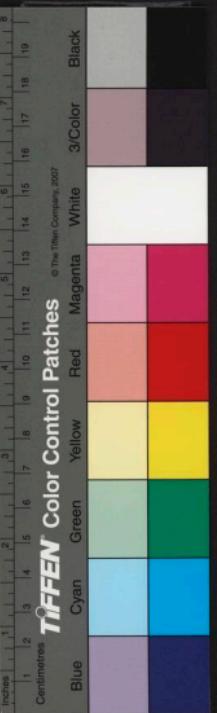
德縣尉以宣奉公則病乞侍養丁母夫人憂未除丁
宣奉公憂服除調壽州安豐縣主簿改通仕郎試中
詞學兼茂科特轉文林郎除一月勅令所刪定官改
宣教郎乞補外通判安肅軍用年勞轉奉議郎除主
管南外宗室財用未一月除稅書省正字磨勘轉承
議郎上書編管柳州空廢六年量移袁州初在安肅
無榷場事得旨市北珠公奏疏甚畧曰以彼錙銖之
物易吾億萬之資彼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
則戰勝是借寇兵首盜糧也上悟而罷靖康初召還
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朕所慮為無將也公曰昔漢
高祖得蕭何為丞相何進韓信為大將軍屬以兵柄
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
又論漢用蕭何而得韓信漢王失軍亡衆跳身遁者
數矣何嘗從閔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
萬之衆會與楚相守築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嘗轉漕
關中給食不乏夫將與兵食當是時無急於此三者
而何獨辨之則天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今宰相縱
不能如何所為盍亦各輸所長無採衆論夙夜勤畏
協心戮力共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苟且日
復一日無肯以身任責者遂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



此而不徵後將何悔願正其因循苟且之罪而罷黜之
內而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上
曰卿姑待之公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
曰朕已有處置次日奏事罷徐進曰臣前論宰執陛
下詰臣已有處置未見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
兩立以臣言為是乞早施行不然臣且有罪不復居
此職退而居家待罪上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
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
向背繪為三圖以進探掲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
毛戰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發而廟算定
矣又言王雲出使遣人四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故
號及王輶袞是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
然解憂故推尊借大為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
憂於一時而不知移悵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
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者為患為辱古未有也何
以言之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
之召如是之跪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
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為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



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城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俛首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禍且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為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畧也公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謀人並改為和議左右一二輔臣謀不協遽圖引玄公奏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諉大夫及出院又言金使王汭以和為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革言軟語為敵責情或至緩備墮點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洛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圍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未幾遷給事中公言臣章疊々至數百紙其間施行十未二三陛下雖虛心聽納而人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負不知本之罪敢復冒榮而進乎懇辭不允左右或為上言擢曹輔賓諫垣令論事忽有移命得無以為厭聽納乎



上曰曹輔遇事輒發歎怨多矣姑令就閒耳不旬浹

除御史中丞是時何㮚罷中書侍郎兼領開封府事

眷遇猶厚公稱謝中即奏稟輕儇不可任及虜渡河

公即奏曰去歲虜寨城外西北地勢卑下不知決水

灌最為失策今分城中兵數萬出據東南劄連珠寨

以接外援虜營西北引水灌之必得其利上以為然

宰相唐恪曰水可決城中兵留為根本不可出公曰

兵畱城中用兵之死活恪堅持不出兵先決水浸西

北東南無兵為虜所據遂絕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

而金虜犯城已三日矣何稟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

稟忘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畱虜營七日而歸稟方信妖

人郭景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將出戰公曰自

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机務

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奉上領大元帥握重

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公往興

仁府迎之公密啟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畱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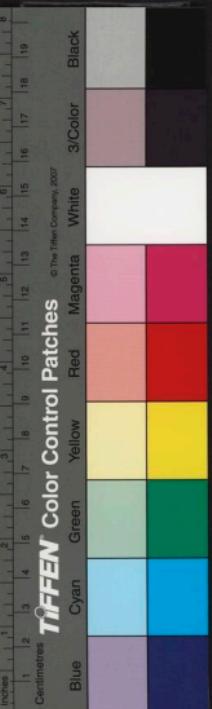
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盡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

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虜欲邀蓋與

出郊議未決何稟奏事出云車駕翌日出郊公遽云虜

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稟厲聲詆公公又率

馬灘共說之灘與稟同鄉齒長冀卒一聽稟不從及幸



虧營至北狩皆如公所料虧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張

邦昌僭立已二十餘日矣既歸私室卧病不出邦昌屢

魯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遺太學生楊憲陳

抃獻今上會上遣宣贊舍人黃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

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徙至南京首

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彊理新都以便

公私三曰甄收人材駕御用之共圖勲烈四曰恩威並

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鎮以謹

防狄上嘉納之及上即位赴召立行事畢即奏言臣

比備位樞府以至宗社失守乞賜誅殛不許差內侍

押赴都堂依舊供職是日得傷暑病告假因上章待

罪明日宣對面諭曰前執政獨留卿又以疾辭何也

特給假宣醫早晚內侍存問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

以五月丙申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為之震

悼賜水銀龍腦以欽仍贈恤其家許陳乞恩例外特

與長子改京秩勅有司擇日臨奠夫人張氏一再辭

免從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丙辰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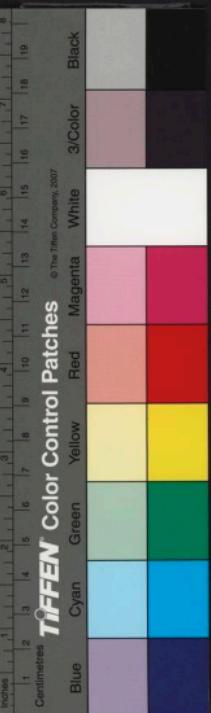
縣治東崇

安洲先塋之右初娶鄭氏先公二十四年卒追封和

義郡夫人再娶張氏封永嘉砦夫人長子紳承事郎

次綸綏總補承奉郎女達承事郎羅永二適將仕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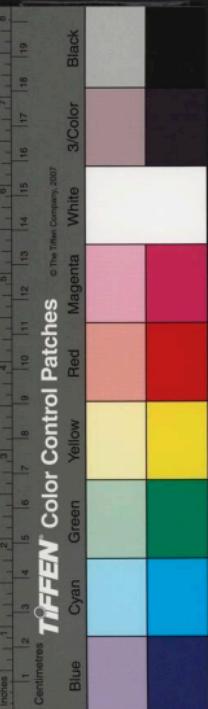
林次膺次適進士鄧士饒季未笄公天資孝謹仁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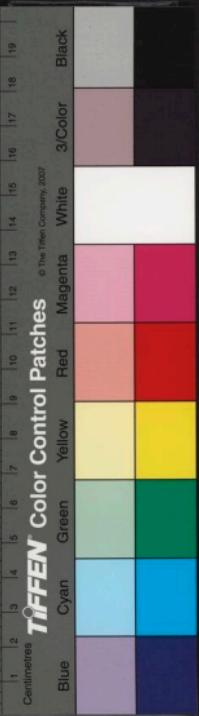
金山先生集
卷之三
宗族而義著朋友弟軼幼鞠於季父後復歸公盡以所得賞產與之不少留士貧歸之解衣推食無吝色自少刻意力學知名於時蒞官臨政所至有能稱更歷縣道救荒賑飢民賴其力多矣然在公為不足道故不復縷載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奏議十卷藏於家既葬其族不遠數舍來請銘乃為之銘曰曹氏之先仍世不逢濬光于幽公奮自躬位卑志豪言人所難負罪南遷隨遇而安靖康之初方時多虞虜騎憑陵庭論紛如天子念公邦之遺直亟命賜還薦膺顯秩進居宥家知無不為奉辭于虜全璧而歸天地易位挺然一節濟流貫河在污而崇公之清名宦載鼎彝作此銘詩用廣厥垂

樞密鄭公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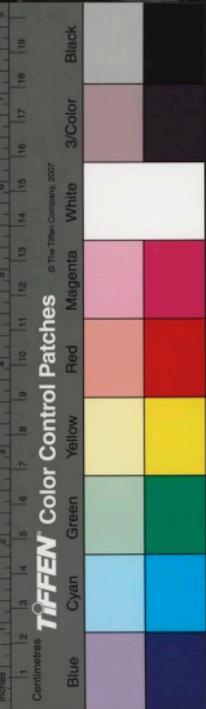
建炎三年七月戊子樞密鄭公薨于位其子璵將以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葬公于建州城衛紫芝山以書屬予銘予與公昆弟游非一日也義不得辭乃序而銘之公諱穀字致剛姓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時避亂從王潮入閩居建城南鄉之龍池故今為建州人其上世皆晦迹不仕至公之皇考宣奉公始以詞學擅名鄉邦勵諸子呂學相繼登科皆有聞



於時公其季子也政和八年以貢士第除安陸教官
待次權尉于信陽用捕盜功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稅
中司陸德先侍御史鄭滋薦為御史臺主簿金人入
寇中都失守上以元帥摶戎于濟濱公挺身歸之從
至南都上即位除監察御史明年被上旨治嘉興獄
回稱旨遷司諫累章乞移罪金陵控大江以為阻因
忤大臣意事雖不行上深知之遷諫議大夫明年金
人復犯維揚公危從渡江上面諭曰不用卿言以至
此及駐蹕錢塘苗傳劉正彥逆亂以上為虜聖皇帝
冊皇太子即位公庭立而折之不能奪私竊謂逆賊
凶焰熾甚非結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將
北走平江金陵與呂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
允遷中司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
秉機政公謂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
聞諸朝廷付之有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遷之臣
可得而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傳等宜一遵典法
章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橫
逆加臣死職不當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然亦少
戢矣又聞以簽書樞密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
浚分張浚兵令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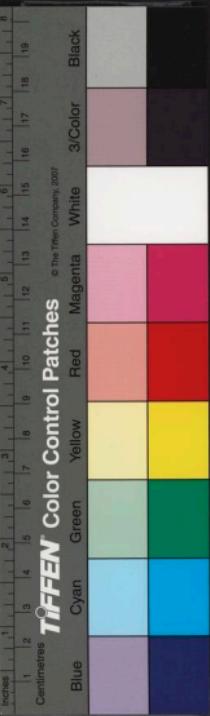


召浚不肖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
節度知鳳翔公知出傳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疆兵
謀臣內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具章乞留呂頤浩知金
陵浚不當謫降即遣官更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
平江見張浚等且言城中事合嚴設兵備張声勢持
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
策浚等聞知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又忽宣詔以上
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
震恐不知所為即與大臣進諫以為在廷公卿百司
罷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
古則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道或者謂為大
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
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
猶親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
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
有法行之於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
人心其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
也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獎諭有景想
節篆之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還建康留公彈壓謂
左右曰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護太后駕湏其至將



國任焉其忠義結二聖之知蓋如此公自春徂夏夙夜盡瘁至忘寢食因感暑濕得腹疾四日上猶令赴省議事疾甚有旨宣醫不效遂不起享年五十訃聞上嗟惜久之前一日皇太子薨上頤謂大臣曰朕器元子猶能自排遣鄭其訃至殆不能釋也褒贈之典皆度越夷等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大父諱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任登仕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氏朝奉大夫徵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違德閨閣之內雍如也公將葬夫人以九月丁卯卒于建安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男二人長曰璵承務郎簽書邵武軍判官廳公事次曰珙承奉郎孫曰繼祖承務郎皆尚幼公於艱危中薦歷臺諫章數十上皆人所難言者非安危所繫皆略而不言著其大節而已事之本末於公自叙之章可以槩見有旨章告中外不可誣也銘曰烈烈鄭公逢時多艱徇國忘身為世大開抗言于庭妖凶屏息天位復常繄公之力守節不渝載之宸翰大哉王言炳若星煥弗磨弗切惟石之堅刻銘幽宮萬世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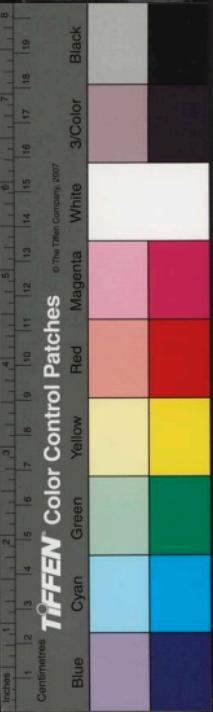
墓表



金華先生全集

居士余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造字永叔南劍州將樂人也祖諱可父
諱思世為田家以貲自雄至君始業儒為鄉進士其
為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雖陷憲綱濱
死他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凡歸焉有無共之
雖倒廩傾困弗吝也晚益豪放以詩酒自娛尤喜讀
列子之書家無留藏悉以資宴游之費歌呼談笑至
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了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
苦以廢虐之生自刑也其為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輒
奇麗至今儕類猶能道之熙寧九年五月己巳以疾
終于九川之漆坑其弟節以君之喪歸葬于邑之西
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君娶廖氏後君
百有二日卒無子女一人予之室也是時予方舉進
士竊名仕籍而君之墓不得臨穴視窆已游宦四方
必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矣荒丘之間馬鬣
鱗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歲時展省獨特
吾子孫今其若此可不為之表識乎故特叙其為人
大略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吾後世子
孫知其為君之墓而不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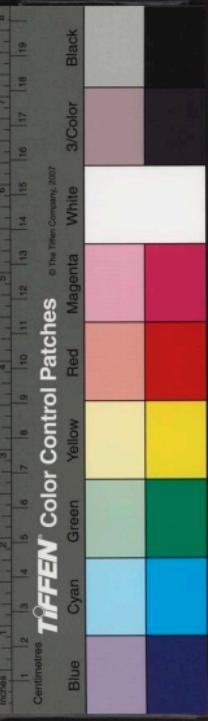


范君墓碣

君諱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

某皆晦迹不仕君生而有異稟自為提挾識慮已有
過人者閩中地瘠而人貧俗儉陋常以不足為憂多
計產育子雖士人不免者浸而成風恬不以爲怪君
時五歲聞之惻然適諸母有妊者乃謂之曰他日所
生無問兒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爲也
我長立當鞠養之不湏以貧窶爲念其慈惠蓋天性
也六歲即讀書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重
從師友肄業于麗庠故衣與貴游子弟居不少屈以

苟合視膏梁文鏽澹如也歟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
夫復何患既冠入太學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
士然未能先之也政龢五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調
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官制行改廸功郎
君在學聲名籍甚宿之士人嚮風久矣既蒞職學者
造門授經朝暮踵相躋皆虛往而實歸秩滿士爭請
留不報用薦者改從事郎初右丞薛公某常自負學
有師承爲世儒宗聞君名以禮幣延置門下命諸子
從游間與之辨析疑義雖逢其族皆迎刃而解由是
薛公加敬畏焉自符離罷還貪薛公被旨編集荆公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遺文碑為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于京師甘泉坊嘗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夷易不事表襮胸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間言博聞彊記諸子有氏之書無所不究如歛然常自以為不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初娶胡氏故贈朝請大夫某之女生一男長曰某從事即武安軍節度推官次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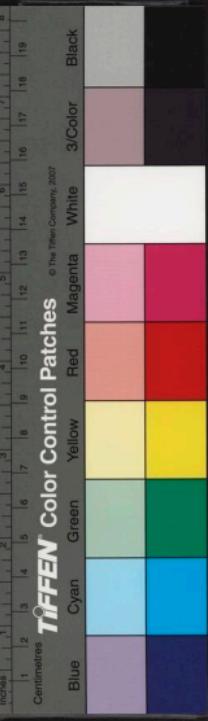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七終十五代孫忠信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詩一

五言古風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蹀躞黃小群毛髮忽已參
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
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弼善利間所差亦毫芒
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貪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戢
胼胝奉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達然未殊行與藏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願亦頽徒要在用心剛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遺文碑為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于京師甘泉坊嘗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夷易不事表襮胸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間言博聞彊記諸子有氏之書無所不究如歎然常自以為不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初娶胡氏故贈朝請大夫某之女生一男長曰某從事即武安軍節度推官次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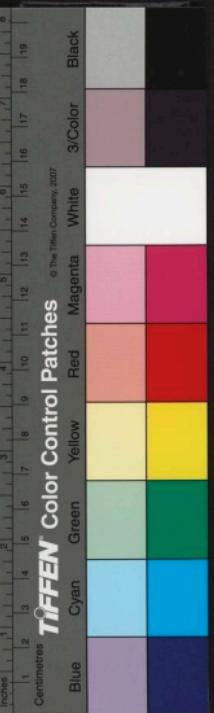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七終十五代孫忠信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詩一

五言古風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蹀躞黃小群毛髮忽已參
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
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弼善利間所差亦毫芒
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貪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戢
胼胝奉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達然未殊行與藏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願亦頽徒要在用心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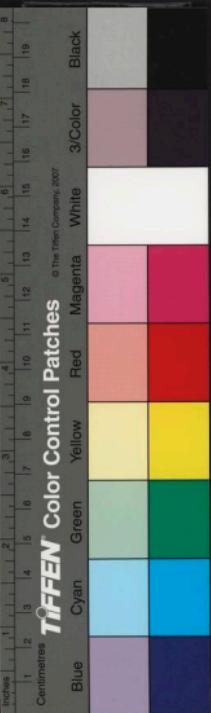
壁猶邇千里駕言勿徊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
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十間雕鐫事辭章
學成欲何用奔趋利名場狹策博塞游異趣均亡羊
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空自彊
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悌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
萬物備吾身求得全即亡鷄大猶知尋自棄良可傷
歎為君子儒勿謂平言狂

嚴陵釣臺

漢綱久陵遲國柄授權室中興得英主威明戒前失
三公經邦手吏事因精數功臣欲圖全猶不任以職
矧茲拔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固前識
授身參名爵豈得枉尋尺萬鍾雖云富樊堆非予匹
石瀨清且此答崖聳而直揭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
羊裘御冬溫袴繡未云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苟易
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冬至日聞雷

土圭日已南百年生有期新陽潛地脉慘慘群陰微
尚覺雲氣昏嚴飈弄寒威狂雷與驟雨奔逐如喧鼙
百虫誤驚蟄生理亦已虧向晚怒声息霰雪交餘輝
凌寒山驛狹持盃空自疑



王水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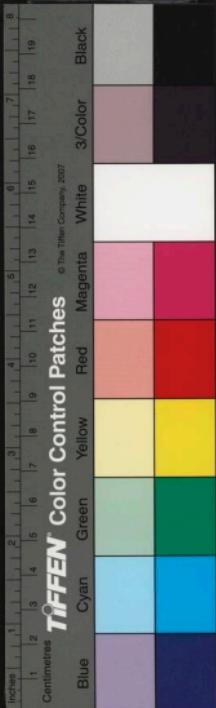
卷之三十一

七崖枕荒坡周回僅容席環堵異營窟猶遺古風質
功雖勞版築身自有餘力依戶鑿圓竈寒光度如彈
戶開迎溫風冬墐可栖息胡為棟宇麗但免風雨阨
安居自寬暇見者徒逼久寄言鄰舍翁各自達汝適
慎勿慕華屋澆漓非至德

父不得家書

駢彼晨風飛日暮歸簪林游子尚何得但覺盈衣襟
庭闈班白親懷念我亦溪云何彼無耗徒復夢寐尋
有如在空谷歲久想足音信篇一行書貴可抵萬金
踟蹰步前庭復坐口歎瘠淚墮不自知但覺盈衣襟
人生本無待豈受外物侵歸當卧牛衣竹籜橫荆簪
藏春峽六咏有序

國華先生得幽谷於劍水之東去其所居僅一
里餘負山之巔闢地西向為堂名曰咏歸堂堂
下有亭曰老圃亭之前有跡穿數畦其南北有
二茅亭南植梅數株名曰暗香北種紫竹數竿
名曰虛心又其南有一石竇其下可容數人名
曰容照嚴合而名之藏春峽其暗香亭以下四
咏見七言絕句類
結廬東山阿屹然俯全閩下有黃龍淵浮光抱層雲



波美谷口翁杖策來徃頻明月自為友顧影相為鄰
擷芷佩芳蘭不與麋鹿群虛堂發輝素黃卷日相親
來徽筆長羨弋鳬脩清樽曝日負岩寶為童浴溪瀆
微吟曳雙屐踏破青苔紋歸與自樂只此意將誰論
默狂聖所與聊欲繼餘芬 右詠歸堂

昔君居隱鱗接竿拂珊瑚 國華故居有鈎臺洞前有鈎臺

谷口結亭事春鋤
下十餘畦蔚蔚富嘉蔬
野果樹蔓實垂青梓蘿根有蹲鷗
晨炊勝形胡豈惟充君腹
鄰里亦厭餘流泉動地脉磽確成膏腴
涼彼渼陰人假脩匪吾徒避俗榮桑翁不渡嘆荒蕪
卷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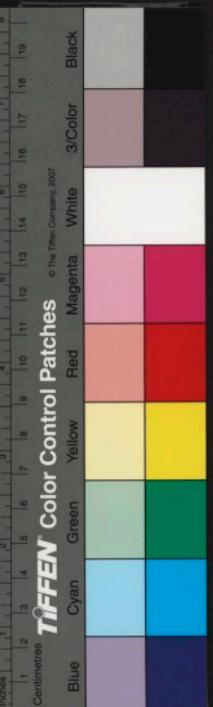
平出處分禮義安可踰茲謀異樊須甘事小人儒
綸手治聲此一私居知子非隱淪聊以寓壯圖人生

送虞守楚大夫 元祐戊辰

元祐戊辰

右老圃亭

象緯辰心次雄都水濁時經天浮瑞彩絕代出英姿
厚德千金璧虛懷萬頃波霜蹄來漢死雲翮上天池
籍才猷美皇使節馳飛書騰衆吻橫穿賓通達
剖竹章流遠還車蜀道嶢除成都憲以臺
章罷得處守秦庭徒被
指趙璧本無玼黃霸初勤細裴公可範規惠流三郡
俗名掩四賢祠大夏資梁棟承祧賴鼎彝會湏紓袞



繡寧久駐旌麾畫航行空挽甘棠去益思烟波迎棹急江柳拂牆低賤士行藏拙參軍秩序卑生涯惟蠹簡事業付毛雖懶惰文園病伶仃曼倩飢自甘同破鼈未忍舍窮龜朽資難雕繪餘生辱品題寒茭回暖律陰壑得晴蟻終愧聾頭賤難酬國士知兩行淵客淚感激自沾頤

縣齋書事寄張世賢

朝衙群吏集戢戢同隊魚暮衙群吏散翩翩若驚鳬
歸來坐虛室開編對璠輿啓戶閨無人清風入吾廬持盃邀明月大嚼時與俱躋蹠步松陰對影聊相娛

嗟予懶惰久闊略與世踈故人隔清湘懷抱何由舒為問魯山翁此意今何如

黃彥昭時思閣前有連理增

孤丘鎖千岑層閣跨雲起永懷霜露思時未薦醱醴欽宗貴叔族蟄々神亦喜故令傲霜根駢枝復連理黃侯渥注種一躍不容擬慶源如歸墟萬壑自奔止終見君子鄉乃是鳴珂里

江陵令張景常萬卷堂

民生結繩初異宇本同體誰令四目翁破肉作瘡痍龍龜出河洛茲理固天啓張侯瑚璉姿高步軼前軌



買書費千金充屋未云已六經滄溟渺百家襟原委
中流湧千波舉体惟一水參前有真如 古一憑几
毫端吐奇芬溢目麗純綺微言窺聖域 應期得髓

默坐荃席忘斯文亦糠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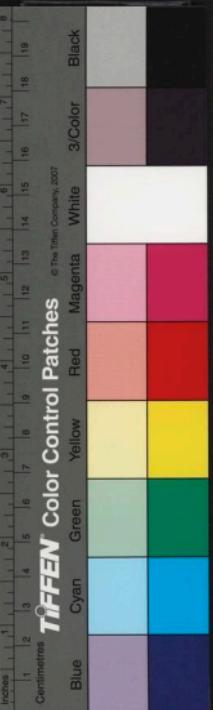
送蔡安禮

眷言與君違寤寐念徃昔結歡自童稚分比膠投漆
乖離成參商出沒俱齊汨義和鞭日御過眼飛鳥疾
五載一相逢俯仰如昨日論情方縫縷念子又何適
行矣不可留惝恍心若失人生惟所遇行止或使尼
况復各宦遊聚散何可一嚶嚶黃鳥声上下求其匹

俛首聽遺音飄零淚橫臆

題愚齊 溪東黃室

結廬依林丘田峰爭盤紆下闢清池淵憑軒數游魚
飛閣出雲霄表浮烟襲簪裾中有傲世士脫羣自謂愚
高義輕羸金貽謀有詩書青編富充宇散秩羅瓊琚
鱗七辟間題一一露珊瑚嗟予久昏塞荒蹊少耘鋤
昌黎已隔世將焉問夷塗道逢北山公荷鉤時與俱
皎皎河曲叟朋儕共歎歎高坐一來遊豁然心神舒
籬東有餘址誰能蓀蓀蕪結第可容席一瓢來此居
寄謝陶彭澤何必愛吾廬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一
生前作此亭

童氏必大亭

超遙武夷翁霞衣爛朝日作亭依雲根望墳茲焉息
仙游去不返孤丘已陳迹身雖隸編齊貽謀有遺則
慶流終必大名亭以爲識伊肯晉公堂三槐手親植
扶疎滿庭陰韶蟬映圭璧默視天人際召應齊律呂
閻門容軒車茲理固可必終見童氏里鳴珂聲赫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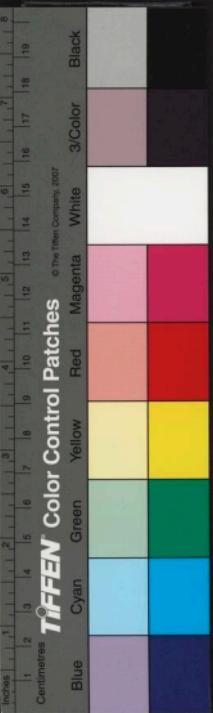
江上晚步
荆南詩

鏡潭磨青空整月侵江添攢衣弄清冰烟月在掬
冷然造我口肝膈眸水玉流光頃百變一玩不可復
歸來盡醉夢醉臥媚幽獨羲娥偶相憐歲往如破竹

餘生枕中付勿問黃梁熟

荊州偶作

鄭公稽阮流野性本塵凜平生傲羲皇白首就羈束
大寒客無糧官冷飯不足顧予支離人攘臂受餘粟
江魚尾盈尺飽食勝梁肉荊山富樵蘇丈室有餘燠
頑寐愧前哲所得踰往躅談經追時好俯仰負愧忸
流光逝不反愁髮長日改綠世道劫火燃不燼乃良玉
求田意雖鄙此計正宜速歸尋谷口耕勝賣成都卜
坐想帶絰鋤倚耒聽布谷



送鄭季常赴大學正修

驅車出西城，眷言與君遙。北顧臨康衢，問子將焉之。
赤驥度溼洼，終當飲瑤池。成都九軌道，一躍不可追。
浮塵暗荆棘，捷徑行多迷。長風戰秋林，零露沾人衣。
青松不改柯，期子清霜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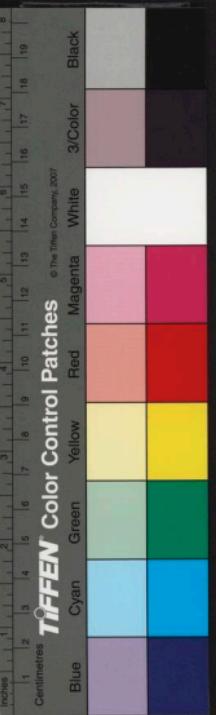
次韻何吉老遊金鑾寺

榮名嗟何為，病木自生癟。乾殤一夢覓，烏用論久頃。
寄身淵明廬，翛然在人境。衛生鄙樊雉，放浪任流梗。
相忘到形影，世界不須屏。判鍼聊自營，寧復事干請。
負暄有餘燠，蓬髮亂鶯頭。客來坐無禮，誰顧廣文冷。
忽聞過吾門，冠屨不暇整。邀我招提游，並鬱相與騁。
僧闈叩禪寂，未語心已領。並游皆韓徒，辭丹淬鋒穎。
多聞富如城，吾方拾遺秉。顧慙管窺陋，未覩豹文炳。
謬追俊游後，如渴得甘井。願從借金篦，為割眼中肯。
昇端望漫久，妙質愧非郢。裴酬因詩律，恐坐杜陵眉。
相携上層崗，出戶畏深穿。每虞參也魯，頻步輒三省。
遲回月初上，雲間掛金餅。昏鴉鳴相呼，更覺林逾靜。
湖光湛星漢，渺渺天水永。歸蹊暗塵土，四首失清景。
角声下樵門，尋步快脩嶺。晚市人迹稀，青燈耿踈影。

金鑾有退之，故有韓徒之句。名

卷之三十八

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Red

White

Black

金匱先生集

卷之三

八

送趙循道赴都講南陵人

鳳山鱗崔嵬下有千頃陂南陵鳳山大千頃陂鹽田峻極不可攀浮光亘長晉晦冥濛風雨澄淡含環奇吸呼入君懷萬態羅心脾吐辭麗金牘煥若星斗垂竭來荆渚游紅蕖照清漪故宮久零落一酒增余輝惇族貴老成堯言下丹墀浮驂駕雲帆眷然成仇離長裾曳王門豈比困盪簷驅鶻踏長板萬里誰能羈

送胡康侯使湖南

北溟有潛鱗其廣數千里揚鬐屬東海汎汎等蟬蟻

南陵鳳山大千頃陂鹽田

功名與時會事道後此始驛駕駕輕車夷路道九軌

朝燕暮騰越快意未為喜聖門學須彊一簣麪可恥

擴之天地寬於道乃云邇為士貴弘教無忘味斯肯

寄題趙貫道後樂亭亭在沂州新泰縣

叢祠有孤鳴群雛滿東州彬彬齊魯郊不復論軒丘
鼓刀販繒翁袞袞封公侯風流日凋弊世久俗益偷
昔時戴經人輟耕仍佩牛椎埋畫行盜閭里更相讎
趙子尉平陽始止惟民憂百花爛成園幽禽哢春深
問子胡不樂我心殊未休威明拯彊扶驕鷹化為鳩



買犧解吳鉤束身自劖耰田廬戶無掘長物弃不忍
結亭自樂只開編玩前脩誰云酸寒更憂樂非身謀
乃知君子懷與世異沉浮嗟予一漫叟放浪猶虛舟
舞雩有清風遺迹全在不君乎去此矣欲往將誰俾
寄言春服成尚覩一來游

謝詹司業送酒

鄭公貧才名流落四十年高規隘八荒天寒坐無氈
忘形賴司業時與送酒錢嗟予樗櫟材臃腫世所捐
云何附青雲賜賜追前賢開壺對青樽內愧顏靚然
公爭廊廟姿直幹上參天恢服群娃宮不虞姑革輶

· 騞誤

一跋萬里終騰騫朝燕幕刷越駕馬安能先

一望本無暇寧須事磬鑄宣室父虛席茲行定詳延

心儒氣填臆感槩聊自宣辱惠不知報強歌成短篇

戲贈詹安世

喜談人故有虎牙之句

綵舟駐閨門初與子相識長空翥秋隼爽氣橫八極

擣辭錢圭筆吐淪森劍戟鄧侯不顧仕志在書竹帛

長纓係單于落落蘊奇策氣吞流沙外意無燕然北

虎牙有餘勇戎虜非彊敵會當朔風勁仗鐵控鳴鏑

老夫慙哀謝見子徒感激平生謬經綸此意已寥寂

信哉功名會事道古難必窮通付時命未足為悅戚



余生如飄鼠漏腹微分舉行矣脫簪纓翛然適吾適
安世乃司業之子年少未受官

隱几

上天不殞霜萬木正鮮澤青蒿與長松各挺歲寒節
 翩風吹沙寒高嶺凍積雪萬木已摧落長松獨清潔
 人生無難危君子竟何別隱几試澄思行藏易差轍

留別富宣德

富侯荆山姿落落混然石撝磨經世故不辨乃天質
 軒裳儻米寄阮去寧湏戚驛騁走長坂一跌未為失
 秦庭謬暇疵睨柱終完璧君子有遠懷事道先羈識

千鈞等鴻毛始見鳥獲力行矣各勉旃他時賴三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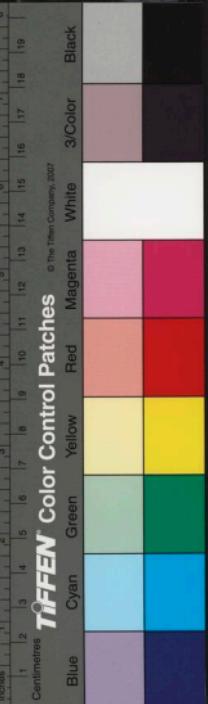
別西齋諸友

浮雲如積酥涼颯勁絃疾溶溶渺天末飄忽易相失
 懸弧四方志抱整非予匹平生結歡久始願膠投漆
 別離傷素懷此身任萍迹

遺懷

君子雖自嚴至潔宜若汙昭昭揭日月所向特謂如
 天地一穿中逼亥身亦孤游世在虛已浩蕩與時俱
 靈府有天游環中真道樞

元豐壬戌歲暮書事



閨隙地力盡種藝被山谷澗澑一雨潤鬱々原野綠
春風忽云徂舒景變炎燠涼颸動地軸攀欵何神速
坐愁林巒空俯視萬木禿疑霜借風力摧折到松竹
嗟予閉門人感此亦愁蹙幽庭有萱草采采不盈掬
如聞糟牀註取醉須百斛沉酣樂時運天關不須觸
禹物一芻狗蒼蒼自高目

綠漪軒

開池傍清軒環除種蘭芷虛明淡星漢踴影薦鳬翼
君乎試憑軒鑑此亭下水盪風生微瀾風定還泚泚
悠然得真趣吉祥來止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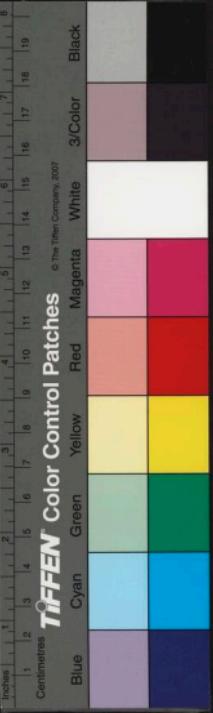
迂寐堂

終南有捷徑屈蠖終當伸君獨耻不蹈安得與世親
結廬寄人寰獨徯寧問津形影靡酬贈相忘誰與嘆
寄謝漢陰叟抱甕良非真

鄱陽湖觀打魚

小龍廟在湖上於溫壬午

秋高水初落鱗介滿沙脊浩如太倉粟寧復數以粒
紛紛漁舟子疑若僥可捨橫湖沉密經耽漏百無十
虫蝦雜鰖鯉駢首吐微濕小人利口實刀杌汙瓣鬚
鯤鯨亦狼狽風雨移窟宅玉淵有神祠變化在虛吸
胡寧飽煙香忍視萬魚急幽潛不之恃感嘆百憂集



寄謝塗園吏於計未為得

送嚴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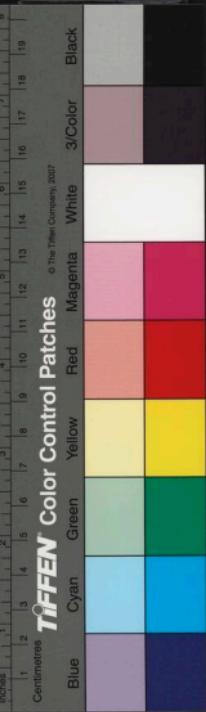
世路久艱棘青冥翳妖氛孤鳥叢祠中豺虎填城闈
君能摘姦伏竭澤無清鱗勿云功未酬屈蠖終當伸
飛黃架輕車一躍解無垠

檢田

尋叢上層崗隨衝出高原烟大一里餘雞犬遙相間
瘠壤僅容席訟牒徒紛綸齊魏兩蝸角况復三家村
舉世競豪不薄俗寧足論吾衰過元亮欲辨已忘言

送向和卿還京子韻

江湖多秋風惄恍夜不眠念子將北歸起視明星懸
君平翠蚪姿聳身蒼梧淵高步隘八區凌風上青天
妙質蘊荆璞寧須事歷鷄贈言以為別妄意追前賢
聖言乃常珍含咀真味全奇辭暫時好遇眼如飛炳
榮身足庶繁觸物冥虛船吾方病羸爾市藥還自憐
明日隔長波相望空惆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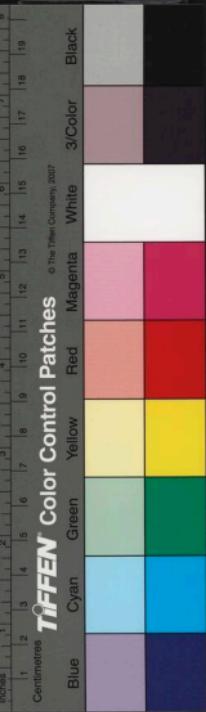
詩二

七言古風 附長短句

酬林志寧

志寧從學河
南二程先生

君不見昔時一
年公折龜食墨
瀍宮廣輪千里天
地中真人一往不復
見昂湖弓劍空遺蹟
陰陽所交風雨會
和氣自古生英雄
邇來百年零落多
奇窮鳴阜少室崕嶸
倚天闕下有田淵
萬仞蟠雙龍蒸雲
結雨氣濛濛惟有蒼
鬚紫領色玄珠時
發光映凌烟虹成周
太平鬱餘策但令沫
泗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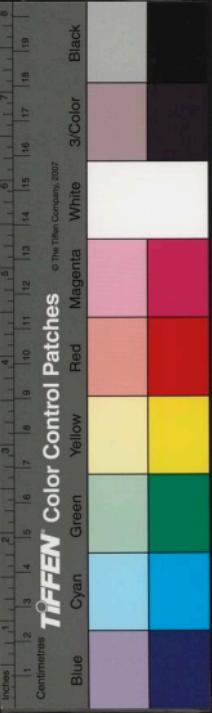
詩二

七言古風 附長短句

酬林志寧

志寧從學河
南二程先生

君不見昔時一
年公折龜食墨
瀍宮廣輪千里天
地中真人一往不復
見昂湖弓劍空遺蹟
陰陽所交風雨會
和氣自古生英雄
邇來百年零落多
奇窮鳴阜少室崕嶸
倚天闕下有田淵
萬仞蟠雙龍蒸雲
結雨氣濛濛惟有蒼
鬚紫領色玄珠時
發光映凌烟虹成周
太平鬱餘策但令沫
泗生



Continuum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清風羨君妙齡有僂骨乘槎暗與天潢通萬里不一
息去若孤征鴻決開銀河浪分出一派懸秋空顧予
山野姿未老心已慵謬從君子游營道術偶同有如
退之與東野自慙青高倚長松感君惠然抵山谷開
談冰雪清吾胞高堂黑髮顏如童未須念此心忡忡
幸有山前清泉冷可酌與君啜甘茹草忘春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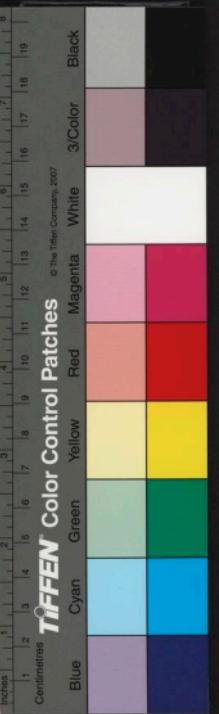
題贈吳國華釣臺

國華自作記
不取嚴陵

君不見釣璜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田車同
載斗罿熊鷹揚烈飛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
叟奕槧凌天動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臥對鳶與忍
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繫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
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橘水橘溪不
與桐溪比收身欲攝渭老歌笑撫長髯照清泚澄潭
夜月秋光浮撇波短艇汎汀州長繩巨石不能繫飛
帆片席歸蓬丘巨鈎沉餌牽九牛一釣直掣金鰲頭
備鱗撥亂浪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跨雲馮翼上青
冥一點孤光廁箕尾

贈別蔡武子被訛得釋赴泉州錄參

君不見馬伏波沒車蓋珠璣多又不見童臺秦壁
非有疵相如謬使秦人疑匡童不孝通國非世無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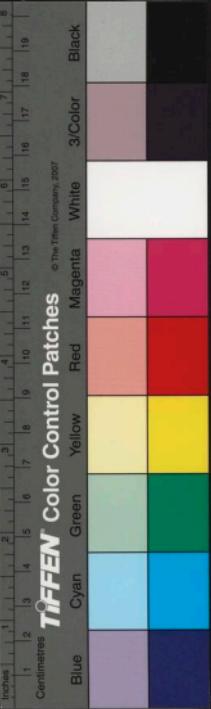
子知者誰惜君高材美衆美完德深來速招斃含沙
怒欲陰中之剛引涇流汙清泚輕雲捲盡天日明容
光竅允無潛形刮磨玉瑩冰雪凝楚人謾費塗丹青
齊庭有鳥又不鳴會須一舉天衢亨比冥歛起風雷
驚修鱗巨鬚隨波輕不湏回首顧潛鯨好乘扶搖九
萬里奮迅六翮飛商冥

入山行

蒼崖峭立青天涯古徑蕪沒澗清溪深林四合晝亦
暝寂寥惟有哀猿啼野人心形灰死如槁木山禽見
之猶驚飛因嗟太古不可復我無機械胡相疑

假山

衡湘側南二千里清澈之氣常蟠丹沙玉石氣所
感融結萬伏非磬鐫窮源荒溪異俗吹不途禹績經
棄捐苔封土蝕誰復問嶙峋僵卧當市廛龜山老叟
見之喜鳩徒輦置羅前軒岩堯孤峰露仙掌有一石
屹若太華青摩天傾崖斷壑坐中見葱蒨似玉生雲
烟初疑社龍未死日浮梁擬跨咸池淵神號鬼怒驅
不前擣繫利磚成研圈又疑巨出龍伯揭竿来自
崑崙巔連釐合負雲濤翻蓬壺簸蕩留平川緊子竟
日倚欄檻矯首便欲追霧仙丸輪神馬自足駕已覺



山先生全集
兩腋風冷然瓊臺浮游與世隔傲笑樹洪崖肩山
間草木即靈餌含笑如實資長年悠悠廣息變今古
坐着溟渤成桑田

寄練子安教授

憶昨吾子客上都我獨奔走天南隅各年未壯已多
累誤投世經身攀拘飄零今日偶相植乃復咫尺不
得與子俱人生委質金在爐大冶鍛鑄誰號呼惟愁
跋跋走塵土舊業已屢成荒蕪惜君高才卓筆與世
崎嶇文洒落珠陸離雷驚電赫轉坤軸風號浪擊飛
天池珊瑚徒輸渤海竭麒麟超軼不可羈經綸有道
世莫知樁中良璧始自奇君不見扶藜隘巷蓬荜居
短褐纏膚桑為轆擁門軒蓋何所慕藜羹自飽非癯
如又不見楊雄寂寞守太玄弃捐覆瓿真可憐折腰
小吏昔所恥田園須賦歸來篇終當結屋蒼厓期
子相與臨清泉投簪解帶謝人世拂塵披霖親遺編
松皴檜老生青烟雨餘風弄鳴哀絃低田野興有真
意浮名鶴雀過吾前結歡膠漆常連從游鹿豕終
長年

送富朝奉還閩紹榮字國華

君不見慶曆承平道如砥馳車八荒同一軌膚人鵠
萬物生全集卷之三十九



張怒燭臂百萬雲也若封豕又不見朔方橫流漲天
起腐麥蛾飛木生耳扶攜道路雜老幼操瓢潰中半
為鬼關河日夜刀斗驚嬌書乘駒來渝平兵間持節
得英傑談嗟坐使羈長纓青杜環城萬區屋發廩分
曹具饑粥餓羸粘頰陡生光叢塚不聞新鬼哭喊孫
有後天匪親問門客車何足諭竭來灘上見猶子雄
姿宛有死刑存驛驅已度溼洼水朝燕暮越應千里
行看玉勒駕鑾輿濯足瑞池從此始

南康值雨

庐山臘龍菴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眼不輕食惟食稀飯水每客至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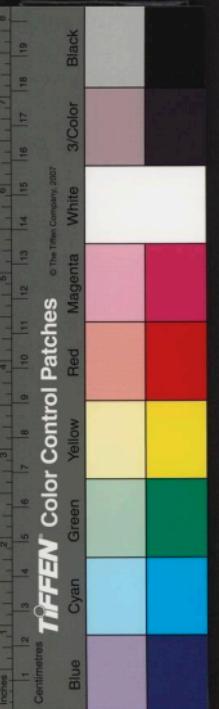
先知之欲往見之
不果放舟記之

平沙漲雪清江漬水花照日紅生瓣軒然五老出城
表雕玉萬仞窺長身雲巾星弁覆華頂飛泉漱瀑布
天紳平生未識廬山面碧巒橫雲望中見江頭一丸
雨銜天奔浪號風作悲健朝來澌泥沒牛馬咫尺坐
論千里遠芒鞋拄杖掛塵尾神馬尻輪歛飛轉臥龍
庵前碧眼翁日飲山渌食溪松榦融氣合八荒外此
心炯炯空先通未須勤移却俗駕會應一洗塵寰空
寄言歸侍壺丘子他日來游當脚風

遊武夷

是日泛小舟至鷲巖

函關嶽走秦鹿天下並遜名群雄快雲翻空驚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折黔黎竄伏如寒蟬武夷山溪水清泚避世猶有高

人駢龍泓東注海波涌嶺有投龍池傳與海涌王女翠擁秋雲

鬆峯玉女赤霄真骨寫虛辭通泉凡筆慙非工

鶴藏舟浮梁跨絕壑山間有小橋橋西有一隱見仰

與天潢通當時雞犬不復見寧嚴依舊烟霞籠我來

秋杪月既望尚有幽蘭埋榛収天容洗淨雨新霽雲

幕四卷清無風掀蓬進棹窮異境注日想見流殘紅

回船杖屨躡幽徑松竹窈窕環琳宮翠琬溫辭擢華

袞褒詔有石刻金榜大字纏交龍自憐病骨掛塵網幔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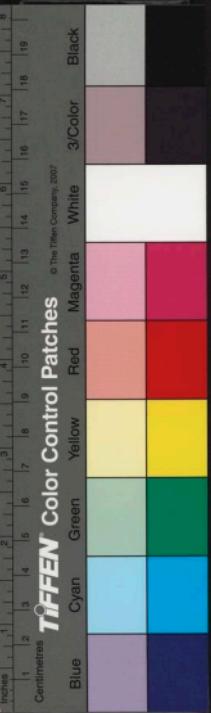
高會何由逢解衣歸臥玉瑣碎仰看明月穿竦峯

向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

杜陵頭白長昏昏海圖舊繡冬不溫更遭惡卧布衾
裂盡室受凍憂黎元詩人窮愁自古爾豈若種藝依
青門嗟予老懶世不用窮巷久雨無高軒虫鳴鳥噪
感時鄭發不恤緯羞前言殘革斷簡棄不錄自愧潢
潦無根源君胡袞字富褒飾三復妙語將誰論知君
獨負青雲器欲使飢者名長存

贈程舍人近侍入閩

路公溪上鶴法翁眼光照日顏如童厖眉垂髮有仙
骨辟集五福天所鍾螭頭暫輟三長手杖節扶輿入



龜嶠孤南一夜晶輝浮海隅草木俱榮耀朱金拜後
古所稀繡綾全勝衣綵衣玉觴薦壽湏称奇更待蟠
桃結子時

岳陽書事

洞庭水落洲渚出疊翠號峰遠烟沒重樓百尺壓高
城盡棟沉々倚天開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
西東氣凌雲夢吞八九欲與溟渤爭雌雄澄瀾無風
雨新霽一日萬頃磨青銅琉璃夜影貯星漢騎鯨已
在銀河中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壑青浮空山傳
湘君居此因以詩名蒼梧雲深不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須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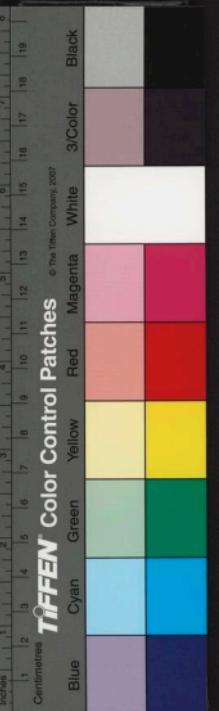
憶昨相逢鳳山址駒隙駸駸餘半紀君趨烏府近清
光陸海驚濤漲天起雲帆大舸半摧溺艤岸得全誠
偶爾我時奉檄赴京渚放浪江湖一浮蟻談書考古
安得晴雲萬里開依舊寒光漫虛碧

遣興

嵩華千仞立不碍天地寬涇渭清濁流不離海波濶
人生過眼萬事後記憶細故真童顏

寄游定夫

憶昨相逢鳳山址駒隙駸駸餘半紀君趨烏府近清
光陸海驚濤漲天起雲帆大舸半摧溺艤岸得全誠
偶爾我時奉檄赴京渚放浪江湖一浮蟻談書考古
安得晴雲萬里開依舊寒光漫虛碧



老無用嘯噭轡咀糠粃東歸雖復有民社為米折
腰良可恥市朝紛紛真昇穀猢猻燕豕不容擬投身
中地竟誰免未信棘端能捍矢重樓百尺卧玄德問
舍求田不湏鄙早歲結鄰初有約齒豁頭童今老矣
築田預想傍田廬負耒耦耕何日始

過錢塘江迎潮

銀潢翻空際天白鯤怒鵬騫海波擊湧雲噫氣聲怒
號萬馬馳車隨霹靂低昂上下如桔槔頸刺性命輕
鴻毛賈囊負笈有夷路一日何事常千般因恩羊腸
盤丸坂攀援蜀道愁沉猿人生觸處有萬險豈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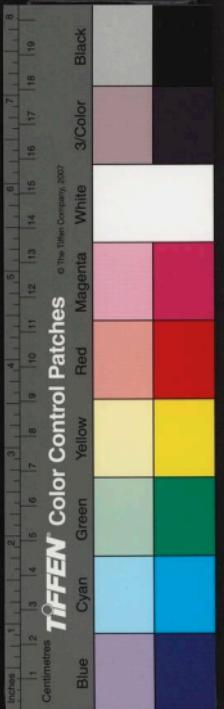
地多風濤願言夷險不湏問莫負對酒持霜螯

觀獵

紹裘白馬誰家子擁戟弦弧囊勁矢褰身欲與鳥爭
飛觸處塵埃雲四起長繩驅逐狐兔驚騎躉掣臂流
雙睛飛揚雲間電光閃旋復草際無遺生鷙腸久厭
鮮肥餌碩盼方能伺人意但矜弱姐有餘甘貪飧誰
憐殄生類安得淑氣回嚴秋徐令困拙同鳴鳩林間
百鳥空攀乳雖欲擊搏無知由

寄范正甫時討西夏

羈窮莫厭如牢圉從古功名出屠販男兒不負懸弧



心馬革裹尸猶足願君不見淮陰寄食貧叟一作竊食
寄食淮陰叟
勝下葵風亦何有逢時吐氣雷電奔金印
雲二大如斗王門晝夜羽檄驚睥睨歛盡天都城叩閨
虎士鬱餘怒科頭奮戰如鵬鷹君泛壯年蘊奇策未
空縮首藏紫荆背人投筆真豪傑慨然萬里終成名
南山白額雖欲老百獸遭之猶裂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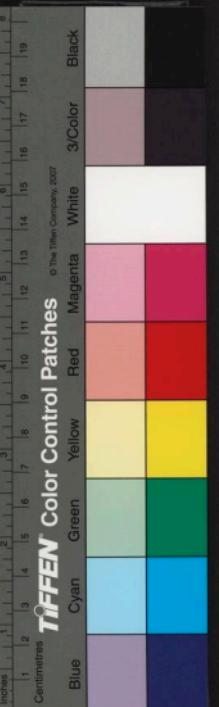
吳子正招飲時椎酒局不赴作詩戲之

寒爐火冷浮青烟勁風刮面如戈鋌凝陰不動天欲
雪竟日兀兀成拘攣廣文才名四十年天寒坐客猶
無憇參軍官小技能薄寂寞冷坐誠宜然忘形杜老
偶相覓傳呼歌舞開華筵嗟予簡書固可畏不得對
欲簷花前謾有糟漿逆人鼻汝陽口角空流涎可憊
更似蘇司業只與持之送酒錢

寄題瓊翠樓記云唐君佐

此樓以奉親

方壘七萬神籞連瓊臺縹紳居靈仙鯨翻海運成桑
田異境誰使夸娥遷銛鋒四面蒼圭圓巨靈巧以青
瑣鵠採風洗雨淨娟娟脩眉淳空秀爭妍清溪回旋
馮幽泉下有澄瀾湛淵繡楣雕欄欲飛翻凌切漢
道摩星隱恍如直跨須彌巔瑤光凝光圍四天喜君
妙齡謝世喧豎堂慈顏白盈頰兒童牽衣戲蹁躚優



此樂誰與先嗟予昔以三金懸授身世網百慮煎
今乎老矣誠可憐徂猿何用簪纓繩子雲終湏守一
廳誅第結屋縛數椽辟衣雜佩紵蘭筌手披白蟬玩
青編春暉不報常歎然雖有至樂安能全

晚雨

斷霞明滅天日黯雨意晴暉爭好醜浮雲冉冉無定姿白衣忽變如蒼狗悲風激烈河漢翻兩脚如麻飛霰寒山深氣腥豺虎亂乾坤四合誰云寬將溪溪上野客懶成癖怯寒手攀面如墨把盃強吞僵立歌閉門獨愁天已黑

贈醫者鄧獻臣

天地一氣猶冶甄延埴萬壤隨方圓神形九藏通九野八風中物如戈鋌天元玉冊有遺義探索始自三皇前棄君越人不世出鎌石鍼灸誰能傳賤工增餘損不足往往橫夭殘天年羨君妙齡踵其學至理隱頤常精研聞陰得陽以神遇反視方術猶蹄筌道隅笄簷即為餌車上已有長蛇懸嗟予羸爾苦多病維摩丈室方蕭然願君速已天下疾為予一洗沉疴痊

與將樂令會飲揖仙亭

灘流斗落惟璠璿雕欄照水光如濡層峦疊巒爭蟠



紅翠岩百尺蹲於菟何年巨出歸墟揭竿合負神
鰲趨飄流人間峙蓬壺至今猶為僊聖居飛輶往來
誰與俱下有馴雉隨雙鳬英風奕氣凌清虛楣間新
詩露珊瑚顧余老懶與世疎欲徃勾漏嗟無徒會湏
策轡追雲車無使吃口喧羣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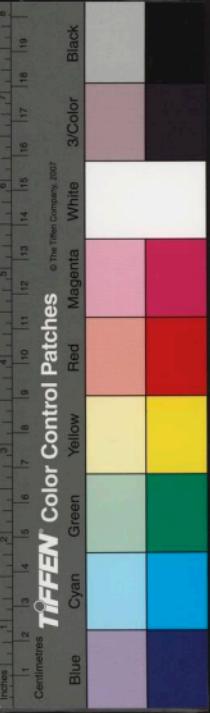
離家作二首庚申歲作

敗葉辭故枝驚飈送微雨田廬向收穫城中亟完捕
游子欲何之道蹠修且阻俛首謝田父予生歟羈旅

又

胡鴈依朔風群飛逐南翔遊子方北征朔風吹我裳
櫻轡望雲間夜色正蒼蒼空羨南歸翼幽懷增感傷
過漢江

西極鷺足折東南地維傾衆流競趨下澑澑歸滄溟
誰能跨明河挽此經天行世難乘槎翁此意終冥冥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九終後學張時敏贊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

詩三

五言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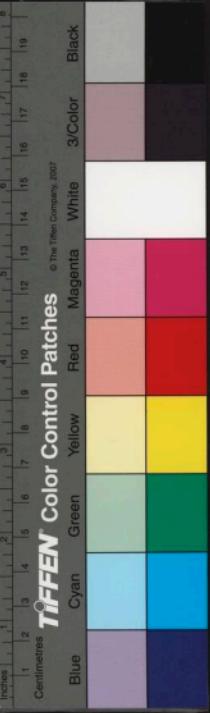
別游定夫

龜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漆雕慙未信子夏又離羣
慘淡交情重間閨道竊勤至言空遠寄孤陋願頻聞

過金山

環望荆苔折清江日夜流飛騰潮汐浪漂泊利名舟
山湧鶯番出樓虛蜃氣浮僧窓千古意出沒看輕溫

枕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九終後學張時敏贅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

詩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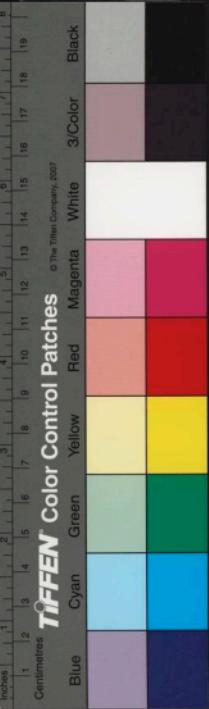
五言律

別游定夫

龜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漆雕慙未信子夏又離屋
慘淡交情重間閨道竊勤至言空遠寄孤陋願頻聞
過金山

環望荆苔折清江日夜流飛騰潮汐浪漂泊利名舟
山湧鶯番出樓虛蜃氣浮僧窓千古意出沒看輕溫

枕上



小智好自私小德常自足自私閑人賊自足心有目
瑕瑜不相掩君子比良玉默默枕上思戒之在深篤

兩寒

天幕陰雲積蕭々雨正霪渥汚關市寂水入御溝深
破屋寒侵骨哀絃凍絕音更愁風力健瘦怯不能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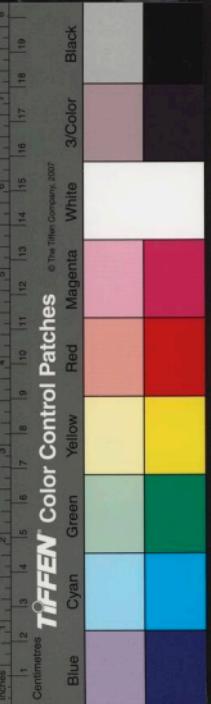
歸雁

天末驚風急江湖夜思長悲鳴愁絕塞接翼冒清霜
澤岸多繒弋雲間乏稻粱茫然栖息地飲啄欲何傷

感事

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散材依櫟社幽音空暮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歲律已云盡思家日深二年為客恨千里倚門心
節物羅樽俎兒童學語音眩然如在目恍惚夢難尋

又

愛日垂予願親顏長在心遠遊仍換歲華髮想盈簪
永夜誰同席殘盃憶共斟相思空有淚揮洒滿衣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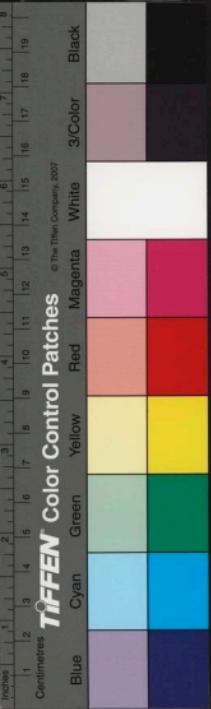
臨川道上

風雨離山驛斷橋危欹顛去心奔逸驥行路上青天

鴈序江湖樂雲歸島嶼運悠悠遠征客千里獨茫然

旅舍書事

懶拙平時尚支離與世殊餚漿驚御啟避席愧陽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觸事紛難解忘形色易動不須修混沌機械本來無

過清溪渡

天濶江街雨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鴈爭飛
川谷留雲氣鶴鳴傍釣磯飄零滄海客欺到一帆歸

泛江至土坊

禹頃江湖遠孤乘一葉船雁飛雲外宇蓬掩水中天
波靜橹声息風微帆影偏回環聊注目浩蕩接清烟

秋日有懷寄從弟長民丁伯父憂

靄旅吾方困哀思汝正煩望雲愁鴈序回首憶鵠原

INSTITUTE OF CHINESE LIBRARIES, TORONTO, ONTARIO, CANADA

10

和潭倅張朝請行縣言懷

夾道旌麾動陰霾萬里開霜迎威令肅春逐馬蹄來

幽壑光初滿寒荄暖自回仰窺嵩華質曾未施纖埃

又用前韻和早梅二首

楚國春歸早寒梅花忽已開只疑春信早先擁使旌來
嫩萼紅初破寒柯綠未圓凌霜半含月皎皎絕纖埃

又

星馳經行處梅花忽已開只疑春信早先擁使旌來

嫩萼紅初破寒柯綠未圓凌霜半含月皎皎絕纖埃

感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邊徼無虞日王師討弗庭叔功誇廟算行險毒生靈
川谷旌麾暗風塵戰血腥寂寥歸馬日目斷華陽壘

又

虎士水河側日聞刀斗驚氣吞沙漠盡風蕩賊巢傾
關寒長年戍邊塵幾日清太平陳朽富一旅百夫耕

淮口平沙漲檣鳥向日斜微雲變蒼狗輕浪蹙浮花

風勁回飛鴈林喧集暝鵠河流應未閉遲我到京華

又

笠蓬凋欲盡岸情任歌斜瘦怯重裘重情看細字蘋花

凍雲穿曉日晴樹繞飛鴟老大驚遲暮飄零惜歲華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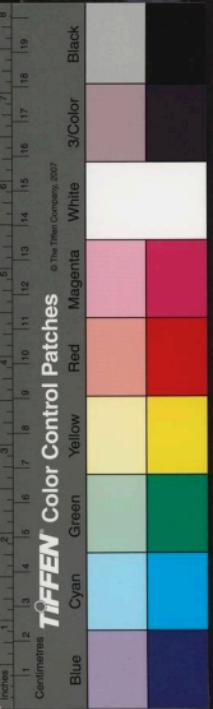
聞道河流閉逢人每問律天高雲暮風細水鱗

未種江陵橘空思千里尋且邀明月伴相對解綸巾

出京已卯歲

言淺平起

旅泊_故秋意塵沙變客衣明星爛河漢殘月暗簾帷
風柳斜轉雲恍片片飛窮愁添別病哀晚意多違
湘浦萼絲滑吳松鱠縷長何時一踈放把釣臥滄浪



漢坂舟行

曲岸通幽徑，疎籬映竹斜。鳩深藏吠犬，林薄露人家。
石瀨魚偏美，鄰村酒易賒。祇應雲水富，自是一生涯。

席太君挽辭二首

賢配無前古，傳家有子賢。四靈來薦瑞，一鷄已摩天。

又

稟粹猗蘭秀，美嬪洛水濱。一窺識公輔，三徙得儒真。
畫翫流雲氣，松阡卧石麟。哀榮今日事，誰復繼前塵。

湘君祠

鳥鼠荒庭暮，秋花覆短牆。蒼梧雲不斷，湘水意何長。
澤岸蒹葭綠，籬根草樹黃。蕭蕭竹間波，千古一聲傷。

新湖夜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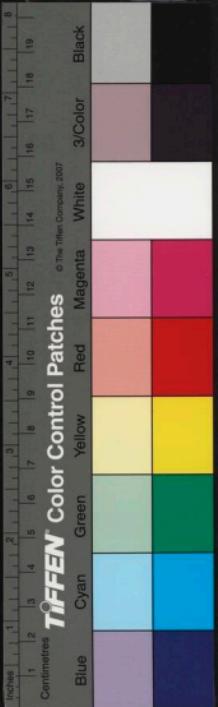
平湖淨無瀾，天容水中煥。浮舟跨雲行，冉冉羣星漢。
烟昏山光淡，旆動林鴉散。夜深宿荒陂，獨與雁為伴。
哀鴻

哀鴻常苦飢，悲鳴垂其翼。朔漢曉霜寒，江湖晚烟暮。
乾坤一網罟，高飛亦何益。日暮無與群，驚風暗沙磧。

鄒公輓辭二首

一伏青蒲上，三年塵海濱。泉甘不出戶，居無米甕中。

公諱南方所居無米甕中所



公在講所忽有醉客言公報國心
旨深醉無神將歸翌日教至果得歸

巾
又

舊德今誰在，雕零已不多。
雲天開日月，陸海自風波。
空嘆與踰夢，難留曳杖歌。
生平濟川意，無處問施羅。

冬曉

冬曉
看瓦霜華冷暝空
曉霧均氣密難見
日風迴易生塵
洗硯水紋破憑爐
火春真嫌寒尚薄
雨雪更愁人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終後學法雲解贊利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二

七言律

登桐君祠堂

一昔有隱者結庐於此人問其姓指桐樹示之故號桐君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沙波閑監盤路轉千峰
表冉冉雲扶兩腋間掠水輕鷗晴自戲凌風飛鴈暮
爭還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

巖松

婆婆千尺倚巖顛隱隱虬姿拂遠烟尤喜地靈泉脉潤獨愁天澗畫陰偏孤根礙石盤彌固直幹凌霜老



公在講所忽有醉客言公報國心
將歸日教至果得歸

巾
又

舊德今誰在
雕零已不多
雲天開日月
陸海自風波
空嘆與踰夢
難留曳杖歌
生平濟川意
無處問施羅

冬曉

看瓦霜華冷，暝空曉霧均。
氣昏難見日，風迴易生塵。
洗硯水紋破，憑爐火色春。
更嫌寒尚薄，雨雪更愁人。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二

七言律

登桐君祠堂

昔有隱者結庐於此人間其姓指桐樹示之故號桐君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沙波閑鹽盤路轉千峰
表冉冉雲扶兩腋間掠水輕鷗晴自戲凌風飛厲暮
爭還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

巖松

婆婆千尺倚巖顛隱隱虬姿拂遠烟尤喜地靈泉脉潤獨愁天澗畫陰偏孤根礙石盤彌固直幹凌霜老



益堅臃腫不須逢匠伯散材終得盡天年

和鄭商老下第

兩餘新惹一番愁。展轉衾寒客思悠。獻璞又添今日恨。
登科空負昔人羞。林泉石君先到京。國風塵我尚留。
若為浮名苦憔悴。前春行約巨鰲頭。

頴昌西湖泛舟游賈丞相曲水園

扁舟乘興謾追尋。踏河回入柳陰拂面落花春意盡。
避人幽鳥野情深。漸無健思供吟筆。賴有寒光映客心。
日暮倚風歸棹急。一釣新月掛瑤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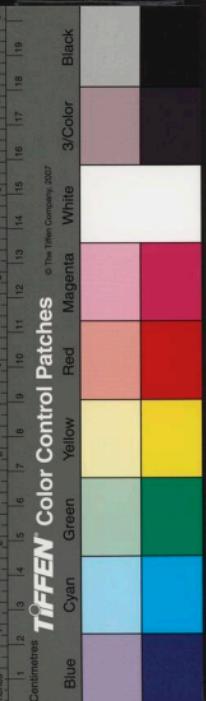
秦過鶯花無處尋。移舟行近古城陰。褰衣水上汲殘
片。傾耳枝間覓好音。山閣曲堤迷遠近。魚跳文藻亂
浮沉。飄然自得江湖趣。陡起歸與萬里心。

送丁季深

烟含踈柳綠蒙茸。乍煩桃英入眼紅。邂逅與君逢腊雪。
飄零獨我過春風。空愁轉轂音塵遠。且寄離懷笑語中。
後夜月明人寂々。相思那復一樽同。

蘄州早起

城頭雷動角声哀。似共行人怨落梅。欲報晨炊梁未熟。
喚回殘夢眼驚開。霜清暗覺紹裘冷。月淡空令邑犬猜。
倚杖起肩風正慘。紫微繚繞俯三台。



金山先生集

卷之四十一

合江亭晚眺

倚杖鉤簾兩水間，晴光飛影上雕欄。帆催畫鷁搏風去，雪吐鉛鋒作劍橫。平野烟浮遠日晚，溪潮漲失前灘騎鯨。一往扶桑近休問，人間行路難。

含雲晚歸寄真師

每扣禪關即晚歸，塵中回首萬緣非。不愁幻翳迷心地，且聽潮音振祖衣。歸路往來無別徑，夜光清徹有餘輝。虎溪舊社知重約，陶令如今已息機。

遊玉華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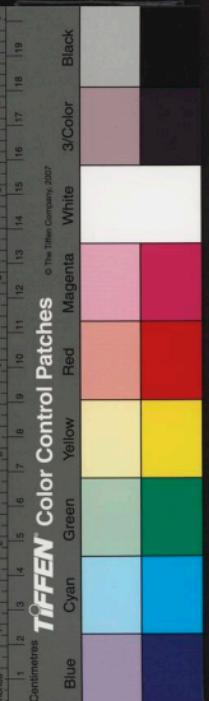
蒼藤秀木遶空庭，疊石層巒出擁畫屏。混沌鑿開幽竅遠，巨靈分破丙峰青。雲藏野色春長在，風入衣襟酒易醒。採玉遺蹤無處問，擬投簪綏學儂經。

次韻思睿見寄

聖賢千古愧難攀，力學方憂敢自閑。頑我久拋聾酒外，慚君猶掛齒牙間。平生拙計心長在，解帶高風志未還。揮檄千今非得已，謁勞魂夢遼溪山。

次韻蔡武子書懷

放形鋤色恐成光斲，聖能令鼻不傷自信放魚真浮計。却憐挾策亦亡羊，及投有間多餘地。語到無言輒自忘，擾擾世終何足問。松窓終日獨徊徨。



龜山先生全集

感懷寄鄉友時在處州

漫浪人間已十年薄書擾擾日羈纏朱公謾有千金
壁季子初無二頃田籬下蹲鳩餘晚寶雲間紫鷺奮
新拳淹留寸祿空回首一望鄉闕一悵然

贈致政楊孟堅宣德子各有第宅故以楊陸為此
子雲論薦有王奇達官所薦陸賈年來老境侵自守

廣文官冷竟誰憐空羶才名四十年孟堅及第蕭散
欲尋濠上侶飛揚還作酒中仙龍章繡綉榮何在鶴

整綸巾靜自便遙憶瀨溪風物好勝遊應不愧斜川

寄湘鄉令張世賢

身游羿彀偶相逢安得初終若駢道學未容窺閭
與吏師應許叩隣封蕭條此意君誰問落托微官我
更慵盧白回旋真戲事傍觀無用氣填胸

縣齋書事

朱顏凋盡鬢鬢催世路低回老益慙偶影獨游聊自
遣談書不輟竟何堪神爐默默金徒牖默情天君默
在

螢紛夢正酣誤把此身櫻世網自縕微纏信如

蚕



次韻錢帳計

駿、義駄定難覬過隙。跑丸日夜馳，但見光陰如掣電。
却尋籍覽已當暮，飛黃汗血空千里。秋鶴乘風此一時，芝草鳳凰真美瑞。

清名應有退之知。

和張倅行縣

江浮疊巘弄清輝，雲外冥鴻江上歸。擊目自多幽興，在揮毫時見彩牋飛。愁零雨侵星，駕好為援戈。却晚暉帝室正湏調，昂昂動移寄語不湏譏。

公幹游光大示屏老

山橫杳靄有無中，疊觀層臺一梵宮。萬軒琅函方一作御

杜口數聲啼鳥正，談空溪雲抱影侵。行屐香篆飛烟
襲，晚風薄宦羈人如接裾。自慙來往苦匆匆。

王簿清輝亭

黛染烟螺拂檻低，抱城流水綠逶迤。澄瀾碎影搖青鏡，斜日流蜂隱半規。坐上盈樽無俗客，醉間照夜有新詩。登臨已動忘歸興，况復清談足解頤。

寄長沙薄孫昭遠

時似不雅積欠被劾
陽城衰晚拙催科，閩寢空慙罪亦多。祭龜請憐君自造，載醪祛惑我誰過。倚倚庭有蘭，堪佩寂寐門無雀。可羅歸去好尋溪上侶，爲拔纓綬換漁蓑。



安禮以宏詞見勉奉寄

吏部文章世所珍終慙無補費精挾浮名膚外增餘
鬢薄宦戈頭寄此身養志吾方同邴曼談書誰復問
山賓自憐坐墮二遺矢哀晚那能用楚人

秋晚偶成二首

纖纖晚雨洗秋容庭樹蕭然策策風萬籟自鳴群物
外四時長在不言中坐臨流水襟懷冷卧對浮雲世
慮空寂寞一廬吾自適客潮泛更議楊雄

風飄浙瀝閑諸鄰却掃衡門闊世塵天氣清明秋

懸夜光浮動月精神流年漸覺侵凌髮生理漫來

大鈎臨水便同濠濮趣翛然魚鳥自親人

席上別蔡安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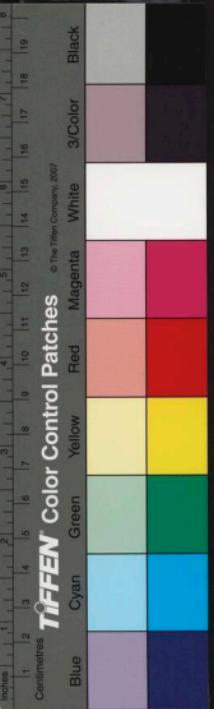
予方赴調安禮赴博羅任

故里相看眼暫明一尊聊此話平生杜陵蚕被微官
縛元亮今爲世繹櫻長路關山吾北去春風梅嶺子
南征結鄰房一作莫負當時約早晚滄浪共濯纓

次韻安禮見寄

末俗相看老尚新交游千里更誰親蕭條身世聊安
分迂闊行藏懶徇人宦路競羞關柝吏勞生誰息利
名身我慙抱甕無機械幽興惟思水石濱

冬寒兩齒勿心覓動搖因成書懷



未年三十髮先形歲晚俄驚驚兩齒搖都為疎慵成計拙直緣衰病覺形焦連經宿雨重裘冷旋黃藜叢羨野興饒擺脫塵樊猶未得不堪回首問漁樵

書懷

駿、塵土久方還直道謀身力愈難靖節每嗟嬰世網蔓即何意出人間風驚駭浪潛鱗伏竹隱潛磯翠羽閑好去杖藜穿蠻屐伴雲隨月弄潺湲

汴上聞閑月堤

天上行雲變白衣半銜晴日在林扉盛花落雁驚還

起啄食飢鳥趨不飛渝笑青錢飄已盡月是流水聲

相闔征途處、塵隨眼多病長年與世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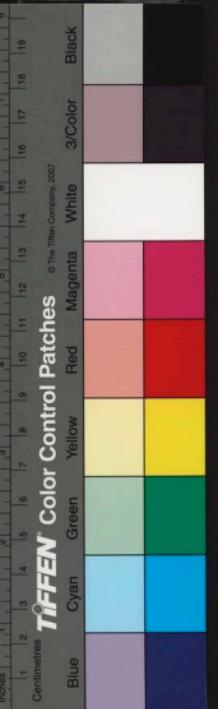
陳留書事

烏檣風纜欲飛翻拍岸驚濤挽不前曲浦張沙仍積凍踈林斜日自生烟崎嶇道路真堪嗟放浪江湖已判年一枕晝眠無好夢空慙邊老腹便々

予自長沙還植蘭竹於東西軒調官京師逾年

而歸蘭竹皆衰悴感而成詩已卯

紫素衰晚愛吾廬三徑歸未手自鋤但得叔卿長飽飯不妨孝若老談書蘭因採佩枝先瘁竹為凌霜葉自疎留骨廟堂寧曳尾魯門無用祀爰居



掩關誰信紅塵隨處淨不論城郭與青山
直舍大風書事寄循道

枕書無寐首空搔萬寂噓風正怒號雪意淳空迷遠
日月林疏影見秋毫幽遙所藉惟荒草妙理應須付
濁釀誰念維舟江上客落帆千里壓雲濤

和席季成遊金鑾寺

朱甍碧瓦照狼城杖屢偷然野色清轂捲水風輕蕩
漾珠翻荷雨自鶴盈勝遊已覺非人境妙語寧湏味
王英願借金闕聊適目不容幻翳有纖萌

送王充道游三茅蘆阜

荆吳相望各天涯千里柴車鹿自隨解轡定應春盡
日及歸宜待鶴來時三茅中峯每歲入月十七日羣鶴至充道當候見物乃可因人言百歲壽有劉道人

聖賢莫負樽中渌日月長為物外遲若過匡廬訪真
隱卧龍菴下有期願卧龍菴有劉道人

春日有懷諸友

憑几無聊畫掩扉芬芳晴氣減春衣隔簾相應鶯初
語背日連飛鴈北歸莫逆交游千里別遠來音信兩
年稀追尋舊事成幽夢觸物心行事非

望湖樓晚眺

斜日侵簾上玉鉤簷花飛動錦文浮湖光寫出千峯
通山北望全峰



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鶴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
滄洲留連更待東窓月注目晴空獨倚樓

次韻晁以道庚寅年出京

誰能載酒尋元亮共寄一作無何作醉鄉便好收身
事農圃不須驚世露文章壺中日月春長在塞上烟
塵客自忙千里同風無遠近木分秦隴與瀟湘

和錢濟明游官園常州

虛舟觸物本無意看花得句慚非才名園古寺尋春
色不暈勿鄙雙魚餽是日與濟明遊諸平湖木奴
千頭比封戶秋實付與江風催因思萬點愁人處何

似洞庭金作堆

蘇子美詩洞庭
柑熟客分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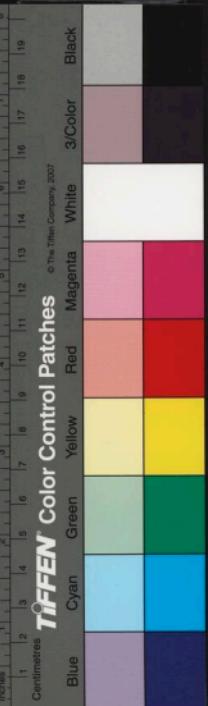
過吳江

天水相涵翠有餘玻璃萬頃接方壺山浮晚照清如
洗風遠飛帆細欲無漫叟未應甘皂檻散人終欲傲
江湖維舟况值鱸魚美鱠疊銀絲飯腹腴

南歸書事

浪漫人間壓客塵衡門長憶鎖偷粉忘言擬畫輪人
妙陳迹慵尋史籀文萬里功名心獨冷一廛耕鑿力
飲勤舊遊欲問南歸趣寂寞吾今過子雲

寸碧軒



隱士遊山列畫屏簷間翠碧與雲平低回席上遺簪
露彷彿牆東翠黛橫虛景遠涵千里色晚暉仍借一
溪清春風景物知多少可稱收身樂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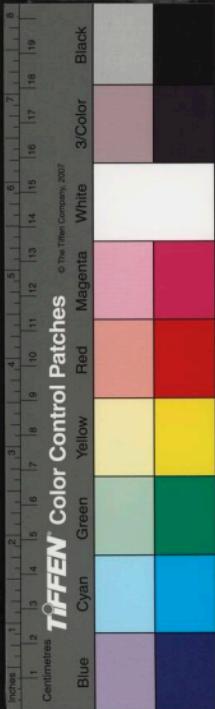
冬早書事

窮冥誰為宰爐鑑榮謝唯知歲序催臘日未經梅已
綻春風尚遠凍先開愁無潤澤歸芳樹獨有餘寒着
死裝收盡浮雲天愈淨夜深猶起望三台

齒落書懷

身上蕭條事空齒牙凋落勝衰翁渴心尚欠冰凌
解病骨長思藥力攻文几倦親塵土晴斷編脩理索

魚封南牀穩卧陶公宅枕上悠揚一榻風



四十、卷後學張問達賢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二

詩五

七言絕句

書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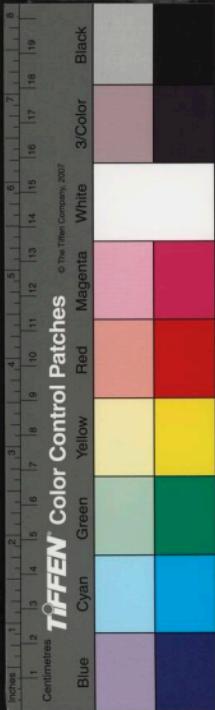
以作

敝裘千里北風寒還憶策歌陋巷安位重金多非爾
慕直綠三釜慰親歡

端午日少作

悠悠南北各天涯
欲望鄉關眼已花
憶得親庭誰共語
應憐遊子未還家

諸宮觀梅寄康侯



四十、卷後學張問達賢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二

詩五

七言絕句

書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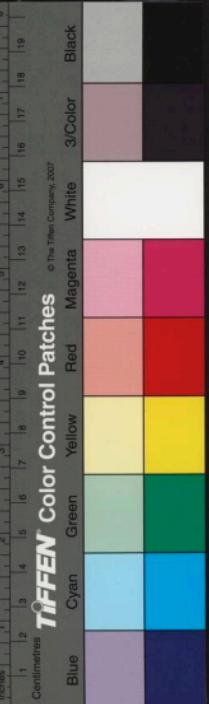
以作

敝裘千里北風寒還憶策歌陋巷安位重金多非爾
慕直綠三釜慰親歡

端午日少作

悠悠南北各天涯
欲望鄉關眼已花
憶得親庭誰共語
應憐遊子未還家

諸宮觀梅寄康侯



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欲驅殘暉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鍊英輕閑
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勉謝自明

少年力學志須強得失由來一夢長試問邯鄲欹枕
客人間發度孰黃梁

臘月見桃花

脂臉輕勻作艷粧未應潔白似梅香夭紅不見凌霜
擇謾向春前取次芳

過蘭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紛紛朝市競秋毫江上霜風正怒號不問揚瀾與彭
浪翩然東下日千艘

夜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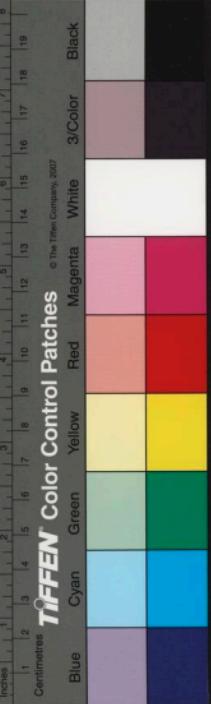
似聞疎雨打蓬声枕上悠揚夢半醒明日覺來渾不
記隔船相語過前汀

重經烏石鋪

夾屋青松翠藹中去年經此亦匆匆重來烏石岡頭
路依舊松聲帶曉風

江上

寒雲暮幕結秋陰月淡霜娥冷不禁更祝江波休蕩
漾莫令清影碎浮金



淮上獨酌

靡纖晚雨洗輕塵天淡雲浮夜色新
賴有麌生風味好不羨邀月作三人

吳國華暗香亭

謾愁青女始新粧已有風傳處處香試問隱鱗溪上客
欲將春色若為藏

虛心亭

山橫嶺峻碧贊屹亭對浮筠縹渺間松遺記達采山
青蕭散誰為三徑侶我應長共白雲閒

容照巖

清時投迹在嶽巈一穴晴光破晚陰刺草未容忘魏
關故應長有子牛心

藏春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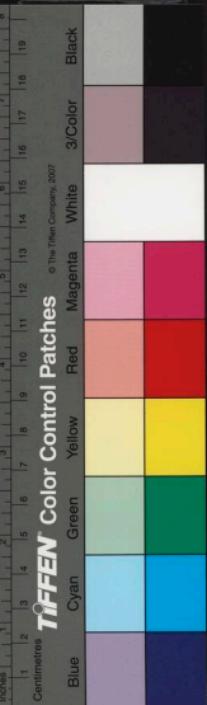
山僻幽深碧如環一壑風烟自往還不似武陵流出
水殘紅那得到人間

綠陰亭上吳先生家

沙邊幽鳥傍清漪下漁船逆浪歸身在輞川圖畫
裏晴空惟欠雪花飛

病中作

通衢隔轍斷經過門巷空無雀可羅驅去兒童卧虛



室蕭然惟一病維摩

春波亭上

城頭飛蓋映朝暉向晚遊人興未移安得襄陽酣戰
手為留羲駁更逢

安禮以宏詞見勉因成絕句奉寄

萬鍾身外一牛毛斗祿紛紛漫自勞窮窪涸盡為賓
笑未容仰首試鳴蹄

感事

桑麻殷地想榛荆騎士西來劒戟腥藜藿陋儒心更
鄙但思干羽舞虞廷

藍田溪上

夾籬桃李姪溪斜淺淺清流映落花欲問武陵源上
路度雲穿石認胡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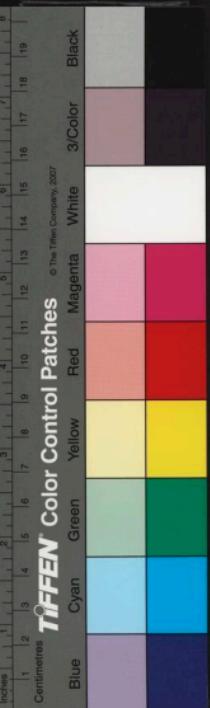
白公草堂

爐峰裏裏曉烟輕雲入屏帳一枕清高興自應無世
累獨於妾馬未忘情

久旱

農郊阡陌起黃塵望斷天涯絕點雲疎懶無情訟風
伯幽窓時讀退之文

過七里瀨



拂雲高鴈倚風搏下視平湖萬里寬搔首扁舟又東去錢塘江上看波瀾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帆搏羽翰回首嚴陵臺上月清風千古逼人寒

勉懷

紛紛於我未忘情疎懶多應捨怨憎便好世間師禪惠不須巖下問孫登

拔山候潮十一日潮小不到

向晚牛羊沙岸歸落帆烟浦候潮時誰言江上須忠信湖到于今自失明

徐郎廟

古廟靈塲枕碧蘚松楸依約鎖風烟羽毛一去無消息隨落人間幾百年

送陳幾叟南歸

三首丙戌年

連墻東郭倦追尋高卧毗耶老病侵自愧屠龍真拙技謾令吾子費千金

霽風霪雨濕征裾隔雨樓臺半有無南去定逢韓閣老歸愚當見問夷塗

是時幾叟過明見了翁

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苔水未殊沂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

初授餘杭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六絕

畫前有易方知易脣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拭自應由砥道徑蹊無處問帰歟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指應容道屢遷一日全牛熙宵繁駕然後刀用方安

造次欲安嗟孰是參前無物若為畫蕭條此意人誰問興廢由來命也歟

聖門事業學頭龜俚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

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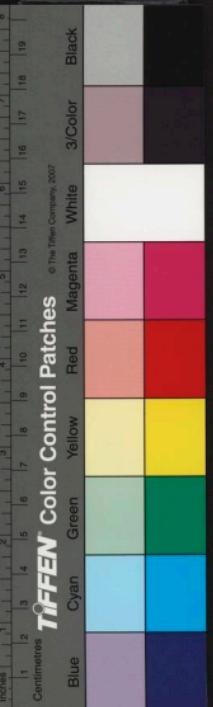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附了翁自警

本無一字堯夫易八十一篇楊子玄今古是非那復辨仲尼尤不廢常編

文章難寫伏羲羲書字外成篇始見渠賜也能分不可一瓢居士只如愚

過時不易始為難孰處那知是變遷度盡千山無鳥迹不勞傳語報平安



手在何憂弓力彊巧窮那得必穿楊太和有味人
人飲誰識醒時是醉鄉

仲由行行終身誦師也堂堂帶上書五柳却能知
此意無弦琴上賦歸歎

只說為山不說休山成日夜水橫流惜哉覆盆成
迷復只欠當初一棹頭

閑居書事

輕風拂拂撼竹櫻庭戶蕭然一室清閑葉蟬鳴微欲
斷又聞餘韻續殘聲

送席二伊川壻

樞衣夫席想多聞高節應能與俗分不用卑飛入幽
谷定知喬木在青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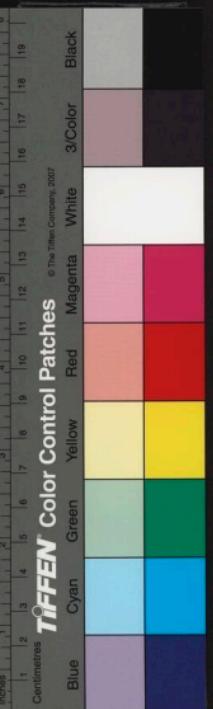
寄游定夫在頴昌從明道先生

絳惟燕侍每泛容一聽微言萬慮空却愧猶懸三釜
樂未能終此挹清風

蕭條清穎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俱五里橋西楊柳
路可能鞭馬復來無

含雲寺書事六絕句

駄駭禽鳴蘋蔚中難將此意問鴻蒙繁田小徑蒼苔
滑杖屨從今恐不通



比山山下一漁翁形解心凝骨已融支枕睡餘人寂寂一軒明月漏窓風

山前咫尺市朝賈垣屋蕭條似隱家過客不須攜鼓吹野塘終日有鳴蛙

夾屋青松長數圍午風搖影舞歎々幽禽葉底鳴相應時引_{一作}殘声過別枝

竹間幽徑草成圖筠杖穿雲翠漏衣石上坐忘驚覺晚山前明月伴人歸

蝶夢輕揚一室空夢回誰識此身同窓前月冷松陰碎一枕溪声半夜風

荷苑

照眼紅雲闊晚霞重了青蓋半傾斜會須直跨二千仞移取峰頭十丈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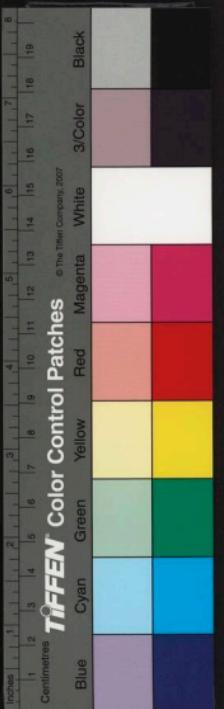
宜春溪上

斜斜綠柳照清漪籍籍殘紅自滿蹊刺眼藤梢牽不斷款尋流水路還迷

宜春道上

艷杏夭桃日日稀空餘淑氣尚遲誰人為作留春子莫放風花自在飛

過豐城



清江渺渺綠浮天博物無人繼昔賢應有斗間靈氣
在誰能更與斬龍泉

瀏陽五咏

洄淵浩蕩白鷗飛老懶時來坐釣磯岸幘行人聊自
遣不應樵悴似湘繆

右渭水

簾捲晴空獨倚欄冥鴻點點有無間秋風注日無人
會時與白雲相對閑

右歸鴻閣

芙蓉影盡蕙蘭芳秋履翛然一曼卽鳬鶴短長寢復
一作無足

問但口鵬鷁兩相忘

右飛鷁亭

柔條曉蔓綠交加烟鎖雲潛去路賒繡綾貂纓無處

問空餘雞犬兩三家

右相公臺

聖童去後水雲閒陳迹難尋草木間偶有微言傳野
史洞天寂寥從此在人寰

右洞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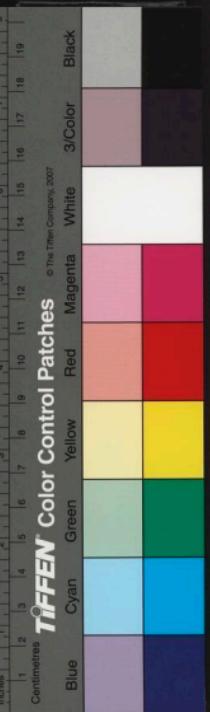
孫思邈修真所

縣齋書事

簿書投老豈身謀朱墨紛々晚即休平世功名歸寂寞
禹一瓢吾欲慕巢由

一去人間二十年空餘飛雪上華顛清時策有求田
樂未愧陳登榻上眠

身名於我兩悠悠形影相忘懶贈酬擬把一竿滄海
去漫然清世一虛舟上有驚鷗一作不應沙



醴陵丁君洋洋亭

依蒲沫藻兩相忘。宛有江湖氣味長。凭檻翛然真得
計。紙應幽興在濠梁。

安西聞捷三首呂吉甫持節

鷙揚塞外得非熊萬里。金城一箭通玉帳。投壺隨燕
豆。坐看飛將縛驍戎。

將軍新擁節旄閑紫塞。雲浮豹尾班。白首邊城休悵
望。馬蹄未出玉門闕。

雅歌不待來天馬。謝質今應閉玉門。早勑勳名上彝
鼎。放回春色滿乾坤。

出尉氏

鶴林殘雪弄輕風。日射晴光玉縷紅。桃杏渾如梅。欲
綏直疑身在故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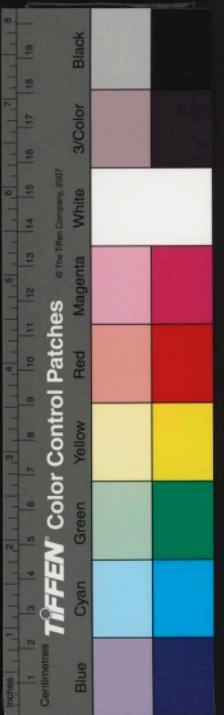
感事

權門車馬日紛紛。寂寞多應笑。子雲玄白定知非世
尚。鮮嘲那復隱云云。

過廬山遇雨

江風吹雨逐人來。行過山前首重回。絕頂隔雲看不
見。石棱崖角獨崔嵬。

題詩長老壁



維摩病士意超然邊腹便便但晝眠共說平時忙底
事烹茶煮藥過殘年

東林道上閒步三首

寂寞蓮塘七百秋溪雲底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
道萬疊松声自唱酬
百年陳迹水溶溶尚憶高人寄此中晉代衣冠誰復
在虎溪長有白蓮風
碧眼龐眉老比丘雲根高卧語難酬蕭然大室無人
問一炷爐峰頂上浮

江一 夜行赴荆南道

水壺欽邈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古列缺云碧
之月下寸寸秋色
不用乘槎鴈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過石首謁縣官回有作壬午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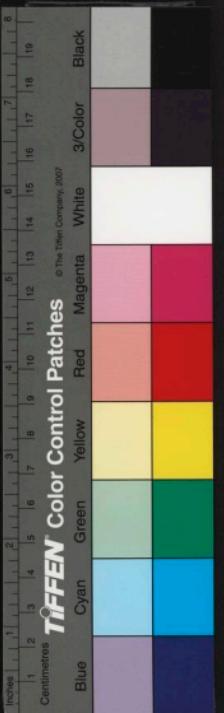
萬事紛紛醉即休無功可作酒泉侯誰能載取千缸
去且向舟中打柏浮

直舍書事

鱗：池面水初生萍底青蛙自在鳴誰使幽庭當鼓
吹雨餘時聽作新聲

登峴首阻雨時自荊南入京

羊公風績幾經秋獨遙龜蚨為少留歌問荆人尋舊



卷之四
事一江清泚自東流

江浮雲影抱層欄雲外青山一水間盡日倚闌看不足
扶藜欲去更回還

江風飛雨上雕欄庭樹蕭蕭景自閒向晚微雲遮不盡
好山渾在有無間
庭前古木已經秋天外行雲暝不收倚杖却尋山下落
一川風雨濕征輪

春早

雲天暉暉漏微光昧顛惟添暎思長枕上隔簾聞鳥語半殘春夢更悠揚

出郊

雲根修蔓綠成陰風面園林嬾重尋春自去來人不問碧桃朱李付幽禽

春日五首

春深不見鶲鶯声百舌時聞自在鳴獨步移床卧深屋細看新燕巧經營
薔薇正好結花棚擬為幽軒作錦屏窮巷寂寥人不到空藏春色鎖深窓

一番微雨一番晴淡淡一作粉點春容照眼明庭外幽花自開落飛揚無處覓殘英一作可憐蜂蝶誤多情



晴明百鳥轉新聲推家幽花折粉英冷坐隔簾呼不起惜春無計若為情一作與忘情

雨餘殘日照窓明風弄一作惆悵春風人間寂時聞蝶繹掛虫聲

春曉

雲霧浮空一作雲半雨晴茅簷未忍掃殘英欲尋春物飄零盡只有黃鶲一兩聲

浮花浪葉自終紛點綴梅苔作繡茵獨有倚蘭香不歇可紉幽佩繫餘春

病中作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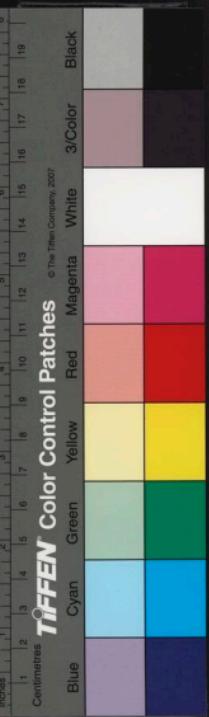
此身如幻病何傷一日無人景自長寄傲南窓容膝地當時飛夢一作清夢到羲皇

過簷日晝如燔睡轉庭陰始一反縱有諸人來問疾昆耶居士已忘言
寄形一榻日蘧然停杖支頤髻指天莫逆過門無子祀時來鑑井自躋蹠

古椿朝菌已忘年貧病竈須更問天石彈不妨隨物化自求鶴巢自應便

病起

竹風帶雨作秋聲半曉惟聞鳥雀爭老病衰殘惟骨



立白頭看鏡不須驚

題陳宣事烟波泛宅

忘懷纓紱寄浮居來泛烟波擬釣徒我欲他時清洛
上為君正櫂作艤船

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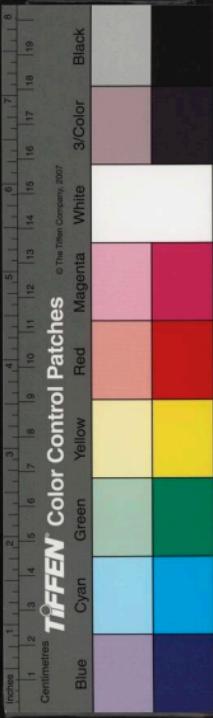
綠井潛驚老境催
芳艸衰晚困低回
但知周道平如
砥

題瞿唐灔澦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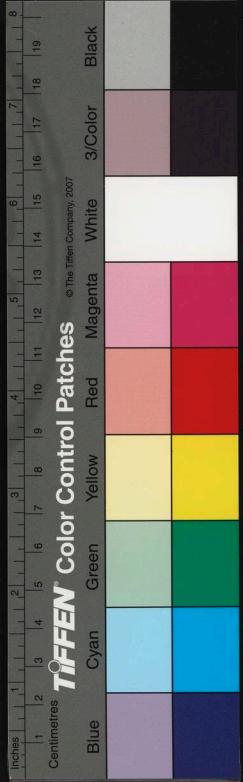
悠湯春夢成幽與
落溪光醒酒魄天闊
不盡
平風過杳無痕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二終後學官人
右邊
常青齋
續譜

國立
中央圖書館
TAY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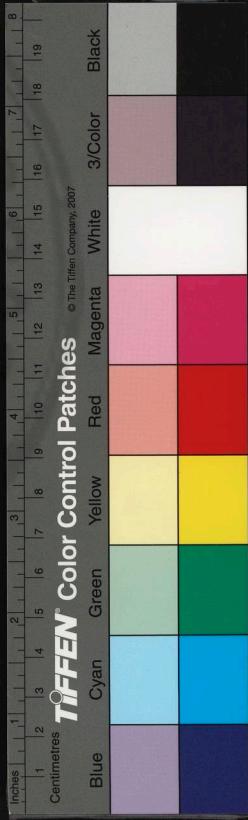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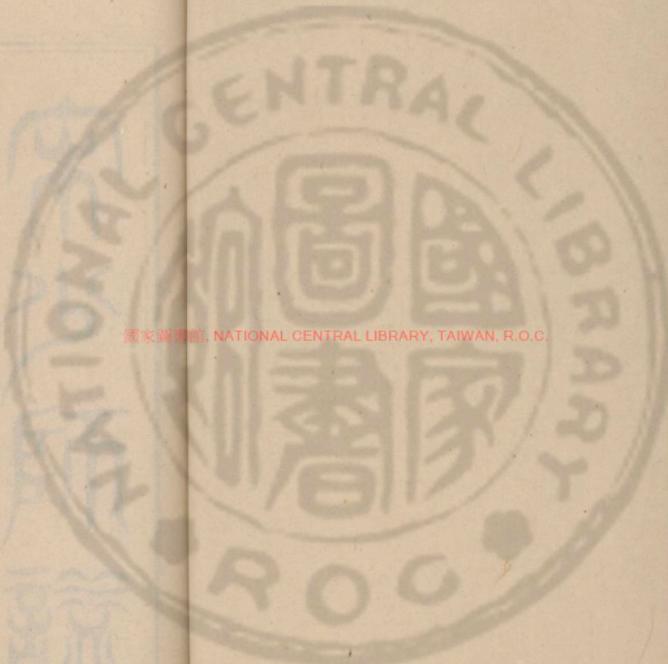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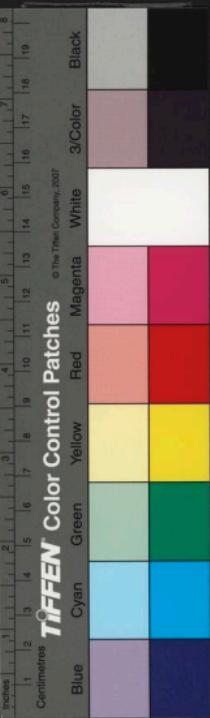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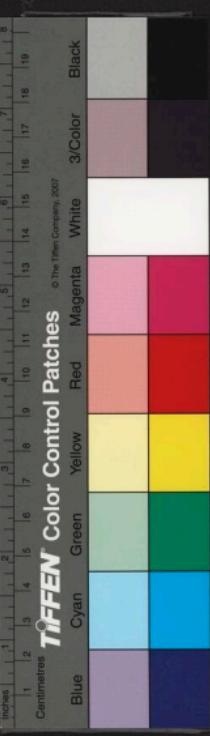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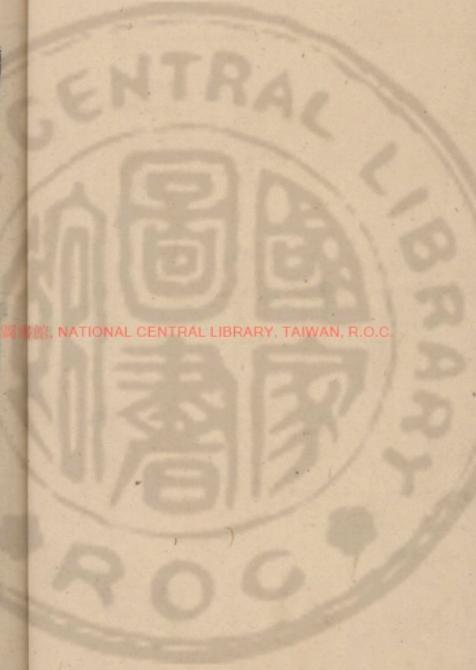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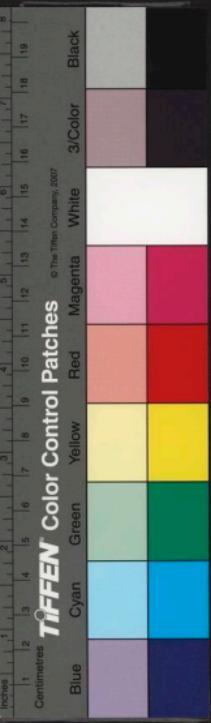
3650646 v.8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附龜山先生年譜全

公諱時字中立世居南劍將樂縣

字行可以犯友人父諱游字子通為改字曰中立

練子安為作字說

御史游公先

仁宗皇祐五年癸巳

公於是歲十月二十五日已時生

按圖經及邑乘載本縣隆池都晉熙義中有星
墮其處頃成穴人因名曰落星穴占者謂五百
年後當生大賢公以是年生果符所占

至和元年甲午

序

庚寅

夏

月

廿四

日

壬辰

年

己未

月

廿四

日

癸卯

年

己未

月

廿四

日

癸卯

年

己未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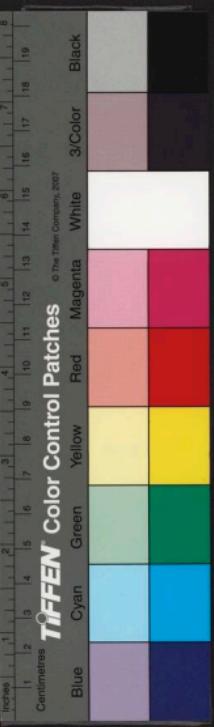
廿四

日

癸卯

年

己未



龜山先生集

卷之二

六年癸丑公年二十一赴禮部試下第補太學生
歸鄉讀書于含雲寺

五年壬子公年二十預鄉薦

四年辛亥

三年庚戌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四年丁未公年十五游邵武學有聲

三年丙午

二年乙巳

英宗治平元年癸卯

七年壬寅

六年辛丑公年九歲能作賦

四年己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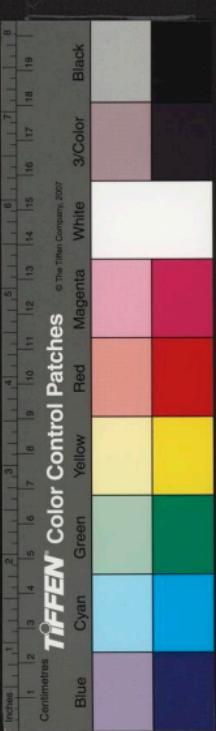
三年戊戌

二年丁酉

嘉祐元年丙申

二年乙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鮑山艸堂集

卷之二

七年甲寅公年二十二讀書于含雲寺有禮記解
義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八年乙卯公年二十三頒太學薦

九年丙辰公年二十四徐鐸榜登進士第

十年丁巳公年二十五授汀州司戶叅軍是年春

列子解

元豐元年戊午公年二十六尋醫不赴汀州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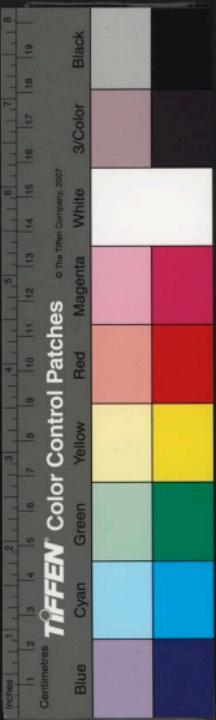
二年己未公年二十七居鄉

三年庚申公年二十八秋赴調有別西齋諸友詩
及離家作三詩

孔子廟庭合無將楊氏列于志廡司馬光之下胡安
國之上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本部仍行丙
京國子監及天下學校一體徑祀施行緣係崇祀典
以重道學及奉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本
年七月初六日本部尚書倪岳等於奉天題奉本月
初八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續該翰林院遞出揭帖
賜封宋儒楊時伯爵將樂到部擬合通行除外合劄
仰國子監照依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劄
付者

題獲書院疏明萬曆十二年

楊四知御八



謹
題為恭遇 盛時銀乞 聖明賜復先儒祠宇
以光 聖治事臣聞自昔帝王懋建基隆之治尤資
溫碩之儒蓋儒者蘊鑑往開來之學包輔世長民之
具生則巨長治平沒則表廟宇里此祠宇書院之所
由興也上以報功崇德下以起教維風關繫世道良
非細事 明主賢相恒加意焉 我皇上崇儒重道
媲隆堯舜日 御文華尊禮 先師四海頌 太平
聖主號稱文明之盛矣往權奸張居正恣肆克逆滅
絕忠孝公論不容儒生非議 犢限斥汰抑遏士氣
怒趙用賢吳中行沈思孝等 勸守制寢謀毒殺遂

四年辛酉公年二十九授徐州司法自京師如頴
昌見明道先生以書乞留門下受業時明道先生
以道鳴熙豐之際出其門皆西北之士最後公與
御史建安游公定夫往從學焉於言無所不說公
嘆曰後吾先生游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知天
下事惟理義爾他日以告伊川伊川曰自信如此
誰能禦之自公受學於先生先生甚喜每言曰楊
君最會得容易及辭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
南矣公初見明道先生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我
實但聰悟不及公故明道嘗言楊君聰明其後元



符問伊川先生自涪陵驛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
獨公與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
楊謝二君長進

五年壬戌公年三十居鄉有歲暮書事詩有寄明
道先生問春秋書

六年癸亥公年三十二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
初到官有與程二十三書程乃明道先生子汝陽
簿又有與明道先生論春秋書與林志寧書八月
校所著莊子解

七年甲子公年三十二在徐州

八年乙丑公年三十三在徐州六月晦聞明道先
生之訃設位慟哭于寢門有哀辭并序七月丁繼
母憂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年三十四在制有與吳國華
書諭王氏之學

按程氏遺書所載嘗言楊某於新學極精今日一
有所間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
伯淳嘗與楊某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又按胡氏家傳錄曰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
纔舉起新說有害道處楊節推出来伊川曰楊



某職聰明問伊川何以取之先生曰畢竟是聰明方識這道理

二年丁卯公年三十五十月從吉

三年戊辰公年三十六赴調授處州司法秋七月還自京師作求仁齋記有席上別蔡安禮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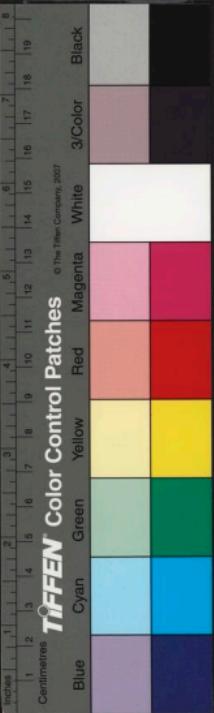
四年己巳公年三十七任處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屈是年有作鄒堯叟哀辭有送處守楚大夫詩有謝太守啓有感懷寄鄉友詩

五年庚午公年三十八在處州有代太守賀蘇左

丞啓代賀正表賀坤成節表代運使賀叔河惶表代太守薦楊行先表十月戊戌丁正議行述六年辛未公年三十九在制作正議行述

七年壬申公年四十在制夏四月作楊道真君洞記

八年癸酉公年四十一正月一日公從吉赴調四月至京師用舉者登瀛州防禦推官二十七日授知潭州瀏陽縣五月十六日出京往西洛見伊川先生當晚宿白沙十七日宿榮陽驛十八日宿孝義十九日晚到洛見先生借長壽寺拜表院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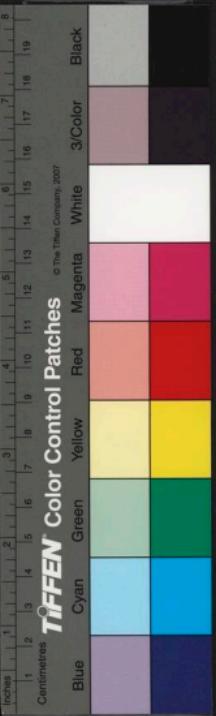
留先生之側者凡十日是時御史游公知河清縣
伊川先生謂公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
亦絕人遠甚二十九日公往河清謁游公六月五
日同游公至洛見先生寢窩五日而後去頃年公
初與游御史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
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門門
外之雪深一尺非倍道之萬能如是乎

紹聖元年甲戌公年四十二二月二日離家赴濬陽
任有與順昌令俞仲寬書寄仲寬子彥脩論學書
上毛憲書寄翁好德書四月十二日改元章申公

拜相游公定夫守太學博士公貽書與之曰京師
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趣舍
之方宜審處也又有歸鴈感事二詩寄定夫游得
書即乞出為齊州簽判

按語錄所載定夫二日來訪公公曰適從何來定
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米公問其所之
乃自明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
禮智之人其發達於聲容色理者如在目中矣是
年有過豐城詩宦春溪上春波亭上宜春道中三

詩



二年乙亥公年四十三在瀏陽有上程漕書上提
舉議差役崔錢書寄湘鄉令張世賢詩縣齋書事
詩假山詩蔡安禮以宏詞見勉公寄詩有曰吏部
文章世所珍空慚無補費精神之句和潭倅張朝
請行縣書事詩又用前韻和早梅花詩檢田詩又
有龍圖謝公孝思堂記

三年丙子公年四十四在瀏陽於縣圃作飛鶴亭
又即縣宇西北墉之隅剏閣名曰歸鴻蓋取昔人
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五月己亥為圖記又有瀏
陽五詠并荷花詩縣齋書事寄湘鄉令張世賢詩

偶成詩有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前書所論竊謂
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
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寄伊川所著史論先
生獲書曰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
人借去俟更仔細看

四年丁丑公年四十五在瀏陽在任遇滿值穀價
踊貴以書于州牧乞米三千碩賑濟民賴全活甚
多張公舜民帥潭雅敬重公每見必設拜席與均
禮胡師文為湖南漕與張公異趨不協惡公與張
善欲排陷之百端卒無所得乃對移常寧令未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Offer Company 2007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間偶歲大旱方賑濟乃劾以不催積欠公已替罷

坐此衝替且拘留令催足僅一年乃得解張公奏
雪改作差替或以書信公答曰部使者以財賦為
急縣令以字民為官各行其職爾無足憾者有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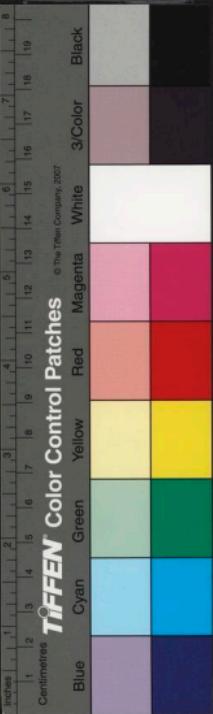
長沙薄孫昭遠詩

元符元年戊寅公年四十六歸自瀏陽是歲六月一
日改元七月著周易解義有祭奉議墓誌銘八月

公如京師九月十六日宿武夷山是日遊山至鷄
窠岩而還有遊武夷詩十月十五日自錢塘附唐
司業船至京師十六日謁司業字安世有謝嘗司業

送酒詩戲贈唐安世詩

二年己卯公年四十七七月十三日授無為軍判
官九日至南京十一日至永城見張芸叟二十二
日至楚州謁徐仲車先生先生諱積為學志古餐
母甚力十月二日至蘇州謁李思和初八日至杭
州謁府公豐相之十八日至桐廬登桐君山十一
月十七日到家是年有出京詩汴上詩陳留書事
泗上三詩過金山湘君祠過錢塘江迎潮梭山候
潮晚泊園頭江上登桐君山過七里灘嚴陵釣臺
夜雨吉溪早起漢坂舟行詩公自長沙還植蘭竹



龍山先生年譜
猶願竹於東西軒調官京師逾年而歸蘭竹皆衰
憇感而成詩共十七首

三年庚辰公年四十八居鄉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公年四十九薄檄差權建
州建陽縣丞是年張公舜民入長謙垣薦公為教
官除荆南府學教授已而張帥定武復辟公為定
州敎官舉詞有云非惟使定武學者有所矜式而
臣衰老欲親賢德有所規誨張公繼出辟書不行
冬公還自建陽三月沙陽陳公淵投書問學淵乃
忠肅瑩中之姪公喜其識性明敏遂妻以女與鄒

志完書勸進諫

國家圖書館藏書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OLLECTION

崇寧元年壬午公年五十九月公赴荊州敎官十月
三十日入鄱陽湖有觀打魚詩南康值雨江上夜
行過漢江諸詩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荆南府二十
六日交代十二月過石首謁縣官因作詩一首閏
六月作居士余君墓表伯母俞氏墓誌銘

二年癸未公年五十一年在荊州有書序孟子序向
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江陵全張景常藏書
荊州書懷直舍閒書諸詩答胡文定問學二書
三年甲申公年五十二在荊州有送胡康侯使湖



南渚宮觀梅寄康侯送向和卿荊州作直舍大風
書事天寧節諸詩又有府學策問答胡文定問學
答陳瑩中示華嚴大旨書又和了齋自警六詩忠
肅得答書及詩深喜所言中其病乃復書稱以先
生

四年乙酉公年五十三在荊州七月如武昌考試
九月還自武昌十一月磨勘轉宣德郎

五年丙戌公年五十四二月二十一日離荊州如
京師三月十四日至京師四月九日見五月七日
勅差充夏補對讀官十一日出院六月十一日授

餘杭縣知縣十七日出都

十八日八月二日至襄州三

日登峴首值雨有詩四首

初十日到荊州十月二

十七日離荊州初八日到岳州十五日上金雞驛

安泊有岳陽畫事詩是年有送陳幾叟南歸詩

大觀元年丁亥公年五十五三月十九日到餘杭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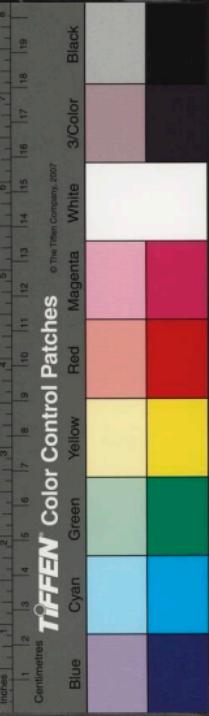
公為政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服時蔡京當國有

母墳在餘杭用口口之言欲濬湖瀦水為刑勢便

利託言欲以便民約用工數十百萬下縣相度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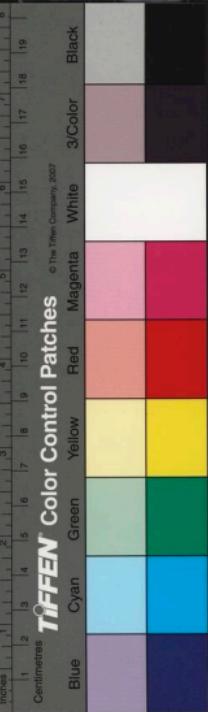
詢問父老人人以為不便即條上其事以為於公

私有害無補京計沮乃謂人曰事幾成矣乃為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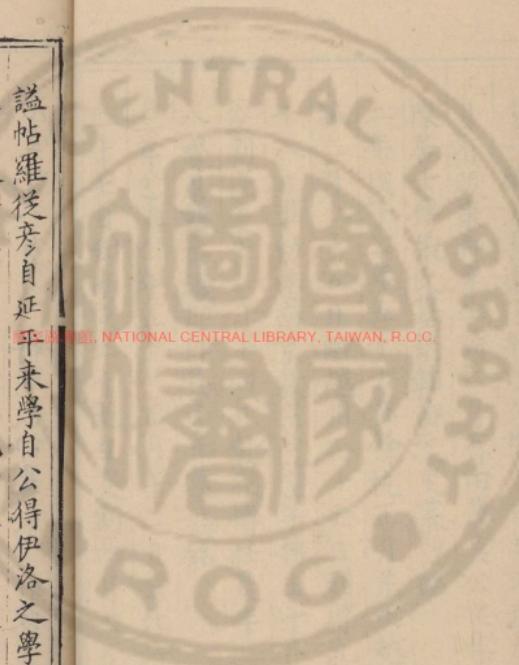


令一紙文書壞了然以公議不可掩不敢加害八月有跋康節先生詩六月有田曹吳公文集序并陳居士傳張氏墓誌銘鄒元叟墓誌銘二年戊子公年五十六在餘杭正月差出越州考試二月二十五日離越州二十六日到縣九月二十八日準勅遷南京教宗院宗子博士十月一日交割縣事十二月十四日赴宗傳任是年三月以八寶恩轉奉議郎作吳子正墓誌銘

三年己丑公年五十七正月十二日公江行三月二十七日到南京一十九日交割四月六日謹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謚帖羅從彦自延平來學自公得伊洛之學歸倡東南從游之士肩摩袂袂屬晚得羅仲素遂語以心傳之秘於是公之正學益顯於世矣

三年癸巳公年六十有一在蕭山是年冬補滿前任

替

四年甲午公年六十二四月磨勘轉朝奉郎六月差提點均州明道觀秋八月自京師還餘杭十一月由餘杭徙居毗陵過吳江有跋賀方回鑑湖集是年公在餘杭著《庸解義》十二月在毗陵作中

庸序校正伊川易

序

龜川先生年譜

上

卷一百一



五年乙未公年六
三任明道觀自毗陵單騎還
鄉十一月復還毗
八月作白雲庵記含雲寺真
師遺像記十二月
居士許君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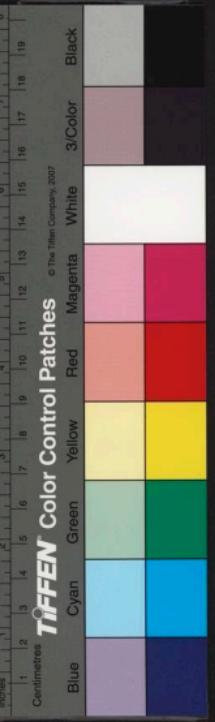
六年丙申公年六
四任明道觀寓毗陵二月作
孫先生春秋傳序答呂居仁問學書十一月作龜
山資聖院記

七年丁酉公年六十五任明道觀寓毗陵二月除
提點成都府國室
觀作跋女戒

重和元年戊戌公生
六十六任國寧觀寓毗陵作養
浩堂記六月磨
轉朝散郎是歲十月改元

宣和元年己亥公年六十七任國寧觀寓毗陵作陳
子通母楊氏墓誌銘跋韓忠憲帖二月改元
二年庚子公年六十八寓毗陵作承事郎梁君墓
誌銘是年奉祠滿任

三年辛丑公年六十九寓毗陵作孫龍圖墓誌銘
四年壬寅公年七十寓毗陵作李脩撰墓誌令人
吳氏墓誌張進之墓誌銘是年公如婺州權教授
繼權通判跋了翁與常深道詩先是公以奉祠滿
任再除宮觀繼以例罷貧不能赴調而食指之衆
未免仰祠知識中有故為求一監當差遣者是年



四月除監常州市易務而公初不知也命下公自以嘗著論言市易之非豈可躬自為之欲退闕而未能

五年癸卯公年七十一在婺州二月作婺州備城記吳中奉墓誌祭游定夫文公自婺州還毗陵四月磨勘轉朝請即退市易闕不赴是歲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使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二人對見召赴闕使回即奏聞有旨召赴都堂審察公以疾辭有與傅國華與許少伊殿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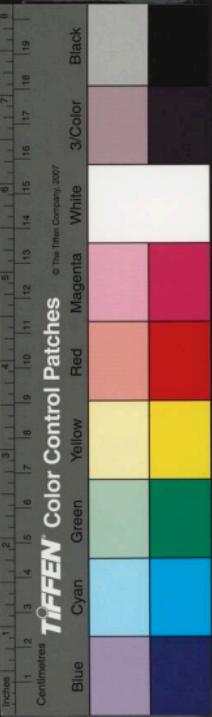
六年甲辰公年七十二寓毗陵三韓使人將至傳公慮前言之不信也遂力薦于朝冬十月御筆以秘書郎召仍令上殿十二月至京師是年作游定夫墓誌銘祭陳了翁文

七年乙巳公年七十三任秘書郎二月遷著作郎公知世事必有變三月有與執政論事劄子徽宗首肯之曰卿所陳皆堯舜之道正孟子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空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邇英殿說書十二月十二日聞金人之寇有與執政劄子二一乞於要害處嚴為守備二乞



以收人心為先是年作陸少卿墓誌銘錢忠定墓
誌謝適英殿說書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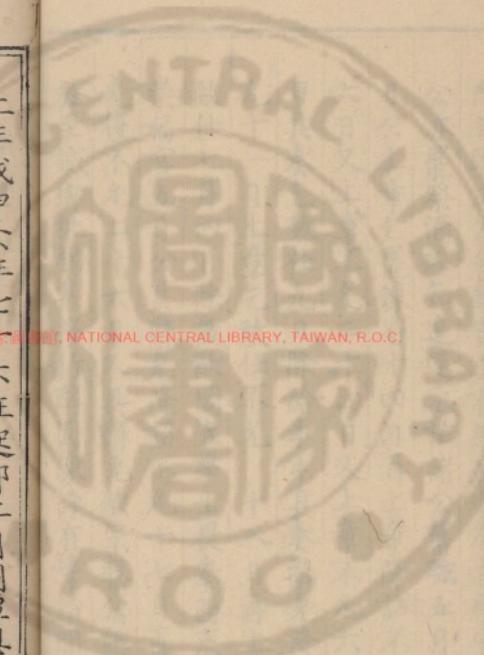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公年七十四任著作郎兼侍經
筵正月二十一日奏乞上殿敷奏當日得旨令二
十二日上殿以蕃使對展二十三日進劄子乞立
統帥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責宰執不忠者罷在
寺防城謹令大事疏上 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公具辭免不允二月十三日
進劄子乞擇宰相時虜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
三鎮十八日公上殿極論不可專主和議急宣命
將出師并乞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略可否
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再上疏
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又乞誅姚古時太學諸生
伏闕上書乞留李綰种師道軍民役之者數萬人
朝廷慮其鼓亂欲防禁之公奏言士人特激於憲
憤之氣初無鼓亂之心若得老成有德望為人所
欽服者為長貳即自定矣 欽宗曰無逾於卿者
有旨兼國子祭酒遂上疏論王安石著為邪說以
塗學者耳目散壞其心術乞追奪王爵毀去配享
之像於是安石遂降後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



氏上疏詆公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竝罷
公亦罷祭酒又乞追還元祐諸公舊職五月十二
日公上章乞罷諫省十四日再上章降詔不允十
六日又上章不允二十四日又上章不允六月四
日具奏乞致仕九日除給事中具奏辭免降詔不
允十一日上章乞致仕不允十八日再上章乞
致仕七月四日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五日公具辭免降詔不允十七日再具辭
免復不允二十六日又具辭免欽宗察公懇辭出
於至誠御批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間除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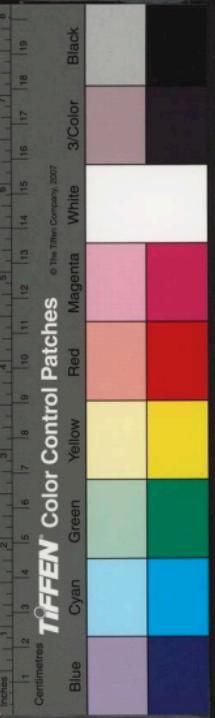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二年戊申公年七十六在起部二月用覃恩轉朝
散大夫陞對論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
務以君德在是故也高宗深然之除無侍講公乞
脩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二月
十五日上章乞出賜詔不允三月二日再具奏四
月六日復申前請不允四月十五再入奏十九日
得旨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公具辭
免不允公還自維揚復寓毗陵是年有謝工部侍
郎賜對衣金帶表又謝賜詔乞出不允表謝侍講
表謝龍圖閣直學士賜對衣金帶表又作章端叔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墓誌朝議張公墓誌有舉工部員外郎曾統自代
狀冬十一月公自毘陵遷將樂

三年己酉公年七十七遷龜山之故居作樞密曹
公墓誌祭陳立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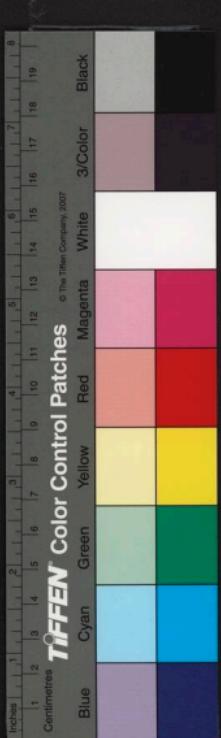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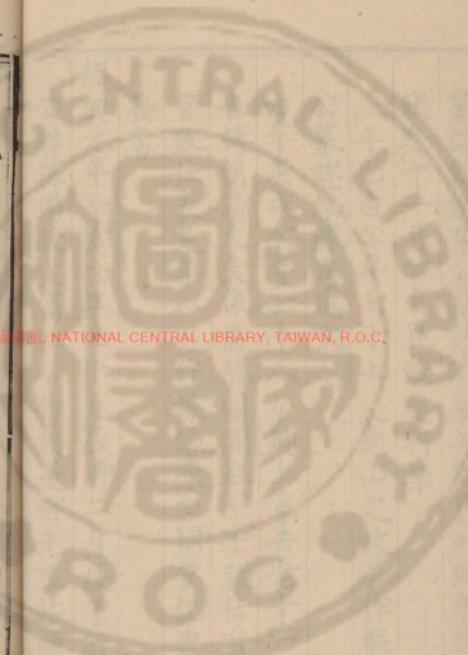
四年庚戌公年七十八右鄉上章告老十一月准
告轉朝請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有謝轉
官致仕表是年八月作諫謙陳公祠堂記與李泰
發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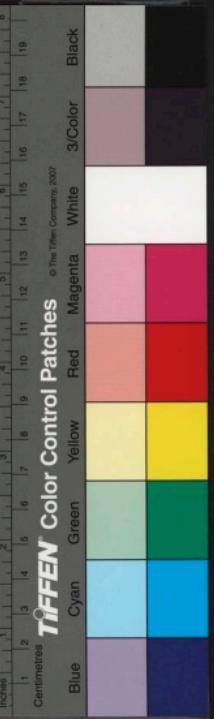
紹興元年辛亥公年七十九居鄉二月跋了翁書溫
公鮮禪偈跋文富一公作跋道卿先生帖贈程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允既而叩之曰才邵晚進小生久仰大名今此為道而來敢問孔孟之所傳學之所當學先生誨以熟讀論語請益曰將論仁處子細玩味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皆須躬行之章又進曰斯即謂之仁乎公曰此乃求仁之方仁則未易言也退而憩於龜山僧舍見窓簾間多題卦名及訓釋爻象詢之僧云先生與其贊陳公幾叟寓此講易時所題也留三宿凡四見而歸臨別謂才邵曰傑老矣待盡山林子方青春南北靡定恐不復見願力

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自愛才邵愀然為之動心荷公至誠發藥罔敢棄墜既歸再閱月馳書候公安否且問公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河南先生謂是音字皆而為三月又謂小人之中庸脫一反字不知是可增改否公以書答之曰承質所疑蓋河南之意以謂聖人胞中無留物不應忘味至於三月疑音字之訛古今文書訛舛非一如韓文舊本曰日哦其間今本曰吟哦尚書監本曰對揚天子休命今本曰之休命但於理無礙皆可不必拘泥也章公紹熙中為瀏陽令距公時六十六年矣縣遭兵火遺

龜山先生年譜

卷一

太中大夫紹興十二年詔謚文靖後以諸子遇郊
恩累贈官至少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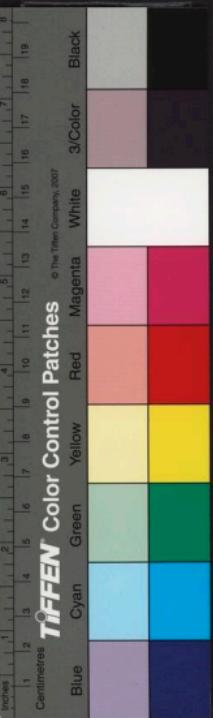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附餘卷之一

宸章

謚文靖勅一道 宋紹興十二壬戌四月二日

朕聞為流俗所移者類無持操失先賢之傳者患在
自私夫惟務學有源發言無玷乃能深造乎理獨立
於時昔朕邇臣躬行此道卽典具存乎眷意易名豈
限於彙常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贈左太中
大夫楊時義貫六經聞該千載行有前脩之操言為
後進之規方殄說之肆行秉誠心而特立窮居在野
循循追善誘之風正色登朝蹇蹇屬匪躬之節獻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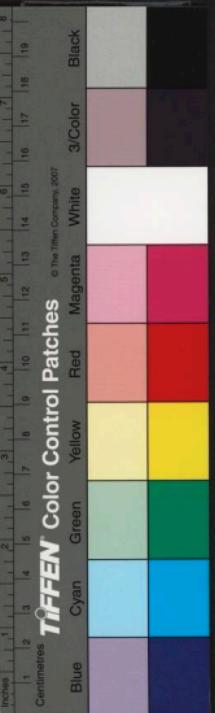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附餘卷之一

宸章

謚文靖勅一道 宋紹興十二壬戌四月二日

朕聞為流俗所移者類無持操失先賢之傳者患在
自私夫惟務學有源發言無玷乃能深造乎理獨立
於時昔朕邇臣躬行此道卽典具存乎眷意易名豈
限於彙常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贈左太中
大夫楊時義貫六經聞該千載行有前脩之操言為
後進之規方殄說之肆行秉誠心而特立窮居在野
循循追善誘之風正色登朝蹇蹇屬匪躬之節獻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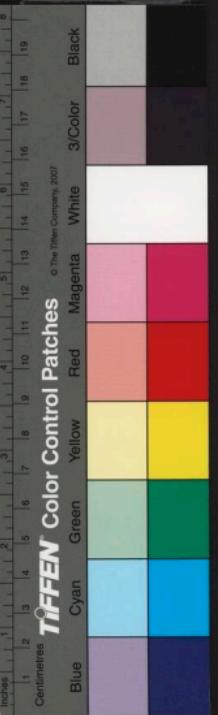
每閱於治體傳經不負於儒宗秀眉明目若鄭康成
視遠望高如劉元信擢長七人之列俾參五學之游
位進貳卿職居廷閣無復九泉之作特踰一字之褒
庸靖儼文合謚應法惟安及沉從晉迄今有如夷簡
之賢實相昭陵之久究觀節惠尚想忠良載揚稽古
之勤歎此漏泉之渥可謚曰文靖奉勅如右牒到奉
行

奏疏

請收錄平生著述書疏 宋紹興五年六月

議郎守起居郎兼侍講朱震奏臣伏覩故龍圖

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致仕楊時學有淵源行無瑕
玷耄期講道世鮮其倫樸遲一官更歷四世進必以
正老始見知嘗論邪說之害以正天下學術之誤辨
誣謗之言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非辜之冤以復昭
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引年辭祿物議高
之迺者陛對面陳時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伏蒙
聖慈開納許令本家進入詔旨方領時已淪謝臣恐
此書遂致散落誠為可惜兼聞某身後蕭然家徒壁
立夫司馬相如獨以文辭典雅取重漢世未必知道
也武帝聞其既沒乃使人就訪遺書而況於有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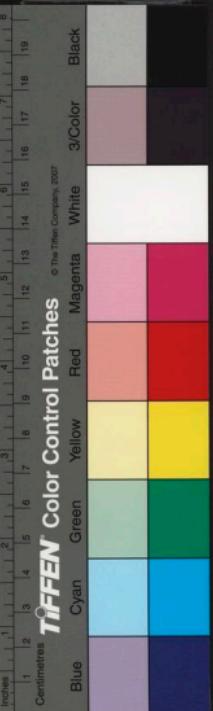


士乎伏望睿旨下南劍州差人抄錄上件文字仍乞優加恤典以彰聖朝尊德樂道之實為儒者修身守義之勸有旨特贈四官賜銀絹各二百疋兩仍令本州抄錄所著三經義辨繖申尚書省準誥贈左太中大夫

請謚疏 宋紹興 三年三月

右脩職郎楊迥奏臣先父襄以經術取知徽宗皇帝擢在經筵及靖康初居諫省最後蒙陛下遇寘之文昌貳卿之列實係二朝論思侍臣雖未有伯子男之封然視小國之臣有間矣既老得請以龍圖閣直學士歸田里死之日蒙朝廷贈恤甚厚所著三經義辨及中庸論語解亦皆進入訖存沒受陛下重恩無所論報徒深大馬之情廼者伏見徵猷閣侍制胡安國曾任給事中身亡朝廷加謚文定臣先父係龍圖閣直學士歷任工部侍郎未蒙朝廷褒顯欲聖慈憫恤特詔太常依胡安國例伏候勅旨奉聖旨依所乞令禮部太常寺同共擬定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今欲擬謚曰文靖謹按謚法曰學勤好問文寬樂令終曰請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請立書院疏 宋咸淳三年八月



卷之二
朱子先生集

禮部尚書臣馮夢得切見龜山楊文靖公立雪程門

載道而南一傳而羅豫章再傳而李延平又再傳而

朱晦菴理學大明有功往聖今延平晦菴皆有書院

獨我龜山舊宅僅存精廬未建委為百年之闕典臣

聞黨庠術序為周之隘至漢明稱盈門之盛國朝

以儒立國而教大行後孟子千五百年而道以續濂

溪闡其端伊洛洪其源至武夷而集朱子之大成脉

絡其間則延平諸先生存焉然道南一語獨歸於龜

山是則師表東南為斯文倡實自龜山始可不尚乎

咸淳三年八月欽准御筆國朝勲臣之家澤不能

延者宜錄其後可全侍從臺諫訪問參酌必灼然可

錄人無異詞乃可奏聞聖天子追錄先哲而昌其

世以厚風教蓋我龜山於先朝實左右之海內稱誦

有光信史臣後出龜山之鄉七十餘年雖不獲親炙

先生之教高山仰止喬木具存枝葉刊落蔑可繅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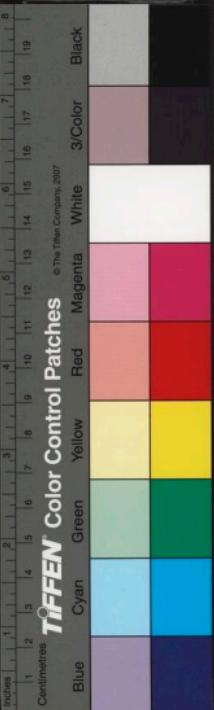
而薦之公朝者實無其人臣不自揣量私謂尚可對

楊聖君賢相褒崇先賢之命乞創書院於龜山舊

宅之右繼風露夜檠之讀存江漢秋陽之思相與講

磨如聆警歎於龜山願朝廷嘉惠四方學者特賜

涵育之造仍請公田永為養士之美利亦我朝崇



賢重道之盛事也惟陛下鑒之疏奏

上深嘉納
御筆賜龜山特旨下士夫相謂曰扶植道南之一脉實我嗚公之力

書院額仍詔郡縣發田養士優其後而春秋致祭焉

也

封國公申文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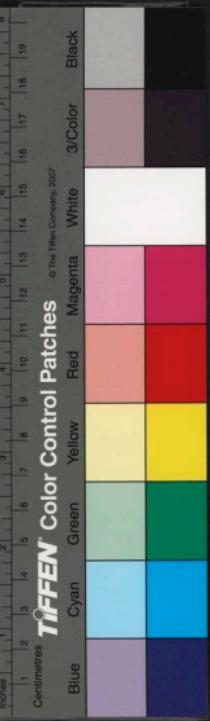
杭州路經歷司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胡瑜具申浙江行省其畧曰故宋龍圖閣直學士謚文靖龜山先生楊時親得程門道學之傳排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者也處士延平先生李侗傳河洛之學以授朱熹凡集註所引師說即其講論之旨也中書舍人謚文定胡安國聞道伊洛志在春秋纂為集傳羽翼正經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力于聖門者也處士贈太師崇國公謚文正九峰先生蔡沉後學朱子親承指授著書集傳發明先儒之所未及深有功於聖經者也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謚文忠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學窮經踐履篤實以斯文為已任當時偽學之禁因之而解此五人者學問接道統之傳著述發先儒之秘其功甚大况科舉取士已用胡氏春秋蔡氏尚書集傳而真氏應追錫名爵後祀先聖廟庭本省具答二十二年八月奏准五先



生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吳國公李銅追封越國公胡安國追封楚國公蔡沈追封建國公真德秀追封福國公宣命福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給付如無子孫者於其故所居鄉里郡縣學或書院祠堂內安置施行

請從祀疏
明弘治七年九月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延平府將樂縣歲貢生員臣何昇謹奏為崇祀先儒以激勵後學事臣竊惟為治莫先於尚儒術報功莫重於崇祀典故崇祀典以報功則儒術始重尚儒術以為治則世道斯隆此崇祀先儒激勵後學人君為治萬世不易之盛典也我國家崇儒重道報功示勸超特百王卓冠千古內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取證於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等文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溫然無疾言遽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自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一傳而為豫章羅氏再傳而為延十李氏以授朱子號為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士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



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

四百二十

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

以取士士尊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為

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

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廟宣聖之廟庭廢其心經不令

蠹學者之心術又乞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

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威以崇治本竑議讜言

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之當息彼行之當詎

淫詞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疑其出

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

名亟于回報實天祐斯文有待于大聖人之降

復也兄郡縣原有公署而改名祇為多設荒涼閭寂

日就廢棄臣愚以為不如復祀先儒之為愈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查謙准令崇祀扁以祠宇之額革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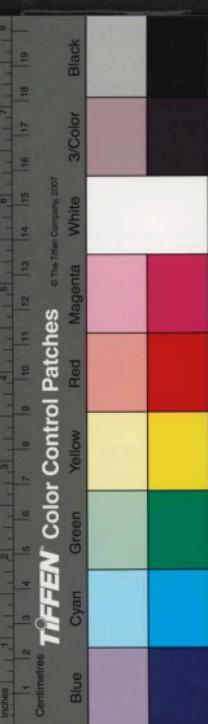
書院之名上以崇重先哲使神靈有所接止下以啟

發後學使士民有所觀感無一時之勞費樹萬代之

瞻仰此明主之盛節而熙朝之曠舉也仍乞

諭令有司毋得因而私自創建以滋多事則門國家

文治之瑞不惟星聚奎璧開五百年之景運而先賢不昧之靈亦將氣作山河壯千萬世之太平矣臣愚



龜山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
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恭遇 盛時懇乞 聖明賜復
先儒祠宇以光 聖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今將原
查改書院一十九所開坐具本專差承差其親齋謹
題請 旨計開延平府將樂縣龜山書院宋咸淳二
年建祀宋大儒楊時今改為分巡公署訖奉 聖旨
這祠宇見在的准查後有司亦不許因而私創擾民
禮部知道欽此

龜山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終

龜山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終

語後錄下 凡二十章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要不須窮究某
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
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
之夫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喜怒哀樂未發龜山敏而無失之說甚好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大小人夫不
可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夫有迅雷風
烈之時



龜山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
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恭遇 盛時懇乞 聖明賜復
先儒祠宇以光 聖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今將原
查改書院一十九所開坐具本專差承差其親齋謹
題請 旨計開延平府將樂縣龜山書院宋咸淳二
年建祀宋大儒楊時今改為分巡公署訖奉 聖旨
這祠宇見在的准查後有司亦不許因而私創擾民
禮部知道欽此

龜山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終

龜山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終

語後錄下 凡二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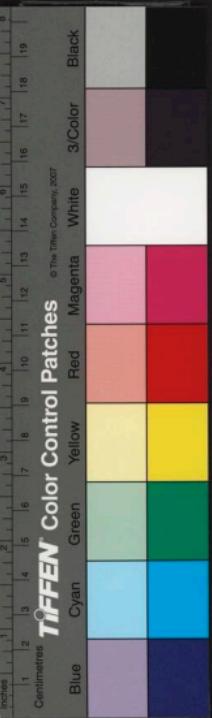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要不須窮究某
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
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
之夫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喜怒哀樂未發龜山敏而無失之說甚好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大小人夫不
可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夫有迅雷風
烈之時



又言龜山先生季少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
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
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夫有此意

龜山往來大學過廬山見常總總夫南劍人也與龜
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
於龜山至今諸胡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與惡為
對者又別有一善常總之言初未為失若論本然
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
既有惡便與善為對今它却說有不與惡對的善
又有與惡對的善如近季郭子味九圖便是如此

國家圖書館 MATERIAL CONTRO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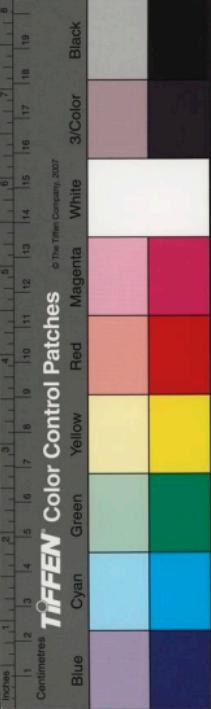
七十歲却是從蔡攸薦出它鄉時卻是覺得這邊
扶侍不得事熟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
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舉人才名云太師
用入其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覩利之徒恐
緩急不可用公知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便說某
只知鄉人鼓山下張甯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
家間子姪未有人教可屈它來否此人即以告張
張卽從之及教其子姪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
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
駭愕卽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委乎



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孰至此已不可救執只得且收舉个賢人出以為緩急倚仗耳卽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方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謂此

論及龜山先生曰龜山彈蔡京也是只不迅速林擇之曰龜山炮出一節大不是先生曰也不干炮出事若出来做得事也無妨它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卻放緩了做事都渙散無倫理將樂人性急龜率龜山卻恁寬平此是間出然其龜率處依舊有土風在

或問龜山炮率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大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不知當時事執如何擇將相固是忽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大未便見聽據當時執大無



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又如何耳

問龜山題李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當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出曰渠用蔡攸薦友未是曰大不妨但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来救之只是出得來不濟事耳觀渠為諫官將去猶倦倦於一對已而不得對及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大不可不時大不可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心誠意賊在城外道途正梗縱有東南綱運安能達所謂雖有梟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著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為不足用正坐此耳閩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時不使它更誰使士氣至此蕭索無餘它人皆不肖向前惟有渠尚不顧死且得倚仗之間姚平仲刦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此乃是平仲之謀姚仲皆西方將家師道已立功平仲恥之故欲以奇功取勝之刻不勝歎廟親批令伯紀策應或云當時若再刦可勝但無人敢主張問種師中河東之死或者大歸罪伯紀曰不然嘗親見一將官說師中之敗乃是



龜山先生

卷之二

三

為流矢所中非戰敗渠親見之甚可怪如种師道方為樞密朝廷倚重遽死此友是氣數伯紀管

御營 欽廟授以空名告身自觀察使以下使之

自補師還只用一小使臣誥 御批云大臣作

福佐威漸不可長及遷救河東伯紀度執不可辭

不行 御批云身為大臣遷避事是時許嵩老

為右丞與伯紀善書杜郵二字與之伯紀悟遂行

當危急時反為奸臣所使豈能做事問种師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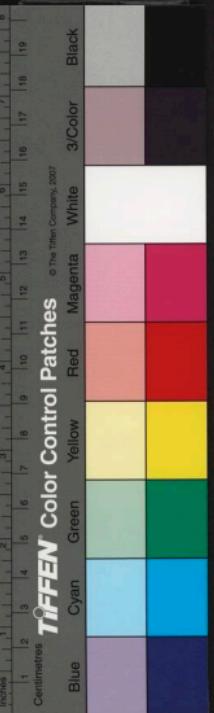
可依伏否曰師道為人口訥語言不能出上問味

親曰臣執干戈以衛社稷不知其他遂否不能反

覆

力執大抵是時在上者無定說朝變夕改縱有
好人友做不得事

道夫問龜山粗歲一出為士詬罵果有之否曰它當時一出追戮荆公王廢罷配享夫子且欲毀辱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大謹避之間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紺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寢到它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公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簽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友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夫幸而此言出於孫覲人自不信

坐客問龜山先生立朝事先生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吳元忠輩推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國執已如此虧初邊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明日論王黼當時奸黨各已發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撫閣丁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向來反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庭庇只管喫議論龜山友被孫覲輩窘擾龜山銘誌不載高麗事它引歐公作梅聖俞墓誌不載希文詩事難得甚好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施之事見韓詩外傳

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龜山先生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

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卻是天理人欲

龜山曰只怕皆錯認以利為義也廖初舉某與某此二人二人皆要上恐耽主和議及廖被召卻不



問此二人卻去葉莘先商量及為中丞又薦鄭轂
然屢終與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義利之分友
是平時講之不熟也鄭博士某舊見之年七十餘
云嘗見上蔡先生先人甚敬之

因說胡程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
晉陵入曾從龜山游故所記多龜山說詭能詩文
墨隸皆精好

龜山樵博是讀多少文字

龜山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Red

Magenta

Yellow

White

Black

1

Centimeters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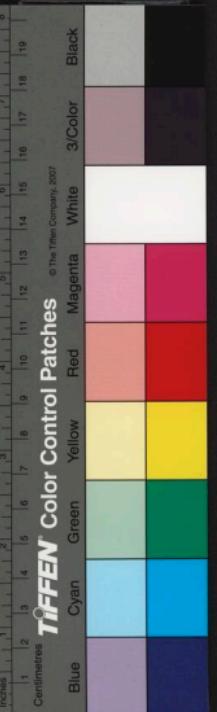
17

18

19

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
罷差監常州市場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
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
置諸左右開道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祕書郎召
到閣遷著作郎及對陳倣戒之言除通英殿說書公
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
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耳安土之民不
被惠澤而流亡為盜者蠲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為盜
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嘉祐詔通商榷茶之法
公私兩便餘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寬之諸
京師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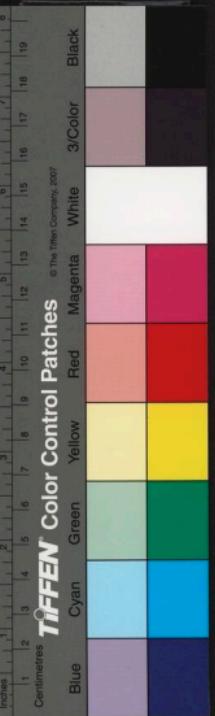
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追呼蔓延犴狴充斥即革

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數最計口而授人何以
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辨發運司宜給糧本以復
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
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
民為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
爪牙而分為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
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犯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先
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後毒彼海內誤國之罪
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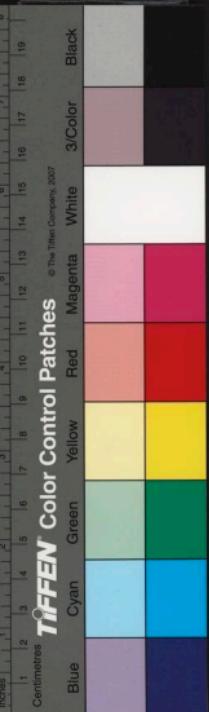
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
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
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
而宰執叔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
矣主辱臣死大臣任其責而皆首為竄亡自全之
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為臣子不忠之戒童
貫為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
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
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
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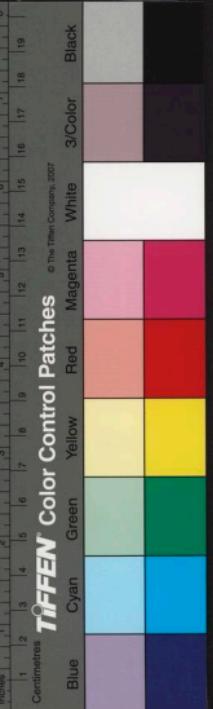
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
逐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
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
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
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
無功而去厚賂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
始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
受敵宜可為也朝廷欲專守和謙以契丹百季之好
猶不能保寧能係此強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
之無至墮臍於走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
屢進屢却公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筭誓書
之畏未訖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
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謙不可得也今
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
之計望斷自哀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
機會於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
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
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詣
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
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避之策捐金割地



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
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
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宦民
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
公復言野昔嘗建不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為名者
上皇后以為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
為恥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敲
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
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玉爵
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
也謹按安石昔為邦說以全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
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
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
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
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
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
有以倡之也其釋鳬鷺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
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
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
獨為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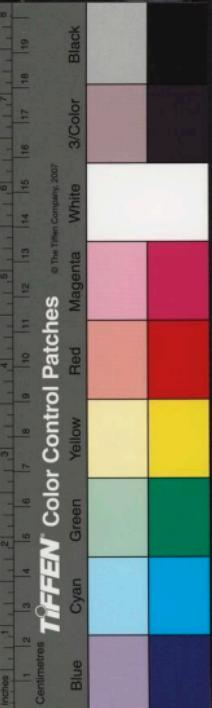


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
 其學術之繆追奪主爵明詔中外毀太配享之象遂
 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
 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
 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
 繼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
 闇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侍
 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
 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
 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
 正寢享年八十有三塋本邑西出之原近臣朱震奏
 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辯誣謗以明宣仁
 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綸事不
 呪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
 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赙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
 子五人廸早卒廸適產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
 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
 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
 者純粹而閑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



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
嗒然不語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
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
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
之崇寧初代余典教諸宮始獲徒公遊三十年間出
處險夷亦嘗覲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
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適
其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夏屋若皆可
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來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
之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大也老之將

至沉伏下僚瓦窯瓦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
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
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
者其傳浸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
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亦嘗試之其
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
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為
丈夫也銘曰天不喪道文其在茲繼天之命尸者其
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為世師
偉茲三賢閑步共馳有學術業頽其餒而公名最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6Color

12Color

18Color

24Color

30Color

36Color

42Color

48Color

54Color

60Color

66Color

72Color

78Color

84Color

90Color

96Color

102Color

108Color

114Color

120Color

126Color

132Color

138Color

144Color

150Color

156Color

162Color

168Color

174Color

180Color

186Color

192Color

198Color

204Color

210Color

216Color

222Color

228Color

234Color

240Color

246Color

252Color

258Color

264Color

270Color

276Color

282Color

288Color

294Color

300Color

306Color

312Color

318Color

324Color

330Color

336Color

342Color

348Color

354Color

360Color

366Color

372Color

378Color

384Color

390Color

396Color

402Color

408Color

414Color

420Color

426Color

432Color

438Color

444Color

450Color

456Color

462Color

468Color

474Color

480Color

486Color

492Color

498Color

504Color

510Color

516Color

522Color

528Color

534Color

540Color

546Color

552Color

558Color

564Color

570Color

576Color

582Color

588Color

594Color

600Color

606Color

612Color

618Color

624Color

630Color

636Color

642Color

648Color

654Color

660Color

666Color

672Color

678Color

684Color

690Color

696Color

702Color

708Color

714Color

720Color

726Color

732Color

738Color

744Color

750Color

756Color

762Color

768Color

774Color

780Color

786Color

792Color

798Color

804Color

810Color

816Color

822Color

828Color

834Color

840Color

846Color

852Color

858Color

864Color

870Color

876Color

882Color

888Color

894Color

900Color

906Color

912Color

918Color

924Color

930Color

936Color

942Color

948Color

954Color

960Color

966Color

972Color

978Color

984Color

990Color

996Color

1002Color

1008Color

1014Color

1020Color

1026Color

1032Color

1038Color

1044Color

1050Color

1056Color

1062Color

1068Color

1074Color

1080Color

1086Color

1092Color

1098Color

1104Color

1110Color

1116Color

1122Color

1128Color

1134Color

1140Color

1146Color

1152Color

1158Color

1164Color

1170Color

1176Color

1182Color

1188Color

1194Color

1200Color

1206Color

1212Color

1218Color

1224Color

1230Color

1236Color

1242Color

1248Color

1254Color

1260Color

1266Color

1272Color

1278Color

1284Color

1290Color

1296Color

1302Color

1308Color

1314Color

1320Color

1326Color

1332Color

1338Color

1344Color

1350Color

1356Color

1362Color

1368Color

1374Color

1380Color

1386Color

1392Color

1398Color

1404Color

1410Color

1416Color

1422Color

1428Color

1434Color

1440Color

1446Color

1452Color

1458Color

1464Color

1470Color

1476Color

1482Color

1488Color

1494Color

1500Color

1506Color

1512Color

1518Color

1524Color

1530Color

1536Color

1542Color

1548Color

1554Color

1560Color

1566Color

1572Color

1578Color

1584Color

1590Color

1596Color

1602Color

1608Color

1614Color

1620Color

1626Color

1632Color

1638Color

1644Color

1650Color

1656Color

1662Color

1668Color

1674Color

1680Color

1686Color

1692Color

1698Color

1704Color

1710Color

1716Color

1722Color

1728Color

1734Color

1740Color

1746Color

1752Color

1758Color

1764Color

1770Color

1776Color

1782Color

1788Color

1794Color

1800Color

1806Color

1812Color

1818Color

1824Color

1830Color

1836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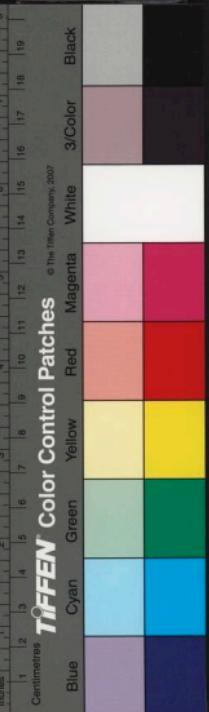
1842Color

1848Color

1854Color

1860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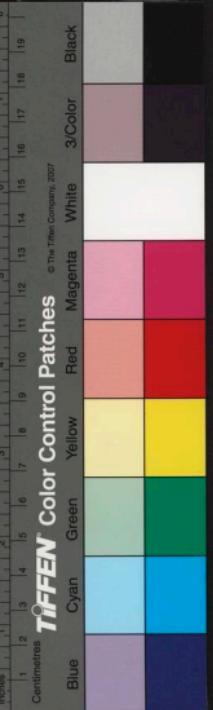
1866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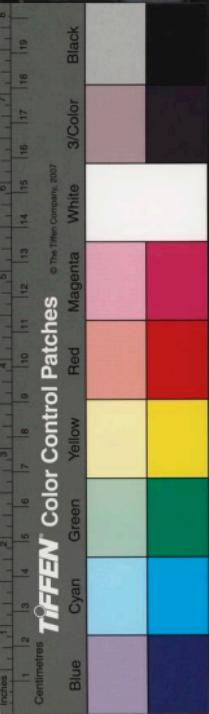
無毫髮差者其知之明習之熟非外鑠我然也有中庸解一卷論語解十卷易解若干卷禮記解若干卷周禮解若干卷書解若干卷經筵講義若干卷春秋義若干卷孟子義若干卷校正伊川易若干卷三經義辨若干卷字說論若干卷日錄論若干卷奏議若干卷詩若干卷雜文若干卷其餘述作亦衆遺時擾攘未盡出也其言大抵皆有功於聖人而不負其師學自崇寧大觀已後先生名望益重陳公瓘鄒公涪皆以師禮事先生而胡公安國諸人實傳其學聖人之道為不墜也然先生歎然未嘗自滿世之學者有志於善覩先生所以事師交朋友可以為法矣本中不肖獲從先生遊甚久虛往實歸非一日也而才質至下不能有所發揚今先生既歿其子屬本中叙次本末將求世之君子論其大槩而銘諸墓義不得辭也

祭文
宋丞相李綱

嗚呼天未喪道斯文復傳必有先進老成足以師表一世而其深造自得實與古人乎比肩是能陶冶後學收功當年茲儒者之極致在立德與立言惟公挺質粹溫主章肆然早蜚聲於入雒極師友之淵源頑



斯道之未墮金聖域而高騫方世路之孔棘安窮約而廻寰儒名流與偉德或頑學而推先遠夫逢辰不合直道而前抗崇議於諫省持後橐於甘泉跌而復起守則不遷全高節於歲晚知孤操之特堅雖佚老於燕閒曾不廢于簡編閔國步之多艱每憂心於元元喪亂以來耆舊凋零惟公在焉雖年逾八十不為不壽備享五福不為不全然士夫之所以期公者蓋庶幾衛武之歲徹尚得憲言行於丘園何忽去此而不顧世豈復有如公之賢者乎嗚呼我之與公久茲周旋公想知心忘德與年瞻儀刑而詠歎覺疵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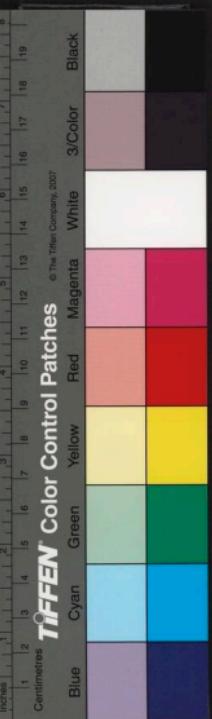


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見淵珠永沉善人益稀吾道孔懷薄酒脯修惟以
薦哀尚饗

其四 宋門人張九成等

嗚呼微言久絕道術浸離寥寥千年孰傳孰師或泳
其流或擷其枝或飾偽辯似是而非河南真儒聖域
是齋直詣本原杜彼衆蹊至于先生德閔且夷中道
而立能者從之弗耀弗隱弗拒弗追樂非窮通仕無
躋縕滔滔末習餉糟啜醨管子異端醜正執迷堂堂
斯文尚或讓之有如日月終莫蔽虧天饗其仁貺以
壽祺胡不兒齒天子是毗百世俟聖遺言著龜山頌



梁壞云誰不悲矧游門墻親承誨規執綿負土筋力
莫施雞酒遠奠慟哭寄酌尚饗

其五 宋學士廖廟

嗚呼鄭衛亂雅紅紫亂朱惟先生也審正聲辯正色
而不顯其聰明者蓋五六十年頽然箕若愚濁流萬
里會逢澄清斯文晦餒豈終不明惟先生也既七十
餘而老矣忽驚人而鳴瞽者以視聾者以聽如久
行而還家如病忘之俄醒繁先生之趣斯人於膏肓
兮豈比功夫倉公之與越人嗚呼哀哉天子憶金華
之語近臣薦龜山之書使者垂及冕裳而先生已棄

簪履隔泉壤而不之見兮徒慟絕於諸孤嗚呼哀哉
先生逝矣六經疇依四海一老天胡不遺矧閑里之
末學辱杖履之追隨兮嘗發覆乎醯雞想平生之儀
矩兮微言在耳訪函丈以何有兮望新阡而涕洟嗚
呼哀哉非先生之門吾誰適從兮亦孰知我之悲尚
饗

其六 宋廸功郎陳淵

嗚呼泰山其頽梁木其壞四海所悲而况骨肉之愛
戒於公門親則子壻恩已篤矣又兼乎師資之義此
所以哀慕切久而不能自己也自我識公建之東陽



朱生所錄
君之二
從公荊州轉于浙江久客念歸各旋故里多合鮮離
前後三紀衣之食之援而撫之教之誨之誘而與之
如工之造器刺雕琢磨而異其用如農之養苗灌溉
耨耘而俟其實曾厚德之未酬忽莫知其所適若嬰
孺之違其母也其能不以為戚耶嗚呼先生清而不
隘和而不流澹然無營心逸日休其體之於身而安
也亦以是達之朝廷故退不為崖異之行而進不求
矯激之名蓋所謂徒容而得中豈智巧果敢之足云
乎公嘗謂孟子所謂善子思所謂誠實同名異而皆
達於孔子之仁仁固無私誠不自成故能合內外通
物我無分於天人也伊洛得之明以授我我行乎中
用惟其可或畔於此辯而正之以俟後來匪我敢私
公之云士夫所恃幸聖朝之眷舊起斯文於將廢
償邪說之未熄何異乎存而得志矧公有子惟公是
似遵正途而遄往庶遺風之可繼公則無憾斯人所
謂文以告哀詞不逮意尚饗

其七 宋迪 劍郎 李郁

天地之性人則為貴而於賢者乃獨稱知降才降命
孰謂有偏一產人傑必千百年嗚呼公乎道之所在
居屯罹蹇久而後奏晚亦聞達身老心休一丘不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龜山先生全集附餘卷之三終
然焉何求公之存也人所就正今其亡矣是非孰定
身後之蓄一篋遺書是其所傳清白之餘我初識公
今逾二紀公謂可教妻以其子公之遇我惟以溫溫
我心所樂如風之薰公病之革我實在側翛然而往
如波之息有死有生公既道行名揚言立哀以繼榮
何世無賢而難可必幾千百年復有公出公之所學
誰將得之青天白日其何可私求訣之情真詩難寫
傷心有決奚翹盈把尚饗

龜山先生全集附餘卷之三終

龜山先生全集附餘卷之四

序跋

語錄序 宋進士王龍蛟

人有言曰科目足以取天下士不足以盡得天下士
宋熙寧九年徐鐸榜下舉邑有三人龜山先生與其
一此科乃得道學之君子科目可少乎哉先生嘗受
學於明道先生及辭歸明道選出門語諸生曰吾道
南矣其為明道所重如此先生平日著書甚多嘗以
年譜求之見其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於斯文至如
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闢新經字說之非且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龜山先生全集附餘卷之三終
然焉何求公之存也人所就正今其亡矣是非孰定
身後之蓄一篋遺書是其所傳清白之餘我初識公
今逾二紀公謂可教妻以其子公之遇我惟以溫溫
我心所樂如風之薰公病之革我實在側翛然而往
如波之息有死有生公既道行名揚言立哀以繼榮
何世無賢而難可必幾千百年復有公出公之所學
誰將得之青天白日其何可私求訣之情真詩難寫
傷心有決奚翹盈把尚饗

龜山先生全集附餘卷之三終

龜山先生全集附餘卷之四

序跋

語錄序 宋進士王龍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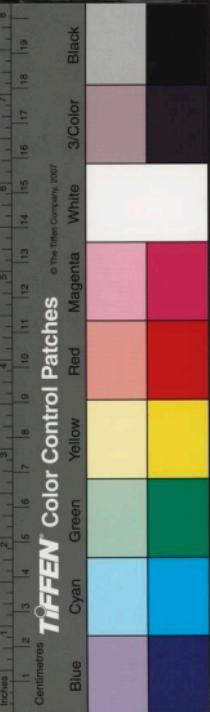
人有言曰科目足以取天下士不足以盡得天下士
宋熙寧九年徐鐸榜下舉邑有三人龜山先生與其
一此科乃得道學之君子科目可少乎哉先生嘗受
學於明道先生及辭歸明道選出門語諸生曰吾道
南矣其為明道所重如此先生平日著書甚多嘗以
年譜求之見其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於斯文至如
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闢新經字說之非且欲



毀譽三經板抑邪說衛正道厥功不在孟氏下晚年一出入猶不免有責備之議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嗚呼此公之言也老蔡以權奸誤國末年乃因張柔直收召先生要是天欲開洛學於東南故借柔直之口以發其機老蔡非真知先生者也使京聽柔直之言者天也余子庭玉來長龜山余暇日偶來按年譜求先生所著禮記列子解不可得家傳僅有語錄余深以不得盡見先生所著之文為恨又以先生語錄一書歸然如魯靈光獨存為喜蓋嘗肅容莊誦如飢得食如渴得飲太息而言用心如是其超出流俗萬萬矣

年譜序一 宋知縣黃去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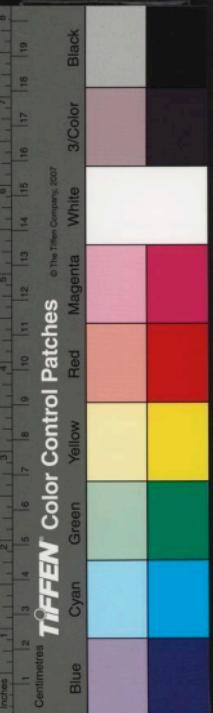
龜山先生之書其文集經說論語解語錄已刊于延平郡齋中庸義已刊于臨汀獨年譜閩中尚缺去疾試令先生闕里亦既建精廬聚簡冊與學子誦習其間念此書不可無傳訪故家得寫本因訂正其紀年



增補其書文又取梁溪李丞相祭文謚議及水心東澗所作舊宅記而附入之於是年譜遂為全書而先生之嘉言善行開卷可得其大槩矣然則此書之有功於世教豈但以記歲月誌出處備本末而已哉

年譜序二 明豫章張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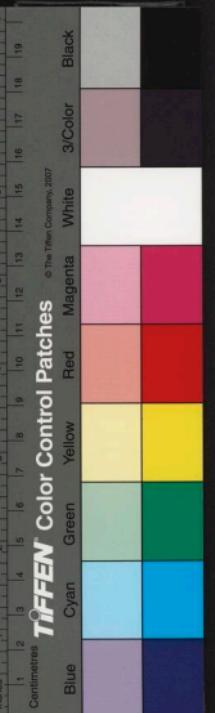
道出於天而備于聖人聖人不世出而道不傳則學者無所從適道與學不幾於息乎孔孟既沒異端競起秦漢而下求道者或自外於日用彝倫或自畫於辭章訓詁又安在其所謂道與學於濂溪周子後千二百年而生道學之源神會心得著太極圖必先之以無極明太極兩儀四象之所出論為學必先之以主靜明仁義中正之所由定兼三才總兩儀之則天人之道備而為學之理得矣聖門高弟得聞道而知學者河南二程子而已二程子能明道以為學又能行道以教人龜山楊中立不遠數千里立雪於程門領會其旨既有所得告別而歸先生曰吾道南矣非誠有所得程夫子易而許之乎先生既歸倡東南之士晚得沙陽羅仲素遂語以傳心之秘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朱子集群公大成大明斯道於世先生啓之也嗚呼先生之道德文章溫和純粹固非後



學之敢管窺而其生平出處三已三仕年逾七十甫見大用既居言路當朝正色無所顧忌明天理正人心辯異端闢邪說凜然不可奪節操德言功烈赫赫照人耳目實天有功於名教也自宋至元先生之書院郡守縣令皆常捐資修葺屢墮遺書具存喪亂以來雖書院堂宇創製略備而年譜諸書散亂漫不可紀邑文學王文通儒士余時彥同猷協議旁求遺書掇拾于民間得完而年譜一書尤為朽落時彥恪精謄錄間有訛舛復求同志之士相與訂正刊于學宮而邑尹田本有德少尹吳銓子衡幕僚劉鉉成玉皆樂先生之道傳於無窮焉於是乎書

族譜序元歐寧縣尹朱文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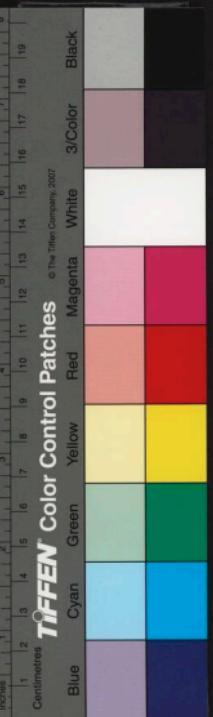
禮莫大於正名分樂莫先於和人心名分正則序之所由立人心順則和之所自生古者聖人制帝繫世本之書諷之矇瞽莫之小史有旨哉蓋天子有帝繫諸侯有世本所以定親疎別昭穆叙同姓辯異庶固民於和序之教而陶之以忠厚之風也故世家大族



於譜牒之書尤謹焉柰何傳世歷年之久兵燹荐經

之餘其缺詳者幾希矣南劍州將樂楊氏南郡文獻
望族也自宋龜山先生師事二程傳孔孟絕學於東
南天下稱為程氏正宗其道德之崇言行之懿所以
師表海內而興起百世者固不容予贅矣由先生祖
父而降子孫支分派衍或散居本邑或遷居他郡或
仕遠方而占籍名境繩繩繼繼俱能登甲第拜顯秩
冠冕蟬聯先後相望世不乏人雖山川秀氣之所鍾
亦可見先生道德流慶之悠久也其五世孫滋倣效
歐蘇二公家譜立為譜圖以詔後世九丘孫宗閔又

從而續增之復以先生之誥勅碑文行狀事實錄於
後譜成永予序諸首余觀其譜原之初始以定其本
考之宗派以別其枝上自始祖下及袒免親疎有等
尊卑有倫內則昭穆以序外則異庶以明可謂名分
正而家有序也自今而沒楊氏子孫皆恩二君立圖
之意究其為數百年之禮樂世家矣余雖不敏無所發
明惟推源其禮樂之本使楊氏子孫覽茲圖譜觀先



生誥身行實之詳尚當慕其道德法其言行而勉思企及焉如此豈特數百年而已哉雖千萬年可也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傳曰子歸而永之有餘師楊氏子孫其最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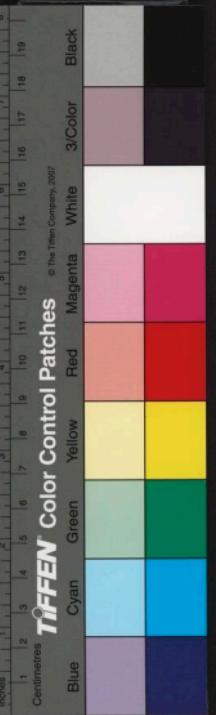
族譜一五世孫滋

吾祖文靖公子子孫孫可以食其休矣今考諸後有自科第而任藩臬者有自宰牧而陞朝署者其餘操觚染翰佩仁服義游羲皇之境而登孔孟之堂者世不乏人其裕後之休如此使不有記載孰從知之此不肖自總角時及領薦之後脩譜之意益冲冲焉譜

既成少加增錄遂書此以識若夫起圭竇者或敝高門奮鉗徒者或建大旆而敷彼行葦或至殘履則凡毓秀龜山之巖者尚當嗟其孝弟雍睦之鑑以襲雲漢昭回之光庶無忝哉

族譜跋二九世孫宗闔

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末之茂者本乎根水之深者本乎源人為萬物之靈其本不在於祖宗乎宗閥之光自文靖公至今更歷九世其源流已有高祖之茂所立家譜既詳且備而公之出處言行又有黃君去疾所刻年譜矣獨有誥勅碑文但撮其要而自公以下



子孫世系未獲增錄皆為闕典宗閥乃謹入五世之
派繫於公之下並附遺錄以傳焉非敢曰善繼述也
惟欲使後之人知本本水源之所自云

重修族譜前序明同知計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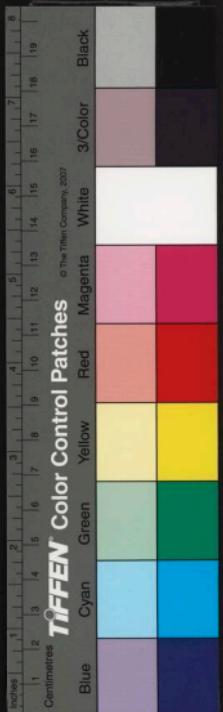
自夫先生載道之南而斯文一脉綿綿延其有既
平道之傳文之不墜也道之明文之不晦也先生奮
起閩中上有所承下有所授伊洛而上而濂洛而洙
泗豫章而下而延平而考亭與夫文定之得于親承
而指授春秋南軒之得于私淑而上沂淵源使天下
之人曉然知為正學如是而虛寂之為非道也訓詁
之為非學也詞章之為非藝也而先生則有傳道之
功崇宣之世尊安石為聖人誦新經為聖言替聖教
經不復知有孔子先生則請追奪安石王爵罷其配
享不令廁宣聖廟庭歟其三經不令領以取士使天
下之人同然知為正宗如是邪說之當息也詖行之
當詎也淫辭之當放也而先生則有衛道之功夫有
傳道衛道之功則文不在茲乎所以斯文一脉至於
今三百餘歲而未見有窮已也天得之而日月星辰
佐乎上地得之而山川草木奠于下人得之而父子
君臣夫婦昆弟朋友足以參乎其兩間而吾道之傳



之明於人也又豈曰小補哉此先生所以為正學正宗者歟惟有道有德者知之而非時君俗儒所能識也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者殊不知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蔡氏焉能免之此文定公之言也或有少其著述之功者殊不知先生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成而所見益精要之無先生則無朱子也然則先生又知有載道之功一傳至於朱子然後正學為大明而先生之正學自宋至於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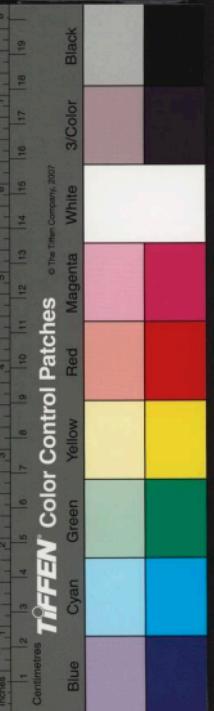
朝然後為尊崇弘治之世先生始得列於宣聖之廟雖元至正間間一舉行加爵從祀又以世變之故不及徧行天下也宗道後學晚進獲遊先生闕里登先生之堂一展拜遺容而景仰之懷好德之心如親承先生于講下也先生十三世孫庠生爵抱其家譜一帙請予重治蓋以世遠族分懼或散遺余命其訓導一元備錄其世系一完而親加正釐使先生後裔藏之家苟而恪守源頭一派之正也因以槩述其道之所自来謹用以俟求知先生者

重脩族譜後序 明訓導朱一元



佑啓既闢肇迹文獻其龜山先生乎楊氏之族可無
斯人乎先生登第于熙寧丙辰爾後賊京柄政蠹國
害民先生切齒論列者再童貫敗師置而不問先生
請以軍法送事虜聞君臣奪氣不敢南牧者數年中
國可無斯人乎王安石著為邪說流毒斯文甚於篡
弑之禍也先生連章弗報繼以面陳卒之追奪其王
爵罷去其配享燒毀其程文濂洛正宗乃復舊觀天
下後世學者可無斯人乎先生之先蜀人也後徙於
江洲湖口李唐初子江者司戶西鏞解官因家焉先
生其後五世也先生仕終龍圖閣直學士五子三登

進士第一起居舍人一累官尚書工部員外郎紹熙
以來解于鄉充于國學登于大廷者凡十餘人他仕
者又十數人楊氏之族其盛矣乎先生受學於明道
伊川二公之門與二公一焉先生之盛又何如也一
元辱倅邑學博士于先生之鄉聞名家有欲附先生
後者人笑之曰可為龜山而不為乃為龜山後子狄
青不附狄梁公守道不附文忠公夢煜不附忠簡公
先生九世孫鄉進士滋之茂嘗潤藻矣既又十三世
孫宗閔又增錄焉既寧縣尹朱君文震因序以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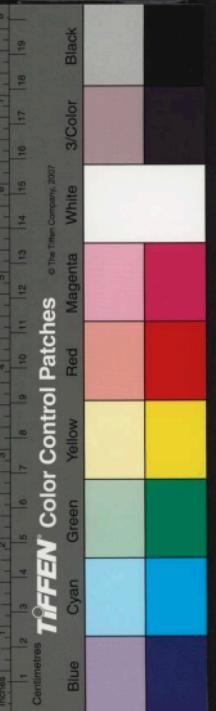
端至是西廣柳州馬平我計公以名進士出守延平按部將樂亮采僕工胚學既周祗謁書院先生十七世孫庠生爵懸像啓祠爇香見譜公讀既慨然曰表異儒先引嚮往哲吾事以命一元若謂吾修之汝第錄之毋我增廣毫髮各還面目而已受命唯唯惟我計公敏於為政多興學功士民樂之又出餘力跡先生讀書所在而起樓焉復汲汲乎是譜者蓋將使後之人進而仕退而處景行先哲或庶乎斯道也是皆有功於名教當書故借書之因念朱君文震或庶乎斯心也乃併書之

龜山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五

記

增廣燕居殿記 元經歷揭祐民

昔夫子有燕居殿像使學者見申申夭夭意便能輕勢利循道義繼往哲追高風豈徒市虛名偶爾駢青衿為游悅也龜山楊先生由閩入伊洛與謝游由吳入洙泗其志異也二程先生以河南承魯鄒絕學當時從遊門人滋多而載道南者惟先生豫章親接於先生延平得之於豫章晦菴又承之於延平猶河源出崑崙浮漢沔而朝宗勢固然也先是毗陵有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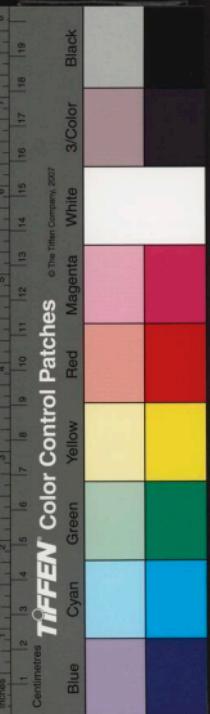
端至是西廣柳州馬平我計公以名進士出守延平按部將樂亮采僕工胚學既周祗謁書院先生十七世孫庠生爵懸像啓祠爇香見譜公讀既慨然曰表異儒先引嚮往哲吾事以命一元若謂吾修之汝第錄之毋我增廣毫髮各還面目而已受命唯唯惟我計公敏於為政多興學功士民樂之又出餘力跡先生讀書所在而起樓焉復汲汲乎是譜者蓋將使後之人進而仕退而處景行先哲或庶乎斯道也是皆有功於名教當書故借書之因念朱君文震或庶乎斯心也乃併書之

龜山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五

記

增廣燕居殿記 元經歷揭祐民

昔夫子有燕居殿像使學者見申申夭夭意便能輕勢利循道義繼往哲追高風豈徒市虛名偶爾駢青衿為游悅也龜山楊先生由閩入伊洛與謝游由吳入洙泗其志異也二程先生以河南承魯鄒絕學當時從遊門人滋多而載道南者惟先生豫章親接於先生延平得之於豫章晦菴又承之於延平猶河源出崑崙浮漢沔而朝宗勢固然也先是毗陵有龜山



書院湖湘有文靖書院無錫有五先生祠謂先生雖

非吾邦人即吾之先師以異席尊之而以四尤公配

惟將樂有舊宅宜鄉間之人有弗若毗陵無錫武宋

咸淳間邑令黃公去疾始創書院于溪之北時尚書

馮公夢得居朝為請田以養士後經兵燬郡別駕母

公逢辰從而新之惟燕居殿偏夏春秋二祀冠帶不

能周旋令尹承務郭公翔方汾陽尚父之後賜名野

仙普華如古胄宗下車以來政通人和謠誦洋溢顧

縣治邑庠軍營務院寓安寨公辭凡廢者悉舉焉既

而曰書院雖隸于號實貢茲邑吾當增闢之於是徵

材鳩工乃勉前崇邑教揚有德為之助繼而重嚴聖像繪從祀先賢前後傾圮者葺完之山長王元杰贊其成道其譽以予舊長茲山請之為記雖才謗既耄

何辭嗚呼表東海者太公也後太公而出者必有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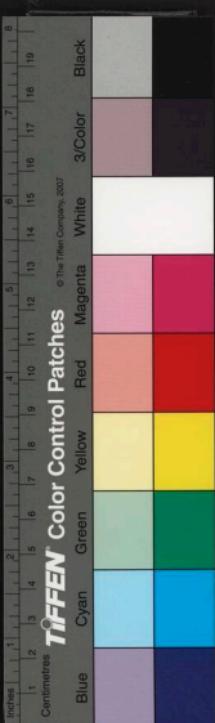
表其表令郭侯繼黃馮之美蹟燕居闢焉是亦表龜

山者也因語語同志曰學者之於學如作室焉寧廣

母狹今無居殿廣夫非爾鏞得賢尹耶士宜增爾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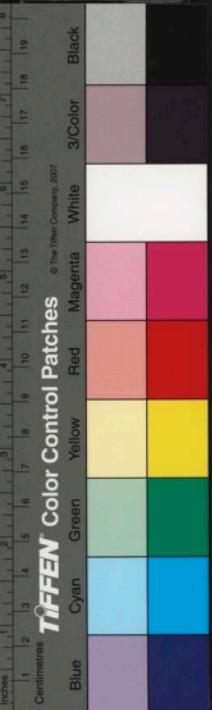
慮廣爾德業母自狹抑無狹人茲先生所稱黃叔度

使學充其德雖顏子可志亦尹之心也豈特增廣燕居駁而已哉是為記



重脩舊宅記 宋侍制葉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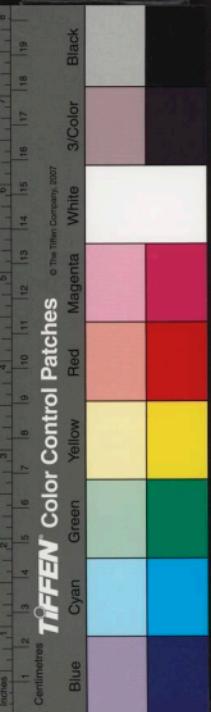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好賢者不然雖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絕者可恃以復續是在後之人矣臧文仲聞大與蓼臧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先生文清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和說節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宜矣卒於紹興乙卯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宅去絕幾何可不悲乎其四世孫汝龍病之爭憇紛然太守余景瞻曰非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至郡有例券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更寇亂民居皆燬盜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瞻又脩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繪好矣顧汝龍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宮以廩之楊公有筆稿史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為好事者奪去則肖公豫於畱弃藏其書歲饑官祭祠然後出陳之



焉於戲其為楊氏慮悉失微者可興也絕者可續也
斯弗憾矣異時景瞻明銳果敢是非賢否立見其守
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訟呼案前兒女語之以
歛鋒辟以立綱目書勤在思各就紀序令夫事之
為如楊某者衆而載未之為也然則雖其未入於景
瞻賤業之內余亦不欲其出於景瞻思慮之外矣故
余之頃景瞻非獨以其能好賢而已也

復脩舊宅記
宋番禺湯漢

漢來延平郡博士諸生暨道南之學者咸請誦其所
聞予恩夫空言久之遂巡未有以發適將樂群士書
來告曰龜山先生之舊宅垂百數十年矣間者郡守
余侯始扶植表章建祠肖像以寄嚮慕之誠中嘗再
葺久復漏無以蔽寧風雨今太夫林君式之體致梓
嘆齒出繙錢市良材堅甓撤腐敗而新美之觀瞻改
容感發興起不有記載將無以示後俾勿替願一言
以賜之予惟先生之存也視弊廬廩屋皆可託宿未
嘗有所擇而求安然自建炎大盜過之不敢犯逮庚
寅盜再過焉復大書其門曰此楊先生之居也不可
廢嗟夫先生之歿久矣冠帶佩玉之聲容不復接於
世之耳目而遺風餘烈猶足以服強暴豈學士大夫



而不能為先生保此數畝之宮乎雖百世可知矣昔鄭康成以大儒為世所敬不惟孔北海能褒大其問而黃中亦為之欽辟二儒先之事真所謂曠千載而相感者若乃先生之學超出於文字之外則有非康成之所可擬議予不敢不為諸君言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大道既隱舉一世係係於喜怒哀樂之末而不知其有本雖日用飲食由之而卒莫識其所從來故雖有聰明才智闊碩專確之士而大本之不明不免於醉生而夢死也先生之教使人於燕閒靜一之中體驗夫未

發之氣象豫章延平更以此相傳授而延平之所以語朱子者尤深切而著明矣它日論平旦之氣湛然虛明實與未發之旨相為表裏蓋先生之學雖有所受而以此建立宗旨乃其深造而自得之者其有功於天下來世自程門高弟罕能及之不但多於漢大儒而已也學者賴其言以得本心者衆矣然而曰體驗云者無乃其涉於已發與是心之靈非木槁而灰死也雖其未發必有事焉弗求觀省曷稽中德故曰求則得之又曰不思則不得是思也非意是求也非為而何已發之疑乎諸君既外望先生之宮牆蓋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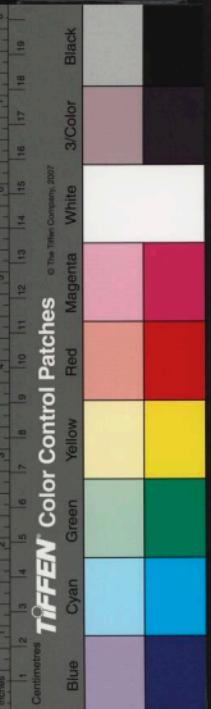


龜其堂窺其奧反躬以驗夫大本者之安在不至於延平所謂渙然凍釋不止也抑余所欲告道南與泮水者亦若此而已矣

重建書院記 明編修 賴世隆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 TAIWAN R.O.C.
將樂閩中文獻邑也宋少師文靖楊先生之故里在焉十年前予嘗過謁祠下喜仰龜山之高而惜祠宇之陋有所弗稱問諸士子咸日恒時部使者按行鮮至有司罔暇及此予聞之徒興嘆而已今年春教諭臨川高鳳儀遣其徒白鶴奉簡來請龜山之祠舊在城東北有道南書院有立雪之堂所以崇先生之祀

也創始於宋咸淳縣令黃公去疾重脩於寶祐縣令林式之元季燬于兵國朝洪武初知縣王克勤復構堂以真正統戊辰秋盜起沙尤合諸邑烽起之黨來攻城者將暮月城外民居悉焚延及書院亦燬焉獨立雪堂像盜不敢壞逮官軍至而圍解鳳儀乃徙像寓學宮既班師餘賊復猖獗以故祠事曠弗克舉去年春秦和魯君以監察御史來僉福建按察司事時盜環聚將樂山間逼城止一舍守土者告急君按臨至境明賞罰殄其渠魁振其饑窮由是衆恃以安嘗謁先生祠躬閱荒墟愀然謂衆曰載道而南講學相



傳大有功於名教今崇祀之典有闕後學曷以瞻仰
將新祠於故址慮非遠圖欲遷城中可乎僉曰宜於
乃卜地於城隍廟之西山川環抱眎城外尤佳君乃
弘其規制捐已之俸以倡衆經營之始知縣會稽金
晟訓導王昌順請董其事遂建道南書院于前於是
千戶徐昇暨諸僚屬各請助力復徙立雪堂像于後
其餘工力未脩越明年境內悉平君往建寧衆慮功
垂成而輟是年冬君再至適有訟田者以理折之乃
願捐田之餘租以助祠事君命為邑者董成之不渝
月門廡齋舍九所宜有者莫不完且美矣乃命先生

十二世孫邑庠生穆移家以守祠事吾儕多士感君
作興之功故請言以記諸石予惟聖賢之道與天地
間之事有不幸中之幸者觀於先生道之屈信與祠
之廢興可見矣先生之道實出二程之門惜乎晚年
忠言正議聞于立朝而小人用事時不可為不旋踵
致政而歸儒道之不行固不幸矣然先生雖歸龜山
之名聞于天下傳而至於考亭失子而斯道大明豈
非不幸中之幸耶先生之祠實為歷代所崇惜乎其
地雖故里講學之所在而迫於城壘不百年再燬于
寇祀事之遭厄亦不幸矣然祠宇雖廢遺像猶存天



意人心自非偶然此祠堂之遷成其功於悠久必有待於曾君也又豈非不幸中之幸耶嗟夫道屈於前而信於後祠廢于昔而興于今予因祠堂既有感於先生又知世之尊崇道學者未嘗無其人焉曾君故翰林學士松曜先生之子也明經術登進士首選其為政所至以興學為務觀其能尊先賢之道蓋本於家學之傳固非尋常為部使者所及若金之為邑能協諸守土之官於退賊之餘奉承曾君德意以成祠堂之功亦為賢有司矣是皆當書也予忝史官固宜樂道之第媿歸巖山中文學荒疏祠堂之記於先生之門蓋難為言也高之請誠斯文之美事義不可辭爰述剏改之始未始以紀歲月焉後之賢者來考於斯尚相繼修葺俾祠堂之祀與龜山長存此曾君作興之意也亦我斯文之所同願也是為記

重建書院記
明都御史林鑒

嗚呼道學之傳既得師矣復自踐履馴至卓立故能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後世也宋儒楊先生中立生皇祐間世居將樂之龜山因以自號當時立雪程門得中庸鳶飛魚躍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載道而南註釋六經闡邪翼正卓然為世儒宗初令蕭山歷階

卷之五

重刊

中

百

年

古

文

書

院

記

明都御史林鑒

嗚呼道學之傳既得師矣復自踐履馴至卓立故能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後世也宋儒楊先生中立生皇祐間世居將樂之龜山因以自號當時立雪程門得中庸鳶飛魚躍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載道而南註釋六經闡邪翼正卓然為世儒宗初令蕭山歷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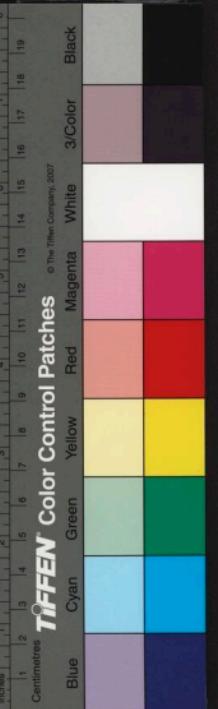


少師事在史氏紹興五年歿謚文靖馬尚書初心請立書院度宗御書賜之先生五子皆第進士登顯秩再傳而微至有鬻其宅者四世孫白于防守為贖所鬻而歸南渡後遼金寇將樂曹戒其衆勿毀先生之居元季紅巾寇亂相與指顧曰是龜山居也勿毀勿夷書院雖免兵燬歷年既久棟宇頽敝用克自新我國朝初邑儒余時彥言于縣令田本修而葺之刻置年譜語錄正統戊辰沙尤寇起民居蕩盡雖先生之居獨存終亦荒落憲僉曾君蒙簡徙書院於城中故居鞠為榛莽甚至家石甞併十一世孫穆貪益不能

張廷成化庚寅都御史大夫勝公昭奉

璽書來撫

八閩將樂生余廉蕭儀具白其事公慨然出官帑羨餘若干檄憲副何君喬新就其故居地以撤新之董工則主簿吳景昂教諭童恒贊理則余蕭二生士人鄭文英也於是相與合匠石集美材前門惟三中則道南堂後則立雪堂廊屋庖庫煥然整飭先生墓在谿南而獨亭神道華表之屬悉備又於書院東構宇數楹以居楊氏子姓始於是歲十月二十有六日落成於明年三月之望何君與提學憲僉游君明又籍廢寺腴田一百二十三畝以給其子姓之衣食中以



三十畝掌之學宮供春秋祀事又明年憲副潘君頴按部至將樂謁書院謂知縣唐簡曰是不可以無記遂走書請記于聰夫惟道在天地間無時不然未嘗隨時以興廢也故自先生得傳之後迄今三百餘年或興或廢其於居宅以之於道奚損益焉要之繼往開來垂休于後歷千萬世猶一日也嗚呼偉哉爰記本末俾來者知滕公重道興復之由及諸相助之有其人也如此乃復為迎送神詞各一闋附刻記末俾歲時登祭歌以侑之云其迎神曰神之洋洋兮與道俱直既有在兮神豈曰無牲牷肥腯兮在俎酒醴苾芬兮盈壺周旋升降兮禮容敷神儼然臨之兮邇匪反冉冉其來安兮我心孔愉其送神曰工祝致告兮神具醉止道體物兮不遐以邇敲鍾送兮神聿去兮既歆饗兮錫道為祉 聖世重道兮垂千萬祀榆蒸

嘗考碑之孫孫子子

傳心堂記 明御史簡霄

龜山宋大儒將樂所生邑也邑北故有書院以祀先生題之曰道南更新者復於其後為立雪堂以中宵伊川而左侍游定夫春秋享祭龜山備焉而是則閩夫龜山之與廣平偕學于程氏也首以書謁明道左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Cyan
Green	Blu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ers

雪乃繼見伊川事蓋濂溪之倡道二程子共往事焉歸而有得者皆卓然以斯文為已任故一時來學者必曰二先生無敢異視明道歿而後伊川之師道益崇然和風時雨之化其與嚴毅方正者固有間矣謝顯道云明道最愛中故其歸自扶溝送之曰吾道南矣武夷亦言前輩多稱龜山溫純似明道是所得於明道者既多孔若之何尊彼庶此與且既肖像之而祀不及何也傳曰事死如事生今夫邁豆簠簋祇薦有加為弟子者坐受其間而師處其後曾不獲陳一丘於義安乎使龜山而在將盛焉辟席也而謂其

享之耶今年夏觀風邑中攷祀典以為病邑長吏劉模進曰此下吏所欲奉裁而未能自正也迺命增脩明道於伊川左而出贖金三十兩買田十四畝以供歲祀更其堂曰傳心夫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矣自孟氏既亡正跡以熄儒名者皆工詁訓習辭章淡權數其尤者乃崇功名而心學迷老佛之徒摹複其短以斲病周孔攘臂爭盟過高者卑名實離世網類喜趨焉而不知已入于虛矣濂溪以一人倡吾道之是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莫或和者賴二程子起而輔之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及其張



龜山先生附錄二卷之五
也一時豪傑雲合景從幾比珠泗惟龜山氏之傳得
其人豫章延平先後光助畫空割水過化存神默坐
澄心體証有得俾聖人大中之道湛然中天至今猶
有所微以驅支離寂滅之弊斯人之心不逐泯亂誰
之力哉雖家祀可也乃刻之石以告來者邑長吏安
福人亦能捐俸買田十二畝廣祀事云

重脩祠堂記

明知縣王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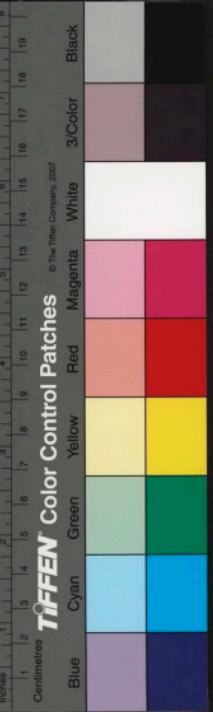
按察副使朱公之視閩學也頒教約于郡邑屬吏合
人王鈴受而讀之首崇正學徵文獻勵閩士不越其
鄉至前賢丘墓祠宇屢歷遺址諱諱焉若或墮之也
輒仰嘆語僚屬曰嗟乎茲激俗之要機而成賢之急
務也吾厲不與有責乎及公按延平鈴率諸生就試
于順昌甫畢事公揚言于庭曰諸生知將樂之所以
重于閩乎夫閩之為東南鄒魯也莫不曰有晦翁焉
然邈而窮之龜山其鼻祖也茲將樂之所以重於閩
也諸生生長道南之鄉夫亦嘗誦其詩讀其書尚友
其人焉失乎夫遠有慕近有遺者習之蔽也吾所欲
與二三子者舍龜山何適矣既又曰吾聞龜山有時
祀祀必以廟卑乎崇乎既壞而復修乎吾以微守土
之能不能其官也鈴謝不敏既而有楊生與成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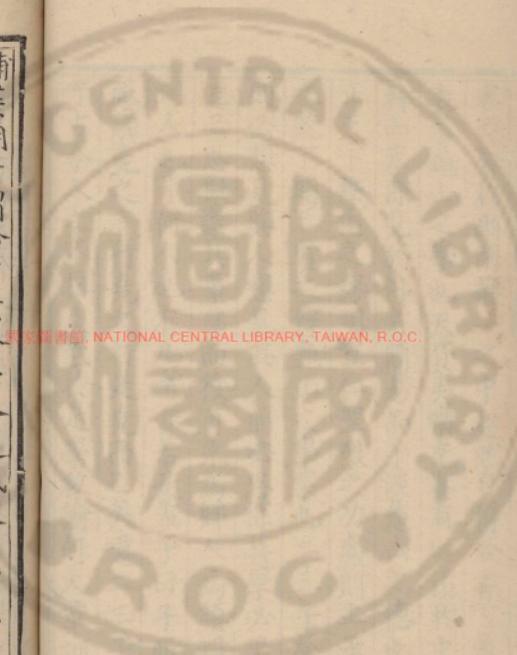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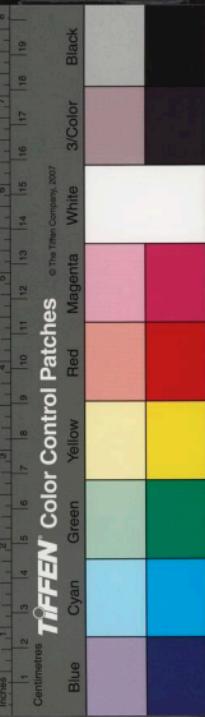
祖廟壞請公援筆可其詞畧曰今有司舍賓旅則飾厨傳備遊樂則增亭館於前賢廟貌或不加意可謂之知類也乎鈴受命且讀且憇懔然不覺背之霑靈汗也亟戒僚屬辰詣龜山祠下省陋計傾旁覘覆視量工力度材用括公餘之附帑者若干金計其費殆十不盈七焉邑義士卓福垂白伏謁願助役從之仍屬其子安重厥事典史丁效才時加省閱馬越三月群公告竣百廢具興數訛之宮咸復其舊而饒釐塗墮之具丹堊凍縣之章則視昔有加焉蓋嘉靖三十七年七月七日也於是邑之少長聚觀青衿駢集舉欣

欣焉曰嘻何昔陋而今華也鈴乃諗于衆曰若知之乎茲後也督學公之所以榜俗吏以風人士者也是故其必華也非徒示觀美聳人耳目已也將以起其頽薄之誠焉作其景行之思焉從而稽其尚友之實焉濟濟國禎胥此焉植矣憲臣行將執此上報

天子笑詎不儒歟且吾聞之曠百世越荒服無文王猶興者豪傑之士也乃今距賢人之居若此其近也去賢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觀廟貌之森嚴挹儀容之儼雅凡有人心者宜於此焉惕矣而况遵孔氏言先王為民之俊秀者乎是故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



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者龜山之學也天資夷曠充養有道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龜山之德也出則正天下學術之謬明宣仁聖烈之功處則上承二程之統下開三賢之傳龜山之事業也二三子登其堂則必想見其人想見其人則必思探其學必思造其德必思擬議其事業而後可免為鄉人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噫二三子何患乎古今人之不相及於是學敎諭何大章訓導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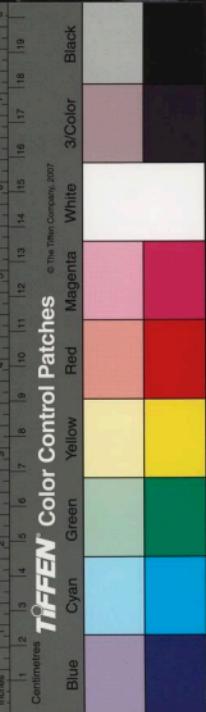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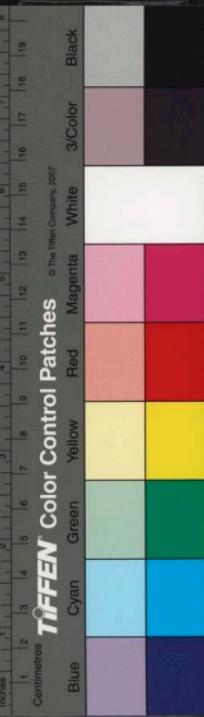
輔葉朝署謂鈴言於督學公之風人士者為有助也
盍訪于金石俾來者恒有省焉鈴讓不獲遂刻石樹
于門公名衡江右萬安人由禮部郎遷今官

重修書院記 明訓導黃自勉

夫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而懿德之好人所同然
者也龜山楊先生產閩中崇正學廸正道遠從二程
載道而南心學之傳自先生始者書立言維植聖教
繼往開來其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甚大從祀廟庭崇
報之典達於天下在郡城則有四賢祠而龜山首焉
將樂乃先生生長之鄉宋咸淳中始建書院祠後有



建立雪堂者有建道南堂者無非專祀先生為尊崇
道學計也但屢興不一遷徙靡常我國朝縣尹黃
克剛徙祠於北郭外仍構橋以通祠正統中燬于火
食憲曾君按邑倡眾重建嘉靖辛亥邑侯王鈴以旌
士尹茲土修葺之先是御史簡寶命建傳心堂於祠
後以祀明道伊川二先生東西配以游楊蓋推先生
傳受之源也今將三十年梁棊牆壞棟宇欹仄萬曆
丙子冬縣尹陳本觀行四明范大濩以山東藩幕擢
將樂丞視篆謁祠目擊其敝非所以妥棟也遂購材
募匠易舊而整飾之煥然一新仲夏陳尹觀回亦捐
俸以成其美夫以克剛黃公太和曾公作之於前而
九難王公海東范公繼之於後茲皆曠世而相感謂
非秉彝之良人心之所同然者乎是役也始於丁丑
孟春月迄于仲夏五月以工計四百有奇以金計六
十金可不勞民不歛才海東君之重先賢也如此諸
生黃愈董大行等詣記于予予遂為之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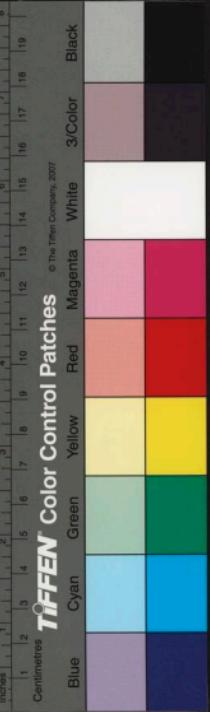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後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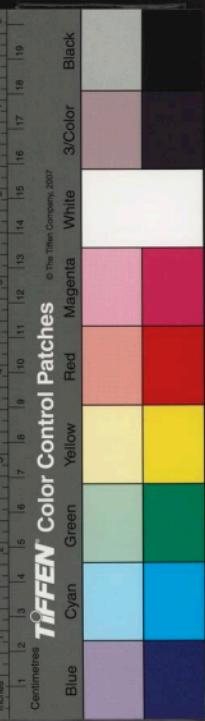
後學海陽林熙春譔

夫有宋來理學稱東南矣而要之東南理學至千萬襍推為鼻祖者夫誰與歸哉龜山楊先生產閩嚴邑去浴蓋六千里餘矣風氣阻絕與環齊魯而居如七十者如三千者遠邇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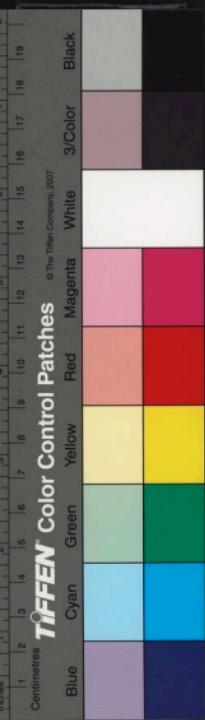
壤然先生乃度樵川涉盱江泛彭蠡
汎江而漢而汝以逾于洛數年師事
伯子即嚴寒深雪跬步不離比歸而
伯子且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而
豫章氏延平氏元晦氏為東南正宗
者孰非始自先生耶先生之晚出也
後生少年猥有臆議此未度于時耳

有宋式微滿朝和筭誰為砥柱先生
力持恢復書至六七上而無少變其
說倘所稱善學孔子而庶幾不磷不
縕非耶君子曰使當時盡用其言亦
須揅得一半真知言矣先生之學文
所自來有諸名公敘在不敢贅第其
集僅存什一即萬生地猶爾謂續先



範後何余自官司理家得繕本為卷四十有二為篇七百有九為字約二十一萬八千有奇廼告表章事所部督學使耿公報可而鄉之縉紳若楊若揭若張若徐等各助貲至若干金遂召剞劂而付諸楮木蓋始工於庚寅八月脫板於辛卯二月書成上之

大中丞趙公趙公經文縹武餘復讐校亥若豕焉以布諸八閩百世之下考東南流派得以遜宗及祖者則此書實左券也雖然先生特理學為世真儒耶自試令而直閣所至有用誰屬空譚今余髮駢駢長無聞猶幸吏先生闕里也倘吏先生闕里輒夷鄙



閩里之生生息息者即盡取逸辭隻
語裏之恐亦無當先生矣是為叙

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朔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